
武俠世界
$2.50
984

編後話

編者對於讀者們閱讀興趣，素爲關注，時以各地廣大讀者函電紛投寶貴意見爲目標革新改進，刻下我們除了每期均以一部精采而最足份量的巨型性小說刋出外，並不惜耗資派員各地搜集古今中外之奇珍異事，湖海軼聞大量推出介紹，同時不斷尋隙鑽縫深入搜羅歷代絕版奇書、南北各派、水陸名帮、黑白兩道珍貴資料，公諸讀者同嗜，務求精益求精，充實內容，做到一部給予讀者每週最佳精神食糧刋物！

＊＊　　＊＊　　＊＊

本刋目前刋載之連貫性長、中篇故事，均選自名家筆下作品，題材迥異，種類繁多，版權專有，我們都以最迅速時間彙印成精裝單行本出版，如讀者偶一錯過閱讀機會，均可到港九書店報攤及各大超級市場採購，敬希垂注。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新進青年作家龍乘風君的佳作「陰手陽拳」，是篇爲一部時下坊間難得目睹新派武俠故事，全文字數超逾十萬言，在作者精心筆觸下寫來，字字珠璣，段段精采，屆時敬希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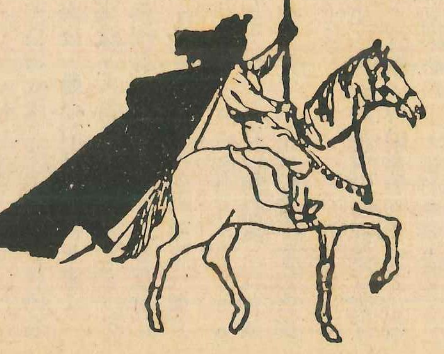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侠世界

第98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焚鏢局　三英戰羣魔

巨型俠義奇情打鬥小說

奔雷手

文·笙　圖·成

蕭　子



民國初期，還是軍閥割據的局面，不要說政治沒上軌道，更兼土豪劣紳與官府勾結，人民只有任聽擺佈與剝削。這時代正人斂迹，惡霸横行，大天二殺人越貨，爲所欲爲。

我生於這個不幸的年代裏，鄉間更連年旱災，正是米珠薪桂，每天都有窮人餓死，有錢的又被大天二打死，爲了掙扎生存，父親就決定帶我到省城（現在的廣州）去。

那時航行四鄉省城的是拖渡（一隻小電船，用大纜拖着一隻載客的大船），拖渡有餐樓和大艙等級別，我和父親當然是坐大艙啦。

那時我只有九歲，船開了我就偸偸的跑上艙面去看海景，在甲板上正有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在賣藥，有很多搭客圍着看，我也擠上去看熱鬧了。

那賣藥的漢子先耍了一輪拳脚功夫，再用鐵枝在胸膛猛擊，表示他的跌打丸靈驗，繼而更用利刀在臂膀猛砍，眞奇怪，一點損傷也沒有。

「呸！你這些功夫有個屁用，」說這話的是一個敞開着上衣，腰紮綢帶的漢子，腰帶裏揷着一枝盒子槍，在他旁邊還有三四個這樣裝束的人，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大天二」吧！那漢子續道：「你的肉用刀砍不入，看看子彈打得入打不入好嗎？」他說着眞的將腰際的盒子槍拔出來，旁邊那幾個人都哈哈的笑起來。

怕事的搭客通通溜走了，只有我感興趣留在那裏看着，因爲我自懂事以來，就仰慕着識武功的人，我更陶醉着那些小說中的劍客及英雄人物。

那賣藥的漢子表露得並不畏懼，但他很客氣地，對着這五個身懷盒子槍的漢子抱拳一揖道：「兄弟，在下是外地來的，只想在這裏討碗飯吃，請各位賞賞臉。」聽他的口音是廣東人所稱的「外江佬」。

剛才說話的那個大天二道：「我只想知道，你這個銅皮鐵骨，子彈打不打得進去？」

另一個大天二接道：「你若是不敢試，就跪下來叩三個頭，再將所有的行當拋下海去，就饒了你吧！」

賣藥漢子苦着臉道：「兄弟，這……這太過了吧！」

大天二暴聲喝道：「甚麼太過不太過的，你不答應我就開槍啦！」

賣藥漢子面容一變，道：「我的肌肉當然敵不過子彈，但你有槍也不一定能勝，這要看誰出手快！」

幾個大天二都哈哈地大笑起來，繼而一人道：「難道你會比子彈快嗎？」

持槍在手的那個大天二道：「好，我們就來比一比誰快吧！要是你比槍還快，我就輸給你一百個大洋！老唐，你數一二三。」

那個叫老唐的大天二道：「好，準備啦！」

持槍的那個大天二立刻抬起槍，對正賣藥漢子，他們距離約有兩丈多。

那個叫老唐的開始數了：「一——二——三！」

三字剛說出，只看見那賣藥漢子身子一幌，看也沒看清楚，不知怎的，他已到了那個持槍大天二的面前，並且用手握住他的槍桿子。那幾個大天二也爲之一愕，再看看手中槍的時候，他們更面色大變，原來那支槍桿彎曲了，變成槍口向天。

幾個大天二面面相覷，不知駭異還是尷尬。

那個持槍的大天二將彎曲了槍桿的盒子槍拋下海裏，繼而對那賣藥漢子道：「好，願賭服輸，我賠給你一百個大洋！」

我心裏想着：「一百大洋，算發財了，我們父子倆，三個大洋就可够吃一個月了。」

那幾個大天二果然沒有食言，他們湊足了一百個大洋，用布袋裝着，交給賣藥漢子。

賣藥漢子接過那袋大洋，在手中拋了幾拋，捏了幾捏，再拋還給那大天二，道：「這個兄弟心領了，你們拿回去吧。」

那幾個大天二打開布袋看看，立時口定目呆，原來裏面的大洋都碎了！

我對那賣藥漢子羨慕得五體投地，立刻就想走過去跪下拜他爲師，可惜這時我父親走上來，把我拉回大艙去。

到了省城兩年，我父親都是做苦力維持生活，我十二歲那年，父親因積勞成疾死了，我就寄居在姨婆家，她們的生活也不好，於是託人介紹我到茶樓做小工，那時的童工眞不好過，一天十六小時工作，那

動不動還給師傅們打打罵罵的。一天我因爲打破了幾隻碗碟，給師傅打了兩巴掌，我哭着走了出來，決不回去了，就在街頭流淚。

一天晚上，很多巡警荷槍實彈戒備，如臨大敵，因爲最近很多官宦人家發生巨竊案，聽說都是一個飛賊幹的，人們叫那飛賊做「飛天蟧蟧」。今晚這樣的情況，看來是巡警們得到消息，「飛天蟧蟧」又要光顧那一個大戶了，管他媽的呢？我自己的肚子還未管得了，我縮在牆邊正想睡覺，驀地，我眼睛一亮，驟然看見一個人，他貼着一幅高牆，兩手交替着沿着高牆下來，動作好快，就好像一條壁虎一樣，我簡直看得呆了，就悄悄的走過去，這時他恰巧落地，當他和我一個照面之後，我失聲叫了出來：「你……」他就是那個賣藥漢子！

他連忙掩住我的口，低聲道：「小弟弟，不要聲張！」

這三年來，他的英雄影子一直藏在我的心靈裏，這時竟情不自禁地懇求着他道：「我要拜你做師傅，請你收了我吧！」

他向四週望一下，急道：「好好，你見到人千萬別聲張，跟我回去再談吧。」

他拖着我的手，施施然的走出大街，很多巡警見到我們也沒有理會，有個像警官的對我們說道：「這麼晚，你們兩父子還在外頭跑甚麼，快回去吧。」他——那個賣藥漢子，答道：「是是，現在我們回去了。」

他住的是一間小石屋，當他知道我的身世後，眞的願意收我做徒弟，我高興極了，我可以學成武功行俠仗義了。

我的師父名叫褚劍剛，他說省城呆不下去了，要和我一道去廣州灣（現在的湛江市）做點正當生意，並說他的財產只有今晚拿到這些珠寶，從前盜來的都拿去救濟窮人了。

到了廣州灣之後，師父果然做起生意來了，他閒中便教我學一點拳脚，我問他在船上出手折槍，快如閃電，那一招叫甚麼？他說叫「奔雷手」。

「奔雷手」！我羨慕死了，就纏着他教我這一招奔雷手。

師傅面容一肅，道：「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成的！」

我道：「師傅，這一招這麼厲害，要練多久才成，是您老人家創的嗎？」

師傅道：「我那有這樣的本領，其實我只學到兩三成火候。」

「兩三成就這麼厲害，」我張大了口闔不攏，一會才追問道：「這功夫究竟是誰創的？」

師傅道：「是我的師祖。」他沉思追憶着，續道：「他老人家是前清的一代英傑，武功天下無敵，曾經幹過一件轟天動地的事！」

我最愛聽英雄的事蹟，何況這是我上代祖師爺的眞人眞事，於是我整天纏着師傅，要他說祖師爺的故事，他給我纏不過，就慢慢的講述了那個驚心動魄、撼人肺腑的故事。

×　　×　　×

天空烏雲密佈，間中掠過一下閃電，隨着就是「轟隆，轟隆」的雷聲。

深秋，在北京已經很寒冷了，況且現在已是深夜，天又將下大雨，街上早就沒有行人，祇有更伕在大街上敲着更鼓。

天空閃電掠過，照亮了北京城一點輪廓，同時也在這一刹那間照見一頂小轎在胡同裏奔馳着，兩名轎伕健步如飛，轉彎抹角的穿過拾數條胡同，在一家莊院前停下，小轎裏走出一個中年漢子，他穿着一件破舊棉襖，戴着的風帽子將兩邊的臉頰也遮了起來。

莊院內早就有人守候着，這時急忙將門打開，中年漢子匆匆的走了進去。

不一會，那個中年漢子又從這座莊院的後門走出來了，後門有一頂小轎在等候着，中年漢子迅速進入小轎，兩名健碩的轎伕扛着轎子飛奔。

這頂小轎來到了外城的北大街，轎伕更加速脚步，北大街的盡頭，再去就是一大片林蔭之地，這裏建有一座大宅第。這座宅第極其宏偉，巨大鐵門，石階高築，一對石獅子對峙，門前一根擎天旗杆，旗杆上的大旗給風吹得「辟拍，辟拍」的响着，旗上繡着一個大大的「金」字。

這巨宅就是威震大江南北的「金湯鏢局」，這鏢局的主人是姓金的。但「金湯鏢局」也有「固若金湯」的意義。

小轎在「金湯鏢局」門前停下，穿着舊棉襖，戴着風帽的中年漢子走下轎來，急急的走到鏢局門口，他急忙用手去敲門上的鐵環，敲了幾下，沒有人應，再敲，也沒有人應，中年漢子顯然很是焦急，他拿着鐵環一連串的猛敲着。「拍」的一聲，鐵門上的小洞打開了，裏面一個睡眼惺忪的青年張目向外探望。

「誰？」青年很生氣地向外喝問。

中年漢子忙陪笑臉道：「小哥兒，我是來找金總鏢頭的！」

裏面的青年扳起臉道：「找我們總鏢頭，現在是甚麼時候啦？他老人家早就睡了，明天來吧。」拍的一聲小洞又關了。

中年漢子着急得很，忙連連敲着鐵門環，那青年打開了小洞，大聲喝道：「你到底識不識相！」

中年漢子情急懇求道：「小哥兒，我有很要緊的事，非要今兒晚上見你們總鏢頭不可！」青年剛要開口罵，忽然一錠黃澄澄的金子從小洞伸進來，中年漢子隨着說道：「小哥兒，這是給你一點茶資，請你帮帮忙。」

青年用衣袖擦擦眼睛，瞪着這錠金子，他楞住了，這金子少說也有五兩吧，他心想：「我幹一年活也沒有這麼多錢呢？」不期然的伸手接了過去，隨說道：「您到底有甚麼要緊的事？」他的聲音比前溫和得多了。

中年漢子道：「我有一趟很大的鏢，要托貴總鏢頭辦。」

青年將金子放進懷中之後，說道：「有大生意又不早說。」他將鐵門打開了，中年漢子急忙閃身入內。

進了大門就是一個寬闊的前院，兩旁放着一列刀槍架和石担、石鎖之類的練武器具。再進去就是前廳了。

青年停步向來客說道：「您在這裏等等，待我進去向總鏢頭報告一聲，但他見不見您我就不管了。」

中年人欠身道：「請小哥費心帮忙帮忙吧。」

× × ×

金總鏢頭名元霸，爲關外女眞族武學世家，遠祖爲多爾袞副將，助清滅明，建下奇勛，祖父與父親也官拜提督，但金元霸自小醉心武術，不願爲官，自創「奔雷手」、「暴風劍法」，威鎮武林。金元霸憑此兩門絕學，走遍江湖未逢敵手，自妻子死後，即悉心教導兒子成材，將本身絕學傳授獨子金振宇。振宇聰穎過人，拾數年間已盡得其父所學，且青出於藍更勝於藍，拾五年前，金元霸開設了「金湯鏢局」，「金」字鏢旗所到之處，從未失手。

× × ×

中年漢子在大廳裏來回踱着步，顯得他的心情十分惶急。約候了一盞茶時分，見剛才那個青年人從裏面走出來，中年漢子急忙迎上去道：「小哥兒，你們的總鏢頭……」

青年人噓了口長氣，道：「算您幸運，我請了他老人家出來了。」中年漢子欣然謝道：「謝謝小哥帮忙！」

不一會，通往內院的走廊光亮起來，六名趙子手各持燈籠由內走出來，隨後是一個方面大耳，隆隼巨目，頷下長一撮短髭，約四十開外的中年人走出來。

中年漢急忙趨前一揖說道：「金總鏢頭，恕在下……」威武的中年人伸手一攔，說道：「我是副總鏢頭郝鴻濤。」

「哦……」中年漢才知自己誤會了。

郝鴻濤向來客上下打量一下，道：「這麼晚，閣下一定要見我們總鏢頭？」

中年漢子忙陪笑道：「在下也感覺到萬分不合情理，但這樁事很重要，非今兒晚上見貴總鏢頭不可！」

「到底甚麼事？」有若洪鐘一般的聲音傳了過來，中年漢子嚇了一跳，連忙望向走廊出口處，見一個身軀雄偉身穿灰袍，兩道濃眉，一領虎鬚，神威凛凛的老者由內走出，旁邊還隨着一個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氣宇軒昂的青年人。

郝鴻濤恭恭敬敬地，轉向來客道：「我們總鏢頭出來了。」中年漢子聞言，急忙搶前函步，施禮道：「在下深夜到來，擾及金總鏢頭清夢，實是事非得已，請總鏢頭海量汪涵，恕罪，恕罪！」

金元霸向來客打量一下，見他雖然穿着破舊棉襖，但却掩蓋不了他那種高雅不凡的氣概，疑惑地道：「閣下是……」

來客道：「在下姓方名濟，有事求總鏢頭帮忙！」

金元霸問他道：「聽說您是來談生意的？」

方濟道：「是，是，是一趟很重要的鏢。」

金元霸將蒲扇一般的手掌一伸，向方濟道：「請坐下來談吧！」

方濟退開一步，相讓道：「金總鏢頭請。」

金元霸與方濟走至酸枝桌前，對着坐下。那個副總鏢頭和隨着金元霸出來的那個青年則分站在金元霸兩旁。一名家人立即奉上了香茗。

金元霸呷了一口茶之後，向方濟道：「您說有一趟很重要的鏢？」

「是，是，很重要的。」

金元霸突然豪邁地大笑起來：「哈哈哈！哈哈哈！」

方濟愕然不知所措地，惶然道：「金總鏢頭爲何發笑！」

金元霸收住了笑聲道：「那一個客人不認爲他自己的紅貨重要，要是不重要的話，那麼請兩個脚伕挑去算啦，又何必化寃枉錢給我們鏢局子啊？」說着又笑了起來。他旁邊那青年和郝鴻濤也都笑了。

方濟也勉强陪着他們笑了道：「不過，……不過我這趟鏢是特別重要的。」

金元霸道：「到底是甚麼貨？您說說看。」方濟却面有爲難之色，囁嚅着道：「這……這……我不能說的。」

金元霸立即面容一肅道：「你竟是到來尋我的開心嗎？」

方濟慌忙辯道：「金總鏢頭不要誤會，在下實有難言之隱，萬望不要見怪？」

金元霸不耐煩地道：「那麼你深夜到來，究竟談甚麼生意，快點說吧，現在是甚麼時候啦？」

站在旁邊的副總鏢頭也有些氣惱了：「你這人怎麼這樣婆婆媽媽，我們總鏢頭深夜接見你，已經是例外的了，要我們保甚麼貨，快點說吧！」

方濟支吾着道：「我這樁貨，……」說着望望金元霸旁邊的青年，又再望望郝鴻濤，再向金元霸道：「在下想單獨和金總鏢頭談。」

金元霸一笑道：「你儘管說好了。」他指指郝鴻濤：「這位郝副總鏢頭是我心腹知己。」再指指他旁邊的青年，續道：「這個是我的兒子金振宇。」金振宇向方濟微笑點點頭，神態表露得溫文爾雅，不像他父親那般威儀懾人。

方濟好像放下了心，他隨即解開了破棉襖，這時見到他的棉襖裏有一隻木盒，用布帶綁在腰際。

方濟將木盒除了下來，再恭恭敬敬的將木盒呈向金元霸，道：「這就是在下要托總鏢頭送的紅貨。」

金元霸接過盒子一看，見是一個彫花的楠木盒子，約一尺長四寸寬。這種楠木盒子雖很名貴，但是極之普遍，富貴的人家都買來盛載金銀首飾，或用來放契據銀兩的。

金元霸見這盒子着手也沒有甚麼重量，不禁疑惑地道：「就這麼一個盒子？」

方濟却滿臉鄭重地道：「是的，在下要請金總鏢頭親自保送到天津，再轉赴山東！」

金元霸哈哈一笑道：「我已有五年多未親自押鏢了，你還是僱別家鏢局吧！」說着站起來，有送客之意。

方濟滿臉惶急之色，企求地道：「金總鏢頭，這事非您不可，在下出拾萬兩黃金保費，請總鏢頭帮忙！」

金元霸、金振宇和郝鴻濤都一齊楞住了，金元霸道：「拾萬兩黃金——」

方濟道：「是，銀票我已經帶來了。」說着他從懷中取出五張銀票，每張二萬兩黃金，一共是十萬兩。他將銀票恭恭敬敬的呈給金元霸，金元霸沒有接過來，却緩緩的再坐下來，他覺得這事兒透着古怪，疑惑地道：「祇這麼一個小盒子？用拾萬兩黃金保費？」

方濟道：「是，要是安全交妥回來，再外加五萬兩！」

金元霸等更加驚異莫名了，拾萬兩黃金，他們開了這麼多年的鏢局，還沒有賺到這個數目呢！金元霸面容一肅道：「這是甚麼貴重之物？」

方濟道：「這就是在下要向總鏢頭要求的，一不能開啓這盒子，二不要問是甚麼？還請總鏢頭答應在下這不情之請。」

金元霸暗忖：「自己就想退隱田園，享一下晚福了，現在這筆大財足够他遣散鏢局的伙件，及自己購置田舍之用。」

方濟見他沉吟不語，還道他不答應，又惶急起來道：「金總鏢頭，這事關係重大，萬望總鏢頭帮忙。」

金元霸微微一笑道：「這盒子藏着的，難道是前人所說的甚麼武林秘笈嗎？」

方濟靦覥一笑答道：「金總鏢頭看在下像一個武林人物嗎？而且金總鏢頭光明磊落，武功絕世，就算是『武林秘笈』告訴您也無妨。」

金元霸一笑又道：「那麼一定是『藏寶圖』了？」

方濟搖搖頭道：「這是不值錢的東西，但很重要，我可以告訴總鏢頭的，祇有這些。」繼而面容一肅道：「可能關係很多人的生命！」

金元霸見這方濟一臉正氣，他行走江湖數十年，富有閱人經驗，知道方濟絕不是邪門人物，但這楠木盒子裏藏着甚麼秘密呢？他怎樣也猜不透，這來客選深夜到來，一定是不欲顯露形迹！他出這麼厚的保費，却又說盒子藏着的不是值錢的東西，這些眞費解！

爲了退隱田園享清福，爲了厚贈局裏的伙件，然後遣散了他們，金元霸終於答應接下這趟古怪的鏢。

方濟見金元霸答應了，立時欣然色喜，連忙取出已寫備的地址，及接貨人之姓名，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看見紙上寫着「天津，龍都里，康家莊，康有福收」等字，方濟請他將地址保密。

金元霸道：「您不是說天津和山東兩個地方嗎？爲甚麼只有天津的地址？」

方濟道：「您交了給那位康有福，他自會帶您去了。」

金元霸父子和郝鴻濤送了這位怪客出門之後，金振宇拿起那隻楠木盒子端詳了一下對他父親道：「爹，您猜到這裏面是甚麼嗎？」

金元霸搖搖頭道：「他說不是『藏寶圖』，也不是『武林秘笈』之類東西，當然也不會是珠寶了，要是珠寶，他不點明數目，這是他自己吃虧，誰肯這樣做？」

郝鴻濤道：「我看一定是『藏寶圖』，不過他不肯說明罷了！」

金振宇道：「不，我看這個人不會說假話的。」

郝鴻濤道：「少鏢頭，依你看是甚麼東西？」

金振宇沉吟道：「我看一定是些甚麼重要的秘笈文件？」

郝鴻濤道：「甚麼文件能值拾五萬兩黃金？」

金振宇續道：「或者是一些甚麼人的黑名單，他不是說過可能關係很多人的生命嗎？」

郝鴻濤一拍大腿道：「對，到底少鏢頭聰慧過人！」

金元霸也點了點頭道：「宇兒所猜的，雖不中亦不遠矣！」

金振宇將楠木盒子及銀票交回父親手上，皺眉道：「他出這樣重的保費，這趟鏢一定凶險重重。」

金元霸正容道：「這還用說嗎，不過我做完這趟鏢之後……」

金元霸話還未說完，突然外面傳來一陣淒厲的叫聲，金元霸等同時一怔，這下淒厲叫聲之後，又趨沉寂，祇有瀝瀝雨聲，金元霸立刻將楠木盒揣在懷裏，三人立即一個箭步掠出天階，同時像大鵬展翅般躍上三丈多高的圍牆。

金元霸等站在牆頭向下望去，祇見剛才那個方濟巳躺在距離大門約十餘丈開外的地上。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如飛般掠至方濟旁邊，但見他頸喉間貫穿了一個洞，鮮血正在湧出，兩眼瞪着，死狀十分恐怖。

金元霸腳一點地，巳躍入樹林，四面察看兇手下落，他藉着電光一閃，極目望去，但毫無人影。

郝鴻濤在牆邊找到兩個轎伕的屍體，他們是給重手法擊斃的。金振宇也在四下察看，亦尋不到兇手的下落。

這時趟子手和正在睡鄉裏的鏢師都驚動了，紛紛走出來，大家都給這突生的意外驚得怔住。剛才在場的趟子手低聲向鏢師們述說經過。

金元霸由樹林裏走回來，面色十分沉重，向趟子手沉聲吩咐：「先把屍首搬進去！」趟子手們答應一聲，立即動手搬屍。金元霸再向郝鴻濤及金振宇道：「我看兇手還走不遠，我們分頭追去找找看。」

金元霸，郝鴻濤，金振宇等三人從趟子手那裏取過了雨具及佩劍之後，隨即疾奔而去。

郝鴻濤向西追趕，直奔至「王府井」。這雷雨交加的深夜裏，沿途罕見人跡。但這「王府井」巳是內城，不時有侍衞巡邏，郝鴻濤爲了避免給人懷疑，閃入小胡同裏，躍上民居的瓦面，向下察看，却始終找不到可疑的兇手。

金元霸向東追至「東安市場」附近，大街上毫無人跡，即轉入胡同察看。

金元霸轉了幾條胡同，忽然看見一家民居的大門敞開，兩扇門給大風吹得一開一闔「拍，拍」的响着。（這家宅院就是方濟曾經進去，又從後門出來，轉乘另一頂小轎而去的那家民居）。

金元霸覺得這家房子不像是沒人住的，但屋門却給大風吹得一開一闔的也沒人管。他奇怪地走前去，向內探看一下。這一看當堂整個人楞住，門內流着的都是紅色的水，這分明是人的鮮血給雨水冲了出來。

金元霸立即抽出佩劍，飛身撲入，但見小廳中橫着五具屍體，四個巳身首異處，其中一個長着一領短鬚，約五十開外的，他雖是全屍，但死得更恐怖，令人不忍卒睹。祇見他的上身衣服巳除去，肌肉給人一片一片的割下，像是經過酷刑逼供。

金元霸看見這家人橫死的慘狀，他是一個剛烈俠義之人，若在平時，他一定插手管定了，但現在他不欲再置身於是非圈，立即反身離去。

金振宇向南追至「天橋」，這裏在白天和黃昏都佈滿了醫、卜、星、相和賣藝的，以及各種賣小吃檔的場子，現在却是靜悄悄的，祇有雨水冲着白天遺留下來的垃圾。

金振宇找不到兇手的踪跡，正要折回！他突然驚覺一件物件向他面門飛射過來，金振宇身手何等敏捷，他急忙將身體一縮，同時右手疾向上一撈，巳將飛射過來的那件物件接在手裏，原來是一條小樹枝，樹枝頂端有一塊大樹葉。金振宇發覺葉上用鐵針一類的東西寫了四個字「速回鏢局」，金振宇一怔，急向附近的樹叢搜索。但見一棵大樹上一條人影飛掠而下，隱約看見是一個女子的身影，金振宇縱身追去，但那女子的輕功絕不在他之下，一眨眼間便在民居隱沒了。

金振宇追不到那個女子，心想她投訊示意，一定事有蹊蹺，立即展開身形，趕回鏢局去。

金振宇提氣飛掠，迅間回至「金湯鏢局」門外，他驟然身形頓住，因爲外面靜悄悄的全無人影，鏢局也重門深鎖。依理那些鏢師和趟子手們，明知他們去追尋兇手，當不會全走進去把門關起來的，這情形透着古怪，金振宇心頭亂跳，不知怎麼突然生起了一種凶兆的預感，金振宇正想走前去叫門，忽聞傳來一陣脚步聲，金振宇回頭望去，見是他父親和郝鴻濤相繼回來了，金振宇立即迎上去。

金元霸首先搶着向振宇問道：「找到兇手嗎？」金振宇搖搖頭正想說話，金元霸又向郝鴻濤問道：「老郝，你呢？」郝鴻濤道：「一點影跡也沒有！」金元霸接着道：「我却遇見一樁慘事。」金振宇搶着問道：「爹，甚麼慘事？」金出霸就把路經所見一家五口被殺慘死之事描述一下，接着道：「不知是否與我們這件事有關的？」

金振宇立即將在「天橋」附近，有一女子投訊示意這事說出，並將心中疑慮，及認爲情形不對勁說出來。

金元霸心頭一震，現在他才注意到，果然大門關閉，且沉寂得可怕。金元霸急走上前，他用力的敲着鐵門環，但敲了很久，裏面沒有應聲。

金元霸心頭劇跳，面色大變。當即提氣運勁，力貫雙臂，雙掌向鐵門猛力推去，裏面的鐵門給他硬生生的推彎了，兩扇鐵門立即敞開。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縱身入內。三人甫一觸目，同時像遭雷轟一樣，全身劇震。

這情形太恐怖了！太慘酷了！簡直是駭人聽聞。

天階上、大廳內、欄杆旁，通通都躺滿了屍體，有一個死在渠邊的趟子手，他的頭髮塞住了渠口，以致天階的血水不能流去，現在巳是血流成池了！整整的一池了！

地上散滿了刀劍，牆壁濺滿了血肉。斷臂！斷足！一邊的頭顱！半個的人體！太慘酷了！太慘酷了！

驚駭、憤怒、痛恨、淒厲、哀慟，各種感情都交集在金元霸他們三人的面上。

他們口定目呆，愕着、怔着，身子像痲木了，像被釘在地上！像三尊石像，身形沒有動，只有心裏給血液的狂流在冲激，冲激！

金元霸驟然發出一聲淒厲長嘯，劃破了黑夜的長空，隨着身形展動，如巨鷹一樣飛撲進去。

大廳裏不只屍體橫七豎八，傢具也亂七八糟。金元霸瘋狂般衝入後院，金振宇和郝鴻濤也隨着衝進去。

後院、臥室、房舍，也是屍體、血。全鏢局竟無一人倖免！甚至重傷未死的也沒有。所有櫃台、箱，全巳給人翻倒搜索過。

金振宇悲憤塡胸，郝鴻濤鬚髮俱張，恨得咬牙切齒，金元霸一雙眼睛像要噴出火焰，他發狂般在全個鏢局走了一遍，給他推塌了兩幅圍牆，踢飛了三扇板門。

金元霸等重回到大廳裏，金振宇悲憤巳極，嘶聲叫道：「甚麼人這樣心狠手辣，甚麼人……」

金元霸喃喃地沉聲道：「好狠心，我局裏十六名正副鏢師，卅八名趟子手，五名家丁，全部斬盡殺絕。只要我有生一天，絕不放過這些殺人兇手！」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一掌拍在那張酸枝的八仙桌上，桌子立刻碎開，散在地上。

郝鴻濤道：「那些兇手一定是來搜尋那盒子，以致釀成這樣的慘禍！」

振宇憤慨地道：「那盒子究竟是甚麼東西，竟給我們帶來這個橫禍！爹，拿出來打開看看吧！」

金元霸沉聲道：「不能，我們既答應人家在先，現在他的人雖然死了，但我們必須守信！」

郝鴻濤皺眉道：「金大哥，您看我們能把它送到天津嗎？」

金元霸道：「不能也要送，既然收了人家的保費，就算明知拋頭顱，洒熱血，也得替他送。這是『義』，江湖上信義兩字，比性命還重要！」

金振宇道：「爹要是剛才不把那盒子放在身邊，此刻不但賠了局裏伙伴的性命，而且連那盒子也給惡賊搜去了！」

郝鴻濤道：「金大哥，現在我們怎辦？先找兇手，還是先送盒子？」

金元霸沉聲道：「先殺兇手，後送盒子。」

郝鴻濤心裏疑惑着，問道：「先殺兇手？」

金元霸兩眼神光暴射，向天階對上的瓦面瞪視，面色更加漲得血紅，憤怒地重複那句話：「對，先殺兇手！」

金振宇和郝鴻濤隨着他目光看去，只見數條黑影突然現身，隨即飛掠下來，一人隨叫道：「金總鏢頭果然耳聰目靈，佩服佩服。」

郝鴻濤緊握虎頭刀，金振宇迅即抽劍在手，他們憤激得差點把刀柄劍柄都握碎了。

金元霸額頭青筋暴現，就像一頭餓虎見了獵物一樣！他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有露過這樣的神態。

由上面飛撲下來的一共有五個人，前面三個的臉分三種顏色。一個生得鼠頭獠牙，面如黃蠟的叫「黃鼠狼」董鏢，穿的也是黃色衣服。一個面黑如鍋底，滿臉橫肉的叫「黑面虎」朱棣，穿的也是黑色衣服。另一個臉和頭髮皆如雪白，生相像人猿一般，叫「白猿猴」鄭海，穿的也是全白色的衣服。

金元霸和郝鴻濤也認得這三人原是塞外劇盜，混名「三色惡獸」一向行事心狠手辣，被他們所刦掠的無一生還。

後面兩人一個年約四十，生得方面大耳，隆隼巨目，一臉兇相，黑色勁裝打扮，外加黑披風。還有一個年齡在五十開外，高顴深眼，面如重棗，一個鷹嘴鼻，目光炯炯。

這後面的二人，金元霸和郝鴻濤都不認識，但知後者是一個很大的勁敵。

五人落下之後，金振宇即氣往上衝，立刻要上前砍殺。金元霸將他攔住，道：「宇兒，別急，他們既然到來，這筆債是還定了！」

郝鴻濤上前暴聲喝道：「三色惡獸，我們素無仇怨，你們爲甚麼要下這樣的毒手！」

黃鼠狼裂唇獰笑，那兩隻獠牙更露了出來，臉沉地道：「我們三兄弟殺人無數，他們都是跟咱們毫無仇怨的！」

金振宇一挺長劍，厲聲喝道：「惡賊，以後你們再也不能殺人了。」

黑面虎怪笑道：「小兄弟，我們不能殺人的時候，你絕不會看見的。」

那個方面大耳的中年漢子這時走上前來，向金元霸道：「金總鏢頭，你如肯將那盒子交給我們，那就饒過你們三人的性命！」

金元霸氣得冷笑道：「誰饒誰現在說還早呢，在動手之前，我先要知道，你們爲何要刦奪那盒子？爲何要濫殺無辜？」

白猿猴呵呵一笑道：「金總鏢頭難道還不知道？刦物殺人，殺人刦物，是我們『三色惡獸』的老規矩啊！」

金元霸沉聲喝道：「你們既然不擇手段的要刦取那盒子，盒子裏究竟藏着甚麼東西？」

方面大耳的中年漢子截着說道：「我們只要奪取那盒子，我們不知是甚麼東西，也不管是甚麼東西？」

金振宇怒不可遏，喝道：「好一羣喪心病狂的惡賊！」他氣貫雙臂，震得手中長劍「嗡嗡」作响！

一直沉默着的鷹嘴鼻老者走上前，陰沉地向金元霸道：「金總鏢頭，那盒子對你可說是無關痛癢，但對我們却是很重要，你還是將它交給我們，免動兵刃吧！」

金元霸面容驟變，殺機巳露，冷笑沉聲道：「嘿嘿，免動兵刃，本局橫死了五十九條性命，你說可以免動兵刃嗎？」

鷹嘴鼻老者道：「那麼，你一定要我們從死人手中取過那個盒子啦？」

金元霸不再打話，低聲向振宇道：「宇兒，那三色惡獸交給你吧。」振宇應道：「是。」他心裏對這三色惡獸痛恨極了，恨不得立刻將他們的獸皮一片片的撕下

來。

金元霸再向郝鴻濤低聲道：「老郝，你對付那個方臉漢子，看來他長於氣力，是一個硬點子，小心啊！」

郝鴻濤點頭道：「我曉得。」隨即盯着他的對手。

金元霸一聲長嘯，騰身撲向鷹嘴鼻老者，他撲出之前劍還未出鞘，但當他撲到鷹嘴鼻老者身前的時候，已是劍隨人到，也不見他如何拔劍，如何發招。鷹嘴鼻老者但覺勁風壓頂，不禁心頭一凜，向後疾瀉尋丈，避過了金元霸迅捷的一擊，隨即兩手一揚，兩個藍光閃閃的圓球向金元霸面門及胸部打去。金元霸以為是暗器，立刻橫劍一揮，卻將射來之物撥落，怎料那兩個圓球又返回鷹嘴鼻老者的手中。

原來這兩個圓球是鷹嘴鼻老者的奇門兵器，用精鋼製造，球的一邊有十數條很小的倒刺，發着閃閃的藍光，想是用劇毒煨過，兩球繫着一條有彈性的索子。鷹嘴鼻老者戴着銀絲手套，待球擲出攻敵後，又彈回手中，運用自如。這樣的奇門兵器，金元霸還是首次遇到，更加凝神應敵。

金振宇在另一邊亦與「三色惡獸」交上了手，他以一敵三毫不畏懼，展開家傳絕學「暴風劍法」，出手激烈快疾，無以復加，一時劍風虎虎，劍影幢幢，捲起陣陣狂風，「三色惡獸」給劇烈的劍風逼迫着，衣袂也激蕩得飄起，一時沒法接近進擊金振宇。

但「三色惡獸」絕非庸手，且兇悍異常。白猿猴用的是「峨嵋分水刺」，黑面虎用的是「飛索虎爪」，黃鼠狼的武功路子更奇特，他右手用長劍，左手用短刀，合刀法劍術於一身。

郝鴻濤與那方臉漢子一瞬間已交了十餘招。金元霸沒有看錯，此人以氣力見稱，他用的是虎頭大刀，與郝鴻濤的鋼刀兩刀相交時，郝鴻濤但覺手臂發痲，不覺心中一凜，格外小心應敵，避免和他的兵器相碰，但方臉漢子的刀法剛猛而且精練，郝鴻濤勉強跟他交個平手。

這一場惡鬥兀是驚心動魄，三撥兒廝殺已過百招。

鷹嘴鼻老者兩個鋼球越發越急，如雨點般向金元霸飛襲，且每一球都擊向他身上要害。金元霸憑着他成名江湖的「暴風劍法」劍芒罩住全身，當眞是潑水不進。鷹嘴鼻老者的鋼球與金元霸的劍相撞，不絕發出嗆啷的清脆相擊之聲響起，尖銳刺耳，餘音嫋嫋飄至空際。

鷹嘴鼻老者見久鬥無功，他突然頓住身形，金元霸也收勢覷清他的來勢，鷹嘴鼻老者出其不意的，猝然踢起地上一條屍體，飛向金元霸，同時兩個鋼球電射而出，分向左右擊去。鷹嘴鼻老者這一招非常陰險，因為有物體猝然向自己擲來，人的下意識一定是自然會閃避的。但他的鋼球同時向左右擊來，那末，金元霸無論避向那一邊，都會給他的鋼球擊中的。

果然，金元霸差點着了鷹嘴鼻老者的道兒，當屍體飛來的時候，他隨即向旁一閃，驟覺勁風迫面，若是用劍擋架，已來不及，幸他應變神速，隨即向後翻身，跟着就地一滾，他不向後滾反向前滾，一招「風捲黃沙」就要砍斷鷹嘴鼻老者雙脚。

這一招連消帶打，只是眨眼間事。鷹嘴鼻老者嚇了一驚，倉惶間雙足點地，整個人拔起尋丈，險險避過金元霸這一招「風捲黃沙」，兩人又再度纏鬥起來。

金振宇跟「三色惡獸」鬥得更是激烈，這時三獸宛如受傷的野獸一樣，瘋狂般撲殺，不管金振宇的「暴風劍法」揮舞得如何厲害，他們也要猛然衝擊，拚着兩敗俱傷。金振宇見他們這種拚命的打法，也不禁暗暗心驚，只有騰身閃避。就在此一閃一避之間，劍招不能連貫，防守上已有了破綻。白猿猴立刻縱身撲上，分水刺左右夾擊金振宇。這時他兩手張開，等於大開中門，金振宇可以一劍將他貫胸而過，但這樣一來，自己也非要被他兩把分水刺擊中要害不可，所以只好又向旁躍開。

金振宇脚未點地，黑面虎的飛索虎爪已從前面攻到，黃鼠狼一刀一劍又從背後襲來。金振宇忙施出一招「隨風而逝」，用劍壓着黃鼠狼攻來之劍，就借着黃鼠狼的力道，和自己的劍的彈性，整個人彈了起來，既化了黃鼠狼之攻勢，又避過了黑面虎之虎爪。

金振宇吃了這次虧，立即凝神應敵，但「三色惡獸」拚命死纏，且進攻得更為激烈。金振宇施出一招「暴風劍法」中的絕招「凌虛御風」，一層光網將他全身罩住。劍使得越來越快，蕩出了陣陣旋風，他的人也慢慢的升起，升起。

這樣奇門的劍術，「三色惡獸」倒看得瞠目結舌，眼看金振宇已升起了三丈來高，三獸便沒法向他圍攻了。三獸之中以白猿猴輕功最好，幾次躍上去進擊金振宇，都被激蕩的風力逼了下來。

黃鼠狼較富於心思，狡猾險惡，他見方臉漢子跟郝鴻濤只是交個平手，遂騰身撲上偷襲郝鴻濤，郝鴻濤猝不及防，左臂驟然中劍受傷，踉蹌後退。

金振宇聽得郝鴻濤「哼」了一聲，不覺分了心，劍勢稍緩，就在這一刹那間，黑面虎的飛爪電射而上，驀地抓住了金振宇的左脚，向下便拉。

金振宇左脚被抓，身子猛向下沉，他心頭一震，迅速劍交左手，就順着下沉之勢，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發出他金家獨創的「奔雷手」向黑面虎頭頂拍去，果然迅捷威猛無比，有若並無閃電的旱天雷。但聞「噗」的一聲響，如南瓜墜地，黑面虎慘號也來不及，已是頭頂開花，腦漿迸出，一具龐大的軀體就此倒下。

這一下猝變，白猿猴和黃鼠狼他們都不禁一呆。金振宇就借此機會，將抓在左脚上的虎爪除下，但脚板上已有五個小洞，鮮血汩汩流出。

黃鼠狼和白猿猴一頓之後，立時縱身撲上，攻勢更兇更狠，金振宇因為左脚受傷，不能提縱跳躍，只能單脚站着，揮劍抵禦。

金元霸始終無法將鷹嘴鼻老者擊敗，尋思着：「對方雖然斃了一人，但自己三人已有兩人受傷，若這樣纏鬥下去，己方一定吃虧。為今之計，必須首先消滅對方較弱的一環。」金元霸打定了主意，遂裝作氣力不繼的樣子，一步步的退後，到接近了方臉漢子的時候猝然劍交左手，擋住了鷹嘴鼻老者攻來的鋼球，同時右手發出「奔雷手」驀向方臉漢子後心擊去，方臉漢子慘叫一聲，口中鮮血狂噴，郝鴻濤順勢向他胸前一刀砍下，結果了他的性命。

鷹嘴鼻老者面色陡變，兩個鋼球如驟雨般向金元霸襲來。金元霸心想：只要纏住他，那兩個惡獸是不成問題的了。

這時郝鴻濤已撕下一幅衣服，將受傷的手臂草草紮好，隨即縱身撲向黃鼠狼。黃鼠狼發覺腦後勁風襲到，回身舉劍一擋，郝鴻濤第三刀又攻到。郝鴻濤痛恨黃鼠狼偷襲傷他的右臂，決心要報這一劍之仇。於是一口氣連攻了七八招，黃鼠狼立時手忙脚亂，他的武功原不及郝鴻濤，更何況郝鴻濤現在要跟他以狠鬥狠。

黃鼠狼不管郝鴻濤的攻勢，右手劍「直搗黃龍」刺向郝鴻濤咽喉，郝鴻濤揮刀架開他這一刺，順勢一刀向他頭頂劈下。誰料黃鼠狼不管他這一劈，竟用左手刀向郝鴻濤胸膛扎去，這本是攻人之必救，照理郝鴻濤必定回刀急架，但郝鴻濤沒有這樣做，他拚着與黃鼠狼兩敗俱傷，那一刀還是直砍下去，但聞黃鼠狼慘叫一聲，但他沒計算到他那把刀較短，只劃開了郝鴻濤的前胸衣服，傷了一點皮膚。

黃鼠狼倒了下來，白猿猴心頭一震，面色驟變，就此心神一亂，在這眨眼間，金振宇已劍交左手，架住白猿猴的兵器，右掌突發「奔雷手」迅捷無倫的向白猿猴「轟」的一聲擊去，白猿猴整個人拋起，又再跌下，爬不起來了。

鷹嘴鼻老者見自己的同伴都倒下來了，面色倏然一變，他身形一飄掠了開去，跟着兩手一揚，兩個鋼球竟同時分擊金振宇及郝鴻濤。金元霸大吃一驚，他知道只要給他的鋼球碰着都休想活命，立即身形電射，後發先至，擋在金振宇和郝鴻濤之前，同時運劍如風，將射來之鋼球攔住。

就在這一瞬間，鷹嘴鼻老者身形掠起，眨眼間在夜空隱沒。

金元霸眼見鷹嘴鼻老者具此驚世駭俗之輕功，自己想追也追不及了。

金元霸用金創藥替金振宇敷了足傷及郝鴻濤的臂傷之後，他掃視一下屋內橫七豎八的屍體，心內萬分哀痛，他顫着聲音道：「我還想保了這趟鏢之後，讓兄弟們好好地過活，但現在……」

郝鴻濤也是熱淚盈眶，悲聲道：「現在總算替他們報了仇了。」

金振宇悲憤地道：「逃脫了那個，我們說甚麼也得追尋到他，把他殺掉，這段血債才算了結！」

金元霸微喟着道：「以後我看還多事哪！」他一頓後，向郝鴻濤道：「查點一下，看有沒有弟兄未死的，或逃脫的。」

郝鴻濤答道：「是。」即走去查點屍體。

金元霸目光落在幾個敵人的屍體上，他忽然發覺那個方臉漢子的屍體旁邊有一個鐵牌子，那是剛才郝鴻濤在他胸膛砍了一刀，鐵牌子是從衣服裏掉出來的。

金元霸走過去拾起鐵牌子一看，驟然面色大駭，顫聲道：「怎麼，他……他是一等侍衛！」

金振宇立即走過去，看見那個鐵牌子果然是一等侍衛的腰牌，也驚異地道：「為甚麼朝廷的一等侍衛會跟這幾個惡賊一道為非作歹……」

郝鴻濤查點完了屍體走回來向金元霸報告：「金大哥，局裏五十九人死了五十八個，只有一個副鏢師胡建雄不在。」

金元霸道：「他這麼僥倖竟然能逃脫了？」繼而將方臉漢子是一等侍衛之事告知郝鴻濤，郝鴻濤也萬分驚異。

金元霸沉吟道：「若這事洩漏了出去，朝廷知道我們殺了一個侍衛，一定要追究的！」

三人沉默了一會，金振宇急說道：「爹，我們把局子放火燒了，來個一乾二淨吧！」

金元霸沉思一下道：「也只好這樣，但我們去天津路上，必定還有重重險阻，現在我們各帶一個盒子，分三路向天津進發。」

郝鴻濤道：「這辦法很好，是您帶眞的，我跟振宇帶假的是嗎？」

金元霸道：「我要我們自己也不知所帶的是眞是假，因為明知到自己所帶的是假貨，就容易露出破綻，而且防備疏忽了，就會被敵人所乘！」他從腰帶裏取出那個楠木盒子，續道：「這種盒子我們也有兩隻，我依着包裝和重量都裝得和這隻一模一樣，再將三隻盒子混亂了，我們每人拿一隻，大家一定要盡力將盒子帶到目的地。」

金元霸將盒子包裝妥之後，再將它混亂了，三人各自拿了一隻，誰也不知自己所拿的是眞還是假的。他們動手執拾了一些細軟銀両之後，就準備着把這個創業十五年，威鎮大江南北，江湖上人人敬仰的「金湯鑣局」焚毀了。

出重圍　巧遇刀蠻女

郝鴻濤首先在後院點起了火，金振宇在走廊和大廳佈滿了引火之物，火勢很快便蔓延大廳，一陣子便大火沖天，熊熊烈燄，掩映着金元霸的臉孔，他的面色更難看。三人呆站在天階上，瞪視着四週冒着火的房子，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

火燄的熱力逼來，金振宇看看他呆着的父親，沉痛地道：「爹，我們走吧！」

金元霸沒有答話，他黯然地轉身走向大門，再回頭依戀地看看這個在火燄中的家。

現在曙光已露，加上這冲天的火光，四週顯得份外明亮。

郝鴻濤把大門打開，正擬步出門外，突聞「颼，颼」之聲不絕，郝鴻濤一怔間，金元霸已閃電般拉着他後領向後一拖，立刻閃身門後。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剎那間，已有數十支箭射進門口，穿入大廳的烈火中。

郝鴻濤額頭滲出冷汗，如不是金元霸這一拖，他已變成箭豬了！金振宇急將大門關起，皺眉道：「我們被包圍了！」

這時屋內已籠罩在烟火瀰漫之中，而且火勢正在逼過來，簡直片刻都不能停留了，正是前無去路，後有烈火！

金元霸心念電轉，急向郝鴻濤道：「來，我們用兩扇門護着宇兒過去。」再轉向振宇道：「到了發箭的附近，你就躍過去解決那些箭手。」

金振宇道：「是。」

金元霸一頓，望望振宇受傷的腳，道：「你的腳能跳嗎？」

金振宇道：「能。」

金元霸和郝鴻濤分別振臂托起兩扇鐵板大門，將它放成三角形，一路向外推進。樹林中立刻箭如飛蝗，但射在鐵板門上紛紛墜地。金元霸他們三人躲在鐵板門後，安全無比，一時聽見外面叱喝呼叫之聲紛紛响起。到了人聲的附近，金振宇右腳一蹬，突從鐵板門後飛身而出，一騰身已到了箭手叢中，他運劍如風，砍殺那些埋伏在草叢裏的弓箭手，一時間慘叫連天，有些拔腳就跑。金元霸和郝鴻濤雙臂一抬，將兩扇鐵門擲了過去，立時又聽得連聲慘叫，十多名弓箭手被鐵門壓斃了。

有兩名穿着黑色勁裝的漢子，看來是這些弓箭手的頭目，他們一邊呼喝制止弓箭手們逃走，一邊奔過來進擊金振宇。但他們那是金振宇的對手，只兩三個照面，他們都被金振宇刺傷了，金元霸走過來一下「奔雷手」解決了一個，另一個抱頭鼠竄的逃走了。

郝鴻濤因爲剛才托鐵門時用力過度，傷口又湧出鮮血，金元霸替他再敷了一點金創藥之後，三人急向城外東北方奔馳而去。

金振宇因爲足傷，難以展開輕功，金元霸扶着他，奔至城郊黃山附近，忽聞遠遠傳來一陣馬蹄聲，金元霸將金振宇和郝鴻濤一拉，三人立刻藏身在一個土丘的草叢後。馬嘶聲由遠漸近，金元霸由草叢後縱目望去，見有十餘匹馬奔馳而來，爲首的赫然就是昨晚逃脫的那個鷹嘴鼻老者。

金振宇顯然也看見了，他面容陡變，心中激動，手中緊握長劍，準備鷹嘴鼻老者的馬匹馳近，即掩出厮殺，金元霸連忙暗示制止着他。

眨眼間，十餘匹馬在他們藏身的草叢前面掠過了，除了鷹嘴鼻老者之外，尚有十二名黑衣勁裝漢子。金振宇看着那十三匹絕塵而去的快馬，心下氣憤已極，回頭問他父親道：「爲甚麼不出去殺了那個鷹嘴鼻老賊？」

金元霸凝視着他兒子，道：「你認爲我們現在還能應戰嗎？勿說你跟老郝都受了傷，就算沒有受傷，經過一夜血戰，而且沒有睡覺，沒有進食，怎能再厮殺？」

金元霸這一說，振宇倒眞覺得全身乏力了，剛才不過是一股衝勁在支持着精神，經過這一夜拚殺，那有不筋疲力盡的道理。

金元霸續道：「遇事別意氣用事，要是剛才我們現身出來，一定脫不了身，那個鷹嘴鼻老者已經難應付了，還再加上十二個人，焉知那些人不是武林高手？」

金振宇歉然道：「是的，剛才我差點壞了事！」

郝鴻濤道：「金大哥，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吧。」

金元霸道：「對，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找個地方歇下來，和吃點東西。」

他們三人不敢走大路，逕由偏僻的小徑尋去，其實現在走起路來也沒有氣力了。金振宇因爲足傷，更走得一拐一拐的，但荒僻的地區，又是罕見人家的！

金元霸等三人走一下停一下的，挨了兩里多路，才遠遠望見樹林裏有一間小木屋，三人大喜，精神爲之一振。

金元霸道：「那一定是獵戶人家，城裏的事，看來他們還沒知道，我們就說打獵給野獸抓傷好了。」

金振宇苦笑一下道：「我們的確是給『三色惡獸』抓傷的！」

金元霸前去拍門，拍了一會，裏面沒有應聲，尋思道：「難道沒有人在家？」於是用力想將木門推開，這時木門突然打開了。

「甚麼人？」聲音是那麼的冷漠。金元霸看見是一個瞎眼的老太婆，陪笑道：「老婆婆，我們是打獵的，想借個地方歇息歇息。」

老太婆瞪着那雙瞎眼，冷着面孔道：「不成！」說着就要把門關上。

金元霸連忙將門頂着，再懇求地道：「老婆婆，請你行行方便吧！我們有兩個人被野獸抓傷了！」

老太婆嚷着道：「受了傷不會到城裏看大夫嗎？跑到這裏來幹嗎？」

金元霸三人面面相覷，心想：這老太婆怎麼這樣冷酷無情呢！

金振宇心念一動，立刻摸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走過去塞在老太婆手裏，道：「老婆婆，這點銀子給你老人家買點吃的，就讓我們進來歇歇吧。」

老太婆用手摸着那錠銀子，喃喃地道：「有五兩銀子，够他喝幾天酒了，大概不會挨打吧！」繼而將門開大了，道：「那麼你們進來歇歇吧。」

金元霸進入屋內之後，忍不住問道：「老婆婆，你說大概不會挨打！你會挨誰的打呀？」

老太婆顫巍巍的道：「還不是我那寶貝兒子！沒錢打酒要挨他打，喝醉了又要挨罵！唉！」

金振宇心想：「那有這樣的兒子！」

金元霸和郝鴻濤倒覺得這老太婆挺可憐。

老太婆又道：「要是他回來看見我讓陌生人進屋子來，那我就更受罪啦，不過……現在有五兩銀子嘛，看來他也不會怎麼的！」

郝鴻濤望見灶上的鍋裏升着白烟，他們實在餓得肚子在响了，即向老太婆道：「老婆婆，有吃的可以賣點給我們嗎？」

老太婆道：「鍋裏倒有半隻兔子肉和幾個饅頭，可是他回來要來下酒的，我可不敢賣給你們！」

金振宇道：「你給我們吃了，待他回來要多少銀子我們都給他好了。」

老太婆道：「這可不關我的事，你們吃了，待他回來，你們自己跟他說好了。」說着她走去一張竹椅上坐下來。

金元霸道：「那末，我們先拿來吃吧，反正銀子多少也沒關係。」

郝鴻濤走過去打開鍋蓋，見鍋裏燉着半隻兔子肉和六個饅頭，就拿到桌子上三個人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一會兒便吃完了，三個人當然沒吃够。正想看看屋裏有沒有別的可吃的東西，忽然木板門「嘭」的一聲給人踢開了，金元霸等三人同時吃了一驚，急忙站起來戒備，見一個滿腮鬍子，年約三十多歲，穿藍布衣褲的漢子跨進來。他一見屋裏有幾個人，即喝道：「誰在這裏？」

金元霸等還未及答話，老太婆已經急忙忙的走過去，堆着笑臉道：「武德，你回來啦，這幾個客人說進來歇歇，他們給了五兩銀子。」一邊說着一邊已將那錠銀子塞在他兒子的手裏。看來她對她的兒子眞是怕得可以！

那漢子看清楚金元霸三人之後，立時一愕。金元霸知道自己三人滿身血汚，一定令人驚愕的，立刻解釋道：「我們都是打獵的，今天遇到了老虎，他們受了一點傷，所以到這兒來歇息歇息，多多打擾你們啦。」

郝鴻濤接道：「還有我們把你下酒的東西都吃了，你要多少銀子，我們給回你吧！」

那個叫武德的漢子擠出了很不自然的笑容道：「算了吧，有五兩銀子我可以再去買。」說完拿着銀子就要轉身出去。

金元霸連忙叫住他道：「這位朋友，我們還沒吃飽，請您給我們買多點乾糧回來。」說着拿了拾兩銀子出來，過去交給那漢子，道：「剩下來的就算請你喝杯酒吧。」

武德笑笑道：「那可太多啦！」說完已走了出去。

金振宇心裏想道：「這漢子看樣子也不會太兇，爲甚麼老太婆說得他這麼不肖呢？」他正這樣想着，已聞老太婆喃喃地說道：「眞奇怪，他今天一點不兇，難道祖宗有靈，他性子變啦？」邊說着又坐回那張竹椅子去了。

金元霸低聲向金振宇和郝鴻濤道：「我們快點歇一會吧，等他買東西回來，我們再吃一點，等天黑就趕路。」

金振宇他們實在太疲倦了，三個人躺在草堆上，一會就打起呼嚕來。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在朦朧中聽到很輕微的「噓……」的一聲，他警覺地連忙定一定神，張眼望着，見那個叫武德的漢子躡手躡足的拖着瞎眼老婆子走出門外，又輕輕的將門關上，金元霸忙悄悄的走到板隙向外窺望，發現那漢子低聲對瞎老太婆說道：「這次我發大財啦！他們三個昨晚殺了朝廷的一等侍衞，朝廷出五萬兩銀子緝拿他們，這消息我今天進城就聽到。原來他們三個躲在我們家裏，眞是天降財神！」

老太婆道：「現在你想怎麼辦？」

武德道：「我剛才出去，就是通知我在捕房做事的朋友，他們隨着來了。」

金元霸聽得面色陡變，連忙走過去推醒振宇和郝鴻濤，將剛才的情形告訴他們。金振宇和郝鴻濤心頭一震，道：「我們快點離開這裏吧！」

金元霸側頭一聽，臉色隨變，道：「來不及了，看來人倒不少！」

三人立刻抽出兵刃，走到窗前，推開窗子向外望去，看樣子有五六十人，都是捕快的裝束，已將屋子展開包圍，一個捕頭裝束的虬髯大漢正向武德問道：「他們眞的是受了傷嗎？」

武德答道：「眞的，我親眼看見的。喂！我們說好了，拿了奬我分一半呀！」

捕頭道：「放心吧，少不了你的！」

金元霸認得這捕頭叫甄雄，記得兩年前京都出現一名劇盜，朝廷下旨限時緝獲，金元霸還替他將大盜擒獲，帮了他一個大忙。想不到這厮竟因利忘義，金元霸怒氣衝心，恨恨地道：「好，你們來吧！」

隨見甄雄走前數步，高聲嚷道：「金總鏢頭，你們已犯了皇法，我們拿朝廷的糧俸，那是情不得已，就請總鏢頭三位跟我們回去吧！」

金振宇氣憤地說道：「話倒說得够堂皇！」

金元霸高聲道：「甄雄，要是你够朋友的話，就請放開一條路，等我辦完事之後，自會回來向朝廷請罪的。」

甄雄說道：「金總鏢頭，這個恕難從命！」

郝鴻濤大怒，喝道：「甄雄，我們金總鏢頭有恩於你，難道你一點情義都不念嗎？」

甄雄道：「郝副總鏢頭，我這是公事公辦，說不上情義不情義！」

金元霸憤然喝道：「好，你有本領就拿我們回去好啦！」

但見甄雄一揮手，屋後的木板突然破開數塊，七八名捕快衝進來，金元霸一躍上前，手中長劍一招「風起雲湧」一陣嗆啷聲响，八把鋼刀全給他打飛墜地，八名捕快急忙逃了出去。

這些捕快平日已懾於金元霸之虎威，未交手已怕了三分，一接觸更打從心裏震了出來，所以一招未過便連兵器也丟了。

金振宇道：「這些都是膿包，我們衝出去吧！」

金元霸道：「你的腳不礙事嗎？」

金振宇道：「還可以支持。」

金元霸道：「好，我們衝吧！」

三人正想往外衝，突然板門飛墜，甄雄帶着十多名捕快衝進來。金元霸恨他忘恩負義，立刻騰身上前向他刺殺，那些捕快就圍攻金振宇和郝鴻濤。甄雄的一手刀法倒還精練，可以跟金元霸週旋幾下，但那些捕快一交手便給金振宇和郝鴻濤打得跌跌撞撞的，紛紛抱頭鼠竄了。甄雄和金元霸過了四五招之後，也給金元霸削斷了兩根指頭，飛身逃了出去。

金元霸帶頭，金振宇在中央，郝鴻濤押後，三人往外便闖。誰料外面地上佈滿了捕野獸的絆脚索，金元霸和郝鴻濤急忙躍起避過地上的圈套，金振宇却因脚傷跳躍不便，給絆倒了，同時樹頂上飛箭如蝗的射下來，金元霸急運起「暴風劍」護住振宇和郝鴻濤，郝鴻濤一刀割斷了套住振宇的繩索，並把他攔腰一抱，飛身躍回屋裏去，金元霸亦騰身回去。

這些都是電光石火，金振宇差點沒命，此刻額角也滲出冷汗，暗道：好險！

金元霸咬牙痛恨道：「想不到那傢伙這麼陰險狠毒！」

郝鴻濤皺眉道：「金大哥，我們怎麼衝出去？」

金元霸低頭一想，隨道：「待我先把那甄雄擒進來！」說着已身形電射，飛掠而出。到了屋外，他脚尖點地，隨即躍起，揮劍上撥射來的羽箭，下避地上的絆索，幾個提縱起落，直奔甄雄。捕快們一片驚叫呼喝聲，亂成一團，甄雄更驚慌失措，面如土色，一把便給金元霸擒住了。金

元霸毫不停留，左手將甄雄挾住，右手揮着長劍，又再幾個提縱，已返回屋內。

金元霸將甄雄往地上一擲，甄雄伏在地上發抖，金元霸戟指喝道：「你這貪利忘義的狗賊，竟想拿我去領獎？我要宰了你！」

甄雄發着抖，兩手連搖道：「金總鏢頭，你饒了我吧，我……是奉命行事！」

郝鴻濤冷哼一聲道：「嘿！這個時候還咀硬，待我先砍下你一條臂膀再說！」說着一揚手中鋼刀。

甄雄陡的退後，嚇得面如死灰，哀求道：「郝副總鏢頭，我知錯了，求求你……求求你別……」

金振宇喝道：「那你就立刻叫你的手下先退走吧！」

甄雄顫聲道：「好好，我就命他們退去。」

此刻突然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來，在屋外停下來了。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均面色猝變，金元霸急到門口一望，見一隊兵紛紛下馬，捕快們向兩旁退了開去。

金元霸急轉回去，沉聲道：「是八旗兵！」

郝鴻濤和金振宇同時心頭一凜！郝鴻濤道：「金大哥，我們還是衝出重圍再作打算吧！」

金元霸一抖精神，道：「好吧，我們衝！」

三人正要往外闖，驀然，木屋的四面伸進了四枝火槍，隨聞人聲大喝：「站定，不許亂動，否則要吃火槍的彈子！」

金元霸等三人楞住了，他們知道這種火槍非常厲害，非[illegible]之軀所能抵禦的。

金元霸尋思：「要是己方有四個人，還可出其不意的，猝然騰身躍前奪取火槍，但現在只得三人，且振宇又跳躍不便，這回眞糟了！」

外面一個漢子又喝道：「快把兵器丟下！」

金振宇不甘就此被擒，他一抖手，欲將長劍向着持火槍的人擲去。怎料劍未出手，即見火光一亮，「轟」的一聲巨响，火槍的彈子打中金振宇旁邊的木柱，木柱立刻折斷了。金振宇他們嚇了一跳，不敢再嘗試反抗。金元霸微喟一下將手中長劍擲下，金振宇和郝鴻濤也只好擲下兵器。

一個身穿都統官服，長身玉立的俊美少年緩步走前，在木屋的門口站定了，在他旁邊有一個副官跟隨着。俊美少年向屋內看看之後，隨着向副官一揮手，副官立刻拿出一綑皮索，抛到一直呆站着的甄雄面前，甄雄猝然嚇了一跳。

那副官指着甄雄道：「甄捕頭，把他們綑綁起來！」

甄雄忙不迭答應着，立即動手先綁金元霸，他一面綁一面嘲諷地說道：「金總鏢頭，這次是你不够義氣啦，五萬兩銀子也不是你的，關照關照我也不肯，你這麼吝嗇也沒用呀，現在還不是逃不掉嗎？」

副官喝道：「別廢話啦，快點！」

甄雄立時不敢再開口，匆匆將金振宇他們綁得紮紮實實的。副官即命八旗兵將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推上了一架馬車裏，再將馬車用布封好了，立刻一聲喝令，八旗兵拔隊起程。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被綁着囚在車廂內，但覺車行甚急，且越來越覺顛簸，不像是進城的道路。金振宇將身子移動一下，將臉貼着車廂板縫，向外窺望，果然這車子是向郊外駛去。

金振宇內心十分詫異，轉頭向金元霸道：「爹，他們不是押我們回北京城？」

金元霸也覺奇怪，道：「不是回城裏去！」

金振宇道：「看這條路，是向着蘆溝橋去的！」

金元霸疑惑地道：「這就怪了……」

郝鴻濤道：「大概這隊八旗兵是駐守在蘆溝橋外，他們先押我們到隊部裏審問吧。」

金元霸也不知道這個解釋對是不對，總之大家也想不通這個疑問！

馬車再奔馳一會，忽然停了下來。金振宇他們在車廂裏聽見好像有人在說話，但離得太遠，也不知說甚麼？不一會，車子震蕩了起來，又再起行了。

金振宇的臉仍貼着車廂尾部的板隙，車子一路向前馳去，過了「蘆溝橋」，金振宇驟然看見那個鷹嘴鼻老者，和看不清多少數目的黑衣勁裝漢子，埋伏在橋的兩旁以及小丘和草叢裏！

金振宇將所見告訴其父，金元霸立刻挪動身子，貼着板縫向外張望，此刻馬車越馳越遠，那些人已變成小黑點，但仍可見到他們紛紛躲回草叢或土丘之後。

金元霸轉過身來，道：「原來這厮帶了人在這裏攔截我們！」

郝鴻濤道：「這是不幸中之幸了，現在給八旗兵抓住，我們還有希望洗脫罪名，如給他們截住就更糟啦！」

金振宇心內狐疑，道：「剛才八旗兵跟他們說些甚麼呢？」

金元霸沉吟着道：「大概是八旗兵的軍官向他們查問吧？」

郝鴻濤忿然道：「那鷹嘴鼻老賊的是陰險狡猾，他逃脫後立刻就去報我們殺死朝廷的一等侍衞，想令我們走投無路！」

馬車飛馳了三四里路之後，突然又停下來了。

金元霸忖道：「大概到了八旗兵的營地了吧？」怎料說聲未完，突然响起了喊殺聲，繼而人聲喧嘩，兵器碰撞聲，慘叫聲，亂成一片。

金元霸等在車廂內大爲驚奇，金振宇又貼着板，向外窺望，但只看到後頭，前面的人厮殺則無法看到！

金元霸驚詫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

郝鴻濤道：「會不會是爲了五萬兩獎銀打起來呀？」

金元霸道：「絕不會是爲了獎銀打起來的，因爲八旗兵的軍官個個都是王孫貴胄，五萬兩銀他們根本不放在眼內。」

一會兒喊殺聲和兵器碰撞聲漸漸疏落了，繼而沉寂下來。金元霸他們三人交換一下眼色，大家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怎樣，自己的命運更難預卜了。

驀地，有人用刀猛力將車廂砍開，金元霸他們眼前一亮，可以看見外面的景物了。只見數十名八旗兵星星散散的躺伏地上，想是剛才打鬥時被殺的，那個少年軍

官已不見了。

一個紫棠臉的老者將金元霸等三人揪了出來，並用刀割斷了綑綁他們的皮索。

金元霸、郝鴻濤、金振宇三人驚奇地瞪着目，這眞是太意外了！他們看見紫棠臉老者的周圍有十餘個年青漢子，但是沒有一個是認識的，這些人爲甚麼要救他們呢？

紫棠臉老者替金元霸他們三人鬆了綁之後，微笑着道：「金總鏢頭，還認得故人嗎？」

金元霸詫異地熟視一下紫棠臉老者，道：「請恕在下眼拙，閣下是……」

紫棠臉老者哈哈笑道：「難道金總鏢頭忘記了，在長江得您相救，幸保性命的石破天了嗎？」

金元霸一楞，再看清楚一下紫棠臉老者，想起那石破天虬髯滿面，神威凜凜，現在這老者雖然有些相像，但一根鬍子也沒有，當下狐疑着道：「您就是虬髯客石破天？」

紫棠臉老者道：「是啊。」

金元霸道：「您怎麼將鬍子都刮光了呢？」

紫棠臉老者說道：「那次在長江遇難，得您相救之後，爲了避免朝廷的緝捕，所以就改名換姓，也改頭換面的隱蔽起來了。」

金元霸這才恍然。

原來這石破天乃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弟弟，洪秀全定都南京之後，諸王即發生內訌。天王疑心楊秀清要取而代之，暗囑韋昌輝計殺楊秀清，石達開心懷不平，韋昌輝又把他的眷屬殺了，專橫一如東王。洪秀全眼見去一楊秀清，又來一楊秀清，乃下令殺北王。欲聯絡翼王，而翼王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遂別樹一幟，與弟石破天縱橫江南，最後入川，石達開爲駱秉章所擒，隨軍四散。石破天重回南京投洪秀金。同治三年，曾國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就此亡了。清廷嚴密緝拿餘黨，石破天東逃西竄，在長江上游給清軍圍攻，卒受傷墮江，那時適金元霸之坐船駛經長江，救起了石破天。金元霸雖然明知他是太平軍的將領，但識英雄重英雄，不但沒將他交給清軍，反而替他治癒傷勢，然後送他上岸。

金元霸在危難中，不意和這久別的石破天相遇，眞是萬分意外，遂問道：「石兄爲何在這裏和八旗兵動起手來？」

石破天道：「我剛要和我的徒兒們進城去，竟在這裏碰到這隊韃子……」石破天說到這裏忽然一頓，想起金元霸也是滿洲人，於是改口道：「碰到了這隊八旗兵也不知他們是不是來對付我的，反正先下手爲强，把他們幹掉再說，怎料竟然意外地救了恩公你們！」

金元霸一笑道：「這大概我命不該絕吧！」

石破天疑惑地道：「我久聞人說，恩公在京城名望甚隆，朝廷也給您面子，却怎會被八旗兵……」

金元霸微喟一下道：「這是一場誤會，只因我們誤殺了一名一等侍衞……」他把奪鏢之事略去不說了。

石破天道：「既然是誤會，那一定會澄清的，不過……恩公你們既然遭朝廷緝捕，路上還是改改裝，避人耳目的好。」

金元霸亦以爲然。

石破天於是叫那十幾名漢子上前，向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等一一參見。他這些徒衆甚麼裝束的都有；農民裝、船夫裝、商人裝、漁夫裝……。

石破天請金元霸三人隨便挑甚麼裝束，命徒衆們跟他們轉換了，再將八旗遺下的馬匹將三匹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喜道：「馬匹對我們最合用了，因爲他們兩個受了傷哩！」

石破天道：「還有四枝火槍也是奪自八旗兵的，一併送了給你們吧。」

金元霸道：「這些長火槍很碍眼，帶在路上不大方便，還是你們留着吧。」

石破天道：「這也好，其實金總鏢頭武功蓋世，這些火槍又有何用處呢！」

金元霸喑道：「我們正是被這些火槍所制而被擒的呢！」忽然想起一事，笑着向石破天道：「你糾集徒衆，不是又要起義了吧！」

石破天哈哈地笑着道：「洪秀全尚且失敗，我那有這樣的才能！只配幹些江湖勾當吧！」

金元霸笑道：「原來石兄做了山大王了，他日遇到了我的鏢旗，你可要賞賞臉啊！」

石破天哈哈地大笑着，道：「我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動恩公的『金』字鏢旗哩！」

郝鴻濤和金振宇等都笑起來了。大家不敢久留，互相告別登程趕路。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分三路向天津進發，其實北京城與天津距離並不遠，如取直路，快馬兼程，一日當可到達。但現在步步驚心。而且重重攔截，再近也是難走的。

郝鴻濤作漁翁裝扮，繞道至通縣，再由北運河從水道赴天津。

金元霸則取直路，沿着永定河前行。

金振宇從長辛店過良鄉，經涿縣，再由大清河去天津。這路程當然是遠很多了，但或可避過敵人的耳目。

此刻已是入黑時候，金振宇改了獵戶打扮，頭戴竹笠，將臉也遮住了。他策馬來至長辛店，預備找一家客棧好好地睡一晚，明天一早再趕赴良鄉。

「留香棧」是長辛店比較像樣的客棧，此刻門前兩個大燈籠已亮起了燭光。金振宇正在棧外的樹下拴着馬，突然傳來清脆的聲音：「眞倒他媽的霉，這長辛店的人都是吝嗇鬼，情願死也不願買藥！」

金振宇已將馬拴好了，轉身過來看看，見一個高顴凹頰的老者和一個青衣少女，扛着幾枝刀槍及兩個藥箱走過來。那少女容貌清麗秀絕，面上還帶着幾分稚氣，看年齡只得有十七八歲模樣。

金振宇暗暗地詫異着：「這樣粗俗的言語，竟然出在這麼肖麗的人兒口裏！這大概是走江湖賣藝的習慣吧？」

那老者氣嘟嘟的把箱子往地上一放，道：「都是怪你不好，在天津多少也有幾錢銀子一天可撈，你偏要嚷着到這裏來轉轉運氣，現在轉倒的是霉運！」

青衣少女兩手一叉道：「現在你倒來

怪我啦！你也不想想，你在天津欠了多少鴉片錢啦，你還能在那裏呆下去嗎？」

那老者立刻悶聲不响了，却在連連的打着呵欠，想是鴉片癮又起了。

金振宇暗忖，這些賣藝的日子倒眞難過。他轉身向着留香棧一拐一拐的走去，那青衣少女突然從後面追了上來，口中嚷道：「喂喂，這位朋友請留步！」

金振宇一怔，轉身問道：「姑娘是叫我嗎？」

青衣少女道：「當然是啦，這裏那有別人呀！」

金振宇一笑道：「有甚麼事嗎？」

青衣少女向金振宇的脚一指道：「你的脚受了傷是嗎？」

金振宇心頭一跳，急道：「不……」

青衣少女不由分說的道：「看你這情形，還說不是受傷，不是我嚇唬你，受傷不治理，你的脚會廢掉的！」她說着手裏已拿着幾個藥丸，續道：「不是我誇口，我們這些家傳『百寶丸』，不論外傷，打傷，內傷，給石頭擦傷，給毒蛇咬傷，都是一擦即好，還可以吃的，眞是萬試萬靈！」原來她在推銷藥丸。

金振宇看着她滔滔的說着，心裏不覺在暗笑，她竟對着武學世家推銷跌打藥！不過這少女的確肖麗絕倫，且天眞無邪，所以吸引着金振宇的視綫。他凝視了這少女一會，驟然覺得她好生面善，好像在那裏見過，但怎樣想也想不起來，在甚麼時候見過這麼漂亮的一個少女。

青衣少女發覺金振宇呆呆的盯着她，既不開聲說話，也沒有買藥的意思，立刻「啐」了他一口，道：「這長辛店裏的人都是瘋子，個個的眼睛都往人家身上溜，藥也不買，滾你媽的蛋！」她說着已將身一扭走開了。

金振宇給她這一說，立時臉也紅了，覺得十分尷尬，連忙走進客棧去。

他開了一間上房，立刻吩咐店小二拿小菜饅頭進來，他早就餓得肚子在叫了，正在想躺一會等東西吃的時候，忽聞外面又响起那個少女的聲音：「你們這裏有房問，為甚麼不租給我？難道你們是黑店嗎！見我沒帶貴重的東西就不租是不是？」

那店伴道：「噯唷，姑娘你可不要這麼說呀，我們的房子最少是兩錢銀子租錢的，現在你只有一錢多一點，叫我怎麼租給你，難道要我貼嗎？」

青衣少女道：「放狗屁！誰要你貼啦？我明天會給你，欠不了你的！」

金振宇暗忖：這個野姑娘橫蠻得的確有趣，一時觸發了他的童心，也因為那小姑娘太美麗的關係，於是反身而起，走出房去湊湊趣。

青衣少女看見金振宇走出來，立刻咀角一翹，道：「這吝嗇鬼也住得起客店，我為甚麼住不起？」

店伴看看金振宇再回頭對青衣少女道：「姑娘，人家是給足了房錢的。」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那雙大大的眼睛斜盯金振宇一眼，輕蔑地說道：「他給足了房錢，嘿！連脚傷了也不肯化錢買藥，情願把一條腿廢啦！」

金振宇笑着走過去，道：「我現在就是想跟你買藥！」

青衣少女半信半疑地道：「唷！肯買藥啦？疼得要命啦！是嗎？」

金振宇假裝着苦臉道：「是啊！我不想脚疼，只好心疼啦！」

青衣少女咭的笑了起來，道：「看你這副窮酸相，我就算便宜一點給你吧，你預備銀子啦，等會我拿藥來，一手交銀子一手交貨！」再回頭神氣地對店伙道：「你姑奶奶我有銀子啦，快開房間！」

店伙把她沒法，只好帶她進房去。金振宇看着她進房去後，心裏起了一種很奇妙的感受，覺得這少女既肖麗可愛，而又粗野豪放，給人一種既甜美，又刺激的感覺。金振宇暗忖：如果有這樣的姑娘在身旁，相信永遠不會寂寞的。

過了一會，青衣少女拿着十幾顆用白紙包裹着的丸子進來，她右手拿着丸子左手一伸道：「銀子拿來，一分錢一顆丸，這裏十五顆，一共是一錢五分。」

金振宇笑道：「你這丸子用多久才見效？」

青衣少女用賣藥的口吻道：「一用就見效，萬試萬靈，絕不虛假。」

金振宇道：「一用就見效，那麼我買一顆好啦！」

青衣少女面孔一板道：「那有這樣的，最少十五顆，少啦不賣，便宜給你啦，還婆婆媽媽的，眞不是漢子！」說着就要回頭走去。

金振宇急忙叫住她，道：「喂喂，我買，我買。」

青衣少女再回頭道：「買就快點給銀子，囉嗦甚麼！」

金振宇從懷裏摸出約五錢重的碎銀，道：「喏，拿去吧，不過，你要替我上藥的。」

青衣少女叫起來道：「甚麼，要我替你的臭脚敷藥！」

金振宇調侃着道：「噢！治外傷的不替人家敷藥怎成啊！你那位……那位老人家呢？」

青衣少女把小咀一翹道：「哼，別說他啦！」

金振宇奇道：「怎麼！他……他是你爸爸嗎？」

青衣少女輕蔑地道：「呸！他配做我的爸爸！」

金振宇問道：「那麼，他是你的甚麼人？」

青衣少女生氣地道：「是我的舅舅，眞倒透霉，竟然有個這樣的舅舅！」

金振宇道：「現在他到那裏去啦？」

青衣少女道：「我們拆夥啦，剛才頂了幾句，他又沒銀子去抽鴉片，就把混飯吃的家當都拿去啦，一定是去押了抽鴉片啦！」

金振宇奇道：「他就留下你一個小姑娘不管嗎？」

青衣少女道：「誰要他管啦，我從小跑江湖，有甚麼可怕的。」她一頓，向金振宇瞪了一眼道：「你這人眞是的，問這問那幹甚麼？嘿！」

金振宇還待開言，此刻店小二已拿了小菜進來，青衣少女道：「好啦，你吃你的東西吧。」說着已往外走去。

金振宇立刻狠吞虎嚥起來，片刻之間

，已將五盤小菜六個饅頭吃得一點不留。他吃飽之後，覺得肚子舒服多了，正在慢慢的喝着香片茶，頓覺全身疲乏不堪，心想：自己的確是筋疲力竭了，非要好好睡一覺不可，他的眼皮也慢慢的垂了下來。矇矓間，見那個青衣少女又推門走進來，他只覺得是一個濛濛的影子，想盡力瞪開眼睛和她說幾句話，但說甚麼也瞪不開，隱約好像聽見那少女淸脆的聲音道：「你的銀子是四錢五分，現在還你三錢銀子……銀子……銀子……」這個聲音迴蕩着，那青衣少女的影子亦在金振宇的眼簾中隱去……

金振宇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了，矇矓裏好像聽到幾聲慘嚎的叫聲，但他睡意未退，正要再入夢鄉。驀然，房門給一物嘭的撞開了，金振宇這才一驚跳起，他定一定神後，看見撞開房門的是一張木桌。

金振宇立刻拔劍在手，迅速摸摸放在枕頭下的那個楠木盒子，幸好仍然放在那裏，他急將盒子綁紮在身上，再持劍騰身躍出門外。

金振宇甫出房門，驀然踢到一件物事，他低頭看看，驟然心頭一跳，原來是一具屍體，再一望，還有一具在牆邊，噢！走廊那裏也有一具，是那個店小二，第一二兩具是武裝勁衣的大漢。金振宇驚駭莫明地暗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他忽然想起那個青衣少女，急忙走過去敲她的房門，敲了一會不見應聲，他急得用力猛敲！

「甚麼烏龜王八蛋！吵甚麼？死了人嗎！」她一開口就罵；但金振宇總算知道她沒事，把心放下了，叫道：「姑娘，眞的是死了人啦，你快點出來！」

聽見裏面那少女跳起來穿衣服的聲音，隨叫道：「要是你騙我，看我揍你！」

房門開了，當青衣少女看見那三具屍體的時候，驚駭得大叫一聲，差點昏了過去，金振宇急忙將她扶住。

青衣少女震顫着道：「這……這是怎麼回事？是……是你殺的嗎？」

金振宇道：「不是我殺的，我也是剛醒過來，就看見這三具屍體啦！」

青衣少女道：「眞……眞怕……人，我們……快點……離開這……這裏吧。」

金振宇道：「好，我們快點走，要是驚動了官府就痲煩啦！進去收拾吧。」

青衣少女發着抖道：「我不敢一個人，你陪陪我。」

金振宇見她怕得這副可憐相，故意氣她道：「你不是說沒甚麼可怕的嗎？」

青衣少女瞪他一眼道：「這時候還說這種話，你眞他……」她頓着不說下去了，但金振宇知道她想罵「他媽的」。

青衣少女進房去將她的小藥箱和一點零碎東西收拾好之後，就和金振宇一齊離開房間，當他們步出走廊的時候，青衣少女驀地駭然驚叫起來，金振宇急忙將她一扶，忙問道：「甚麼事？」

青衣少女用那抖着的手一指道：「屍……屍體……變……變殭屍了！」

金振宇急地向前一望，果然那三具屍體不見了！金振宇饒是藝高胆大，也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全身汗毛直豎！那有這樣的怪事！他看過那三人已是死定了的，怎麼會走路呢？要是說給人搬走屍體，但以他的武功修為，那有聽不到聲息的道理？莫非眞是殭屍復活了？

青衣少女已嚇得臉色慘白，瞪着眼睛呆在那裏，金振宇也在心驚胆跳，一手拖住青衣少女往外急走。

他們離開了客棧之後，天邊已露出曙光。當青衣少女知道金振宇也是到天津去的時候，就要跟他同去，因為她的家就住在天津。金振宇尋思：有她同行，兩小伙子像夫妻模樣，倒可避過敵人的耳目，而且有個這樣美麗可愛的姑娘為伴，眞是求之不得哩！所以立刻答應了。

金振宇騎來的那匹馬，他知道是從八旗兵手上奪來的，不肯再騎着上道，再兼現在有個小姑娘同行，一匹馬也不方便，就立刻到市上僱了一輛騾車上道。

晨光曦微，冷風蕭索，騾車向着艮鄉進發。青衣少女和金振宇經過昨夜的遭遇，兩人的感情進展得很快，她不再那麼粗野橫蠻了，二人在車廂內有說有笑的，倒也不覺得寂寞！

青衣少女告訴金振宇，自己叫林思齡，祖居就在天津，父母早已亡故，姨母將她撫養大，却跟隨那個不成材的舅舅學習了幾手雜耍，便出來賣藥謀生，但她舅舅常常將刀槍等器具去典當，便一兩個月也不出來做買賣了。

金振宇對林思齡十分同情，他暗思：「如果這趟鏢完了，我一定再到天津找她，盡我的力量帮助她，務要使她過着快樂的日子。」

林思齡見金振宇低頭默默地沉思着，遂笑着道：「黃大哥，你在想甚麼？是不是念着家裏的老婆呀？」金振宇不敢對她說出自己的眞姓，怕她在人多的地方嚷起來，引起敵人的注意，所以告訴她是姓黃的，橫豎金也是黃色的嘛！

金振宇聽她這麼說，笑起來道：「我是想老婆，不過我家裏沒有老婆，我是想娶一個老婆！」

林思齡「啐」了他一口，立刻又咭咭的笑起來。金振宇一看見她那副天眞甜美的樣子，頓忘了路途的兇險。

騾車將近到達艮鄉的時候，金振宇突聞一陣馬蹄聲由後面疾馳而來，瞬眼間趕上了騾車，一名勁裝大漢在馬上一伸手就將那頭拉車的騾子挽停了，車子猝然停下，車廂猛然一震，林思齡身子驀地一倒，整個人撲入金振宇懷裏，她那頭秀髮覆蓋着金振宇的臉孔。剛巧此刻一名滿臉兇相的漢子掀開布幔，伸頭向裏面看望，他看見車廂裏一男一女這種情景，立時呵呵大笑起來，道：「在路上也親咀兒，這女娃子眞蕩得够勁兒！」說着又哈哈的笑着。

林思齡倏然站起來，她兩手叉腰，怒眼圓睜，向漢子罵道：「你老婆才蕩，你妹妹才蕩，你老婆在家裏跟人家親咀！」

那大漢面色一變，喝道：「你這個丫頭不知死活，老子要割掉你的咀巴！」他手中刀一掄，旁邊一名大漢將他的手一拉，道：「老張，別碍了大事，我們快追吧。」那滿臉兇相的大漢怒哼了一聲，隨即與衆策馬馳去。

剛才金振宇見林思齡跟這些人吵起來，心裏直在惶急，現在才噓了一口氣。暗忖：今天如果不是與她同行，此刻又是一

番拚殺了。

到達艮鄉之後，金振宇不敢投店，找一家農居歇宿，翌日再趕赴涿縣而去。

闖三關　連番挫強敵

郝鴻濤那日馳馬奔向通縣，將到達通縣，他即棄馬步行，因爲他是漁翁的裝扮，一個漁翁騎着快馬是不合道理的。郝鴻濤老於江湖，一到通縣他即發覺有很多形跡可疑的武林人物，郝鴻濤認定他們一定和奪鏢有關的。爲了裝得更像，他暗地買了一籃鮮魚，沿途叫賣。並且用汚泥塗在臉上，果然給他瞞過了追踪者的耳目。

入夜，他在岸邊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睡下來，等天亮即趕渡船到天津去。

天方破曉，即有很多過往客商在埗頭等候客渡，郝鴻濤亦雜在人叢中候船。在郝鴻濤旁邊的是一個矮矮胖胖的布匹商人，他等得很是不耐煩，開口罵着：「他奶奶的熊，這些死王八羔子的船，每次都要等他媽的一個早上，不知是不是給海龍王召去啦，眞他媽的……」

一個吸着旱烟的粗獷漢子斜他一眼，道：「眞不明白，在這裏叫嚷甚麼？急也是等，不急也是等，有本事自己買一條船，就喜歡甚麼時候開都成啦！」

矮胖漢子臉上的肥肉顫動一下，怒道，「人家叫嚷管你的甚麼屁事！你這是有心找碴嗎？」

粗獷漢子霍地站起，手中旱烟桿子向矮胖商人一指道：「有心找碴又怎麼樣？難道我怕你這身肥肉嗎？」

矮胖商人氣得聲音也發顫，道：「誰跟你這些粗人一般見識，我是瓷器，你是瓦片，我才不跟你碰！」

粗獷漢子怒道：「好，我就看看你這瓷器打得破打不破？」說着舉起吸旱烟的桿子要向矮胖商人頭上敲下去。此刻一個中年文士上前攔着道：「朋友，大家無仇無怨，何必呢？」

粗獷漢子怒氣未平，道：「他太豈有此理！」

矮胖商人也反唇相稽道：「你才豈有此理！」

粗獷漢子盛怒着一掌推向矮胖商人，矮胖商人立刻好像滾地冬瓜一樣滾在地上。他恰巧跌在郝鴻濤身旁，郝鴻濤給他撞一下，碰到了他揹在外衣裏面的包囊，郝鴻濤急忙避開，他留神注意一下這矮胖子，看來不像是武林中人，也就不以爲意。

矮胖商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有些人哈哈地笑着，此刻那個中年文士做好做歹的將粗獷漢子拉開了。

不久客船來到了，待船上的乘客上岸之後，在埗頭的客商便紛紛上船。

船夫解纜正要啓碇的時候，忽然有個壯漢揹着一個老者匆匆走來，邊走邊叫着：「船家，等等，等等，等等。」

壯漢揹着老者及時走過跳板，船家即解纜啓碇。壯漢將老者輕輕放下，長長的噓了一口氣，說道：「幸好趕得着，幸好趕得着。」

郝鴻濤偷眼看看，那老者像是生病，埋着頭在咳嗽。

中年文士看看老者，向壯漢道：「大哥，這位老人家生病是嗎？」

壯漢道：「是的，現在正要趕到天津去治病。」

中年文士奇道：「怎麼要到天津去治病呢？」

壯漢嘆了口氣道：「通縣的大夫都看過啦，沒一個管用，聽說天津有一個名醫，治病是很拿手的，所以去看看。」

渡船扯起了風帆，正是順風扯㡳，船行甚速。郝鴻濤坐在一個角落，埋首假寐，約一頓飯時光，忽聞一個聲音說道：「郝副總鏢頭，久違啦！」

郝鴻濤驀地心頭一跳，他瞇着眼向說話的人偷瞧一下，原來就是那個裝病的老者，他連忙佯作不知，閉着眼睛睡覺，心裏却在盤算對方不知是敵是友，如果是釘梢的敵人，那又是甚麼樣的人呢？有多少人呢？如受圍攻又如何脫身呢？他心內主意亂轉着，又聞那人冷冷的說道：「郝鴻濤副總鏢頭，怎麼眞人不露相啦？」

郝鴻濤突覺得這人的聲音好熟，尋思着：在那裏聽過這個聲音？倏然他心念一動，心頭隨着猛然一震，暗道：「不會是他吧？」那老者又道：「郝鴻濤副總鏢頭想是睡着了，你們就叫他醒醒吧。」一人答應着，過去推郝鴻濤。

郝鴻濤心想：他既說你們，一定是不只兩個人了！他佯着被叫醒，張眼望望，推他的竟然是那個矮胖商人！

郝鴻濤裝着矇矓睡眼，望望矮胖商人，道：「這位朋友，有甚麼事嗎？」

矮胖商人向老者一指道：「李爺叫你吶。」

李爺！郝鴻濤心頭再次一震，隨着向老者望過去，果然他所料不差，這老者竟就是遼東的「無敵鐵拐李天雄」早年郝鴻濤押鏢往遼東的時候，與他有一面之緣。

此刻「無敵鐵拐」已神光奕奕地坐在那裏，兩目閃着寒芒，盯視着郝鴻濤，道：「郝副總鏢頭，還認得老朽嗎？」

郝鴻濤茫然道：「甚麼郝副總鏢頭？老兄大概認錯人了吧？」

「放明白點吧！別再裝蒜啦！」說話的竟然是那個中年文士！現在他知道敵方已有四個人了。

郝鴻濤暗忖着：單是「無敵鐵拐」已經難以應付了！還有矮胖商人，中年文士，和揹着老者上船那個壯漢。這三人身手不知怎樣？

「他既然不認，我們就自己下手吧！」這話是那個粗獷漢子說的。郝　濤暗道：現在是五個了！今天要脫身當眞是難上加難！何況在船上，怎能逃呢？

「無敵鐵拐」李天雄道：「郝副總鏢頭你再不承認的話，我們只好得罪了！」

郝鴻濤還是硬着頭皮，道：「老兄，我眞的不是你們所說的甚麼副總鏢頭，我只是捕魚爲生的漁翁。」

李天雄乾笑幾聲，隨向那幾個人打了個眼色，那矮胖商人立刻抽出短刀，中年文士則從懷中取出一卷黑色的書卷，逼向郝鴻濤。

郝鴻濤一眼望見中年文士那卷黑色的書卷，神色又是一變！暗道：糟了，現下高手環立，原來這中年文士就是江湖傳說的「鐵卷寒士」潘瑞生，他手中的鐵卷用

純鋼所製，且內藏機括，只要對方兵器與他的鐵卷一撞，便立即射出蜂針暗器，的確歹毒非常。

「鐵卷寒士」潘瑞生用鐵卷指着郝鴻濤，道：「請閣下將那東西交出來吧！」

郝鴻濤顫聲道：「我……我有甚麼東西？」他口裏說着，心裏想着應變之計。

粗獷漢子喝道：「我們搜！」

矮胖商人道：「不用搜，他是揹在背上，我剛才碰到了！」說着就蹲下去，伸手向郝鴻濤的背上。郝鴻濤的背是靠着艙板的，此刻他背上用力向艙板一頂，就借這一頂之力，脚前頭後，身貼艙面，猝地彈出。這一下既避過了矮胖商人向背上一抓，又脫出了「鐵卷寒士」及粗獷漢子的兵器威脅。

郝鴻濤脚未踏實，那壯漢巳一刀迎面劈來，郝鴻濤立即一提眞氣，驀然雙脚齊起，左脚踢飛壯漢手中的鋼刀，右脚踢中他的胸膛，但聞「咯」的一聲，想是肋骨斷了，口中鮮血狂噴，在這電光石火之刹那間，郝鴻濤巳將那把鋼刀按在手裏。

船艙裏其他的乘客巳嚇得面無人色，紛紛躱在一旁發抖，船家也驚得口定目呆，不知這些人因何事故打起來？

郝鴻濤剛奪得鋼刀，一枝鐵拐驟然無聲無息的向他面門點到，郝鴻濤急忙橫刀一架，立覺手臂發痲，郝鴻濤心頭一震，暗忖：「無敵鐵拐」果然名不虛傳。

由於船艙空間不多，這對郝鴻濤反爲有利，因爲只可以一人上前交手，沒法幾人圍攻的，但就是一個「無敵鐵拐」也難以打發了。

李天雄瘸了一隻脚，但他單脚跳躍非常靈活，鐵拐上下翻飛，如雨點般向郝鴻濤全身要穴點、打、戳、刺。郝鴻濤全力應戰，交手拾餘招後，郝鴻濤巳是冷汗直流。他一面應戰，一面慢慢的退向船頭。

矮胖商人、鐵卷寒士、粗獷漢子三人立刻躍至船旁環立着，他們防着郝鴻濤跳江逃走。

郝鴻濤在船頭再與「無敵鐵拐」勉强支持十餘招，看來他非要落敗不可了。突然，李天雄虛晃一招，待郝鴻濤一刀劈來，他立即鐵拐一翻，向郝鴻濤之鋼刀一挑，郝鴻濤手中刀立刻脫手向上飛去。郝鴻濤猝然一懼，但他應變奇速，驀地雙脚一蹬，身形如箭般向上直射，再將空中的鋼刀攫在手裏，隨着一提眞氣，一個鷂子翻身巳上了船篷。

粗獷漢子、鐵卷寒士、矮胖商人巳「嗖、嗖、嗖」的隨着飛身而上。郝鴻濤靠着桅杆接戰三人，他不敢硬接鐵卷寒士手中的鐵卷，只有左閃右避，但矮胖商人和粗獷漢子的刀法也自不弱，他避得過鐵卷的進擊，但另一面的兩把鋼刀巳攻到，船篷上跳躍不便，郝鴻濤只好向下一蹲，避過了兩把鋼刀。那兩把刀收勢不及，全砍在桅杆上。那粗獷漢子膂力的確驚人，他這一砍，全把刀巳陷入桅杆上。郝鴻濤不待他將刀抽出，乘勢向他進襲，但鐵卷寒士手中鐵卷替他一擋，郝鴻濤急忙將那攻出的一招硬生生的收回，粗獷漢子趁這一緩之勢將刀從桅杆抽出，那條桅杆巳給他的刀砍得有一條兩三寸深的刀縫。

郝鴻濤倏然心念一動，他架開了矮胖商人和粗獷漢子的兵器，佯着一刀攻向鐵卷寒士，待鐵卷寒士揮動鐵卷欲招架的時候，郝鴻濤刀鋒一偏，却砍在桅杆上，那條桅杆兩面受了刀砍，風帆又兜着風，立即發出「叻、叻」響聲，隨即轟然折斷，向江上墜下去。

郝鴻濤就乘桅杆一折，全船側向一邊之際，他隨着桅杆向下躍去。桅杆掉在江上，郝鴻濤掉在桅杆之上。

江流湍急，桅杆被江水冲向下流。郝鴻濤騎住了桅杆，飛快地遠離渡船，隱約還聽聞呼喚叫罵聲，和那些乘客們與船家的驚駭叫聲，混成一片。

太陽下山了，江面反映着一片金黃色。郝鴻濤在驚濤駭浪中盡力支持，現在巳筋疲力盡。幸好水流漸漸緩下來了，郝鴻濤舉目望見前面有一個淺灘，不禁心頭狂喜，即刻用脚猛力撥着江水，將桅杆划向淺灘。

桅杆擱在淺灘上，淺灘對上便是一片樹林，郝鴻濤走到樹林裏，再也支持不住了，往地上便倒。

郝鴻濤就在草地上昏睡過去。也不知睡了多久，當他醒來的時候，巳是星斗滿天了。

郝鴻濤突覺一件冰涼的物體觸及頸項，他以爲有蛇在爬，急忙用手去撥，誰料他的手觸到的是一條冰冷的鐵拐。郝鴻濤大驚失色，轉頭望去，乍見「無敵鐵拐」李天雄巳坐在他背後的地上，此刻鐵拐正指着他的咽喉。在暗淡的月色下，見「鐵卷寒士」潘瑞生、矮胖商人和那個粗獷漢子亦環伺在一旁。

「無敵鐵拐」李天雄乾笑兩聲，道：「郝副總鏢頭，這回跑不了啦！」

郝鴻濤想翻身而起，但鐵拐往他咽喉一送，郝鴻濤幾乎閉過氣去，他不敢再妄動了。郝鴻濤心內暗忖：他們怎麼會追到這裏來呢？他突然想起，一定是那根桅杆給了他們的綫索。自己離開淺灘的時候，由于疲乏不堪，一時疏忽了，沒有將桅杆再推出江心。他們的船順流而下，當然會發現桅杆，而上岸追尋來的。他暗罵自己粗心大意，以致造成此次之失。

郝鴻濤想念間，那粗獷漢子巳經走了過來，動手要解他的背囊。郝鴻濤拚命護着，「無敵鐵拐」李天雄的鐵拐向他昏穴一戳，郝鴻濤立時昏迷過去，甚麼也不知道了。

×　×　×

金元霸是沿着永定河直奔天津的，按理這條路最受人注意。那天他和兒子金振宇、副總鏢頭郝鴻濤分手之後，即策馬向天津飛馳而去。

奔至酉牌時分，天巳入黑，後面忽然傳來一陣急疾的馬蹄聲。金元霸暗忖，莫不是追踪的人到了？他將馬韁一勒，故意讓馬兒緩下來。瞬眼間兩匹快馬在他身旁馳過，馬上是兩名藍衣勁裝漢子。

金元霸江湖閱歷豐富，知道是到前面關卡報訊去了。他心內豪氣陡生，心念我怕你何來！

金元霸自二十歲就闖蕩江湖，心內從未有過一個「懼」字。到他三十餘歲苦練而成「奔雷手」和「暴風劍法」後，武林中更未逢到敵手。一個人的武功如果到達

有對手磨練，的確是感到寂寞的，此刻他正想趁機會與武林高手較量一下。因爲以他的盛名，及與滿洲朝廷的背景，平時那些高手絕對不會向他尋釁的。

金元霸馳馬至一片矮林附近，果然遠遠的望見二三十名一色藍衣勁裝的漢子攔住了去路，金元霸立刻將馬兒勒住。

一個身穿黑色皮襖，體格魁梧，紫灰臉膛，蓄有短髭，年約五十來歲，神威凜凜的壯漢排衆而出。

金元霸見了這個人立時一怔，暗道：怎麼他也來尋鏢了？原來這人是山西的武舉人，素有俠名，但火爆性子，有時不分青紅皂白。他的武器是兩柄板斧，武林中人給他一個綽號叫：「程咬金」馬榮。金元霸五年前到山西的時候，還得過他的招待哩！

「程咬金」馬榮走出來向金元霸一拱手，道：「金總鑣頭，還記得在下嗎？」

金元霸在馬上欠身還禮，笑着故意道：「原來是武舉人『程咬金』馬榮馬兄弟，我還道是攔途刦鏢的人哩！」

馬榮正容道：「金總鑣頭，請恕小弟冒犯，我就是在此等候閣下，請將那趟鏢留下！」

金元霸佯作不信，一笑道：「馬兄弟怎麼要跟我開玩笑啦？」

馬榮道：「我是不懂開玩笑的，你既然到了這裏，就非放下那趟鏢不可，否則，除非將我打敗！」

金元霸面容一變，道：「馬舉人，在下一向認爲你是一個响噹噹的英雄漢子，怎麼竟然幹起攔途刦鏢這勾當來了？」

馬榮給金元霸說得一陣尷尬，繼而怒道：「老金，你太小覷我啦，你這鏢就算是千萬兩黃金，也不放在我眼內，我這是奉命行事的！」

金元霸一愕，詫異地問道：「奉命行事！以您的武功和在武林的盛名及地位，誰能命您行這樣的事？」

馬榮大聲的道：「這個你不用管，往後你自然明白，我勸你還是將這趟鏢放棄了吧！」

金元霸道：「馬兄弟也太小覷在下了，鏢既然接下來，我就保定了，你看我會知難而退，貪生怕死的將鏢放棄嗎？」

馬榮道：「那麼我們只有動手一條路了！」

金元霸道：「既然馬兄攔着去路，一定要我闖，那我只好闖了！」

馬榮道：「好，請！」他隨即取出插在腰際的兩柄寒光閃閃的板斧，兩手上下一分，的確威儀懾人。

金元霸躍下馬來，拔出佩劍，神閒氣定的站立着。馬榮一聲虎吼，雙斧一掄立刻撲上。他左手斧護着自己，右手斧向金元霸頭頂劈下。金元霸提劍一擋，兩件兵器一撞，嗆啷一聲，迸出了點點火花。

金元霸暗想，此人的功力果然不錯，難怪他考取了武舉人，朝廷的考官也沒走眼。

馬榮雙斧翻飛，兇狠威猛，金元霸展開暴風劍法抵敵。馬榮的雙斧無法逼進劍網，一時發出金鐵交鳴之聲，迴蕩空際。

金元霸不欲對馬榮痛下殺手，但如此纏鬥下去，在五七十招之內未必能將他擊敗。金元霸內心暗忖：前面一定還有强敵守候，不能在這裏耗費過多元氣。於是撤回了「暴風劍法」，用普通招式跟馬榮交手。因爲「暴風劍法」是最容易虛耗眞元的，它是以內勁運招揮劍，力道雄大，激起陣陣狂風，故名「暴風劍」。這路劍法是以守爲主，對付羣攻是無懈可擊的。

馬榮見護着金元霸的那層光網已驟然撤去，立即展開了連環斧法進擊。金元霸待他雙斧分左上右下的攻來，猝地挺劍向他中路刺去，因爲劍長斧短，金元霸出招又迅疾，先發後至，料定馬榮非撤斧後退不可。誰料馬榮變招亦神速，他立刻將雙斧去勢一偏，不劈人而夾劍。金元霸的長劍被他雙斧上下一夾，則非折斷不可，金元霸忙將劍一沉，避過雙斧的夾擊。

馬榮攻勢更烈，金元霸騰挪閃避，馬榮雙斧過處，附近七八棵粗逾臂膀的樹幹已被他齊齊砍斷。

金元霸在樹叢中遊走躲閃，馬榮以爲已佔了上風，遂全力一擊，欲奏奇功。金元霸覷準來勢，驀地劍交左手，側身一閃，「奔雷手」疾發，擊向馬榮右肩，迅疾威猛，馬榮連看也沒看清楚，右肩已中掌脫臼，板斧墜地。馬榮愕在當場，也不知自己如何被擊中的。幸好金元霸手下留情，只用了三成功力，要不然，馬榮已倒地斃命了。

那二十餘名藍衣勁裝漢子見馬榮落敗，立刻蜂湧而上。馬榮左手一揮，道：「我也不濟事，你們管甚麼用，別去送命啦！」那些漢子立時停住了。

金元霸抱拳向馬榮道：「馬兄弟，承讓，承讓。」

馬榮道：「是我技業未精，謝您手下留情，金總鑣頭請便吧。」

金元霸謝了一聲，已飛身上馬，絕塵而去。

雖是深夜，金元霸也不停下來歇息，他準備一口氣奔到天津去，不論路上有多大困阻！

快馬奔馳了約十餘里，忽見前面燈籠火把照亮了一片大地。金元霸知道是第二關了，他策馬至火光前面才將馬勒住，縱目前望，只見持着火把燈籠的不下四拾餘人，當中坐着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

金元霸看清楚那老者之後，他立時怔住了，暗道：怎麼他也來了？

原來這鬚髮皆白的老者姓黃名忠，綽號「銀髯公」，他在武林中成名比金元霸還早，今已六十餘歲。他用的是一枝銀槍，九九八十一路梅花槍法，不知敗盡多少江湖巨霸。據說他已退隱多時，而且他還有一個做總兵的兒子哩！

金元霸在馬上欠身道：「金元霸拜見黃老前輩。」

「銀髯公」黃忠已站起來緩緩走前道：「金總鑣頭，老朽在此等候多時啦！」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莫非也是爲了在下這趟鑣嗎？」

黃忠道：「正是，老朽有個不情之請，望金總鑣頭將鏢留下！」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您也是武林名宿，您說保鏢的人能將所保的鏢放棄掉嗎？」

黃忠微喟着道：「那麼，我們只有動手了？」

金元霸道：「黃老前輩，在下想明白，您爲甚麼要攔奪我這趟鏢？」

黃忠道：「原因不能說，總之你能勝我，才可過這一關。」他說着將手一招，一名漢子立刻將銀槍呈上去。

金元霸知道難免一戰，但這老黃忠的武功，可比剛才的馬榮高得多哩！要勝他一定很不容易。

此刻黃忠一抖銀槍，立時幻出點點槍花，銀光閃耀，有如梅花的形狀。

黃忠猛喝一聲：「金總鏢頭請。」此老中氣充沛，聲震山野，金元霸心中一凜，隨道：「黃老前輩請。」

黃忠暴喝一聲，手中銀槍一動，有若靈蛇竄動，向金元霸刺去。他的「梅花槍法」一招化五式，就好像同時刺出五槍，其形如梅花，故名「梅花槍法」。

金元霸展開長劍，頓時閃起一片銀虹，敵住了黃忠梅花槍的攻勢。

只見一團團森寒的劍氣，和一朵朵毫光閃閃的梅花，在夜空中交旋閃耀着，的確是曠世奇觀。那四十餘名持着火把的漢子也看得呆了，這兩大高手的比拚，確是畢生難得一見。

瞬眼間交了四五十招，完全看不出誰勝誰負。金元霸原想用「奔雷手」出奇制勝，但持劍的右手無法騰得出來。二人若如此拚鬥下去，非四五百招難分高下。

金元霸虎吼一聲，長劍向上急旋，正是那招「凌虛御風」的絕學，倏然激起陣陣狂風，煽動得地下飛沙走石。黃忠急忙退後護着眼睛，金元霸的身子就在此時緩緩向上升起，升至兩丈多高的空際，然後才停止了。

這種曠世無雙的武功，把那四十餘名漢子看得入了神，個個楞在當場，連「銀髯公」黃忠的臉上也是一片驚奇、愕然之色。

就在這一刹那間，金元霸急旋的劍忽然頓住，隨着身子立即下墜，他驀地劍交左手，眞氣一提，變成頭下腳上，如一隻大鷹般向黃忠撲去，老黃忠霍然一驚，急忙提槍上刺。

金元霸下撲之勢既疾且猛，他左手的劍猝地推開黃忠上刺之槍，右掌疾發「奔雷手」向黃忠天靈蓋拍下，黃忠大驚失色，倉惶偏身躲閃，却那裏還躲得及這奔雷閃電的一擊，四十餘名旁觀的漢子失聲驚呼聲中，幸好金元霸在千鈞一髮之間，改掌爲抓，將手一偏，抓向黃忠之肩膊，黃忠立時全身發麻，銀槍墜地，金元霸也在此刻翻身倒地。

黃忠調息了一會，才喘息着道：「金總鏢頭的確技業不凡！」

金元霸欠身道：「黃老前輩誇獎啦，是您老相讓罷了。」

黃忠頹然道：「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天靈蓋此刻早就破碎了。我拚了老命也沒法將你這趟鏢留下，你請便吧！」

金元霸策馬馳出數里後，即在路旁的樹下稍作歇息，藉以調養元氣，因爲他知道前面還有强敵守候。而且剛才鬥「銀髯公」黃忠時，虛耗眞元太大，若不調息一下，便難以再戰了。

晨鳥爭鳴，東方漸露魚肚白。金元霸精神一振，騰身上馬，繼續向前奔馳。

奔出十里許，天巳大明，此刻金元霸望見前面樹上和土丘上，都有放哨瞭望的人。他知道這是第三關了，但不知又是個甚麼樣的人物在把守呢？

金元霸正轉念間，突然一陣洪鐘般的笑聲傳了過來，震得耳鼓嗡嗡的作响。金元霸循着笑聲望去，只見到一座像鐵塔般的巨人坐在路旁的大樹上。

金元霸一看到此人，不禁心頭一凜。他久聞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綽號「擎天挽地」姓洪名大發，傳說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後人。

洪大發不過卅餘歲，他天生神力，故江湖上的人給他起了一個「擎天挽地」的綽號。而且他練就一套鐵布衫的功夫，全身刀槍不入。

金元霸暗忖道：「他們先用兩名高手，想弄到我筋疲力盡，然後再由一個力大無窮，刀槍不入的傢伙來對付我，這樣的安排，也算心思狠辣了！」

轉念間，「擎天挽地」洪大發巳大踏步來到他的馬前，金元霸雖然坐在高頭大馬上面，但洪大發竟能和他面對面的站着，由此可見他身軀的龐大了。

洪大發哈哈地笑着，發出洪亮的聲音道：「金總鏢頭，咱們以爲你來不到這裏啦！」

金元霸一笑道：「閣下就是『擎天挽地』洪大發嗎？」

洪大發樂得張大血盆大口，呵呵地道：「原來總鏢頭也認得俺，那就請將你押的鏢交給俺吧！」

金元霸道：「那也要看你勝得了我勝不了我啊。」

洪大發驀然暴吼一聲，一伸手拍在金元霸的馬頭上，那馬立刻頭頂開花，猝然倒斃。幸好金元霸一個翻身巳躍下地來。

洪大發又一聲大喝，竟一手抓住馬脚，將死馬揮動擊打金元霸。金元霸急忙退後數步，才抽出長劍，正要準備抵敵。洪大發將死馬舉起，向前一擲，那隻死馬向着金元霸迎頭壓下，金元霸倏地向旁一躍，避過了死馬壓頂。

洪大發巳從腰際取下一個大銅錘，看這銅錘沒有百斤也有八十斤，他竟能輕若無物的懸在腰間，這份氣力巳够駭人了。

洪大發揮動銅錘進擊金元霸，金元霸不敢與其硬拚，只有跳躍閃躲。銅錘擊了空，直擊在地上，一塊重愈千斤的大岩石被擊得粉碎。

金元霸見他這樣的威猛絕倫，不禁皺了皺眉。看看銅錘又攔腰掃來，金元霸偏身一閃，隨着一劍砍在洪大發的臂膀上，但他的長劍竟給彈了回來。金元霸一頓之間，洪大發的銅錘又巳向他擊來，金元霸忙舉劍一架，但聞「嗆」的一聲，金元霸的劍折斷了。

金元霸一驚，急忙躍退數步，但洪大發却如影隨形的緊緊追襲。

金元霸赤手空拳，只有展開「奔雷手」應敵，但不料洪大發連中兩下，也只不過被震退數步。

金元霸不禁心內憂煩，此人的確很難打發。他心中轉着念頭，暗忖：此人身體龐大如牛，腦筋一定不大靈活，力敵很難

勝他，一定要智取。他轉念間，洪大發像瘋狂般揮着銅錘上下左右的襲擊，附近的岩石也給他擊得沙石飛騰。

金元霸心念一動，也揮動雙掌，更將泥沙捲起，他則趁着塵土飛揚之下，驀地轉到洪大發身後，倏然左臂一伸，已抓住了洪大發的後衣領，同時右手向洪大發後背一托，立時將洪大發龐大的身軀托了起來。

洪大發的龐大身體被托上半空，全身發不了力，雙手在空中亂抓，口中狂叫大罵。那些旁站的勁裝漢子一擁而上，正要圍攻金元霸，金元霸忙將洪大發的身軀向前一摔，他那龐大的身軀凌空向着擁過來的人壓下。那些勁裝漢子急忙拋去兵器，伸手去接洪大發，那裏能接得住，五六個人硬給他壓在地上，喘不過氣來。

這一下變故，立時亂成一片，到洪大發爬起來的時候，金元霸已飛掠離去。

× × ×

深秋的晚上，西北風吹得很冽，在河上就更加寒冷了。這時在大清河上，有一艘客船傍着岸緩緩地向前駛着。艙內只有一對青年男女，男的俊臉歡悅，女的嬌靨如花。此刻女的溫柔地對男的道：「把你的鞋子除下來，我替你洗洗傷口，換換藥吧。」

男的笑道：「你不是說過，只是賣藥，不肯替我的臭腳敷藥嗎？」

女的笑着啐了他一口，道：「你再貧咀，小心我揍你的傷口！」

男的忙將腳一縮道：「好好，我不敢說啦。」

女的嬌嗔地道：「還不快除鞋子。」

男的點點頭，伸手去除鞋子。女的又問道：「還疼不疼？」男的點點頭，但又搖搖頭。女的生氣地道：「怎麼不說話呀？」

男的笑道：「我不敢貧咀嘛！」女的「噗哧」地笑了起來。

那女的很細心的爲男的洗擦腳上的傷口，男的又感激又憐愛地凝視着她，女的眼波流動，俏目盯了他一眼，道：「看甚麼？藥在那裏？」

男的笑問道：「用你的還是用我自己的？」

女的咭地笑起來，說道：「還是用你自己的吧，我賣的那些藥都是麵粉跟芝蔴做的！」

男的叫了起來，道：「你這不是騙人嗎？」

女的咀兒一翹道：「混吃嘛！騙騙人有甚麼關係？又害不死人的！」

男的道：「你……你……」

女的道：「你甚麼？我只騙了你一錢五分銀子，你要是心疼我就還你好啦！」

男的忙道：「我不是這意思，其實……得你做個伴，你又對我這麼好，是……是多少金子也買不到的。」

女的似嗔似笑的瞟了他一眼，那神態動人極了。此刻藥已敷好，男的情不自禁地拉着少女的手，讓她依偎在身旁，用手撫着那頭秀髮，道：「妳家住在天津那裏，爲甚麼不肯告訴我？」

女的道：「你去天津幹甚麼，不是也不肯告訴我嗎？」

男的囁嚅着，說道：「我這是有苦衷的。」

女的一翹咀道：「我也是有苦衷！」

男的道：「那麼，我辦完我的事，怎麼找你？」

女的說道：「到了天津，我才告訴你吧。」

男的堅持着道：「不，我要你現在就說。」

女的突然掙開男的手腕，猝地拿起那盆洗腳水，向船尾的布幔潑去，立時聽見布幔後一聲驚叫。

女的站起來，向外罵道：「你們偷看甚麼，再這樣沒規矩，看姑奶奶我把你他媽的眼珠子給挖掉啦！」

男的搖搖頭，笑着道：「你又是這麼兇罵人啦！」

女的嗔道：「我對你不兇就是啦。」

男的道：「你的咀那麼兇，可是你的心一點也不兇，那天晚上在客店裏，你看到那幾個屍體，怕成那個樣子！」

女的猶有餘悸的，搖着手道：「不要再說啦，怪怕人的！」

男的笑着道：「往後你再這麼兇罵人，我就要說！」

女的慢慢坐下來，說道：「這些罵人的話，我是說慣啦，一時也改不來。」

男的柔聲道：「慢慢的改吧，你沒唸過書嗎？」

女的搖搖頭。這時忽然發覺船停了下來，男的向艙尾大聲叫道：「船家，爲甚麼停下來啦？」

女的也幫着高叫道：「僱船的時候不是說好了嗎？雙倍價錢，日夜兼程。」

只聞艙尾有一名船伕乾笑幾聲，道：「金少鏢頭，差點我也走了眼，給你瞞過啦！」

男的聞言，面色立時一變。

原來艙內這對男女，正是金振宇和林思齡。因爲他們活像一對鄉村的青年夫婦，故此平平安安的由艮鄉到了涿縣，再由涿縣僱船直赴天津。但奪鏢的人已在大清河所有的客渡佈了幾眼，且在大清河沿岸，約十里就有一個關卡。

此刻金振宇在艙內聽得幾下唿哨聲，他立即拔出佩劍準備應變。林思齡却滿臉茫然地望着金振宇，道：「這是幹甚麼？誰是金少鏢頭？」

金振宇不去答她的問話，却道：「等會有事你別怕，我會保護妳的。」

林思齡一怔道：「怎麼！他們要來打架嗎？」

金振宇不及答她的話，聞有人涉水上岸的聲音，急忙躍向艙尾，揮劍削落了那幅遮隔着艙內的布幔，原本有三名梢公的，現在一個也不見了。

金振宇躍上船尾，向岸上望去，見一名漢子正如飛般掠向樹林，後面那兩人想是眞正的船家，他們正在驚惶狼狽地逃向岸上。

金振宇急忙騰身飛掠上岸，落在那兩個船家的面前，將劍一攔，喝道：「要命的快回去駕船！」

那兩個船家嚇得發抖，顫聲道：「公子爺饒命，公子爺饒命！」

金振宇道：「回去駕船，我不會殺你的。」

兩個船家顫抖着，逼不得已的回轉身去。怎料行不到三四步，陡然發現有三名白衣人作三角形的站着，包圍他們在核心，這三個人不知是何時來的，竟沒一點聲息，就像幽靈一樣。

金振宇掃視三人一眼，發覺這三張臉孔都像白蠟一般，沒一絲血色，更沒一點表情，就像三具殭屍一樣，在這寒風怒吼的黑夜裏，更添恐怖。饒是金振宇藝高胆大，也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顫。

那兩個船夫駭得尖聲一叫，拔腿便跑。當他們經過一個白衣人的身邊的時候，但見寒光一閃，兩個船家的頭顱竟然一齊滾在地上。

一刀竟能砍下兩顆頭，而且那個白衣人像動也沒動過。金振宇見他亮了這一刀，知道碰上硬點子了。他驀然心念一動，昔日在鏢局的時候，曾聽鏢師們說過三個心狠手辣的邪門高手，莫非他們就是「豫中三鬼」！

金振宇沉聲喝道：「你們就是『豫中三鬼』嗎？」

那個攔在前面，用鬼頭刀一刀殺了兩個船伕，名叫「奪命鬼」辛瑋，他陰沉沉的說道：「既然知道我們，就乖乖的把那東西交出來吧。」

金振宇冷笑一聲道：「我可不會怕鬼的！」

左側那個名叫「勾魂鬼」趙源的一抖手中鐵索，尖聲喝道：「不交出來，等會你也變鬼！」

金振宇冷哼道：「人死了變鬼，鬼死了不知變甚麼呢？」

右邊那個使一枝烏鐵製造的喪門棒的，名喚「攝魄鬼」仇深，陰沉沉的道：「我們『豫中三鬼』殺人，從未講上三句話的，小子，今天算你是破例了。」他話還未說完，喪門棒已由右側刺到。金振宇連忙偏身側移，讓過喪門棒的一刺，豈料在同一時間，左邊「勾魂鬼」的鐵索向他雙腳纏來，前面的「奪命鬼」的鬼頭刀也從頭上砍到。

金振宇想不到他們配合得如此巧妙，一下子上、中、下三路同時遇襲，而且他的左腳又跳躍不便。幸好應變奇速，他避過了右邊的喪門棒，舉劍架住了鬼頭刀，同時單腳向上一躍，左腳虛踢「勾魂鬼」，連消帶打，避過了三路進襲。

「豫中三鬼」的三般兵器立時又驟雨般向金振宇搶攻，金振宇展開凌厲的劍招，凝神應敵。

就在「豫中三鬼」出招圍攻金振宇的時候，那個假扮船伕的漢子又領了十幾名勁衣大漢由樹林奔出。

假船伕看看場中的拚殺之後，目光再移向渡船，見林思齡正站在船頭，遙望着岸上的拚鬥，假船伕狠狠的道：「那臭丫頭剛才用洗腳水潑我，我們去整治整治她。」幾名漢子附和着道：「好，我們去拿她樂一樂，替你報這一潑之仇！」

那假船夫和數名勁裝大漢立時向渡船湧過去。

金振宇聽他們說話時，心裏已是大爲焦急，現在見他們湧向渡船，心神更是大亂。怎能讓心愛的人被這些人侮辱呢？他拚命欲擊退「豫中三鬼」去救護林思齡，但關心則亂，他這一分神，不但沒擊退「豫中三鬼」，反爲連遇險招。

假船伕和數名勁裝大漢已躍到渡船上，林思齡大叫大罵着「臭王八，兔崽子！」邊罵邊走避，那些漢子則在獰笑着追逐林思齡。

金振宇又急又怒，陡發虎威，一招「旋風掃落葉」盪開了三鬼攻來的兵器，迅捷劍交左手，擋住剛剛刺來的喪門棒，右手「奔雷手」驀地擊向「攝魄鬼」，這奔雷閃電的一擊，「攝魄鬼」如何抵擋得住，立時口中鮮血狂濆，慘叫倒地。

在金振宇擊倒「攝魄鬼」的同時，他左手的長劍也被「勾魂鬼」的鐵索纏住了，而「奪命鬼」的鬼頭刀也向頭上劈到。

金振宇單腳向橫邊一躍，避過了「奪命鬼」的鬼頭刀，但長劍仍被鐵索所纏，且「奪命鬼」見兄弟斃命，便情急拚命，鬼頭刀如狂風驟雨般向金振宇身上進擊。

金振宇一方面應付着二鬼的狠招，一方面關心着林思齡，此刻他瞥見那渡船竟然慢慢的蕩了開去！

那渡船根本就沒有纜繫在岸上，此刻數名大漢在船上追逐，船身劇烈地動盪着，急驟地流出河心去了！

金振宇心急如焚，神思一亂，差點着了「奪命鬼」的一刀，幸是他閃避得快，胸前的衣服也給劃破了，金振宇內心一凜，急忙凝聚精神，欲速戰速決，除去二鬼才能援救林思齡。

旁邊那十餘名勁裝大漢，見「攝魄鬼」斃命，即漸漸逼了過來，個個劍拔弩張的，等候機會下手圍攻金振宇。

金振宇覷着「奪命鬼」攻勢稍緩，陡然一提眞氣，暴喝一聲，右手振腕抓住了「勾魂鬼」的鐵索，全力向上一揮，把個「勾魂鬼」揮向空中，「奪命鬼」駭然一楞，在這一刹那間，金振宇已抽劍在手，一招「隨風而逝」，貫穿了「奪命鬼」的胸膛，再迅捷地把劍抽出。「奪命鬼」剛慘叫倒地，「勾魂鬼」恰巧在半空墜下，金振宇猝地擎劍上刺，「勾魂鬼」的身軀墜在劍尖上，硬生生的把他串了起來，由前胸至背後，直沒至劍把手。

血如雨般洒下，金振宇已是滿頭滿身鮮血，狀甚可怖，他隨即振臂一揮，把「勾魂鬼」的屍體揮出數丈開外，在那些勁裝大漢之前落下。

那十餘名大漢目睹這情景，早已嚇得魂不附體，移動着發抖的雙腿，往樹林便跑。

金振宇關心着林思齡的安危，那有工夫去追趕他們！

金振宇急忙走到岸邊，極目望去，夜色蒼茫，却那裏有渡船的踪影！

他急煞了，站在岸邊瘋狂地大叫：「思齡！」

他的叫聲劃破了黑夜的長空，却是一點聲息的回應也沒有。他頹然地在岸邊的岩石上坐下來，由嘶叫變爲夢囈般喃喃地叫着。

「思齡！」

「思齡！」

河水漲了，直浸至金振宇的膝蓋，他才倏然驚覺，東方已發白了。

金振宇緩緩站起來，他回頭狠狠地盯

着「豫中三鬼」的屍體，昨晚不是這三鬼，他那會失去思齡，想着她那巧笑倩兮的影子，心裏又悲痛起來，現在伊人不知是死是活？

金振宇尋思着：待我先把這趟鏢交妥了，再設法去找尋她，就算她已經死在河裏，我也要找到她的屍體，他主意打定後，急在河邊洗淨了身上的血污，再沿着大清河岸向天津進發。

走天涯　武技傳海外

金元霸强闖了三關之後，終於到達了天津。這時才交晌午，買賣人等熙來攘往，十分熱鬧。金元霸一眼便看出，人羣中雜着不少江湖人物，他們都裝作一副閒情逸緻的樣子，毫不注意金元霸，但卻瞞不過金元霸那對明察秋毫的老江湖眼睛，並且他還知道有幾個人在暗中盯着哩！

金元霸不敢向人查問康有福的住址所在，因爲他知道，一經查問，這就洩露了受鏢人，那麼，他未到達，康有福就首先遭殃了，惟有等夜後再作打算。

這時袁世凱爲天津提督，正在訓練新軍，實力很是龐大。金元霸知道，江湖上的人不敢在此地公然動手的。

他走進一家小吃店，剛坐下叫了東西，忽然背後有人壓低着嗓子，低聲叫着：「總鏢頭。」

金元霸心內一震，他不敢即時回頭去看，低着頭佯作若無其事地玩弄着筷子。

一個人在他旁邊的位子上坐下來，金元霸這時才有意無意的抬頭看看他。這一看他當堂怔住了，原來這人就是他局裏的副鏢師胡建雄！他是唯一生還的人。

金元霸瞧瞧四邊沒有可疑的人物，才低聲問道：「建雄，你怎麼會在這裏？」

胡建雄低聲道：「總鏢頭忘了我的祖居在天津嗎？」

金元霸道：「那天晚上……」

胡建雄尚未開言，已是淚盈於睫，哽咽着道：「那天晚上太可怕了，只有我一個人受傷，僥倖爬了出來。我背上吃了一刀，手臂吃了一刀……」

金元霸見他形容萎頓，面無血色，顯是流血過多所致，他心情一陣難過，道：「想不到我接下這趟鏢，竟連累局裏上下幾十條人命，你得大難不死，算是天大的幸運了！」

胡建雄擦一擦那濕潤的眼睛，道：「總鏢頭知道這裏佈滿了江湖人物嗎？」

金元霸點點頭道：「你家在那裏？」

胡建雄道：「離這裏不遠，約一里多路。」

金元霸道：「家裏有甚麼人嗎？」

胡建雄道：「就只我一個，我到了局裏做事，就荒廢下來現在還沒收拾呢。」

金元霸道：「這麼最好了，我先到你家裏歇下來，再談其他的吧。」

胡建雄忙不迭的道：「好好，我們這就走吧！」

金元霸吃罷付了賬即隨胡建雄而去。

庭院深寂，四壁生滿了青苔，庭前有一棵蒼勁的老樹，階上積滿黃葉。

屋內的門窗也破爛不堪了，一進去就嗅到陣陣發霉的味道。

胡建雄忙取過一張破舊的竹床，讓金元霸坐下，道：「總鏢頭，這個地方委屈你啦！」

金元霸道：「還說這些話幹嗎！建雄，待我事完了之後，給你一筆銀子，好好的重建這個家園吧。」

胡建雄喜道：「先謝謝總鏢頭，我去煮一壺茶來。」說罷就由走廊跑了進去。

金元霸環視一下這間巨宅，的確太破爛了，怎麼能住人，心想：胡建雄去鏢局做事不過三年多，他這祖居怎會荒廢成這樣子呢？難道他在鏢局做事以前已經不住在這裏了。當他的目光觸及屋頂的時候，突然覺得有點異樣，他立刻站起來，想察看清楚，就在這刹那間，驀地「隆」的一聲，一個巨網向他迎頭罩下。

金元霸不及躲避，全身給巨網罩住了，他急忙拔劍欲將網削開，但一動手即覺手背刺痛，且流出一絲鮮血。

原來巨網繫滿了有倒刺的小鋼鈎，人在網裏，不動猶可，一動立即被小鋼鈎鈎住了！

金元霸想不到這樣栽倒，胡建雄爲甚麼要加害自己呢？他對屬下一向很好，現在竟然栽在自己屬下的手上！他越想越氣，暴聲大喝：「胡建雄，你這奴才給我滾出來！」

忽然從裏面傳來幾聲乾笑，金元霸聽到這幾下笑聲，心頭一震，暗道：「原來又是他！」

脚步聲響起，幾個人由走廊行出。金元霸望過去，果然是那個鷹嘴鼻的老者，隨後的還有「無敵鐵枴」李天雄、「鐵卷寒士」潘瑞生，和那個曾扮作商人的矮胖子「吸血蛆」賈仁，及那個叫「莽大虫」陶達的粗獷漢子，跟着他們出來的還有十幾名黑衣勁裝的大漢。

李天雄和潘瑞生，金元霸是認識的，當下冷笑道：「原來『無敵鐵枴』和『鐵卷寒士』這樣的成名人物也來淌這趟混水了，不怕武林恥笑嗎？」

「無敵鐵枴」李天雄哈哈地笑道：「比我們更成名的還有哩！」他一指鷹嘴鼻老者道：「這位是『天山怪鷹』白雲保，難道金總鏢頭不認識嗎？」

金元霸這才恍然，暗道：原來他就是「天山怪鷹」白雲保，難怪武技和輕功如此了得。他凝視着白雲保道：「聞說『天山怪鷹』不涉足江湖已廿多年了，這次破例，就是爲了對付在下嗎？」

「天山怪鷹」白雲保乾笑着道：「這事如果不是落在金總鏢頭身上，相信也不用老朽出手啦。」

金元霸冷嘲道：「你出手要是成功，也不用使這種卑鄙的詭計啦！」

「天山怪鷹」白雲保面容一變，道：「他們不論出甚麼手段，也必要將你這趟鏢奪到手。」

金元霸冷哼一聲道：「你們用詭計抓到我也是白費，眞貨不在我身上！」

「無敵鐵枴」李天雄道：「可是你的副手郝鴻濤也給我抓來啦！」

金元霸聞言陡然變色，問道：「郝鴻濤！他……他在那裏？」

「鐵卷寒士」笑容可掬的道：「金總鏢頭何必這樣着急，等一會你自會見到他



的。」

金元霸的心此刻已沉了下來，自己和郝鴻濤都被擒了，眞貨不知在誰的身上。這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振宇的身上，因爲聽他們的口氣，振宇仍然安全。

「天山怪鷹」白雲保又說道：「你身上是不是眞貨，我們搜出來看看便知了！」回頭向「無敵鐵枴」李天雄道：「金總鏢頭的武功太高了，想搜他的身，可眞不容易啊！」

「吸血蛆」賈仁道：「白老，我們早已預備好了，先讓金總鏢頭先睡一忽兒，我們才好下手呀！」回頭向那些黑衣勁裝漢子叫道：「把迷香燒起來！」

黑衣漢子答應一聲，立刻在金元霸的周圍放置迷香，待燃着後，他們全退出去了。

不一會，金元霸的周圍瀰漫起陣陣烟霧。他內功雖然精湛，但人總要呼吸的，鼻子一吸入迷烟，腦子便昏迷欲睡，就這樣的迷迷糊糊失去知覺了！

金元霸漸漸醒來的時候，第一個觸入眼簾的，是燭光掩映，再發現自己的手脚都給鐵鏈銬着。旁邊傳來一個聲音：「金大哥！」金元霸驀地轉頭望去，正是郝鴻濤，他也被鎖在旁邊的柱子上。

金元霸見他滿面傷痕，顫聲道：「老郝，你……」

郝鴻濤凄然道：「金大哥，我有辱使命！」

金元霸頹然道：「我也不是中了他們的詭計，失手被擒！」

郝鴻濤說道：「幸好那眞貨不在我身上！」

金元霸呼了一口氣，內心一寬道：「這可僥倖極了！希望宇兒沒有意外。」

郝鴻濤道：「振宇年少英傑，相信他會完成重任的。」

金元霸看着他的傷痕道：「你給他們拷打了？」

郝鴻濤點頭道：「他們要逼問我眞貨在誰的身上。」

金元霸嘆了口氣道：「是我累你受苦了！」

郝鴻濤正容道：「金大哥你這麼說，是不當我是自己人啦！」

金元霸一頓，道：「老郝，你知道誰騙我來這裏，佈下圈套暗算我的嗎？」

郝鴻濤愕然道：「誰？」

金元霸憤然道：「就是胡建雄！」

郝鴻濤一楞後，繼而暴怒道：「他！竟然是他！這畜生，王八羔子，怪不得局裏少了他一具屍體，怎麼好人都死了，却讓這壞蛋活着，天眞沒眼睛……」

金元霸截着道：「老郝，靜一靜吧，現在罵他也無濟於事呀。」

郝鴻濤怒憤難平，仍在喃喃的咒罵着，裏面傳來一陣脚步聲，他才住了口。

由「天山怪鷹」白雲保帶頭的，白天見過的那一夥人又出現來了，白雲保手中拿着兩隻分別從金元霸和郝鴻濤身上搜出的楠木盒子。

「天山怪鷹」白雲保走到金元霸面前，道：「金總鏢頭醒過來了，請恕暫時委屈你啦！」

金元霸冷哼一聲，轉過頭去，來個不理不睬。

「天山怪鷹」白雲保將手裏兩個楠木盒子拿到金元霸面前，道：「這兩個盒子裏面裝着的都是廿兩銀子，這當然不是眞貨啦？」

金元霸沒有回答他的話，白雲保面色凝重的道：「金總鏢頭，你得放明白點，你們已經落在我的手上，那趟鏢我們也一定要得到的。現在看來，眞貨是在你兒子的身上啦？」

金元霸怒目瞪着他，却不答腔。郝鴻濤忍不住怒喝道：「白雲保，你不用多費你的狗唇舌啦，我們甚麼都不會告訴你的，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莽大虫」陶達一拳揮起，打在郝鴻濤臉頰上，登時口噴鮮血。陶達隨着罵道：「誰要你這厮插咀廢話！」

金元霸見郝鴻濤被打，憤怒極了，喝道：「你們這些沒種的敗類，我金元霸有生一日也不會放過你們！」

「無敵鐵枴」李天雄冷笑道：「那要看看我們是否會放過你啊！」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揮手，制止了他們說話，隨着沉聲向金元霸道：「這趟鏢對你可以說是全無關係，而且托你押鏢的人已經死了，犯不着再賠上你們兩條人命呀！」

金元霸暴喝道：「白雲保，你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知道甚麼叫武林規矩？甚麼叫江湖道義嗎？」

「天山怪鷹」白雲保臉上一紅，囁嚅着道：「這……江湖道義是要顧及的，不過……這是一件特別事兒，我說……可以例外一點嘛！」

金元霸怒道：「廢話！你們行險使詐，糾衆刦鏢，這事傳了出去，看你『天山怪鷹』和『無敵鐵枴』這些所謂英雄豪傑，以後怎麼在江湖立足！」

白雲保面色一沉，道：「以後的事我們也顧不得這麼多了，現在我想跟你來一個交易，你把受鏢人的姓名地址告訴我，只要我得到那趟鏢，我們就把你們兩位放了，而且保費還是歸你所有。」

忽聞一人大叫道：「不……」隨着這人排衆而前，正是那個副鏢師胡建雄。原來他一直躲在後頭，郝鴻濤一見他即目眥皆裂，憤火中燒，恨不得一刀宰了他！胡建雄走至白雲保面前，惶急的道：「白老前輩，我們說好的，你說抓住了金鏢頭，那筆保費就歸我所有的呀！」

金元霸和郝鴻濤一聞此語，更是氣炸了心肺，郝鴻濤正要開口問他，却見白雲保怒瞪着他道：「鏢還沒有奪到手，你少廢話！」左手輕輕一拂，胡建雄即跌了開去。

「天山怪鷹」回頭再對金元霸說道：「金總鏢頭，你願意跟我們作這一個交易嗎？」

金元霸冷哼道：「我金元霸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道義比性命還重要，不像你們這些陰險敗類……」

「無敵鐵枴」李天雄截口喝道：「白老，別跟他嚕囌了，他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還是用另一個方法問他吧！」

白雲保點點頭，面上展出一抹狠毒的笑容。隨着他全身骨節發出嚦嚦響聲，陡然間，右臂暴脹，五指有如鋼鈎，驀地向金元霸「肩井穴」抓去！

金元霸被鐵鍊鎖着，閃避不得，他的「肩井穴」立時給白雲保抓住了。那如鈎的五指，緊緊的扣住他的穴道。金元霸雖然內功深湛，現在穴道被制，空有深厚的修爲，也是無濟於事。雖然「天山怪鷹」白雲保的功力在金元霸之下，但現在他將全身功力運於五指，比起甚麼酷刑還要厲害百倍，若是常人給他一抓，早就暈死過去了！

金元霸全身血脈翻騰，內腑五臟像要迸裂了。但他咬牙强忍着，連哼也沒哼一聲。但見他額上透出如白豆大的汗珠，面色也由紅而青，由青而白！

郝鴻濤在旁邊看得既駭且怒，他將口裏的鮮血用力吐向白雲保的臉上。

白雲保給他噴得滿臉鮮血，但手上並沒有稍鬆。「吸血蛆」賈仁急忙上前替他揩去臉上的血污，「莽大虫」陶達則撲到郝鴻濤面前，他狂揮雙拳，向郝鴻濤頭上、身上痛擊着。

「天山怪鷹」白雲保五指勁力源源不絕，金元霸全身發熨，甚於被火焚燒似的，汗下如雨，衣衫濕透，眼前漸漸發黑，一片模糊……他迷濛間，恍惚自己在火場裏奔逃，但說甚麼也逃不出，却給斷樑殘瓦打在身上，打得很傷，很痛，他無法支持倒下去了……。

此刻郝鴻濤也給「莽大虫」陶達雨點般的亂拳打得昏迷過去了。

「天山怪鷹」白雲保見金元霸昏倒了，才卸去五指勁力。他吁了口氣，向李天雄等人道：「這斷可眞頑强，這法兒看來不管用哩！」

「鐵卷寒士」潘瑞生道：「用冷水弄醒他，再來整治他吧！」

「吸血蛆」賈仁道：「對，他的性子不會硬得過白老的鐵指呀！」

叫了人去取冷水之後，「天山怪鷹」白雲保招手命胡建雄來到面前，道：「我們已有很多綫眼派到外頭，暗伺着金振宇的踪跡，他一脚踏入天津，我們一定知道的。你也出去注意注意，務需把他騙來，因爲貨在他身上，這是很重要的。」

胡建雄唯唯應命。

「無敵鐵枴」李天雄道：「你想要那筆保費，就一定要完成這件事，要是弄糟了，嘿嘿！不但你保費拿不到，連你自己也保不了！」

胡建雄面上變色，顫聲道：「我曉得！我曉得！」

這一日金振宇到達了天津，立刻就有很多人釘梢着他，金振宇也察覺得到，他故意在人叢中轉來轉去，欲將釘梢的人甩開。

他心裏尋思看：不知父親和郝鴻濤到了沒有？他們路上有沒有遇事呢？……自己先去交鏢吧，但龍都里、康家莊又在那兒呢？看現在這樣的形勢，決不能向人打探這個地址的。現在怎麼辦呢？還是先避開這些人，先找一個落脚點吧。

金振宇轉念已定，立即加快脚步。他雖然脚傷未癒，但憑他的輕功內勁，總比那些釘梢的人勝上百倍。不久他又離開了鬧市，來到一個荒僻的郊野，這裏只有幾個草棚，是農家用來放置雜物用的。

金振宇悄悄的走進一個草棚裏，取出乾糧先吃一點，然後躺下歇息。

他躺下不久，忽見陽光映照下一個人影移動着過來，金振宇倏的站起，當他看清楚這個人的時候，不禁脫口驚叫：「胡建雄，是你嗎？」

胡建雄立刻走上前，也驚喜交集地叫道：「少鏢頭，果然是你！」

金振宇喜道：「在這裏遇見你眞好，你怎麼到天津來了？」

胡建雄嘆了口氣道：「說來可話長了，慢慢再說吧，總鏢頭等着見你哩！」

金振宇大喜道：「我爹來了！」

胡建雄道：「昨天便到啦，他叫我在外面等着，一見你面就叫你去見他。」

金振宇急問道：「他人在那裏？郝副總鏢頭到了沒有？」

胡建雄道：「也到啦，可是外面風緊得很不敢去交貨，等你來了再想辦法。」

金振宇急道：「好，我們走。」

金振宇隨着胡建雄邊走邊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會找得到的？」

胡建雄道：「我在市上已經看見你了，不過我不敢叫你吧，怎麼一晃眼又失去你的踪跡啦，不知我多着急，幸好找了一會，給我找到了。」

金振宇笑道：「幸好是給你找到，要是給那些釘梢的人找到，那又有一番麻煩了。」

他們說說談談的走着，胡建雄盡找些僻靜的路走，金振宇再沒發現那些釘梢的漢子，於是把心放下了，只希望快點與父親相會，把貨交妥，便大功告成了。

約走了半個時辰，便到了那所破舊的大宅院。胡建雄把金振宇領了進去，來到了那發着霉味的大廳時，胡建雄對金振宇道：「少鏢頭，你在這裏等等，我通知總鏢頭。」

金振宇道：「還用得着通報嗎？我們一起進去吧。」

胡建雄急道：「不不，他……他在一個密室裏，他老人家吩咐，要是我回來，要先通消息，他知道是我就會出來的。」

金振宇一笑道：「你們倒也小心，那麼，快點吧。」

胡建雄忙不迭的道：「我這就去。」他說完後立刻飛快的走進去了！

金振宇見這大廳空洞洞的，只有一張破竹椅放在廳的中央，他就在竹椅上坐下來，驀地「嗖」的一聲響亮，屋頂落下一張巨網，向金振宇迎頭罩下，他驚覺的時候已躲閃不及了。

不用細說，金振宇的遭遇也和他父親金元霸一樣，中了暗算，被擒住了！

× × ×

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三人齊齊被鎖在廳裏。但當「天山怪鷹」白雲保將在金振宇身上搜出那個楠木盒子揭開那一刹那，在場的人，包括金元霸等三人，都一齊驚異得楞住了。那盒子裏裝着的，是用紙包裹着的一包碎石！

「天山怪鷹」面色大變，手在發抖，瘋狂的叫道：「這也是假的，眞的在那裏，眞的在那裏？」

金元霸目注金振宇，以爲他用假的代替了，可是見他一臉迷惘和驚駭之色，他的心便往下沉。這分明金振宇在途中被人掉包了，因爲他裝兩盒假貨都是用廿兩銀子，那眞貨當然是在金振宇的身上了，怎會變了石頭呢？那託保的方濟，絕不會用十萬兩黃金保一盒石頭吧，而且這些截刦的人，一定知道是甚麼貨，他們怎會不擇手段，千辛萬苦的去刦一盒石頭呢？

「天山怪鷹」白雲保還狂嚷着：「眞貨在那裏？眞貨在那裏？」

金元霸心想：看情形那眞貨不是落在這夥人的手上了，沉聲道：「白雲保，眞貨給人掉包啦，我們也不知在那裏，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們不擇手段要奪取的，究竟是甚麼貨式？」

白雲保暴怒道：「嘿！你倒轉頭來問我啦！一定是你們使詐，已經將眞貨送去了是不是？說，快說！」

金元霸嘆了口氣，道：「你不信，我也沒辦法。」回頭向金振宇道：「宇兒，這是怎麼搞的，你在路上遇到甚麼人？有中過悶香或濛汗藥之類的事嗎？」

金振宇低頭想了一會，忽然想起在長辛店投棧，吃完東西之後，朦朧中見林思齡走進房來，後來就甚麼也不知道了，他脫口道：「不會是她吧！」

金元霸急問道：「誰？她是誰？」

金振宇正欲開口，但忽然又停住了，尋思道：就算眞是林思齡取了去，自己也不能說出來。因爲當衆說了出來，就無異叫這夥人又立刻去追殺林思齡，此刻他正牽腸掛肚的思念着林思齡，又怎能讓人去逼害她呢？

「天山怪鷹」白雲保見他呆呆的沉思不語，惶急地追問他道：「誰拿去了？快說。」

「無敵鐵拐」等人也逼着追問：「說！快說呀！」

金振宇向他們怒目橫掃一下，回頭向金振宇道：「爹，這件事我慢慢再告訴你吧。」

還未等金元霸答話，「天山怪鷹」白雲保已怒喝道：「我要你現在就說。」

金振宇憤怒道：「我偏不說，你把我怎樣？」

「無敵鐵拐」李天雄跳到金元霸面前，手中鐵拐一橫道：「金元霸，快叫你的兒子說出來。」

金元霸瞪了他一眼，不去理會他，隨即嘆了口氣，道：「你給誰掉了包，現在也無關重要了，要是眞貨仍在，此刻還不是落在他們的手上。」

「莽大虫」陡地亮出腰刀，走到金振宇面前，用刀鋒架住他的臂膀，喝道：「你不說我先砍了你一條臂膀。」

「鐵卷寒士」道：「這辦法挺好，我數十下，他不說就廢掉他的左臂，然後再數十下，他再不說就廢他的右臂。」

「吸血蛆」賈仁讚道：「好極了，數了四次他都不說，便變成一個冬瓜啦。」

「鐵卷寒士」在數着「一……三……四……五……」

郝鴻濤心內劇跳。

金元霸面上變色。心胆俱裂。

金振宇却毫無畏懼之色，顯出一副毅然的神態！

「鐵卷寒士」潘瑞生繼續數着：「六……七……八……」

金元霸惶急地道：「宇兒，橫豎貨已丟了，就告訴他們吧。」

金振宇心裏爲難，他知道說了出來，林思齡準會遭殃的，他拚着犧牲自己，也不願林思齡遇害。

「鐵卷寒士」潘瑞生已數到八……九了！

「莽大虫」陶達一舉鋼刀，喝道：「不說就砍了。」

此刻突然傳來一聲清脆的女子聲音：「是我。」

在場衆人聞聲都一楞，大家轉頭望去，人隨聲到。一個勁裝少女在瓦面上飛身掠下，正是林思齡！

金振宇看見她這身法，頓然間想起，那晚在北京城，天橋外投葉示警的女子，就是這個身法，莫非就是她？

金振宇在轉念間，林思齡已走了進來。她腰懸佩劍，手上捧着一個楠木盒子。白雲保、李天雄、潘瑞生等一夥人紛紛向林思齡採取包圍，但未清楚林思齡的來勢之前，大家也不敢下手搶奪那個楠木盒子。

林思齡氣勢昂然，俏目橫掃一下，道：「是同路人，誰拿到了也是一樣。」

「天山怪鷹」白雲保道：「姑娘你是何人？」

林思齡嗔道：「我一定要告訴你我是甚麼人嗎？」

白雲保碰了一鼻子灰，但看她的神氣，想必來頭不小，所以按捺着怒氣道：「不過……不過我想知道姑娘拿的是不是眞

貨？」

林思齡道：「當然是眞的啦，在他身上掉包的，難道還有假的？」

金振宇一聞此語，眞的愛之深，恨之切，一時氣往上冲道：「思齡，你……」

林思齡嫣然一笑道：「金少鏢頭，不要生氣呀，小心氣壞了，可不是好玩的。」隨又回頭向白雲保道：「我們先來談談條件。」

白雲保一怔道：「甚麼條件？」

林思齡道：「貨我不獨佔，算是大家拿到的，可是，你們搜到的那些保貨銀票，全歸我的。」

白雲保、李天雄等人面面相覷，都不作聲，可是站在遠遠的胡建雄可急壞了。

林思齡見衆人沉默着，續道：「怎麼樣？你們也不想想，要不是爲了那些銀票，我不會自己將貨拿去嗎？還趕來這裏幹嗎？」

白雲保點點頭道：「說的也對，好，我們就這樣交易吧，不過，貨先要給我看看。」

林思齡一笑道：「你信不過我嗎？好吧，銀票拿來，交了銀票才看貨。」

胡建雄突然撲了上來，扯着白雲保的衣袖，哀聲道：「白老前輩，保費說明是給我的，這……」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揮手，胡建雄立時翻身跌出去，白雲保怒道：「你這叛主的奸奴，留你一條命算你幸運了，還想要這些黃金嗎？」

胡建雄在地上叫嚷着，也沒有人去理睬他。

林思齡接過五張二萬兩黃金的銀票，往懷中便揣。「天山怪鷹」等人緊張地接過楠木盒子揭開察看。

金振宇氣極了，恨恨的叫道：「思齡，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我……我看錯你了。」

林思齡趁着白雲保等人圍看盒子的時候，她笑嘻嘻的走至金振宇面前，嬌聲道：「金少鏢頭，我叫你不要氣嘛。」

金振宇氣得俊臉通紅，正要開言痛罵，突聞那邊白雲保等人齊聲叫道：「眞的，是眞的。」聲音充滿了狂喜之情。

就在這一刹間，林思齡玉腕陡展，腰間寶劍出鞘，但見銀虹乍現，迅速地「錚、錚、錚」數响過後，金元霸，金振宇，郝鴻濤等人腕上的鐵鍊齊斷了，這樣斷金切石的神兵利器，林思齡這一手勁力，都是驚世駭俗的。

這下突變，金元霸等固然感到意外，而「天山怪鷹」等人更加駭異了，他們一楞之後，立刻紛紛亮出兵器，向林思齡撲過去。

「天山怪鷹」暴喝道：「你這是幹甚麼？」

林思齡仍然笑容可掬的道：「貨到了手，還不放人嗎？」

「鐵卷寒士」潘瑞生道：「我看這丫頭是有意來救人的，不要放過他們。」

金元霸一提眞氣，喝道：「我也不會放過你們，快把盒子還給我。」他話未說完，已全身撲向白雲保。

「天山怪鷹」白雲保一躍退後尋丈，立即揮出那兩個藍澄澄的鋼球，金元霸手一伸，即奪過一名勁裝漢子的鋼刀，與「天山怪鷹」拚鬥起來。

另一邊，林思齡亦與「鐵卷寒士」「吸血蛆」「莽大虫」等交上了手，金振宇却憑着空手敵住了「無敵鐵拐」李天雄。

郝鴻濤却騰身向外飛撲，原來他看見胡建雄想拔腿向外逃，所以飛掠追了上去，他閃電般一把抓住了胡建雄的後領。胡建雄雙腳軟下去，正想哀叫求饒，郝鴻濤已一掌硬生生的插入他的前胸，將他的心臟挖了出來。可惜這叛徒連慘嚎也來不及，就送了性命。

金元霸一心要奪回那楠木盒子，奮不顧身的拚命纏鬥着「天山怪鷹」白雲保，而白雲保一手拿着盒子，只得一手對敵，施展得甚爲不便，但金元霸奪來的兵器也不稱手，而且被動刑時傷了元氣，故此也拉平了。

金振宇跟武林一流高手「無敵鐵拐」對敵，手上又沒有兵器，便展開了金家威震武林的「奔雷手」，與「無敵鐵拐」惡鬥，李天雄也早聞「奔雷手」的厲害，現在較量起來，果然名不虛傳，他不敢跟「奔雷手」硬拚，金振宇也不敢跟他的鐵拐硬拚，兩人在閃躍遊鬥着。

郝鴻濤如虎入羊羣的，東騰西撲追殺那些黑衣勁裝大漢，不一會已給他殺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逃的逃了。

林思齡憑着輕功妙絕，身輕如燕，騰挪閃躍地鬥着「鐵卷寒士」「吸血蛆」「莽大虫」等三人，却毫不落下風。她覷着「莽大虫」一刀砍來，疾用劍鋒向他的刀迎去，寶劍的劍鋒與鋼刀硬拚，「莽大虫」的刀立時一分爲二。「莽大虫」一楞，連忙躍後，林思齡一招得手，就立意要將其他兩人的兵器也削斷了，她却不知道「鐵卷寒士」手中的鐵卷是一觸即有毒針暗器射出的。

郝鴻濤已加入了金元霸的戰團，二人夾攻「天山怪鷹」白雲保，以金元霸這樣的成名人物，若在平時，說甚麼也不肯二人聯手夾攻他人的，但現在一意要奪回那個楠木盒子，只好破例了。

「天山怪鷹」獨鬥金元霸已覺吃力，此刻再加上一個郝鴻濤，他更處下風了，二三十招過後，便連遇險招。

林思齡欲先削斷「吸血蛆」的兵器，但「吸血蛆」見「莽大虫」有例在先，他學乖了，招招避免與林思齡的寶劍接觸。林思齡只得首先對付「鐵卷寒士」，覷他的鐵卷攻來，立刻用劍去硬接，「鐵卷寒士」故意不將鐵卷縮回，陡然，林思齡的劍寶與鐵卷碰上了，立時發出嘶嘶聲响，隨着一叢細如牛毛的毒針由鐵卷射出，林思齡倏然一驚，她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間，腳尖一點地面，翻身向上掠出，毒針在她的腳底掠過，此刻「莽大虫」從後偷襲林思齡，想不到林思齡一飄升空，鐵卷射出的毒針全數射在「莽大虫」的身上。

「莽大虫」陶達一聲慘號，隨即在地上亂滾，雙手向身上狂抓，抓得衣服破爛，抓得血流滿身，面上皮膚變藍，形狀甚爲可怕，抽搐了幾下之後就不動了。

林思齡目睹「莽大虫」的慘死，也不禁心裏一寒，如這些毒針射中了自己，這樣的慘死就是她，而不是「莽大虫」了。

她對「鐵卷寒士」這種歹毒兵器起了痛深惡絕之感。決意要除去這個敗類，於是加倍小心的與「鐵卷寒士」厮殺，「吸血蛆」這時遲遲不前，已有溜走之意了。

金振宇見林思齡以一敵三，尚且佔盡上風，對手更死了一人，他立時一振精神，豪氣陡增，連環擊出「奔雷手」，那轟雷閃電的威勢，逼得「無敵鐵拐」李天雄連連後退。

金振宇覷空着「無敵鐵拐」一招擊來，招數剛用老的瞬間，他「奔雷手」疾出，驀地扣住了鐵拐，李天雄見兵器被抓，急忙運勁回奪，金振宇大喝一聲，「奔雷手」的剛猛無倫的勁力，隨着金振宇那聲巨喝之後，那條鐵拐彎曲了。

「無敵鐵拐」李天雄心頭猛震，他順勢將鐵拐一推，單腳點地，竟然背後向前，斜斜的飛掠而上，他再在牆頭上一點，已去得無影無踪了，金振宇看見他這份輕功內勁，也不禁爲之咋舌。

金振宇欲追也不及，他一回身見「吸血蛆」拿着刀左閃右避，不敢與林思齡接觸。他疾發「奔雷手」向他拍去，「吸血蛆」那裏閃避得及，立時一聲慘呼，鮮血狂噴，隨即倒地死去。

林思齡一面與「鐵卷寒士」遊鬥，一面笑道：「誰要你來帮我啦，快點去奪回那個盒子吧！」

正是一言驚醒夢中人，金振宇急忙轉身撲出，喝道：「『天山怪鷹』快放下那個盒子，就給你一條生路！」

他人隨聲到，變成鼎足之勢圍攻「天山怪鷹」，「天山怪鷹」驟然將鋼球作圓圈形的揮動，將自己護在核心。金元霸等知他的鋼球煨了劇毒，也着實不敢太過接近。

「天山怪鷹」的圓圈越揮越大，將三人越逼越開，他即乘勢一聲長嘯，雙腳一點地面，驀地整個人彈起了三四丈高，再在空中一提眞氣，當眞如怪鷹一般的飛去了。

金元霸、郝鴻濤元氣未復，金振宇又腳傷未癒，想追也無能爲力了。

金元霸頹然的說道：「還是給他搶了去！」

郝鴻濤道：「我們趕快找他去。」

他們正欲追出，忽聞一聲慘叫，三人回頭一望，原來林思齡一劍將「鐵卷寒士」一邊身子砍了下來，死狀甚慘，林思齡隨即還劍入鞘，走過來道：「你們不用去追了。」

金振宇氣道：「怎麼不用追，你將我的東西交了給人家，還說不用追，這是甚麼意思？」

林思齡咀兒一翹，嬌嗔道：「笨蛋，那也是假的。」

金元霸等三人都楞住了，衝口道：「假的？」

林思齡道：「是呀，眞的給我藏起來啦！」

金元霸等尚半信半疑之間，金元霸詫異地問道：「姑娘，你爲甚麼這樣帮助我們，這趟鏢的事跟你有關嗎？」

林思齡嘟着咀道：「有甚麼關係，我不過在長辛店認識了他，見他是天生笨蛋，才想到出手帮帮他而已。」

金振宇給她說得又好笑又好氣，金元霸當然知道她的解釋不合理由的，但想再問的時候，她已經跑開去了。

金元霸細問金振宇是怎樣結識她的，振宇於是將在長辛店邂逅，怎樣同路赴天津，怎樣在大清河失散，簡略的將經過告訴他的父親。

金元霸覺得林思齡的身世是一個謎，她當然不是甚麼江湖兒女的，而且斷定她一定跟這趟鏢是有關的，現在也無暇推想那麼多了，還是先請她將鏢交出，送到受鏢人處再說吧！

金振宇走到林思齡旁邊，低頭下氣的道：「思齡，我剛才衝撞了你，請你不要見怪，就請你將那盒眞貨交回給我吧！」

林思齡賭氣道：「甚麼貨？我不是交了給人家的嗎？你去追吧！」

金元霸和郝鴻濤相視作個回心微笑，他們都是過來人，知道這小姑娘在嘔孩子氣啦！

郝鴻濤笑着走過去，對林思齡道：「林姑娘，你千萬別生振宇的氣呀，你看剛才，他情願斷了一條臂膀，也不肯說出是你換了他的眞貨嘛！」

這話可逗得林思齡從心底笑出來，笑得那麼甜，繼而又一板面孔，瞟了金振宇一眼道：「要不是你還有這一點點心意，我眞不交回給你。」

金元霸、郝鴻濤給她的天眞爛漫逗引得笑了，金振宇當然笑得更開心啦！

× × ×

林思齡帶領着金元霸等三人，來到一間古廟，她竟然將那個楠木盒子藏在泥菩薩的肚子裏！

金元霸心想：這女孩子既聰明又大胆，試問進入廟堂的人誰敢搬動菩薩，她就算將這盒子藏一年半載也不會有人發覺。

林思齡將那盒子遞到金振宇面前道：「喏，物歸原主，不要罵我啦！」

金振宇接過盒子，笑道：「誰敢罵你啦？」

林思齡又一板面孔道：「你還說不敢罵我，看我……」她舉起了手，正要說着我揍你，忽然瞟了一眼金元霸，倏然停住了！

金元霸不禁失笑，金振宇尷尬極了。他將楠木盒交了給父親之後，就向林思齡問道：「你是怎麼樣用你的聰明才智，巧妙手法，把這盒子給掉包啦？」

林思齡咭的笑了起來，道：「你別胡捧我啦，不是我聰明，是你笨蛋，你給人在菜裏下了濛汗藥也不知道，東西一來，就露出那副饞相，狼吞虎嚥的吃呀，吃呀，吃完就『咚』的倒下來啦！」

林思齡雖然說得有趣，可是金元霸和郝鴻濤聽來，已倒抽了一口凉氣。心想：要不是她，這貨準丟了！

金振宇聽了她這一說，才恍然明白，爲甚麼吃了東西便昏昏欲睡，就在這時見林思齡進來。便問道：「就在我昏睡的時候，你把盒子掉包啦？」

林思齡瞪他一眼道：「還有哪，我不看着你，你也給人家一刀宰啦，做人肉饅頭囉！」

金振宇心內一凜，對林思齡更是感激了，突又想起深夜飛屍的事，問道：「那

客棧三個人也是你殺的嗎?」

林思齡笑道：「那倒不是我，是我那位舅舅幹的!」

金振宇驚詫道：「你舅舅就是你說他抽鴉片那位老人家?」

林思齡笑得身子也顫動起來，道：「甚麼抽鴉片，是騙你的，笨蛋!」

金振宇用手打一下自己的頭，道：「我眞是笨蛋!」

逗引得金元霸和郝鴻濤也笑起來了，林思齡笑得更開心。

金元霸巳深信林思齡跟這趟鏢有很大的關係，於是向她問道：「林姑娘你知道龍都里、康家莊在那裏嗎?」

林思齡果然答道：「當然知道啦。」

金元霸喜道：「那就好啦，我們在這裏等到天黑，就將這趟鏢帶去吧!」

林思齡道：「爲甚麼一定要到天黑才去?」

金振宇搶着說道：「這回是你笨蛋啦，白天去不怕人釘梢，不怕敵人再來截刼嗎?」

林思齡面容一正道：「你放心好囉，我那盒假貨，做得跟眞貨一模一樣，他們以爲巳經得手啦，不是跑得遠遠了嗎?誰還來釘梢你呀?而且你們剛才拚命要搶回那個盒子，不是做得很是逼眞嗎?」

金元霸跟郝鴻濤心裏又好氣又好笑，心想：這女娃兒連我們也作弄了，不過她這樣做是對的，要不然，「天山怪鷹」這樣的老奸巨猾怎會相信呢?

金元霸道：「好，我們這就去吧!」

康家莊距離鬧市約六七里路程，是一座很宏偉的莊院，四面有園林樹木，高高的圍牆，門禁森嚴。

康有福四十歲左右，胖胖的，生得很福相。他以驚愕的神態接待了來客之後，待金元霸述出了這趟鏢的經歷，他更是目瞪口呆，金元霸心內疑惑着，爲甚麼他也不知道有這趟鏢呢?

康有福以惶惑的神態，打開了那個楠木盒子，見裏面只有兩個竹筒，還有一封書函，這封書函是交康有福收的，康有福忙展函一看，他驟然面色大變，金元霸看到他的手在發抖，心內暗忖：這些究竟是甚麼怪物?

康有福看完書函之後，在楠木盒子裏拿起一個竹筒，還存着一個竹筒在盒子內，他又小心地將盒子封好了。

金元霸看見他拿着的竹筒很是精緻，竹筒上刻着有字，但看不清楚是什麼字。

康有福拿着竹筒惶急道：「這東西是交給袁世凱提督的，書函指明要我帶領金總鏢頭前去交妥。」

金元霸他們同時一怔，道：「交給袁世凱的?」

康有福道：「是，是，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去吧。」再回頭對郝鴻濤等人道：「這盒子還有重要的東西，先交回給你們保存，幾位在這裏歇歇，我跟金總鏢頭去去就回來。」

金振宇看他那副惶急，震驚的神情，眞摸不着頭腦，那些究竟是甚麼東西，他注目看着林思齡，想找尋一個答案，可是林思齡只向他笑笑，甚麼也沒表示。

康有福和金元霸來到了提督府，經過了一番傳報之後，袁世凱出來會見他們了。但見兩旁也有持着火槍的衞士，氣派甚是威嚴，袁世凱也久聞金元霸的威名，所以欵待得很週到，但當金元霸說出了來意之後，袁世凱也立時楞住了。

康有福將袁世凱牽了開去，很秘密地將那個竹筒呈給他。袁世凱一見這竹筒，也是立時神色大變，他拿着竹筒匆匆忙忙的走了進去，好一會才再回到大廳。

袁世凱雖然面上仍堆着笑容，但金元霸覺察得到，這笑容是很勉强的。

袁世凱笑着對金元霸道：「金總鏢頭路上辛苦了，眞想不到爲了帶給我的東西，而引起武林一番風浪。」

金元霸也嘆息道：「在下也是始料不及的!」

袁世凱道：「對於那些殺人的兇手，朝廷一定緝捕歸案，以正皇法的!」

金元霸知道他這不過是打官腔，說門面話，也只應酬了一番便即告退。

康有福和金元霸回到了康家莊之後，康有福即將到山東交鏢的地址和人名，寫了交給金元霸。

金元霸一看那地址，立時一怔，道：「這不是『大刀會』總壇的所在地嗎?」

康有福道：「是的。」

金元霸道：「這關毅是『大刀會』的舵主嗎?」

康有福道：「是的。」

金振宇和郝鴻濤也詫異萬分的道：「怎麼這趟鏢會是交給他的?」

康有福以爲金元霸他們想要推却，惶慄地道：「金總鏢頭，就請求你完成這次重任吧!」

金元霸朗聲笑道：「這是理所當然，我受了保費，就不論是甚麼人，不管是甚麼鏢，我也要護送到達。何況，『大刀會』的舵主關毅，我也知他是一條硬朗的漢子哩。」

康有福心下一寬，道：「那就最好了，金總鏢頭，這事關係重大，我也不敢久留諸位。待吃過點心後，我就命人預備快馬給各位登程吧!」

×　×　×

從天津至馬廠的官道上，四匹快馬冒着凜冽的寒風向前奔馳。前面兩匹是金總鏢頭和郝鴻濤副總鏢頭，後面兩匹是一對青年男女——金振宇和林思齡。他們並騎前行，途中有說有笑，甚是親熱，前面兩老也不時回頭向他們微笑一下。

金振宇道：「你在天津那所破舊大宅飄身下來的時候，我一看你的身形，就知道你是在北京城投葉示警那個女子，我說得對吧?」

林思齡道：「這回你可有一點聰明了，笨蛋加分啦。」

金振宇道：「你還不肯把眞相告訴我，你究竟是甚麼人，跟這趟鏢有甚麼關係嗎!」

林思齡道：「到了你應該知道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的，現在別問好不好?」

金振宇道：「好好，我不問，那麼讓我猜好嗎?猜中啦你就加分吧!」

林思齡一笑道：「儘管猜呀!」

金振宇沒再開言，他一路想着，想一會又望望林思齡，他見她坐在馬上的英姿，突然心念一動，啊的一聲道：「我又猜到了。」

林思齡道：「你猜到了甚麼?」

金振宇道：「那天八旗兵來圍捕我們，那個少年都統是你扮的!」

林思齡失聲讚道：「你可聰明多啦，不過你可知道，爲甚麼過了盧溝橋之後，你們又給別人刼走了啦?」

金振宇迷惘地說：「這我可又胡塗啦!可是，救我們那個人叫石破天，從前我爹有恩於他……」

林思齡道：「你這回又變笨蛋啦，我們扮八旗兵，是爲了保護你們過盧溝橋，通過了那一關之後，再裝着有人救你們，這是再放你們走!」

金振宇恍然道：「啊?我們眞是大笨蛋啦!」

林思齡咭的笑起來，道：「再告訴你一點秘密吧，石破天就是我的師父!」

金振宇大出意料之外，道：「原來石破天是你的師父?」

林思齡道：「笨蛋!明白了嗎?」

金振宇道：「還有很多事不明白!」

林思齡道：「那你就慢慢的想吧!想不到，我們到了山東『大刀會』我再告訴你好啦!」

往山東的路上，倒平安無事。不一日，到達了德州，巳是進入山東地界。他們很容易便找到了「大刀會」總壇的所在地，這是一個背山面林的地方。方橫數百里，山脈連綿。總壇建造得也十分宏偉。

「大刀會」舵主關毅聞報金元霸到訪，他久巳仰慕金總鏢頭的俠義之名，連忙帶領着曹福田、張德成兩名香主出迎。

「大刀會」的總壇中門大開，當先兩排會衆列隊而出，在路的兩旁恭恭敬敬的站立着。

隨着鼓樂齊鳴，繼而見一位高冠玄服，紫面長髯，身穿黃袍的老者步出大門，在他旁邊還有兩位藍袍大漢，這就是張德成和曹福田兩香主。

金元霸等見「大刀會」這樣隆重的相迎，急忙趨前與舵主及兩位香主相見。

舵主關毅與金總鏢頭握手寒暄，互道仰慕熱忱。並介紹了各人認識之後，關毅携着金元霸的手，欣然步入總壇。來至聚義堂，分賓主入座，會衆敬上香茗果點。

金元霸遂向舵主關毅說出此來的任務，及叙述經過的重重驚險，塲塲拼殺!直把「大刀會」的舵主及香主們聽得驚心動魄，瞠目結舌!

舵主關毅驚異地說道：「這究竟是甚麼東西，竟會惹起軒然大波?」

金元霸立把那個楠木盒交到關毅面前，道：「關舵主，現在交到您手上，我算是大功告成了。」

關毅連忙揭開盒子一看，裏面是一支竹筒，竹筒上刻着「大刀會」舵主關毅密啓等字。

關毅再由竹筒內抽出一幅黃絹，當他的目光一接觸那幅黃絹，也驀然一楞。他鄭重地將黃絹內的字看完之後，立時豪邁地哈哈大笑。

金元霸等人是明朗的漢子，不願睹人之秘密，所以當關毅展看着黃絹的時候，他們都將目光避開了。現在聽到關毅爽朗的笑聲，才轉頭過去看望。

關毅朗聲說道：「金總鏢頭，您歷盡艱險，千辛萬苦的保這趟鏢，却不知道這是甚麼嗎?」

金元霸等人不明他所指，所以面面相覷，不便作答。

關毅隨即一揚手中的黃絹，道：「這是光緒帝的密詔聖旨!」

金元霸，郝鴻濤、金振宇都給這意外驚愕得怔住了，唯有林思齡仍是神色泰然，這無他，因爲她早知此事了。

關毅續道：「聖上說要維新變法，勵精圖治，救國救民，但慈禧太后獨攬大權，腐敗朝政。聖上巳聯合一班忠臣，組織反抗太后。但老臣勢力尙存，所以密詔袁世凱帶兵入城，將太后及舊臣貶去。這道聖旨是命我『大刀會』作袁世凱的後援，又說，如袁世凱準備入京，即與我取得聯絡。」

經關毅說出後，金元霸等這才明白。那麼沿途截擊的一定是慈禧太后的人了。

其實金元霸早巳厭惡朝政的腐敗、官塲的貪汚、王孫公子的橫行霸道。所以不願爲官，後來更不想在北京城呆下去了，致有退隱田園之想。他現在得悉皇上這道密詔，心內大爲讚同，想道：皇上到底是一個賢明天子。但不知朝裏的實力如何?遂道：「不知有那些忠臣輔助皇上呢?」

林思齡立刻接着說道：「關舵主、金總鏢頭，這事我知道。翁同龢，李端棻、張百熙、徐致靖、梁啓超、康有爲及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軍機大臣都是輔助皇上的。」

關毅問道：「小姑娘，你是那一位大臣的女兒?」

林思齡道：「晚輩是軍機大臣林旭的姪女兒林思齡。」

金振宇等這時才「哦」的一聲，那麼她的暗助保鏢，神出鬼沒的種種疑問，不說自明了。

金元霸也希望光緒帝的政策能够實現，必要時他也願助一臂之力。所以暫時和金振宇、林思齡、郝鴻濤等留在「大刀會」總壇，靜觀其變。

事隔半月，仍未有動靜，關毅、金元霸等正在奇怪，爲甚麼還未發動「維新變法」的政策!

這一日，忽有會衆來報，說有大隊打着「袁」字旗號的兵馬，在距離總壇五六里之外紮下大營!

關毅召集衆人，議論着說道：「這不知是否袁世凱來跟我們聯絡起兵上京之事呢?」

金元霸道：「這事很是古怪，要是說袁世凱來跟『大刀會』聯絡，那也用不着大隊人馬來呀?而且此地上京路遠，天津到北京路程很近，他們也犯不着這樣長途跋涉的到這裏來呀?」

關毅道：「金總鏢頭言之有理，那麼我先派人去他營裏，探聽一下實情，再作打算吧。」

金元霸道：「這個辦法最好了。」

關毅於是派張德成和曹福田前往，命他們假作拜會，看情形如何，立即回報。

誰料張德成和曹福田去了半天，還沒回來!總壇裏衆人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大家也猜測不到對方的來頭是何意？

再等了一會，還是沒有張德成等的消息，金振宇遂請命道：「待晚輩過去看看吧。」

關舵主道：「那麼辛苦賢侄了。」

林思齡也要隨着金振宇前往，金元霸知道她的機智和武功都是上乘的，也放心讓他們前往。

金振宇和林思齡的腳程很快，奔馳了一會，眼看前面已是軍營在望。他們正要快步上前，驀然地，前面火光連閃，跟着就是「轟隆！轟隆！」的巨响不絕於耳。

金振宇和林思齡大驚失色，急忙藏身於一棵大樹之後，遙望「大刀會」總壇那一面，但見烟火瀰漫，隱約間還聞呼叫慘號之聲！

金振宇大驚失色，他立刻向回路狂奔，林思齡急追上去，將他一把拉住，道：「現在他們正在用火炮猛轟總壇，你怎能走回去，這不是送死嗎？」

金振宇嘶聲叫道：「但我爹在那裏呀，我不回去怎成！」

林思齡道：「這些大炮你怎能抵擋，你走回去也是多送一條命吧了！」

金振宇聽着那不絕的巨响，看着那陣陣的閃光，他急駭得發狂了，嘶聲叫着：「爹……爹……」

林思齡見到這種驚天動地的情形，她也駭怕得直在發抖，不過她仍然按捺着，照顧着金振宇。

等到炮火稍歇之後，金振宇立即掙脫了林思齡，向「大刀會」總壇跑過去，思齡急忙追趕着他。

金振宇正在狂跑、突然一陣火光槍聲，金振宇應聲倒地了。林思齡大驚失色，急忙跑過去將金振宇拖向草叢，利用長草遮掩着自己二人。

她察看金振宇的傷勢，原來大腿中了一下火槍，正在血流如注。林思齡立即撕下衣角，替金振宇包紮了傷口。

一隊持着火槍的兵士走過，幸好沒發現林思齡他們。

林思齡護着金振宇，在草叢裏直等到天黑，那些兵士也散去了，她才攙扶着金振宇逃走。

林思齡找到了一個僻靜的農居，上前敲門求借宿。剛巧這農居的女主人臥病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應門，林思齡說明了來意之後，孩子就把他們帶到他母親的床前。這病婦約四十歲光景，她很和善，答應了林思齡他們寄宿。

翌日，林思齡借了農婦的衣服穿上，到外面去探聽消息，及請大夫回來，替農婦治病，也順便替金振宇治傷。

傍晚的時份，林思齡回來了，她得了一個很壞的消息，「大刀會」的總壇已化為灰燼，總壇裏沒有一個人生還。她不敢將這個消息告訴金振宇，恐怕他再受刺激，加劇了傷勢。金振宇整天在嘶叫、呻吟，林思齡小心殷勤的照顧着他。

金振宇的精神好了一點之後，就向林思齡追問着道：「我爹怎樣啦？是逃出去了嗎？」

林思齡唯有支吾着應道：「聽說很多人逃出了……他……他老人家武功這麼高，一定可以逃出的。」

金振宇道：「那麼，你要打聽他逃到那裏去呀！吆，我的腿又受了傷，要不然，我一定出去找到他。」

林思齡暗裏心酸，但仍安慰他道：「待你的傷治好了，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金振宇又煩燥起來，道：「這傷不知何時何日能治得好，那些要命的火槍！」

這樣又過了十多天，林思齡已探聽清楚一切事情。原來袁世凱接了光緒帝的密詔之後，他考慮了一日一夜，終于向總督榮祿告了密。榮祿奏知慈禧太后，太后大怒，立刻將光緒帝幽禁起來。「維新變法」失敗了！

梁啓超已逃往日本，康有為的堂弟，就是接鏢那個康有福也被處了死刑！

軍機四參——楊、劉、譚、林等也先後被執，同處極刑！

林思齡知道大勢已去，她也沒法回京了，以後怎辦呢？還是待金振宇傷癒後，再作打算吧。

又過了兩天，林思齡更得到一個壞消息！「大刀會」的兩名香主——張德成和曹福田已向袁世凱投誠了！

他們知道林思齡和金振宇還沒死，於是到處緝捕。

林思齡躲在農居再也不敢出去了，倘若出去遇上了曹福田他們，麻煩就大啦！

農居也被兵士盤問過，幸好那小孩子——褚劍剛，口齒伶俐，給他瞞了過去。

農婦也知他們是朝廷欽犯，但她知道林思齡和金振宇是好人，所以不怕連累治罪，也勇於掩護他們。

幸好金振宇的傷勢漸漸好轉了。但農婦的病狀却日見沉重。

這一天晚上，農婦叫孩子請了金振宇和林思齡到床前，喘息着道：「我……已不成……了……我知你們倆是……好人……拜托……請……你照……照顧……我的……孩子……」

農婦翌日就亡故了，林思齡帮孩子替他的母親辦妥了喪事之後，就跟金振宇商議後計。

這時金振宇已知他父親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唯有打算自己和林思齡以後怎樣。

金振宇道：「思齡，你的才智比我高，你說我們以後怎辦？」

林思齡道：「現在朝廷四處緝捕我們，我們是不能在這個國土安居下去了！」

金振宇一怔道：「不能在這國土安居，那麼跑到那裏去？」

「梁啓超他們逃了去日本，我們也可以逃去日本或者朝鮮安居啊！」

金振宇點頭道：「對，到了那裏，或可幹一番事業，也或者可以捲土重回！」

林思齡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吧。」他們準備好了一切之後，就改裝打扮成一對中年夫婦，帶着小孩子——褚劍剛，當作是自己的兒子，這樣瞞過了追緝的人的耳目，一路往「鴨綠江」去。

金振宇，林思齡平安地由「鴨綠江」到了朝鮮之後，就在那裏安居下來。

二人後來並且設館授徒，朝鮮人都仰慕二人的武技，徒弟越來越衆多了。

但金振宇最親切的弟子，只有一個，那就是本故事的講述者——褚劍剛。

（完）

精選武俠奇情小說

金飛花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血洗四大家　故舊尋仇踪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的西子湖，被列為天下第一名勝，柳堤環繞湖岸，古寺隱於湖濱，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斷橋殘月！岳王墳，蘇小墓，每一處都是遊客响往的地方。

是秋天了，秋風瑟瑟的拂着湖堤上枯了的柳枝，一丸冷月，靜悄悄掛在天邊，秋高氣亦爽，萬里皆碧空，應該是三更時分，遊客早已在西湖絕了跡，此時却有一條白色的人影，伴着冷月，在一步一步的，沿着湖堤向內走，行至湖堤盡頭處之時，向右一拐，直向靈隱寺方向行去！

靈隱寺乃濟顛出家的地方，香火極盛，有許多高人雅士，都喜歡在此處逗留，甚至吟詩作對，也有很多人，在此寺附近，起造靜室幽居，在靈隱寺對面飛來峯下，就有這麼一處靜室，據說乃江南武林世家，林天峯之別墅，每逢夏秋二季，他必定全家居此，夏則避暑，秋則欣賞秋山楓葉。

那個白衣人一直行到別墅門前，輕輕敲了兩下門，等了半晌，竟無人應門，白衣人自言自語道：「奇怪，這個時候，他應該住在此處才是，怎會無人應門，莫非出了甚麼事不成？」

白衣人又等了半晌，終於忍不住的身形一拔，已飛入圍牆，輕輕叫道：「林兄，林兄！」連叫了數聲，亦無人答應。

白衣人隨向廳堂中走去，廳中一片漆黑，他隨手掏出火摺子，迎風幌亮，大廳的太師椅上坐着一個人，花甲年紀，錦袍罩體，鬍鬚已然花白。

白衣人心中大喜，急叫道：「林兄，小弟來看你了。」林天峯只是坐着不動，按理說，一個武功修養深厚的人，決不可能睡得這樣死，他疑心大起，進前一看，在那林天峯的咽喉之上，赫然露着半截金花，另半截已深入咽喉之內，他大吃一驚，趕忙燃起紅蠟，在別墅裏裏外外的照了一遍，竟有七個人的咽喉上，被打中了金花，這七個人是林天峯的夫人崔嬌雲，兒子林一民，女兒林鈴，兩個丫頭，追雲，捉月，兩個僕人，林安，林忠。

白衣人的臉上，掛下兩行珠淚，在別墅中住了一夜，第二天請些地方人士合力將林天峯全家下葬，他便直撲蘇州。

蘇州的名望，與杭州並駕其驅，護城河水平城牆，風物優美，城中有獅子林，滄浪亭等名勝，在獅子林的右首，有一所極為雅緻的別墅，亦是江南武林世家，周天鵬的居所，這天傍晚的時份，別墅的門口來了個白衣人，他用手推開虛掩的大門，裏面靜靜的，他心中泛起個不祥的預兆，莫非又是西湖飛來峯的故事重演？他趕忙穿堂入室，走遍了住宅的四週，可不是，周天鵬一家十二口，全被金花刺中了咽喉，竟然無一人倖免。

白衣人突然聯想到濟南王天俠，北京楊天傑，他也來不及掩葬周天鵬的全家，便連夜出城，一個月後，便到了濟南大明

湖畔的王天俠家中，一會兒又忽忽出來，趕往北京。

白衣人連跑了四處，武林四大世家，全部被金花射死，連一個下人孺子，也未倖免，他不但傷心，而且吃驚，武林四大世家，不但與他皆有極深厚的交情，而且在武林中都是聲威赫赫，獨霸一方的人物，是甚麼人有這樣精深的武功，憑着朵朵金花，毀了武林四大世家。

白衣人此時的心情，實是難以形容，他沉思半晌，決定暫時不動聲色，決心走遍江湖，尋訪敵踪，只是這件事太大了，他雖然不動聲色，却早已傳遍武林。

江湖上的人物流動迅速，因此消息也傳遍得特別快，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不到半個月的功夫，都已知道當今武林四大世家，全被毀在金飛花之下，只是無人知道使用金飛花的人究竟是誰？因爲這種很特殊的暗器，在江湖上極爲陌生，有很多好奇的武林人士，紛紛挺身而出，主動的在追查這件事，更有武林四大世家的師門及親朋，也各在秘密留心查訪，因此五湖四海的各大碼頭，出現的人也比以前多了，舉凡茶樓酒館之中，到處皆有人提起金飛花這三個字。

這朵朵的小花，竟然是用純金製成，而且還會飛，不但會飛，更能傷人，這金飛花的主人，想必是心機靈巧而又武功極高的人物，只是他爲甚麼要毀滅武林四大世家呢，難道他與四大世家有仇麼？即使有仇，也不可能與四家同時有仇，那麼他的目的又是爲了甚麼呢？

四大世家，領袖武林，如今全部被毀，江湖已被震翻了過來，盜賊羣起，宵小倍出，整個的武林，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此際，在金陵一帶，出現了一首童謠：

金飛花、飛金花，
金花滅了四大家；
武林無首龍蛇亂，
賊盜橫行商旅怕；
是何人、使金花？
金花毀了四大家；
武林正義皆蕩然！
宵小倍出黎民怕。

由這首歌謠上看來，可見得武林四大世家，皆是極爲正派的人物，而且還能在壓制宵小，造福黎庶，如今四大世家全毀了，往日的聲威，也如行雲流水般的去了，還有誰來承當武林正義，還有誰來壓制宵小盜賊？

× × ×

皖境望江縣城外的江邊上，有一座樓，叫做望江樓，樓並不高，共分上下兩層，臨江而立，登樓俯視長江，蜿蜒曲折，如玉帶飄風，天色已黑了，却有一個人，在樓上徘徊不去，一會兒看看江水，一會兒望望江城，一會兒俯首沉思，一會兒又昂首長嘯，好像他胸中有無限的憂煩，要寄這嘯聲發洩出去。

秋風瑟瑟的吹，江水低沉的吼，一星星的燈火，由望江城中亮起，一片片的秋雲，從望江樓頂飄過，秋深了，夜也深了，這個人，他祇着一件白色長衫，凜立於秋夜冷風之中，他在想甚麼？他在看甚麼？他在等甚麼？等人嗎？

不錯，他是在等人，因爲正有一條人影，出了望江城，直撲望江樓，此人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長劍，看年紀也不過是二十上下，從他趕路的身形看來，此人有極好的輕功基礎，而且他的武功，已進入一流之林。

那黑衣人到了望江樓下，右足一跺地面，人已輕飄飄的上了樓頭，朝那白衣人跪了下去說：「弟子拜見恩師。」

白衣人和祥的道：「望江城中最近可有甚麼動靜？」

黑衣人道：「自從四大世家在武林除名之後，到處皆有姦淫擄掠的事情發生，連官府都無法阻止，此事不獨是望江城，處處皆然。」

白衣人點首道：「此事我知道，我祇是問你，望江城中最近有沒有出現過可疑的人物？」

黑衣人道：「有！」

白衣人道：「是甚麼樣子可疑的人物？說給我聽聽。」

黑衣人道：「是一個女人，大約二十上下的年紀，行爲規矩，舉止有節，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個極爲正派的人物。」

白衣人道：「既是行爲正派，當然算不得可疑的人物了。」

黑衣人道：「可是她眼光中始終隱着幾分陰沉。」

白衣人道：「凡是大奸大惡之人，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你能察人於神氣之間，可見你近來的功力已經大進。」

黑衣人道：「謝謝師父誇獎，弟子身受教導，豈敢一日或忘。」

白衣人嘆道：「如今世道不正，人心大變，像你這樣忠心於師門的人，已經不多了。」

黑衣人道：「重整世道人心，這是我們當前第一要務。」

白衣人搖頭道：「談何容易？如今四大世家被毀我們的形勢更顯得孤單了。

黑衣人道：「事在人爲，師父往日的萬丈雄心，難道就此打消了麼？」

白衣人道：「武林四大世家，與爲師皆有深厚的交情，此仇未報，怎可消却雄心，爲師顧慮的是，敵人行踪詭秘，要想找他報仇，實是不易。」

黑衣人道：「師父，你看望江城中那可疑的女人，會不會是眞兇？」

白衣人道：「你不說我倒忘了，我們趕快走。」走字才出口，人已飛下望江樓，黑衣人隨後追去，兩人一前一後進入望江城的時候，已經五更左右了，師徒二人回到西城門內的一間小屋，那原是一處無人居住的鬧鬼的荒屋，這間屋子並不大，長約三丈，寬約一丈，裏面有鍋灶，床桌，枱椅等應用之物，只是久無人居，積土甚厚。

黑衣人似早有準備，從身邊取出一支紅燭燃上，然後用布巾拂去了床桌上的塵土，請白衣人坐下，才道：「此處是弟子三日前發覺的，地點幽僻，居住此處決無人發覺。」

白衣人道：「很好，你先說說那女人經常在甚麼地方出現？」

黑衣人道：「大佛寺。」

「每次出現大約在甚麼時候？」

「傍晚。」

「大佛寺中有僧尼寄居麼？」

「沒有。」

「她每次出現的時候是進寺還是出寺呢？」

「出寺。」

白衣人點頭道：「如此說來，她一定寄居在那寺中了。」

黑衣人道：「弟子也有此種想法，只是不敢確定。」

白衣人道：「不管這女子有沒有姝疑，她每次晚出早歸，一定是有所圖謀，這個人我們一定要查查清楚。」

黑衣人道：「如果弟子猜得沒錯，此刻她可能已回寺中高臥了。」

白衣人道：「不錯，你可以先去探探動靜，但千萬不可驚動對方，爲師在此處等你。」

黑衣人應了一聲，身形一幌，如一縷青烟般的飛出屋外，直撲大佛寺而去。

大佛寺臨近望江縣城的北門，因年久失修，已久無人居，寺的範圍很廣，然除去大殿尚算完整而外，其他皆已頹廢，黑衣人到達寺外之時，東方已現出魚肚白色，隱隱聽到雄鷄的啼聲，顯然是天已經快亮了！

黑衣人在臨近大佛寺時，身形拔向一株大樹，隱身於樹叢之中，向寺內觀察，見裏面一片漆黑，也聽不到一點動靜，他摒息呆了半晌，然後身形一弓，如脫矢之箭，直飛向大佛殿的圍牆，那牆也不過丈多高，他在牆頭上微一停留，隨即翻向院中，伏身在一叢亂草之中，向佛殿中觀察，半晌仍無動靜，他便輕輕爬出草叢，躍向大殿門口，伏身門邊，附耳靜聽，也不聞有鼻息之聲，他不禁疑心大起，難道是自己猜錯了麼，那女人不住在廟內？

黑衣人疑心一起，戒心已無，竟然走入大殿，並隨手打亮了火摺子，向四週照去。

大佛寺已久無人居，大殿上積土甚厚，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樣子，黑衣人心想、「難道那女人不是住在大殿之上，或是根本不住在寺中。」

黑衣人既已來了，當然不願意就此離去，他穿過大佛正殿，走向後院，後院的左邊有四五間禪房，皆已倒塌，右邊有兩間廚房，也已損壞，院角上尚有兩間柴房，尚還完好，如果說這女人是住在寺中，那一定是住在柴房裏了。

黑衣人身形急向柴房飄去，由於天色已亮，他已看清這兩間柴房，原來是用青石砌成，就連屋頂也是用石片連接起來，難怪尚能完好無損，他輕輕飄到柴房窗口，向裏看去，見柴房中有一堆新草，平平的舖在地上，表面上看來似乎有人睡過。

黑衣人心想：「如果說那女人是住在寺中，那一定是睡在此處了，可是根據自己的判斷，此時她正應該是夢見周公的時候，怎麼不見人影？」

黑衣人發覺到此處有人住宿，不敢大意，急將身形隱入草叢之中，此時突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由寺外傳來，那脚步聲由輕而重，不一會工夫，後院中已多了一個人，這個人使黑衣人大吃一驚，因爲此人不是他心目中所想像的那個女人，而是個年近花甲的老化子。

這個老化子蓬着一頭花白色的頭髮，着一身破藍色短衣，足踏草鞋，右手提着一枝竹杖，約四尺餘長，杖上尚有綠色的葉子，顯然剛折下來不久，那老化子一進入後院，便直撲柴房，在那堆草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工夫，便已呼聲如雷。

黑衣人輕輕從草叢中鑽出，又在窗口觀察了半晌，覺得並沒有甚麼可疑之處，旋即離開大佛寺，回到那城西的小屋之中去。

白衣人道：「怎麼樣子？大佛寺中是否有人居住？」

黑衣人道：「有！」

「是那個女人？」

「不，是一個老叫化子。」

「老叫化子？」

「不錯，弟子對此事，也覺得甚是可疑。」

黑衣人眉頭一皺道：「你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的說給我聽聽。」

黑衣人便將前情說了一遍。

白衣人問道：「你說那根竹桿子是新的？」

黑衣人道：「正是。」

白衣人道：「除此之外，尚有甚麼可疑之處麼？」

黑衣人道：「那老化子舉步輕快，身上微有香氣散出。」

白衣人道：「舉步輕快，證明此老化子亦是武林中人，身上發出香氣，可能是女子喬扮。」

黑衣人雙掌一拍，道：「不錯，這老化子一定是女人改扮，弟子今晚再去探一探。」

白衣人道：「你先去城中購些食物回來，此事我們得從長計議。」

黑衣人應命而去，白衣人看着黑衣人的背影，輕輕嘆息一聲道：「他天資深厚，拜師雖僅三年，但進步神速，實難能可貴，更難得的是他天性純樸厚道，忠於師門，看來我這天聲一派下一代的繼承人，非他莫屬了。」

白衣人雖是自言自語，也道出了自己的心聲，原來天聲一派，代代單傳，不妄收門徒，白衣人乃是天聲派第十八代繼承人，複姓歐陽，單是一個青字，黑衣人乃是歐陽青徒弟，複姓司徒，單是一個紅字，目前他正在考驗司徒紅是否成爲天聲派的十九代繼承人，合則更好，否則將會廢去武功，逐出門牆。

天色已經大亮了，紅日已上三竿，一片金黃色的光芒，射進了小屋，也照紅了歐陽青的白色長衫，他目視朝陽，回憶起西湖的林天峯，蘇州的周天鵬，濟南的王天俠，北京的楊天傑，這武林四大世家，他四個最知己的朋友，竟在半月之間，大大小小全遭毒手，這兇手到底是誰呢，他殺盡四大世家的目的又是什麼？

歐陽青沉思之下，不禁又是一聲長嘆，繼之却一聲大喝：「什麼人？」

門外有人答道：「恩師！是弟子回來了。」進來的果是那黑衣人司徒紅，手中還提着一大包東西，尚有一罈酒。

歐陽青道：「你回來之時，有沒有可

疑的人物在跟踪於你？」

司徒紅道：「弟子一路留心，並未發覺到有可疑人物。」

歐陽青點頭道：「那就好了，我們先吃點東西後，然後再作打算。」邊講間接過了酒食，將紙打開，裏面有牛肉，鷄鴨，尚有很多乾糧，足可够師徒二人三日之用。

司徒紅又從袋中取出兩份杯筷，將酒罈的封口打碎，恭恭敬敬的先替他師父斟上了一杯酒，然後再替自己斟上，方始就座。

歐陽青乾了一杯酒才道：「你也吃吧！我們邊吃邊談，這望江城中，除去那個女子而外，你可發覺到尚有什麼可疑的人物？」

司徒紅也吃了一杯酒才回答道：「沒有！」

歐陽青道：「那個老叫化子如果眞的是那女子所扮，現在可能尚在那寺中睡大覺。」

司徒紅說道：「弟子等一下再前去看看。」

歐陽青道：「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一個武林人物，往返行動之間，都是非常小心，那老化子回到寺中之時，竟然毫無用心的進入柴房睡覺，這不是很奇怪麼？」

司徒紅道：「也許是他並未發覺到弟子。」

歐陽青搖搖頭道：「不可能，照你口中描述的那女子，武功必非泛泛，她不可能毫無察覺。」

司徒紅道：「師父的意思是……」

歐陽青道：「你不妨再去一次，萬一被發覺的話，千萬不可動武。」

司徒紅道：「知道了，弟子這就去。」他說走便走，身形一幌，已出門而去。

太陽已快爬到頭頂了，雖然是秋天，帶給人仍有一份炎熱的感覺，也許是秋老虎吧，當司徒紅到達大佛寺後院之時，太陽已正當頭頂，他撥着亂草，輕輕走到柴房的窗口，向裏看去，那老化子已不見了，却發覺到一張白色的紙條，上面草草的寫着十幾個字：

「不要錯用心思，速查眞兇。」

下面也沒有署名，司徒紅心想：「師父說得沒錯，他果然已發覺我的行踪。」

司徒紅將此紙條帶回，與歐陽青研究一番，覺得此人是敵非友，只是想不出這女人到底是何許人物。因此他們師徒二人決定先查明此女來歷，然後再作打算。

× × ×

望江城雖不大，由於位近江邊，風物優美，因此也吸引了不少詩人墨客，以及江湖上遊俠之士，因此望江城的酒樓客寓的生意，尚算不惡，其中最有名的一家，要算東門外的英雄館，館分上下二層，佈置華麗，酒菜齊全，因此望江城中凡是好飲幾杯的人，都喜歡跑到英雄館，既闊氣而又够排場，故而到英雄館的人，不一定是英雄，但是都自以爲是英雄人物。

太陽一轉眼間已爬上了頭頂，茶樓酒館可正是上客的時候，英雄館當然也不能例外，館中的酒客，已滿了百分之七八十，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美的醜的，文的武的，應有盡有。

英雄館的酒客，不但有文有武，更有文的故意帶着劍，裝出懂武的模樣，武的故意拿着摺扇，做出文縐縐的樣子，這本是人生百態。當然也有些貨眞價實的，你看，英雄館二樓左首窗口一張桌上，坐着一位白面書生，當然手中也是拿着摺扇，却未帶劍，摺扇的一面畫着一幅山水人物畫，畫中有小河，木舟，長亭，垂柳，長亭邊站着一個女的，那年青女子正揮手向那男的送別，畫中情態，依依不捨。摺扇的另一邊寫着一闋詞。

東邊一棵大柳樹
西邊一棵大柳樹
南邊一棵大柳樹
北面一棵大柳樹
任憑你南北並東西
千絲萬縷
牽不住郎舟住
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
一聲聲不如歸去。

這位白面書生外形上看起來很溫文，可是眉間却透着英氣，外表生得很俊，可是舉止間却帶着幾分脂粉氣，因此，這個書生，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文的還是武的？沒有人知道，也許她是女扮男裝，也許他是文武全才，江湖上什麼人物都有，誰敢隨便去追根究底。

那位白面書生輕輕吃了一口酒，俯首向窗口下面看去，見街道上行人如蟻，三百六十行應有盡有，這小小的望江城，可還眞够熱鬧的，此際忽聽街東首有人直着嗓子大叫：「呔！讓路！大爺要上英雄館去風光一番。」

大叫之人原來是個身高八尺的粗黑大漢，但見他雙手一分，街道上的人，齊跌跌爬爬的向兩邊擠去，看來此人的確有幾分蠻力。

白面書生看得出神，心想：「這個黑漢倒也粗獷驃悍，不知是什麼來路，他正打算間，樓梯一陣咚咚大響，那黑漢已上了二樓，店夥招呼他坐下，說：「爺台，要什麼酒菜？」

黑漢問道：「牛肉，二鍋頭，每樣二斤。」

店夥應着去了，此際一陣串鈴聲響，樓上又多了個人，是個年約半百的賣藥郎中，但見他左手串鈴，右手虎撐，雙目中精光閃爍，他不等店夥招呼，竟自走到白面書生的桌子對面坐了下來，咧嘴一笑道：「打擾了。」

那個書生看了他一眼，說道：「好眼熟。」

郎中笑道：「相公看走眼啦，在下一向在川湘一帶濟世，今兒是初到貴地，你如何能認識。」

書生笑道：「小生祇是隨便說說，切勿見怪，小生想向先生打聽個人？」

郎中笑道：「我一生浪跡江湖，知道的人確是不少，不知相公要打聽的是什麼人？」

書生目視他一笑，然後以手指沾酒，在桌子上寫出七個字來：「勾魂郎中曹不平」。

郎中面色微變，說：「莫非相公跟他有什麼瓜葛？」

書生道：「說起來確實有些淵源，不過未見過面而已。」

郎中低聲道：「相公是？」

書生一笑說：「獅子林畔是吾家。」

郎中聽得面色又是一變，悄聲道：「你跟周老爺子是什麼稱呼？」

書生神色肅然悄聲的道：「那是家嚴，事發之日，我遠在峨嵋習藝，未遭毒手，閣下大概就是林老爺子的拜弟，勾魂郎中曹大叔了。」

郎中道：「不錯！事發之日，我正遠赴關外去辦一件事情，未遭毒手，唉！四大世家經此一刦，剩下的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書生道：「看來欲報此仇，也煞費週章。」

郎中道：「相公的名諱是？」

書生道：「單是一個鈴字。」

曹不平又是一愣道：「相公！」

周鈴一笑道：「我是女扮男裝。」

曹不平這才恍然，原來武林四大世家，雖共同維護武林正義，平時都很少過從，故各家情形，彼此皆不太清楚，此際那先上來的黑漢又大叫道：「夥計，再來兩斤牛肉，兩斤二鍋頭。」

曹不平一指那漢子悄聲道：「相公，我倒想起一個人來。」

周鈴道：「誰？」

曹不平說道：「濟南王老爺子有一個拜弟，叫黑炭頭焦猛，與此人形態極爲相似。」

周鈴哦了一聲道：「不錯，我也聽說過此人，如果是的，像他這樣冒冒失失的，不但不能報仇，可能還有閃失。」

曹不平道：「我亦正爲此事担心，目前唯一的辦法，祇有先將他引離此地，然後再說清楚，共同合作，以覓仇踪。」

周鈴道：「有道理，我先去一步，在外面等你們。」講完丟下一小塊銀子，下樓去了。

曹不平揹起藥箱，左手串鈴噹地一聲大响，右手虎撐故意在那黑漢的肩頭碰了一下，急急下樓而去。

黑漢大罵：「狗養的，打了老子你還想跑？」錢也沒給，咚咚咚的追下樓去。

店夥急得大叫：「客官，酒錢！」

那黑漢在氣頭上，那管得了什麼酒錢不酒錢的，他下了英雄館，向左首一看，見那賣藥郎中正不驚不慢的向東門走去，他拔足便追，本來那黑漢個子高，腿兒長，要追一個人應該沒有多大問題，可是今兒却透着古怪，任他費盡了多大的力氣，始終離那郎中是四五丈遠，就是追不去。

黑漢急得大罵：「狗東西，你給我站住。」

那賣藥郎中只是不理，一逕出了東門，又行了約七八里左右，有一片茂密的森林，賣藥郎中身形急閃之下，已經竄入林中。

黑漢大叫：「好啊，你還想逃！」拔足追入林中，他剛入未到十丈，見那郎中㕣藥箱已放在地上，左手串鈴，右手虎撐，正面對着他笑。

黑漢一見楞住了，半晌才道：「你！你不逃了麼？」

勾魂郎中曹不平道：「誰想逃啦，你在胡說什麼？」

黑漢道：「你不怕我打你？」

曹不平道：「我這人生平就不怕打，何況你根本打不過我，我還怕什麼？」

黑漢又楞住了，說：「你不怕打，你知我是誰麼？」

曹不平道：「當然知道，你是黑炭頭焦猛，一拳打下去有千來斤的力量。」

焦猛點頭道：「不錯，原來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曹不平道：「當然知道，你是武林四大世家之一的王老爺子的拜弟，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焦猛眼睛一紅說：「大哥死啦，我要報仇。」

曹不平道：「殺你大哥的仇人是隱在暗處，像你這樣到處亂跑亂叫，恐怕仇還未報，自己便栽了。」

焦猛道：「依你之見呢？」

曹不平道：「聽我的，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焦猛道：「你是什麼東西，我要聽你的？」

曹不平道：「因爲我們同是武林四大世家的人，我們要共同爲四大世家報仇，你蠻力有餘，機智不足，所以你必須聽我的。」

焦猛道：「原來你也是武林四大世家的人，你叫什麼名字？」

曹不平道：「我是林天峯老爺子的拜弟，勾魂郎中曹不平。」

焦猛大喜道：「原來你就是曹大哥，甚麼不早說，這樣就好了，我們可以進行報仇了。」

曹不平道：「你先別急，我們尚有別人。」

焦猛道：「誰？」

「唰」地一聲，從林梢上飄落一人，正是那假扮書生的周鈴，她向焦猛一福道：「焦大叔，姪女有禮了。」

焦猛又楞住了，道：「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曹不平一笑道：「她是蘇州周老爺子的愛女，這次下山報仇，行走江湖，多有不便，故扮成男裝。」

焦猛呵呵大笑道：「眞有你的，我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周鈴道：「大叔，我尚有一件事情必須向你說。」

焦猛道：「你說，祇要有道理，大叔聽你的便是。」

周鈴道：「爲了報仇，我們都得聽曹大叔的話，因爲他見多識廣，到的地方也多。」

焦猛道：「那是當然。」

周鈴又道：「殺害四大世家的仇人，一直隱在暗處，伺機行事，因此我們欲報此仇，也不能隨便表露身份，否則仇還未報，恐已遭別人毒手了。」

焦猛連連點頭說：「這我也知道，我一定聽你的就是。」

周鈴又向曹不平道：「曹大叔，我們尚有一股實力，未能會合，如果這一股實力會合的話，報仇之事就較容易多了。」

曹不平道：「是誰？」

周鈴道：「此人與四大世家的主人皆

有深厚關係，而功力却不在四大世家之下，自從四大世家出事之後，却未聽到有關此人的消息。」

曹不平道：「妳說的是那歐陽青。他有一個徒弟叫司徒紅，是天聲派的人。」

周鈴道：「不錯，可惜我自幼便上峨嵋習藝，未曾見過面，否則我走遍天涯海角，也會找他們出來。」

曹不平道：「此人重義輕財，行爲磊落，此次四大世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他不會不出來的。」

周鈴道：「目下我倒發覺到兩個可疑人物，如果我猜得不錯，可能就是他們師徒二人。」

曹不平聞言精神一振道：「在什麼地方，快說？」

周鈴便將自己住在大佛寺，被他們懷疑跟踪之事，詳細說了一遍，原來歐陽青等懷疑的那女子，正是周鈴，她先後改扮，旨在擺脫對方耳目，主要原因是她對歐陽青師徒的底細尚不太清楚，因此不敢隨便洩露身份。

曹不平急問道：「他們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周鈴一搖摺扇道：「我帶你們走！」說着便轉身直撲望江城，入城之後便直撲西門小屋，三人在小屋門口停了下來。

周鈴輕聲道：「裏面有人麼？」

曹不平道：「姑娘，像你這樣問話，裏面就是有人，也不會答應。」

周鈴道：「以曹大叔的意思該如何問法？」

曹不平道：「如果這小屋之中果眞是歐陽青師徒二人，他們目下正處於危境之中，必然處處防範，決不會隨便出來應門的。」

周鈴道：「依曹大叔的意思？」

曹不平道：「歐陽先生乃一代奇人，飛來峯下，曾有數面之雅，因此老朽的音容，歐陽先生必還記得，不如由老朽來叫門，屋中若眞是歐陽先生，必定會來開門的。」

周鈴道：「大叔說得是，如此就由大叔來叫吧。」

曹不平噹地一聲串鈴响，隨後叫道：「老朽曹不平路經貴地，想借淡茶一杯潤喉，不知賢主人肯施捨否？」他這幾句話偶而聽起來是平平常常，其實已貫足內力由丹田發出，就是主人不在屋中，數十丈內，亦可聽得清清楚楚。

此際忽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道：「我以爲是何方高人，原來是曹兄，既已來此，推門進屋便是，何必站在屋外窮等。」

曹不平與周鈴焦猛三人，同時回身，見對面站着個白衫罩體的中年文士，正在對着他們微笑。

曹不平放下虎撐，雙手一揖道：「歐陽先生久違了。」

歐陽青笑道：「多年不見，曹兄越發精明幹練了，速請屋內坐，紅兒備茶。」

司徒紅應聲開門，招呼三人進入，同時落坐，司徒紅泡上茶茗，曹不平將二人給歐陽青介紹了，歐陽青笑道：「焦老弟我早已認識，倒是鈴姪女是第一次見面，昔日我祇聽天鵬老哥說有一位千金在峨嵋山隨太玄師太學藝，却不知是誰，想來鈴姪女已經藝成下山了。」

周鈴恭敬的答道：「姪女下山之日，也正是全家遭難之時，祇是前脚後脚之分而已。」

歐陽青嘆道：「宅第依舊，人面全非，賢姪女晚回一步，也是不幸中之幸。」

周鈴眼睛一紅說：「此事尚請大叔作主。」

歐陽青道：「武林四大世家，與我皆有極深之友誼，此事我當然不能坐視，只是到目前爲止，尚不知使用金花的人，到底是什麼來路，落脚在什麼地方，因此報仇之事，就比較難多了。」

周鈴道：「以姪女看，使用金花爲暗器的人，多半是屬於女流之輩，而且此女在手頭上也非常闊綽。」

歐陽青道：「不錯，目前望江城中，也發現一個可疑的女人，不知道此人是不是金花主人？」

周鈴道：「大叔是說住大佛寺的那個女人，那是姪女，大叔誤會了。」

司徒紅插嘴道：「如此說來那老叫化子也是大妹子喬扮的了。」

周鈴道：「不錯！當時我也曾發覺到你藏於深草之中，只是一時猜不出你的來路，不便驚擾，後來你出寺之時，我一直隨在你身後，到了西城的小屋，細聽之下，才知道你們也是爲了報仇之事而來，因此又悄悄回寺，留條示意，讓你們不要找錯了兇手。」

歐陽青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子的，可是妳既知我們是同路人，爲什麼不出面連絡呢？」

周鈴道：「姪女下山未久，江湖經驗不足，再加上仇人行踪詭秘，機智過人，因此不敢冒然相認，唯恐上當啊。」

曹不平道：「姑娘說得不錯，依我看來，兇手不但機智過人，而且武功也相當高強，要不然以他一人之力，如何能毀得了威震江湖的武林四大世家。」

歐陽青道：「如想以一人之力，毀去四大世家，此爲極不可能之事，因此以我看，此中必定另有原因。」

焦猛粗聲粗氣的道：「歐陽大哥，你說其中會有什麼原因？」

歐陽青道：「欲知道其中原因，則必先要找到那使用金花的人，才能知道。」

周鈴嘆道：「此人無姓名可查，無形象可察，無地方可尋，茫茫天涯，要到何處去找？」

歐陽青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此事我們可從三方面下手，第一是重新偵察現場，盡可能找出蛛絲馬跡來，第二是分頭尋訪各地的可疑人物，第三是從四大世家主人生前與江湖之恩怨情形，着手調查，這樣三管齊下，報仇也祇是早晚的事情。」

曹不平點頭道：「歐陽兄說得是，西湖飛來峯下的宅第，我也曾詳細的看過，並未發現到什麼可疑的事物。」

歐陽青道：「兇手不但武功機智、很高，而且極爲細心，要他留下蛛絲馬跡，絕不可能，適才我所以這樣說，也不過是以備其全耳。」

周鈴道：「大叔說得不錯，蘇州獅子林故宅，姪女也曾詳細看過，並未發現什

麼。」

黑炭頭焦猛道：「我在濟南王大哥故宅，却發現到一樣東西，不知是不是兇手留下來的。」

歐陽青精神一振道：「焦老弟，是什麼東西？」

焦猛道：「是一條女人用的絲巾。」隨講間從身邊掏出一塊淡黃色的絲巾，約一尺見方，角上綉着三個極小的紅字：「飛鳳莊」。

曹不平皺眉道：「江湖人物，在下不知道的不多，這飛鳳莊却從未聽說過。」

歐陽青道：「這個地方，我似乎聽人說過，只是已記不起在什麼地方了。」

周鈴接過絲巾一看道：「我知道！」

曹不平急問道：「在什麼地方？」

周鈴道：「我也是聽恩師說的，此莊處於峨嵋後山，地勢極爲幽僻，非平常人能到，而且莊上都是女人，行動極爲詭秘，因此誰也不知那莊中的詳細情形。」

歐陽青道：「這樣說來有些相像了，這一條綫索我們絕不能輕輕放過。」

曹不平道：「依歐陽兄之見呢？」

歐陽青道：「我們五人即刻起程，趕赴峨嵋，先會晤太玄師太打探一下飛鳳莊詳細情形，然後再深入後山一探究竟。」

周鈴道：「此去峨嵋，路上我極爲熟悉，如此由姪女引路了。」

歐陽青道：「由姪女引路當然更好，只是尚有一件事情，大家必須注意。」

曹不平道：「什麼事？」

歐陽青道：「此行沿途之上，祇當遊山玩水，不准提及尋仇二字，以免打草驚蛇，同時我們人手太多，走在一起，難免令人起疑，不如分成兩路，我與鈴姪女及紅兒一路，請曹兄與焦老弟一路，兩路人員前後相隔不能超過二里，以便彼此有個照應。」

曹不平道：「如此甚好，歐陽兄先行，過一盞茶工夫，我與焦老弟再上路。」於是雙方約好了暗號，歐陽青點頭道：「好！」便帶了司徒紅周鈴二人，先行上路，他們出了望江城之時，曹不平與焦猛才動身，他們全是從望江樓附近雇舟過江，直向川地進發。

從望江到四川，路程極爲遙遠，好在五人全有一身功夫，因此行動起來，比平常人快速多了，他們一路溯江上行，也不過半個月工夫，已到了川境，此處多山，氣候變化無常，朝雲暮雨，不堪其擾，因此當他們到達峨嵋山菩提庵之時，前後整整化了二十三天。

菩提庵位於金頂寺後，寺廟很小，居處又很幽僻，因此人跡不到，庵中除去周鈴的師父太玄師太而外，尚有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尼，在侍候香火茶水等雜務。

這兩個小尼一個叫悟妙，一個叫悟塵，原是兩個孤女，被太玄師太收養，傳授武功佛學，與周鈴極爲投緣，因此當歐陽青等五人到達菩提庵之時，兩個小尼極爲歡欣的替他們安排居處及茶飯。

菩提庵共有五間客房，三間禪房，兩間厨房，一所大殿，有一道院牆環繞着，悟妙將他們安置在靠左院角的三間客房之中，歐陽青與司徒紅師徒兩人合住一間，勾魂郎中曹不平住一間，黑炭頭焦猛住一間周鈴仍睡在自己從前住的房中。

悟塵小尼給他們準備了晚齋，原來當他們到達菩提庵之時，已是傍晚時分。

悟妙小尼還提出一罈酒，以禦高山寒冷之氣。

歐陽青喝了杯酒，道：「小師父，老朽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問？」

悟妙莊容的道：「歐陽大俠是我師姐的長輩，有話不妨講說。」

歐陽青道：「我們遠道冒昧而來，多承兩位小師父熱誠招待，感謝之至，只是一直到現在未見令師出面，不知令師可在庵中？」

悟塵道：「我師父前天就出去了。」

曹不平有些失望，急問道：「不知令師去了什麼地方，何日可回？」

悟妙道：「家師外出，一向不說出去的地方及回來的時間。」

歐陽青道：「令師出門之時，連一點口風都沒有透露出來？」

悟塵答道：「沒有！」

周鈴答道：「小師妹，如果你們知道，最好是說出來，因爲我們有急事要找她老人家。」

悟妙道：「師姊，妳又不是不知道師父的脾氣，他老人家去的地方，我們如何能知道呢？」

周鈴道：「話是不錯，可是師父出門之時，向那方向走，你們總該知道呀。」

悟塵道：「這我知道，我送師父出門的。」

周鈴急問道：「向那一個方向？」

「後山！」

「後山，那地方師父可從來沒有去過呀？」

「就是嘛，我也感覺到很奇怪。」

「後山之中，並非通都大邑，而且，瘴烟密佈，蟲蛇四伏，師父如果向那個方向去，時日決不會太久，看來我們祇有等他老人家回來了。」

歐陽青點頭道：「有道理，如今我們祇有在這兒盤桓幾日了。」

悟塵笑道：「幾位能多住幾日，那是再好沒有了，只是荒庵之中，沒有好的招待，諸位請隨便用，我們要做晚課了。」

講完與悟妙往大殿去了。

衆人隨便吃了點酒菜，便各自回房休息，由於山高氣候寒冷，山風又大，因此他們睡得都特別早，第二天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了。

兩個小尼姑已給他們準備好了梳洗之物及早齋，他們心中雖急，却又無可奈何，除去商討如何尋訪仇踪以外，便各自苦修內力，周鈴與她兩位小師妹極談得來，當悟妙悟塵二人知道周鈴的全家被害之時，也極爲憤慨，欲助周鈴報仇，因此彼此無事時，也共同研練太玄師太所傳的武功，這樣一幌就是七八天，仍未見太玄師太回來，此時不獨歐陽青與曹不平急了，就連周鈴與兩位小師妹也急了起來。

周鈴道：「我在庵習藝之時，師父也常常出外，但最多不會超出三天，如今已快十天了，怎地連一點消息都沒有？」

悟妙道：「是呀，如果師父有事躭擱太久，臨行之時，必定會和我們說一聲，這件事的確令人難解。」

歐陽青沉思半晌才道：「莫非師太發生什麼意外不成？」

悟塵搖頭道：「不可能，我佛門子弟一向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何況師父秉性慈祥，做人處世，皆得大體，怎麼會有意外之事發生。」

曹不平道：「那也不一定，武林四大世家一向主持正義，光明磊落，還不是出了意外。」

提起了武林四大世家，悟塵悟妙二人同時一愣，他這話說得沒錯，混亂時期的武林人物，有幾個講公理講道義的。

悟妙小尼法眉雙皺的道：「曹老爺子，依你說我們目下該如何才是？」

曹不平道：「我們不妨再等一二日，如果再不回來，祇有一起向後山出發，找尋令師的下落。」

周鈴道：「峨嵋後山皆是懸崖峭壁，瘴烟密佈，蛇蟲四伏，向無人跡，而且範圍極廣，要找尋恩師的下落，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歐陽青道：「姪女話雖不錯，但如今除此方法而外，已別無路可走了。」

焦猛叫道：「歐陽大哥說得對，就是將峨嵋後山翻過來也要將師太找回來。」

悟妙道：「諸位盛情，小尼感激，我與悟塵師妹，已十年未出庵門，江湖上事，一無所知，此事就煩諸位做主了。」

曹不平道：「煩兩位小師父引路，我們先到後山察看一下大概的形勢，再作決定。」

悟妙應聲：「是！」與悟塵二人立即起身引路，他們一行七人，出了庵門，來到一處較高的地方，觀察山勢，但見奇峯羅列，烟雲繚繞，諸峯之下，皆深不見底的深谷，白瘴滿佈，毫無路徑可尋。

歐陽青道：「令師當日由何處進入後山的羣峯之中？」

悟塵道：「恩師輕功絕頂，飛行絕跡，當日小尼祇見他老人家由此輕身躍落，兩個起縱之間，便已不見行跡。」

曹不平嘆道：「令師身在佛門，心存道義，遊行山水之間，行踪無定，不愧是世外高人了。」

悟妙答道：「曹老爺子過獎，諸位皆是武林中一代奇人，小尼仰慕得很。」

歐陽青道：「好了，現在不是客套的時候，小師父，你看左首的那第三座高峯，四週一片峭壁懸崖，頂端即是蒼翠欲滴，不知那座山峯叫什麼名字。」

悟妙道：「此峯原無名字，只是我與悟塵小師妹童年遊戲之時，隨便給他起了個名字，叫毛頭峯。」

歐陽青點頭道：「好一個毛頭峯，你看半峯之間，有一道紅帶環繞，好像是宅第的圍牆，莫非那邊也有廟宇不成？」

悟妙道：「那地方無路徑可通，不是什麼廟宅，家師也從未言過。」

周鈴道：「歐陽大叔這一提，我倒想起來了，此處難道是飛鳳莊不成？」

曹不平道：「可能令師也是到那個莊上去了。」

司徒紅道：「何以見得？」

曹不平道：「後山之中，別無去處，太玄師太既到後山，當然極可能是到那座莊院去了。」

歐陽青點點頭道：「不錯，我們且等一二日，如再不見師太回庵，我們祇有設法到那座莊院中去打探了。」

撲滅金飛花　恩仇一筆勾

他們這一經決定，便又回到庵中，兩個小尼姑又爲他們準備午飯，江湖人物，原不計小節，祇要彼此沒有深仇大恨，皆容易相處。因此那歐陽青等五人，雖是世俗之人，住在菩提庵中，也沒有什麼不便，這樣又等了一天，仍未見太玄師太回來，大家感到情形有些不對。

歐陽青道：「師太今天如果再不回來，我們明天一早便要向後山出發了。」

曹不平道：「不錯，只是我尚有一層顧慮。」

歐陽青道：「曹兄請說。」

曹不平道：「後山那座院落，如果眞是飛鳳莊，而大師又在那裏出了事的話，憑我們眼前幾個人的力量，可能不够。」

司徒紅道：「曹大叔此話怎麼說？」

曹不平道：「那飛鳳莊隱秘於深山，江湖很少人知，其內情必極爲複雜，何況以太玄師太那樣武功，尚且出了問題，你想以我們五人之力，能够穩操勝算麼？」

歐陽青道：「話雖不錯，只是太玄師太是否在飛鳳莊出了事，我們還不知道，就算是的，時下我們也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曹不平道：「有！」

歐陽青問道：「曹兄，有何高見？」

曹不平道：「你我行道江湖數十年，總會有幾個道義相投的好朋友，我們可以請他們來助一臂之力。」

歐陽青道：「時機緊迫，恐怕已來不及了。」

曹不平道：「兄弟養了一批訊鴿，朝夕不離，你我同時修書，兄弟讓那些訊鴿送去，不出十日，必定有人前來。」

歐陽青道：「十日，不是太長麼？」

曹不平道：「敵人一直隱在暗處，行動詭秘而兇殘，這將是武林中一場正邪的決鬥，爲了安全起見，我們不得不愼重一點。」

歐陽青道：「曹兄說得是，現在我們就分頭修書。」

當下兩人共修十封書信，曹不平走到庵外，撮口長嘯，立時有數十隻鴿子飛到面前落下，原來這些鴿子乃是他一手訓練出來，不需飼養，隨着他的行踪，終日不離，曹不平選了十隻最好的鴿子，將十封書箋綁在鴿腿上，立時縱之飛去。

曹不平相交滿天下，這十封書箋的主人，他都曾帶着訊鴿到過，因此不怕找不到地方，不過這樣一來，他們不得不暫時安下心來等待，到了第五天的早晨，仍沒有太玄師太的消息，大家都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周鈴更是如熱鍋上的螞蟻，兩位小尼姑雖是佛門子弟，爲了師父的安全，也有些担心起來，就在此時，菩提庵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一進廊門便大聲叫道：「歐陽兄何在？」

歐陽青聞聲走出，一見大笑道：「馮兄眞是信人，小弟先謝了。」

來人笑道：「歐陽兄的事就是小弟的事，我豈能不管，何況此事尚涉及到武林四大世家，那就更不能不問了。」原來來人正是歐陽青飛鴿傳書相邀之一的獨行俠馮不二。此人年約六十，一身功力，已達超凡入聖之域。

曹不平等一起迎了出來，請兩位小尼姑備了些酒菜，衆人吃酒談心，據馮不二說，江湖之上的武林人物，死在金飛花之下的，已不止武林四大世家，有很多成名多年的人物，皆遭了毒手，因此有很多已經退隱的武林名宿，爲了澄清此事，皆紛紛挺身而出，目下的武林，已被鬧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曹不平等人同時吃了一驚，金飛花到處謀殺武林人物，其目的到底爲了什麼呢？衆人正議論間，忽見庵前飛下一條人影，落地之後，身形一幌已倒了下去。

周鈴眼尖，急叫一聲：「師父。」嬌軀已飛竄入院中，將來人扶起，此人正是太玄師太，此時臉色蒼白，右肩有血漬滲出。

周鈴知是受了傷，趕忙將他扶入禪房，取出傷藥，打開傷處，赫然沾着一朵金花，她小心將金花取下，悟妙用水洗了傷口，悟塵上了藥，讓他師父躺下休息，直到第二天太玄師太的精神方始恢復，言談之下，方知是在飛鳳莊遭了毒手，原來太玄師太爲了江湖除害，秘探飛鳳莊，一連十日，皆隱在暗處調查，飢食山果，渴飲山泉，夜宿岩洞，沒想到在第十二天的夜晚，查探飛鳳莊時，被莊中之人發覺。立時金花亂舞，以師太那樣的身手，仍不免肩頭受傷。

歐陽青道：「由師太這一件事情，已經證實那受金飛花所害的人，必是飛鳳莊所爲，只是他們的目的又是爲了什麼？」

太玄師太道：「飛鳳莊的人，皆是江湖之上武林之中失意的女子，被飛鳳莊主收羅授以武功及飛花，準備統一武林。」

曹不平道：「如此說來，我們不僅是報仇，爲了維護武林正義，也不能讓她們存在了。」

師太道：「不錯，貧尼雖有此心，亦感人手不够，你們來得好，待貧尼愈傷之後，我們一齊撲滅飛鳳莊。」

曹不平道：「師太安心養傷，在下與歐陽兄分別請了一批武林高手，不日便到，那時再爲行動，我們就可制勝了。」

師太道：「如此更好，只是飛鳳莊的人一入江湖，不知鬧成什麼樣子了。」

馮不二便將最近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

太玄師太嘆道：「這也是武林刦數，還好我們能及早發現了賊巢，否則更不堪設想了，兩位施主所約人手，不知何時能到？」

歐陽青道：「多則七日，少則五日，必可到齊。」

太玄師太說道：「如此就煩諸位在小庵多住幾日，招待不週到的地方，尚祈原諒。」

曹不平道：「師太言重了。」邊講間，兩位小尼姑已做好了飯菜，並將所餘客房，一齊打掃出來，以備將到的武林高手居住。

不到五天，他們所約的人物都已到齊，計有：

太原神拳言伯周。

滄洲遊俠卜奕。

廬山俠隱司馬行空。

太華女俠紀飛紅。

青城山白石道人。

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

冀州大俠馬觀明。

雲溪漁夫白月。

鍾山樵子郝風。

再加上先到的獨行俠馮不二，所約十人皆已到達，此時太玄師太傷勢已癒，以主人身份，大擺素宴，酒席之間，討論飛鳳莊之事，已知飛鳳莊中已派了不少人流入江湖，他們決定先剿了老巢，然後再入江湖，加以一一撲滅，當晚無話，第二天一早，由太玄師太率領，選一條比較容易去的路，登上了毛頭峯的半腰，此時已經日上三竿。

太玄師太道：「我們向左轉過山腰，便是飛鳳莊院址，只是飛鳳莊人會使用金花，更善於暗中偸擊，各位多加小心。」

衆人應了，旋即轉過山腰，但見一座莊院，橫立眼前，粉紅色的圍牆，環繞一周，院中樓台殿閣，高低起伏，猶如皇宮內院一般，起造得極爲美麗，尚有許多花草樹木，夾在其中。

太玄師太道：「此處就是飛鳳莊了，據我所知，正門有二十個年青女子把守，每人携有五十朵金花，手法也極爲犀利，院牆四週，也有人巡查，大約有四個小隊，每隊五人，合計二十人，每人亦有五十朵金花，手法與守門女子相等，除此四十個女子而外，尚有五十名女子，分別居於各廳房中，由一個總管領導。」

歐陽青說道：「這個總管叫什麼名字呢？」

師太道：「此人約四十上下的年紀，長相也不惡，武功極高，只是不知她叫什麼名字，除此之外，尚有一個莊主，此人行動詭異，貧尼在此打探了十二日之久，始終未見過她一面，當然更不知她叫什麼名字了。」

曹不平道：「依師太之見，我們從何處進入比較合適？」

太玄師太道：「大門防守嚴密，從院牆進入比較容易，只是人手需要分配一下，我們總計十八個人，可分成四組，每組四人，請曹大俠，歐陽大俠，白大俠，郝大俠各領一組，分四面進入，打他個首尾不能相助，剩下貧尼與小徒周鈴二人，從中相機行事，不過諸位放心，金花雖然厲害，祇利於偸襲，如先有戒備，就無大妨碍了。」

曹不平立時帶了黑炭焦猛，小尼悟妙悟塵四人爲一組，由東院進入。

歐陽青帶了獨行俠馮不二，小徒司徒紅，太原神拳言伯周四人爲一組，由南院牆進入。

雲溪漁夫白月與滄州遊俠卜奕，廬山俠隱司馬行空，太華女俠紀飛紅四人爲一組，由西院牆進入。

鍾山樵子郝風與青城山白石道人，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冀州大俠馬觀明四人爲一組，由北院牆進入。

太玄師太與周鈴師徒二人，先從東北角潛入院中，然後在廚房中放了一把火，莊中大亂，四組人員，立時由四面飛入院中，他們早有默契，身形一落之際，便各自掏出兵刃，飛舞起來，護住全身，然後向四隊巡查，分別攻去。

鳳飛莊四隊巡查，每隊五個女子，各備五十朵金花，每隊對付一組敵人，第一隊巡查剛好迎上了西院牆進入的雲溪漁夫白月，滄州遊俠卜奕，廬山俠隱司馬行空，太華女俠紀飛紅等四人，五個少女立時各持五朵金花，揮手發出，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四人打去。

這五個女子年紀雖輕，內力極為深厚，因此發出的金花，都帶起呼呼風聲，端的凌厲之極，勁力與手法，都不在一流高手之下，如以此種功力手法偷襲，任對方武功再高，也很難躲過，也難怪四大世家及許多江湖豪客，都在不知不覺中遭了毒手。

雲溪漁夫白月以一枝釣魚竿撥落兩朵金花，側身避過兩朵，另一朵却打穿了他的袖子，幸未傷着皮肉。

滄州遊俠卜奕以青萍劍碰飛三朵金花，有兩朵金花打穿他長衫的下擺。

廬山俠隱司馬行空一聲長嘯，身形劃空而起，那五朵金花從他身下穿過，右手一揮寒犀劍，直向那五個女子攻去。

太華女俠紀飛紅持蛇尾鞭打飛了兩朵金花，嬌軀向右急閃，又讓過了兩朵金花，另一朵金花不偏不歪的打在她的髻上，髮結打散，一頭青絲也隨之散發下來。

四個人都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白天對陣，尚難免衣髮受損，由此可見金飛花的厲害，紀飛紅一聲嬌叱，嬌軀弓放之間，已向對方攻去，同時蛇尾鞭一招天外來鴻，向第一組的五個女子攻去，同時白月與卜奕，也各拿鈎魚竿及青萍劍攻上，司馬行空的寒犀劍此時已臨五個女子的頭上，他們的目的是以快打快，不讓對方有發動金花的機會。

此時飛鳳莊的第二隊巡查遇上了由東面進入的曹不平，黑炭頭焦猛，小尼姑悟妙悟塵等四人，第一回合，曹不平的衣袖被打穿，兩個小尼姑因輕功底子好，未有損傷，焦猛的右肩受了微傷。

第三隊巡查遇上了南面進入的歐陽青，獨行俠馮不二，司徒紅，太原神拳言伯周等四人，言伯周的腰帶被金花打斷，其餘三人亦無損傷！

第四隊巡查遇上了由北面進入的鍾山樵子郝風，青城白石道人，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冀州大俠馬觀明等四人，這四人皆是老一輩江湖人物，身手靈活，因此除去衣衫受損而外，皮肉並未受傷，這四人亦採取以快打快的手法，吳一通的報君知敲得噹噹作響，馬觀明月眉刀長驅直入，郝風的板斧飛捲，白石道人的太微劍抖出朵朵劍花。

飛鳳莊院之中剎時間滿天生花，兵刃交鳴，一片叱喝之聲，震動天地，此時忽聽得太原神拳言伯周一聲大喝，脫下長衫，揮起陣陣風聲，打落三朵金花，同時右手揮拳，擊中二名女子的頭頂，直打得腦漿迸流，倒地死去，但他却被另一朵金花，打中了左肩。

曹不平一聲長嘯，右手串鈴搖得震天價響，右手虎撐貼地飛捲過去，祇見朵朵金花，在他頭頂飛過，他身形就地一旋，一招野戰八方，打傷了三名女子，打死了一名女子。

言曹二人這一得手，其餘的人精神大振，各施絕招，飛鳳莊的二十名女子，不到半個時辰，已經死的死傷的傷，這並不是她們的武功不好，而是這次來的人，皆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雖是如此，來的十六人中，已有五六人受了傷。

此時守住大門的二十名女子，也聞聲來援，衆人收拾了二十名女子，已經精疲力盡，要想再收拾新來的二十名女子，實無把握。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長空之中，有人朗唸了聲「阿彌陀佛」，但見長虹飛空而降，落下一個花甲老尼，灰色禪衣，手持長劍，劍光泛着紫色——清喝一聲：「站住！」

其中一個女子冷聲道：「我以為是誰，原來是前天的漏網之魚，你能逃出性命已很僥倖了，怎麼還敢回來送死。」原來來人正是太玄師太。

太玄師太冷哼一聲道：「上次貧尼未曾防備，遭了你們的偷襲，今天妳們不妨一起上，看看貧尼能不能對付得了妳們每個人身上的五十朵金花。」

那女子怒道：「本姑娘原念你是出家人，不願傷害，既是你一定要死，那也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邊講之間，素手一揮，立時有數十朵金花，向他攻去。

太玄師太凝神獨立，右手長劍，紫光閃爍，奇的是那飛出去的金花，一碰到劍上的紫光，竟然紛紛垂地，那二十名女子大吃一驚，同時將身上所剩的金花，一齊發出，剎時間竟然有上千朵的金花，密不透風的向太玄師太攻來，這種驚人的聲勢，亘古未有，衆人齊為太玄師太担心。

此時但見太玄師太長劍微微移動，劍上的紫光更盛——原來她已將全身功力，凝集劍上，那上千朵的金花，碰到他劍上所發出的內力，紛紛落地，傾刻遍地金花，金光閃爍，那二十名女子驚得呆了。

太玄師太此時才朗聲道：「出家人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因此貧尼不想殺妳們，還不叫你們莊主出來。」

二十名女子微微一愣，竟然一齊發足向後宅奔去。

太玄師太向各人道：「各位盡速上藥裹傷，等一下尚有一場惡戰，今日不掃盡魔窟，此心難安。」

焦猛，言伯周，司徒紅，悟塵，吳一通等人，此時皆受了傷，好在傷勢不重，趕忙上了刀創藥用衣襟裹好，此時突見一條嬌小的人影，由後宅的屋頂凌空翻向前院，肘腿曲屈，彩帶飄舞，就像是飛在半空中的一個彩球，到達前院上空之時，突的肘腿齊伸，平平的落了下來。

鍾山樵子一擺扳斧正欲迎上，忽聽那人一聲嬌笑說：「鍾大俠，是我！」來人竟是太玄師太的得意門徒，周鈴。

太玄師太道：「鈴兒，事情辦得怎樣了？」

周鈴道：「弟子已找到收藏金花的地方，有四個少女看守，大約有數千朵金花，弟子設法將那兩名看守的女子引開，數

千朵金花，已經被我取出，拋入深澗之中了。」

太玄師太道：「做得好，如此說來她們除了每人身上所携的五十朵金花而外，已無餘花了，各位儘可放心。」

語聲才了，突然有人冷哼一聲道：「本總管就是不用金花，一樣可以使你們身首異處。」講話的人是一個四十上下的女子，着一身淺藍色的衣裙，手持飄花劍。

太玄師太道：「閣下既任飛鳳莊總管之職，想必不是默默無聞之輩，請通上名來。」

那女子道：「來人之中，够資格問我姓名的，大概也祇有你太玄師太一人了，——好吧，我不妨告訴你，也免得你不知死在誰人之手，我是冷無霜。」

冷無霜乃黑道中的女煞星，成名在三十年前，黑白兩道聞名喪胆，難怪她口氣如此之狂了。

太玄師太道：「冷無霜成名已久，論年紀總在五十以上，閣下看來祇四十許人，眞是養生有術了，不知貴莊主又是何許人物？」

冷無霜一聲冷笑道：「我自己事情由我自己做主，因此我的姓名可告訴你，妳祇要能够殺了本總管，敝莊主自會出來與妳見面。」右手一起，飄花劍已向師太攻去，就在此同時，內院中又衝出五十名女子，各飛金花，將曹不平等十數人困住。

羣俠各展兵刃反攻過去，但見金花亂舞，兵刃飛鳴，比起第一場搏殺，又要凌厲得多。

太玄師太的一柄長劍，採取以靜制動，一任冷無霜的飄花劍法如何飛舞，他祇是將劍緩緩移動，奇的是對方發出的朵朵劍花，一碰到太玄師太劍上的紫色，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踪，太玄師太邊打之間一聲清笑道：「冷無霜，人身難得，聲譽難求，妳也算得上是武林名宿了，何苦不修晚節，而讓孽障纏身。」

冷無霜一聲冷笑道：「老尼姑，我冷無霜很知道快意恩仇，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若想與我談因道果，那就免了。」一抖手間，又是數十朵劍花飛出。

太玄師太長劍一揮，發出一縷紫芒，將那數十朵劍花消滅，又道：「貧尼念妳一身修為不易，莫要自毀了前程。」

冷無霜道：「少廢話，妳如眞有本領，儘可放手一搏，如我不敵，那也是命裏該遭。」

太玄師太又朗唸了聲阿彌陀佛道：「施主既不肯回頭是岸，老尼祇有先送妳上西天了。」語聲一了，身形微搖，一道紫芒，穿過冷無霜所發出的片片劍花，竟然透胸而過，冷無霜做夢也未想到師太的劍法竟然如此犀利，她睜着驚愕的雙眼說：「妳！」

太玄師太唸了聲佛號道：「因果輪迴，亘古不滅，願施主來世為人之時，多行善業，以補前非，否則，連剝復之機都沒有了。」長劍一抽，冷無霜已經倒地死去了。

那五十名女子見冷無霜一死，陣脚大亂，羣雄趁機反攻，立時又殺了二十多名女子，剩下的一齊收了金花，退入內院去了。

羣雄這一陣搏鬥，又有幾人受了傷，趕忙將傷裹好，準備再一次搏鬥，因為他們知道那內院之中，尚有殘餘賊黨及飛鳳莊的莊主在內，下一次的搏鬥，又可能是他們進入飛鳳莊的最後一次搏鬥，也是最厲害的一次搏鬥。

太玄師太道：「各位將息片刻，我們必需攻入內院，以免那飛鳳莊知勢不可敵，聞風而逃。」

焦猛站起來道：「用不着歇啦，這點小傷算不得什麼，我們這就攻進去。」

曹不平一擺虎撐道：「打鐵趁熱，我先走一步了。」左手串鈴，右手虎撐，已躍入後院之中。

他這一走，接着歐陽青，司徒紅，周鈴，白月，卜英，悟妙，悟塵，言伯周，郝風，司馬行空，紀飛紅，白石道人，吳一通，馬觀明，焦猛，馮不二等一流江湖高手，也跟着一起進入後院之中。

太玄師太最後一個進入，當他進後入院之時，羣雄已與敵人對上陣，只差動手而已。

對方為首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生得明眸皓齒，頭梳雙髻，穿一身紅色緊身戰衣，手持一柄二尺長的短劍，劍身上紅光隱現，顯然這一柄劍也是經名匠之手打造，其餘飛鳳莊剩下的四十多名白衣女子，並排立在那女孩的身後，猶如侍衞一般，每人手上尚持有一二十朵殘餘金花。

此際聽那女孩嫩聲叫道：「那一個是你們為首之人，請站出來說話。」

太玄師太朗聲道：「貧尼在此，不知少施主有何見教？」

那女孩道：「妳大概就是菩提庵的太玄師太了，飛鳳莊與菩提庵比隣而居，多少年來，一直相安無事，你何故領人上門惹事生非？」

太玄師太反問道：「四大世家及許多江湖豪客，與小施主同屬武林一脈，小施主何苦派人殘害武林？」

那女孩小臉蛋一冷道：「那是飛鳳莊的事，何勞師太強行出頭，多管閒事？」

太玄師太道：「小施主錯了，出家人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小施主多行惡業，貧尼豈能讓天下蒼生，蒙受其害？」

那女孩道：「你既是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妳可曾慈悲我什麼？又方便我什麼？」

太玄師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就是貧尼要方便小施主的了。」

小女孩道：「我年紀雖小，但這種口頭禪却也聽了不少，妳要與我談這些，那是枉費唇舌了。」

太玄師太道：「不敢動問小施主上姓芳名？」

小女孩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叫何再青。」

太玄師太道：「好名字，想來飛鳳莊莊主就是妳了。」

何再青傲然的道：「不錯！」

太玄師太道：「小小年紀，能當了飛鳳莊莊主，的確不易，想來你在武功劍術上面，也有相當的造詣了。」

何再青一笑道：「也還過得去。」

太玄師太嘆道：「當今武林之中，像你這樣的年紀而又有這樣高造詣之人，是

俠義恩仇傳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鬼谷恩仇（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三强在狠山尋着洪楚卿，因楚卿負傷，回家後由許媚娘單獨閉門施救，誰知她却以毒藥給楚卿服食，使楚卿變成痴呆，目的是不讓楚卿將她的奸謀洩露。於是遂使許元化陪着洪三强，日日酗酒，免他追究楚卿遇險之事。然後乘機偕同許强，許昆與閻王帖三人潛往狠山找尋鬼谷武功秘笈，但到了鬼谷附近，却被亂石沙堆所困，許昆與閻王帖同時失踪，並發現喪門神屍體，繼而許强又陷落沙堆身亡，許媚娘於驚駭之餘，急奔回家……

夫妻同等待　相見成追憶

迫不及待的許媚娘，從楚卿眼中漸漸增加的神光，也知道她心下有些明白了，便不停迫問，楚卿倒因此明白了這歹毒女人的用心。

不，不能讓她知道那完全清醒了，否則仍不能逃出她的毒手，不，不能。

若是把這歹毒女人的惡毒用心，以及所作所爲，告訴她爹呢？

不，不可，她想了千百遍，一者她爹來看她，這歹毒的女人一定守在一邊，寸步也不離，二來只怕連她爹也會沒命了，這女人如此歹毒，豈會不先下手爲强。不，爲了她自己，爲了她爹，她不能洩漏出來，她得假裝仍然甚麼也不明白，仍然痴呆地。

楚卿眞有時甚麼也不明白，那藥物好生厲害，顯然在許媚娘全力解救之下，尚未能除根，那藥力仍有少許留在她腦中，只要她身邊無人，只要她睜眼對着光亮，不用多久，她就感到一片茫然，必要好一陣子，她才能想，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

許媚娘亦被她騙過了，每當算計這婆娘要來的時候快到了，她就睜大了眼睛，讓自己漸漸迷糊。

是她這般似假還眞，才把許媚娘騙過了，那婆娘也心灰，意也漸漸冷了。

如何能不冷？他帶來的人，喪門神，許强，胡天，是她親見了屍，都死了，她怎能不害怕？不傷感？

還有，藍無常一去無消息，閻王帖與許昆不用說命喪在那浮沙中了，現今除了一個年老的許元化外，只得十來個武功平常之極的嘍囉，她還能再有當年的雄心麼？現下連如何躲逃太湖帮與燕山派的追踪尋仇，已是大不易了，若然她再不死心，她明白，那就是死路一條，只有暴露自己，把仇家引上門來。

許元化是年紀大了的人，做事自然更愼重些，想得也週詳些，那豪氣自也隨歲月消磨，加上這許元化不斷說以厲害，許媚娘漸漸連大門也少出了，除了在洛陽城中還養着兩個嘍囉，作爲眼綫以外，狠山

絕無僅有的了，只是不解妳因何仇事，而殺氣又如此之重？」

何再青道：「老尼姑，妳又來向我說教了，我提一個人，想你一定聽說過。」

太玄師太道：「什麼人？」

何再青道：「就是當年被四大世家及江湖高手圍殺的何不凡，他就是本莊主的先父。」

太玄師太微驚道：「獨行無影何不凡，難怪小施主武功造詣如此之高，只是何不凡不修善業，挾技傲視江湖，多行不義，他是死有餘辜啊，小施主想是要爲父報仇了，只是在報仇之前，先要將是非黑白弄個清楚，如是妳先父的不是，這個仇不報也能。」

何再青怒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豈能不報，廢話少說，妳要我不報仇祇有一個辦法，殺了我。」

太玄師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小施主如能一念回心，豈不皆大歡喜？」

何再青怒道：「少廢話，妳不殺我，我又要殺妳了。」語聲剛了，一道銀虹，急如閃電般的向太玄師太攻去。

太玄師太長劍一引，劍上發出一縷紫芒，與何再青劍上所發出的紅色，纏在一起，堅持不下。

他們兩人這一動手，接着曹不平一擺虎撐，搖起串鈴，向羣女攻去，曹不平功力非凡，串鈴聲驚魂奪魄，接着鍾山樵子的大斧，雲溪漁夫的釣竿，太華女俠的蛇尾鞭，悟妙悟塵的拂塵，言伯周的雙拳，滄州遊俠的長劍，司馬行空的長劍，白石道人的拂塵，馮不二的九耳八環刀，司徒紅的長劍，歐陽青的長劍，焦猛的鐵棍，羣雄一起攻了過去，飛鳳莊的四十多名女子，也飛出朵朵金花，只是她們所剩的金花不多，金花飛完，迫得她們抽出短劍抵抗，這些女子雖然武功不弱，但所來的人，皆是江湖上知名之士，頂尖高手，因此不到半晌工夫，那四十多名女子，已傷亡殆盡。

羣雄不爲已甚，殘餘的人，由她們自己逃生去了。

此時太玄師太與何再青正在緊要關頭，兩人劍勢極爲緩慢，劍上所發出的光芒，始終相持不下。

歐陽青搖頭嘆道：「想不到她小小年紀，已練到心劍合一的境界，如能放下屠刀，未來的武林，非她莫屬了。」

曹不平道：「當今之世，能練到心劍合一的境界並不多，小小年紀，也眞難爲了他。」

雲溪漁夫白月道：「以她的功夫，我這條釣竿不知在她的手下能走幾招。」

鍾山樵子郝風笑道：「你這條釣竿多少年來，一直傲視江湖，不過你若想跟這女娃娃比劃，不會出一百招。」

雲溪漁夫白月笑道：「那是你抬舉我了，老漁夫頗有自知之明，眞的與她對上了手，不會出五十招。」

白石道人點頭笑道：「不錯，眼前的人，能支持這女娃娃百招以上的，我看祇有一個人。」

太華女俠紀飛紅道：「誰？」

白石道人笑道：「是歐陽大俠。」

歐陽青道：「那是道長抬舉我了。」

正說間，忽聽周鈴一聲大叫說：「你們快看。」

衆人聞聲看去，只見何再青劍上所發出的紅光，已完全隱去，而太玄師太劍上的紫光大盛，何再青不住的向後退去。

司馬行空嘆道：「小小年紀能練到這樣高的武功，確是不易，如果就此死去，太可惜了。」

悟妙悟塵二人同時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滄州遊俠卜英及獨行俠馮不二同時叫了一聲：「師太劍下留情。」

太玄師太本無殺她之心，聞言劍下一緩，何再青方停止脚步，緩過一口氣來，道：「我已殺了很多江湖高手，難道你們不殺我？」

江湖遊士神卜吳一通道：「大家念你年輕無知，不願加害，妳如能就此革面洗心，做一個正正當當的人，將來前途正不可限量。」

冀州大俠馬觀明也道：「祇要妳能將散在江湖上的人手收回，從此改過自新，大家可能既往不究。」

太原神拳言伯周也道：「馬大俠所說的話，也就是我們大家要說的話，妳答不答應？」

何再青竟被羣雄的豪情感動，淚光隱顯的道：「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太玄師太柔聲道：「孩子，妳說吧，祇要不違常理，我想大家會答應妳的。」

何再青道：「求師太收歸門下，以便朝夕侍候，從此不再過問武林之事。」

太玄師太向周鈴看了一眼，因何再青是周鈴的殺父仇人，如果收在門下，恐難相容。

周鈴慨然的道：「師父就收了她吧，她雖殺了我的父親，但她已願回頭是岸，我不會與她計較的。」

何再青向前跨了一步，向周鈴跪了下去說：「謝謝師姐成全。」

太玄師太朗唸了聲佛號道：「此間諸事已了，請各位到小庵稍息，用齋之後，便各請自便，只是貧尼尚有幾句話要勸告各位，如今武林四大世家及江湖高手大受損傷，武林之中缺乏主持正義之人，各位回去之後，務必設法重整武林，以維護道義。」

衆人皆認可，旋即回到菩提庵用齋之後，便各自散去，周鈴及曹不平，歐陽青，司徒紅等人也回去重振武林四大世家的雄威。

——全文完——

下期預告

一期完巨型武俠傳奇小說「**陰手陽拳**」

龍乘風著

鎭只留下一個海馬周三，這小子武功最不行，但人倒最隨和，和當地人相處得來，幾年下來，都已不把他當作外來人了。有了海馬周三在鎭上留心外來的生面人，那就足夠了。許媚娘心冷意灰，洪三强對他，可就更重要了，也漸漸討好起他來。

於是，洪楚卿逃出了毒手，命也檢回來了。而且，漸漸，她非但並未成爲一個白痴，清楚的時候更多了。許媚娘的即時解救生了效，正因她清醒得快，知道這個惡毒的女人又下毒手，便故意裝做痴呆，藉以避禍。

楚卿不敢望許媚娘，否則她眼中的怒火被許媚娘瞧見了，可就完了，但却見到許元化也打了個寒戰，像才發現許媚娘的惡毒一般，一時怔得竟忘了跟去。

但狡猾的許媚娘却被她騙過了，她裝得眞像，即使她爹爹來到跟前，她也茫然無視，作出含糊囈語。洪三强越是急得蹬脚，搖頭，嘆氣，也越能騙過狡猾的許媚娘，因爲許媚娘清楚她爹，一個粗獷的漢子是假不來的，因是，也眞以爲救治得晚了，以爲楚卿成了白痴。

許媚娘的人，非死亦失踪了，沒有爪牙，還能再心比天高麼？何況歲月不饒人，色已衰，又豈能再迷惑人，鬼谷尋到了，但是沒尋到蓋世武功，倒葬送了得力的爪牙，而今，連躱逃太湖帮和燕山派的尋仇也來不及了，還會再有什麼冲天的氣焰呢？

許元化像漸漸躱避她了，漸漸地疏遠了她。

許媚娘漸漸十天半月連莊門也不出了，海馬周三從狠山鎭上失了踪，他那一夥戴歪帽子斜穿衣的混混也不見了，狠山鎭是繁榮了，又回復了平靜。漸漸，面生的人也少在鎭上出現了，酒館裏，只有鄉親們在話家常，虎兒溝裏沒了虎，狠山裏也不見狠。

只有王老爹不時透露些新鮮事兒，其實也不很新鮮，因爲十天半月，就有這麼樁事兒傳出來，但日久也就見怪不怪了，一個白痴姑娘忽然夜裏失了踪，但一兩日就又在山裏尋了回來，久而久之，次數多了，連洪三强不見了女兒，也不再那麼着急了。

王老爹留在酒館的時候更多了，他打趣自己，說他是有老婆的寡老，因爲一時疏忽，白痴女兒就往山裏跑，非得找個人來看守着她不可，於是把王大嬸接了回去，許媚娘雖是趕走過王大嬸，而今却再不理會了，却是巴不得有這麼個人來看守着這丫頭，免得洪三强不見了她就逢人大罵。哼，一個人變了白痴還不是和死了一樣麼？她許媚娘才不操這個心哩。

但一個耳語在狠山鎭上傳開了，雪裏紅的肚子大起來了。對狠山鎭上的人來說，洪楚卿仍然是雪裏紅，但誰也不敢公然談論，因爲洪三强雖然日在醉鄉，仍被鄉親們尊敬畏懼，私下裏的耳語，却是阻止不了的。

「是誰造這個孽？要被洪三爺查出來，還有命麼？」

提心吊胆的許媚娘也懷了鬼胎，把許元化喚到無人之處，也在耳語：「會不會是胡天那小子的孽種？」

不但她安排下毒計，眼看胡天進入洪楚卿房中，人雖死了，但死了的胡天一絲不掛，除了他，還會有誰？

粗獷的洪三强可不傻，豈有想不到的，若不是許元化攔阻得快，許媚娘幾乎死在他掌下，但許媚娘可也不是沒主意的女人，是個胳膊上曾經跑得馬，拳頭立得人的女人，對付脾氣暴躁的漢子，她却是最拿手，又來個先發制人，說道：「姓洪的，你放明白點，那胡天是我的客人不假，但也要你點頭，人家才在莊上住下來，女兒可是你的，女兒大了不嫁出去，有道是女大不中留，誰能說不是你女兒勾引姓胡的，你不是也說過，他兩人倒是一對兒麼，你原有意成就他們，既有意，就該早把喜事辦了，你却只顧整日灌你的黃湯，他倆個你有情，我有意，烈火遇到乾柴，孤男寡女日日見面，你早該知道會出事的了，何況我的人死了，你的人却活着，我不找你算這筆帳，你倒罵起我來。」

那許元化也做好做歹，說道：「事已至此，有道家醜不可外揚，難不成也把你女兒殺了不成？倒不如對外說，你已給兩人成了親的。」

洪三强怎敵得過許媚娘的牙尖咀利，想想自己也少了管教，也有不是之處，不禁嘆了口氣，說道：「現下才恁地說，人家如何能信？這個事情，眞是氣煞人的，不知如何是好？」

許强道：「便說那時女兒在病中，爲了冲喜，故爾沒宴親友，本擬待你女兒病癒才補辦婚禮，偏是胡天短了命，無論如何，不管人家信不信，總比人家去胡猜瞎說好，是不是？再說你只得這個女兒，而今又病成了這般，我說啊，姑娘有了孕，你該高興才對，因爲總是你家的骨肉，你也有了後代了。莊主，你倒認眞想想。」

洪三强認眞想了，當眞女兒便不成白痴，嫁不去了，他家的香烟也斷了，而今反倒有了後，姓胡的死了，孩子自然也是他家的了，許媚娘嫁他這麼多年，看來是不會生育了。

洪三强恁地一想，越覺許元化說得有了理，可不是麼？雖然狠山鎭的人半信半疑，却再沒耳語了，既然沒有耳語，也就什麼都安靜了。

孩子生下來了，挺健壯的，洪三强捧在懷中，還是眞樂了，他說：「取個甚麼名兒好呢？」

「姑娘已取下名兒了。」王大嬸說：「叫小虎子。」

洪三强一怔，環眼一睜，却是王大嬸沒慌張失措，道：「姑娘從小就喜歡跑去虎兒溝去玩，有日和老身說笑，說他日有了孩兒，就取名小虎兒，現在姑娘連人事也不知，豈會取名兒的。老爺你瞧，這孩兒多健壯，又是個男孩兒，啊喲，小心他跌落來，可不活脫是個小虎兒？」

洪三强虎目裏現了淚光，瞧了床上的女兒一眼，也不知是悲，還是喜。

小虎子，這名兒倒也不錯。

×　×　×

小虎子長到十歲了，從小沒爹，也沒娘的孩子，也沒人疼，却有人打，有人罵的孩子，偏又沒人管的孩子，自然成了個野小子。

「婆婆，我娘呢？」

小虎子從小就沒爹沒娘，却有公公，婆婆。但公公在床上躺了好幾年了，鬍梢兒上滿是唾沫，因爲他整日說個不休，可就是誰也不知他說什麼。小虎子怕走到他床邊去，因爲他見人就咆哮，小虎子不但害怕公公喉嚨裏發出的咆哮聲，也怕那雙睜大着的眼睛，在小虎子看來，只有傴僂的吳八刀才不怕公公，因爲只有吳八刀才到公公的床前去，餵公公的飯，連喝水也餵。他啊，小虎子可害怕，總躱得遠遠的，偶然走到公公的房門口，伸頭一張望，他公公的眼睛總是瞪得那麼大，他總是嚇得飛跑。

小虎子也怕婆婆，因爲婆婆總罵他野雜種，一個耳巴子就打得他耳朶聾上半天，要不也嗡嗡的叫上半天。但鎭口的小與兒和小三子都有娘，爲什麼他沒有？眞要問個明白。他問過吳八刀了，只有吳八刀他不怕，也對他好，不時還偷偷塞一把菓子給他，有時是一塊糖，但吳八刀只是傴僂着……不，是更傴僂着搖搖頭，嘆口氣，什麼話也不說。

別瞧小虎子小，他可懂得，吳八刀也怕他婆婆，是不敢說，他記得，第一次他拉着吳八刀問時，婆婆也在跟前，他婆婆一瞪眼，吳八刀就顫抖了。

他記得，他婆婆罵道：「你這野雜種有什麼娘，你娘早跟野漢子跑啦。」

誰是野漢子？他不知道，但總算明白了，他有娘，而且還活着，但他娘呢？那去了？野孩子總是倔强的，小與兒和小三子也罵他野雜種，那麼野雜種就不是好名兒，他也要有娘，就不是野雜種，人家也不會罵他野雜種，雖然那小與兒和小三子都比他大，但他發起野來，仍把兩個人打得頭破血流，小虎子一口氣跑回莊去，他定要問個明白。

小虎子問：「婆婆，我娘呢？我要娘。快說，我娘在那裏？」

不用說，他的耳朶又聾上半天，又跑到虎兒溝去哭喊半天，小虎子是不會在別人眼前哭的，即使惡婆婆耳括子還再重些，也休想會在她面前滴一滴眼淚，娘在那裏啊，小虎子只有跑到虎兒溝去哭喊，因爲只有那裏，才不會被人家見到，他哭聲也不會被人聽到。

但這一天，小虎子把眼淚一抹，跳了起來，因爲他面前坐着個長頭髮的野人。破爛的衣衫掛在身上，露出他一身古銅色的肌膚，竟不知是何時來到跟前的，那野人默默地望着他，不言不動。

小虎子再把眼淚狠狠一抹，氣急了，這野人竟然見到了他躱在這裏又哭又喊，多丟人，他如何不氣。

小虎子把胸脯兒挺得高高的，說：「我沒哭，我……沒有，你聽到麼？你是誰啊？」

那野人仍然默默的望着，那雙眼睛眞怪，不像婆婆惡狠狠的眼睛，也不像吳八刀那樣可憐兮兮的，眞怪，怎麼倒有些像……像……他想起來了，像把他帶大的王大嬸一樣望着他，那王大嬸雖然被婆婆趕走了，但王大嬸的那雙眼睛，他一閉眼就能見到，總像在暗中瞧着他，很關心的。

小虎子氣得蹬脚，那野人的眼睛也罷了，他那滿腮像亂草一樣的鬍髭，竟會像他公公沒躺在床上前一樣，呵呵笑就顫抖起來。那麼，這野人在笑他。

「我沒哭，我沒哭！」小虎子蹬着脚說：「你瞧，我臉上沒眼淚。」

他又使勁抹了一把，但忙把手兒藏在背後，因爲又抹了一把眼淚，他臉髒手也髒，更成了個花臉貓。

那野人讚道：「好，有種的娃兒是不哭的，你沒哭，且沒流眼淚，我沒看見你哭。」

小虎子樂了，胸脯兒挺得更高，但是……「喂！你說什麼？有種？有種不是雜種，是不是？」

那野人說：「當然不是，雜種是壞話，是罵人的，可是有人罵你雜種？」

野人的眼睛流露出好奇來，小虎子說：「我婆婆總是罵我雜種，小與兒和小三子也叫我雜種。婆婆還打我，我不哭，我……就跑到這裏來。」

野人說：「跑到這裏來哭，你不要人見到你哭，我也沒瞧見你哭，小娃兒，哪你不是雜種，是有種。」

小虎子說：「我當然不是雜種，王大嬸說：我有爹，我爹在山裏。」小虎子向山裏指了指，狠山的山峯在雲裏霧裏，若隱若現，再說：「長大了，我就到山裏去，去找我爹，我有爹，爹在山裏，你曉得麼？王大嬸要我別說，婆婆知道了，定會打死我。」

「王大嬸？」那野人眼睛睜大了。

小虎子說：「就是把我帶大的王大嬸，王大嬸最疼我，所以婆婆把她趕走啦，後來就死啦，是她死前對我說的，說除了她，誰也不曉得，她要死啦，要是不告訴我，那就沒人曉得了，長大了我就去找我爹，我有爹，爹在山裏，我不是雜種。」

那野人霍地站起身來，一伸手就抓住了他，小虎子溜滑得很，但竟沒有躱得開，小虎子叫，掙扎着說：「放開我，放開我。」

野人不放開他，說：「可是鎭上王老爹家那個大嬸？她！她死啦！」

小虎子一腳踢在野人的大腿上，驀可裏一掙，啊喲！他的脚像踢在大樹上一樣，野人也不動一下，他却直撞了出去，但他肩背一着地，一滾又跳起來，裂着咀，休想他呼痛。

小虎子沒料他會鬆開手來，他他……說甚麼？

野人說：「那麼，我……我來晚啦，她死啦。」

小虎子奇道：「你……你也認得王大嬸？你來找王大嬸？」

野人點了點頭，說：「可是，晚啦，她死了，小娃兒，你回去吧，天不早了，你住在鎭上吧，可有一陣跑。」

小虎子說：「我不住在鎭上，我住在那邊罷。」

那野人驀地渾身一震，小虎子竟然又沒躱過，又被他抓住了，說：「靑雲莊！小娃兒，你是住在靑雲莊！你叫甚麼？快說！」

小虎子說：「我叫小虎子，王大嬸說，這名兒是娘取的，長大了，我要像隻大老虎，吃掉欺負我的人，除了公公，除了

吳八刀，通通吃掉。」

「小虎子，」野人說，不但聲音顫抖，連抓住他的手也在顫抖：「你叫小虎子，你……你娘呢？」

小虎子說：「我沒了娘，從小就沒有娘。」

怎麼這野人直往後退？踉踉蹌蹌，像要跌倒一樣，總算站定了，說：「你娘可是姓洪？她她……死了？」

小虎子大怒，叫道：「我有娘，我娘沒死，王大嬸說，娘到山裏找我爹，就沒回來，她一定活着，她沒死。」

小虎子又被他抓住了，抓得不那麼緊，小虎子也沒躲，從小就受磨折的小孩兒，磨得比同樣年紀的孩兒總是聰明些，他瞪大了眼睛望着這個從未在鎮上見過的野人，那麼，他是打山裏來的了，那麼，也許他見過山裏的爹娘，他倒要問問。

那野人又說：「你娘姓洪？是不是啊？」聲音顫抖得令小虎子奇怪極了，手也在抖，眞怪。

小虎子說：「我曉得，我從小就沒見過娘，但我公公姓洪，人家叫他洪三爺，我公公疼我，可是躺在床上起不了身。」

那野人忽地伸臂，要摟抱他，但小虎子一縮身，溜開了，但他立即後悔了，王大嬸沒死，公公沒躺在床上以前，也是常常這麼摟抱他的，這是兩個最疼他的人了，那麼，這野人也疼他。那麼，他怎倒躲他？

小虎子不再躲他了，野人牽起他的手來，把他拉到懷裏去，忽然間，小虎子想哭了，當那野人又粗又大的手，在他頭上輕輕撫摸的時候，他眞想哭，而且一頭鑽到大野人的懷裏，把臉埋在他胸膛上。

大野人又粗又硬的鬍梢兒刺到他臉上，但小虎子沒躲，他在小虎子耳邊說：「來，告訴我，你……你哭啦？」

誰說小虎子哭了，只不過聲音有些兒咽哽，一個十歲的孩兒，怎能說得明白，何況又咽咽哽哽，偏是那大野人聽得明白，他明白小虎子生下來，就沒見過爹，娘把他交給王大嬸，就一去不回來，以後，他就在王大嬸懷裏長大起來，有時公公把他抱在懷裏，後來，吳八刀也時常逗他玩，但他怕婆婆，婆婆眞惡啊，若沒人瞧見，碰到婆婆，他小腿上，要不就是小臂上，一定會靑一大塊，而且靑上好些日子，從小，他就懂得，他要是喊叫，婆婆擰得就會更重些，腿上臂上的靑塊，也會多幾塊。

從小，他就懂得咬着牙忍受了，躲着那個惡婆婆，但初時還能躲在公公和王大嬸懷懷，後來，公公不知怎麼，就躺在床上再也不起身來了，王大嬸也被惡婆婆趕走了，他只有躲到莊外去，就成爲野孩子了。衣裳破了，也沒人給他換了，因爲王大嬸不久也死了，有時，他餓上了整天，也沒人給他吃的，時常，吳八刀夜裏把他從莊外的牆脚下，把他抱回去，因爲他又餓，又不敢回去，有時就躺在牆脚下睡着了。

大野人的牙齒咬得格格响，但小虎子一點也不怕，因他也常常地牙齒咬得格格响的，他在說甚麼？「好狠的許媚娘！」

小虎子說：「啊！是啊！婆婆叫許媚娘，我聽吳八刀背地說過，你！你曉得？那你一定認得婆婆……」

小虎子霍地坐起身來，他忽然記起來了，王大嬸叮嚀不可讓婆婆曉得的，却告訴了這個認得婆婆的大野人。

但小虎子一點也不担心，他都十歲啦，難道誰對他好與不好，也瞧不出來，原來這大野人也恨他婆婆，那麼，他還怕誰？但小虎子仍不放心，於是說：「你說過，不告訴我婆婆的，是不是啊？你不要騙我。」

大野人點了點頭，斬釘截鐵地說：「我不說，我也不會見他，小虎子，你眞記得，王大嬸說你娘在山裏？」

小虎子將頭猛點，說：「我也有娘，娘進了山，王大嬸說的，等我長大了，不怕狠了，我就進去找娘。」

那野人霍地站起來，說：「我帶你進山去找你娘，好不好？」

「好啊！」小虎子大叫，「你眞帶我去？」

「我帶你去，」大野人說，「今後我還疼你，再不讓人欺負你，我也教你練功夫，你把功夫練好，以後誰也不敢欺負你了，你那惡婆婆也不敢。」

小虎子叫道：「好啊，我曉得，吳八刀有一把刀，公公床頭壁上也有，他們說：公公以前武功好得很，專殺大惡人，好啊！我跟你去，找我娘，練好功夫。我我……」他以小手作刀，狠狠劈了一下。

既然沒有一個人疼他，這野人對他好，又是帶他去找娘，又遠離了惡婆婆，小虎子豈會回一下頭。

小虎子連頭也不回一下，跟着那野人進了山，他可不怕野人，他身上的衣衫破了些也沒人補，不也有無數窟窿，不也像個野人麼？現在，小野人跟着大野人，進了狠山，狠山鎭上再也不見小虎子了，吳八刀悄悄找了好些天，搖了搖頭，也就罷了，倒是小興兒和小三子把小虎子記得長久些，因爲沒孩子被他們欺負了，只有小虎子，被欺負了，不哭，也不回去告訴大人。

許媚娘也問起過，哼！要是被狠吃了，倒少了個眼中釘，洪三強是否記得這個外孫兒，吳八刀倒不担心，老莊主成了個活死人，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誰了，只是，吳八刀始終不明白，請來過不少醫生，也不知老莊主得了什麼病，忽然就癱在床上，就像洪姑娘初時一模一樣，眞怪！

狠山鎭上沒人關心的孩子，在狠山裏却被人關心起來了，而且被疼愛了。小虎子也發出了些從未發出過的笑聲，原來山裏一點也不可怕，還眞好玩。

山裏多好玩，往日他想捉來玩的鳥兒，這個大野人用一顆小小的菓核，就打了下來，要活的也容易，他一縱身，就手到擒來，小虎子却不再覺得那鳥兒好玩了，好玩的是捉鳥兒，他們蹲在樹下，鳥兒在樹上叫，在枝頭跳躍，他伸長了頸子，才這麼一望。

大野人說：「可是想捉一隻來玩啊，那容易，你瞧，你瞧！」

小虎子就瞪大了眼睛，就像變戲法兒一般，大野人攤開雙手，那鳥兒就落到他掌心裏來，那翅膀兒撲啊，就是飛不起來

，小虎子就捉了過來，但他手一鬆，鳥兒可就飛上天。

「教我，教給我。」小虎子揪着他喊：「把這戲法兒教給我，我要學。」

「這不是戲法兒，」大野人說，「這就是功夫，只要你好好學，我都教給你，但你得先學用菓核打鳥兒。」

爲何要先學用石子打鳥兒？因爲他們要摘菓子吃，菓子就有菓核，這就是功夫，那麼，隨時隨地，都在練功夫了，一時一刻也不浪費，何況打來的鳥兒，也可烤來吃，要不住在山裏，又吃什麼東西呢？

當然不僅是菓子和鳥兒，才能充飢，烤熟的兔兒，也香噴噴，大野人身上帶着一包鹽，洒上鹽，就成了美味，捉兔兒也好玩得很，跑啊，追啊，怎麼他追到跑不動了，那兔兒也倒在地上直伸腿？也不能跑了，當然，小虎子也捉到那兔兒了，但怎麼兔兒要不是斷了腿，就是頭上有血，小虎子一留心，就發現了，原來是大野人用石子打的，不成，大野人打的，可不是他的本事，他要自己去捉才算本事。

怎麼這也是功夫，連奔跑騰躍也是功夫？但他照大野人教的練了不多久，還是眞行，不久他就能眞正捉到了。

但最難捉的是松鼠，小混蛋在樹上爬得又快又高，還會從這根樹枝跳到那一根，像飛一樣，小虎子先還有些害怕，如何不怕，已記不清多少次跌下樹來了，但他不怕了，因爲跌下來，總是跌在大野人的臂彎裏，那麼，他還怕麼？

他不是要大野人帶他進山來找娘麼？但小虎子從小就沒見過娘，在山裏又沒人罵他沒爹沒娘了，山裏又這麼新鮮好玩，他早忘了找他娘這回事了。他只知道，初進山來的那兩年，沒一天是睡在同一個地方，除非大雨下個不停，躲在山洞裏，大野人才不讓他出去，但大野人自己却出去，有時一去老半天，回來就帶回菓子兔兒來。

大野人對他眞好，就是不多說話，小虎子多喜歡說話，大野人望着他，總是不眨眼，任他說個不休，小虎子常常吶着咀生氣，因爲他說了半天，大野人壓根兒就沒聽進去，問啊，問上十句，也休想他答一句，答也非所問。

小虎子常常要吃那烤焦了的兔兒，因爲大野人烤起兔兒來，望着那火也不眨眼，烤焦了也不曉得，常常要重新去捉來烤過。

那麼大的狠山，跑遍了，不是一遍，是無數遍，初時天天夜裏睡在不同地方，後來睡到曾經睡過的地方，由依稀記得，變成熟悉了，小虎子也長大起來了。現在，用菓核來打下飛鳥，他最拿手，捉兔兒也手到擒來，松鼠再也不難捉了，從一棵樹也能輕易地躍到另一棵樹上去，連松鼠也沒他快了，這樣，還能逃得了麼。

他多少歲了，他記得，大雪封山有過五次了，那麼，他十歲時進山，現在該是十五歲了，他也長成大野人一樣古銅色的皮膚，也像他那麼健壯了。不，比他更健壯，只不過沒大野人一樣的高。大野人的臉，在陷下去，越來越瘦了，眼睛裏也不像以往一樣有光彩，望着火，望着月亮就不眨眼的時間也更長了，但小虎子也不再是以前一樣喜歡說話，他漸漸沉默起來。

不，也不是沒勁，也是小虎子大了，會想了，沒有人和他說話，當然就想的，說的少了，他也懂了，知道大野人望着火，望着月亮，有時望着他就不眨眼，原來那是在想，小虎子而且知道他在想甚麼？有一次，不，無數無數次，他望着小虎子也不眨眼，望着望着，忽然說：「你……眞像你娘。」

小虎子一時不明白，現在可明白了，原來他帶着小虎子走遍狠山，天天夜裏睡到不同地方，夜夜生起一堆火來，那是爲了尋訪，等待，原來是尋訪等待小虎子的娘，若不是見過，認得他娘又怎會說小虎子像他娘。

那麼，大野人當然不是野人，豈祇不野，對小虎子，還是最好最好的人。王大嬸在小虎子的記憶中模糊了，但便是記得清楚，也絕不能像他一樣對小虎子好，公公不醉酒時也喜歡小虎子，但醉酒的時候多，何況小虎子也太小，記得的也不多了。那麼，這大野人端的是甚麼人？

小虎子大了，會想了，也會突然問趁大野人不注意，突然問：「你是誰？爲何對我這麼好？你……認識我娘？你不說，我也曉得，你也是要找我娘，說啊，你是誰？」

每當這個時候，那大野人就躲開他的眼睛，也就會像受驚的小兔兒一樣，但總是嘆口氣，搖搖頭。

小虎子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這野人有次突然問他，說：「你說你姓胡，可是眞的？」

當眞好笑得緊，小虎子再小，難道姓什麼也不曉得，小虎子又不是小傻子，「我姓胡，當然姓胡，他們說，我爹姓胡，我爹在我出生時，被人打死了，所以我從小就沒見過他，長大起來要報仇。」

小虎子記得，他握着小拳頭，揚了揚，若然他的爹不是被人打死了，人家就不會罵他雜種，就不會欺負他了，他要報仇，學好功夫，找殺他爸的人報仇，他恨殺死爹的人，比對他惡婆婆還恨，因爲他爹要不死，誰也不敢欺負他。

眞好笑，這麼個大野人，又這麼大本事，每當小虎子的小拳頭揚起來，竟會受驚，像受驚的小兔兒，竟會在小虎子面前畏縮起來。

但不管怎樣，大野人就說：「小虎子！但你說，你爹在山裏，你娘是進了山，就是找爹？」

小虎子總是急得漲紅了臉，說：「眞沒騙你，王大嬸對我說的……」

於是，連小虎子也自己糊塗起來了，當眞怎麼他爹死，又說在山裏？難道他有兩個爹不成？

現在，小虎子大了，懂得更多了，難怪人家罵他小雜種，難道眞……

他迷惑，大野人也迷惑，他記得，每當這時候，大野人就會自言自語，說甚麼？他的眼睛就像狠山裏的霧一樣，也不望小虎子，說：「找得到他娘就好了。」誰的娘？難道他找的，也眞是小虎子的娘？

大野人始終不對小虎子說他是誰，連姓什麼也沒說，也不說找誰，找啊，找啊，找了幾年也找不到，也失望了，不，是

絕望了,要找的人若在狼山中,若還活着,豈有找不到的。於是,這一年,大雪又封山了,就和小虎子打了好多野獸,剝了皮,風乾起來了,連同晒乾了的一些乾菓,帶到一個山谷底下去,那是要鑽過一層又一層黑洞,才能落到下面去的谷底,到那兩間屋裏去過冬,年年如是,小虎子也不覺稀奇了。

但這一年,小虎子却奇怪起來了,大野人把晒乾了的獸皮,扛到山外去了,原來是去換回一年也吃不完的乾糧來,也替他帶了衣衫來,最後,又叫他一齊動手,把水瀑後面的石頭搬開,於是,就現出個洞來,原來水簾後面是個洞。

大野人把他帶進洞去,指着石壁上的人形,對他說:「你不是要練功夫麼,這才是了不得的眞功夫,你瞧這個圖形去練,練成了,你就天下無敵。」

小虎子睜大了眼睛,先還不信,大野人就說:「你要練成了,你攤開手掌,就會像我一樣,樹上的鳥兒就會落到你掌心來,就再也飛不起來,你不要練這門功夫?我也答應過你……」

大野人怎麼忽然嘆了口氣,難道他不願意,只不過因爲他曾答應過他,才不得不教他麼?

但小虎子也沒多想,多注意,他已想了好幾年了,求了大野人好幾年了,他總說小虎子還小,不到時候,現在,小虎子終於等到了這一天了,當然高興得很,也必沒注意,也沒多想了。

令小虎子難過的是,大野人說要走了,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要把他獨個兒,孤另另的留下來,還說,要是他沒回來,谷外的雪溶了,春天來了,就教小虎子像這幾十年教會了的一樣,獵野獸來剝皮,風乾了的肉可保存得久,可以充飢,把皮拿到後山去賣了,就可換回衣衫來,當然也能換回鹽和火刀火石,他就可用來生火烤吃兎肉了。

大野人最後用小虎子從未聽過的嚴厲的話,告訴小虎子,就是不准他到狼山去,尤其是這水瀑後面的石洞,不准告訴任何人,尤其是他婆婆。

提起婆婆,那麼兇,那麼惡的婆婆,小虎子就恨,他發了誓,絕不告訴婆婆,而且恨她,永遠永遠不想見到她。

大野人滿意了,也走了,現在,小虎子獨個兒留在那谷底了,不過,他也不感到寂寞,大野人雖然對他好,但有他在身邊,小虎子也不一樣寂寞麼,而且,現下他有功夫要練,有好多好多事要做,忙着吃,忙着穿,忙起來,就自然不寂寞了。

× × ×

楊虎,這小虎子心目中的大野人,走了,他要離開這傷心地,遠遠離開狼山,走向茫茫的人海中去。

那日他在鬼谷中醒來——十多年了,十多年的往事,猶如在目前,他知道那不是做夢,楚卿成了他的妻子,他那因失血過多而略呈蒼白的臉上,掛着甜蜜的微笑,他閉着眼睛等待,但心下却也有點惶惑,她眞是心甘情願作他的妻子麼?她會不會後悔?甚至恨他?

隨着時間過去,太陽也投到谷底,楚卿仍不見回家,那惶惑也隨之增加,終於掙扎着起身尋找。

他在天不亮時已經醒過來了,他知道他做了甚麼,幾乎驚悍得嚇壞了,他不敢看身邊赤裸裸的楚卿一眼,溜下床,跑了出去,他跪在鬼谷先生留下武功秘訣的石洞中,像躲逃一樣,也像懺悔,把臉埋在手中,好久好久,直到天大亮了,他是個身受重傷的人,終於,他在半昏迷中,又回到那屋子,床上已不見了楚卿,他倒下,立即又睡熟了。

不,他知道,她是愛他的,她說過,要和他長相厮守,他又再醒來了,自我安慰令他臉上浮現了甜蜜的微笑,現在,那微笑在他臉上消逝了,只有惶恐,惶恐也在隨着楚卿不回轉而在增加。

他掙扎着起身,去尋找,他驚壞了,因爲沒找到楚卿,却找到石堆中賊子的屍體,一個,只有一個,而賊人是那麼多,楚卿又不見了,正是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他知道楚卿的武功平常得很,遇上了賊子,就算殺得一兩個,逃不過第三個的毒手,不,他們不會殺她,也沒見屍首,必是把他擄去了,把她搶回青雲莊去了。

於是,他把那水瀑後面的石洞堵塞起來,現下他受了重傷,賊人既能下來,他逃出去,便可能碰到敵人,他雖是關心楚卿,極是担心,也急於尋找到她,但他傷得太重了,不行,他得把傷養好才行,去青雲莊,這時去,就是去送命,他送命也不要緊,可救不回楚卿來了,他得趕快養傷。

狼山裏每一個隱秘之處,他都瞭如指掌,他躲了起來,一點藥物也沒有,還幸他健壯,傷終於好了些,終於夜入青雲莊,但楚卿已留下小虎子,失了踪跡。他失望了,那傷却又在他狂奔之下,又裂了口,他也就帶着傷,在山裏尋找,也不敢回去鬼谷,遇到賊子們,他就沒命了。而且,他怎能遠離青雲莊,不等待到楚卿回去,他豈會離去?他就棲身在能望見青雲莊的高高山崗上,望穿了眼,一年又一年。

他絕望了,小虎子却長大起來,雖然他無數次夜入青雲莊,但莊上的人,像全把楚卿也忘了,再無人提起了,玉大嬸死了,他也再無人可問了。又何必?他只有等待,等待到絕了望。

小虎子長大了,這苦命的孩兒,可是他的孩兒麼?他早見到在莊前莊後流淚的這個衣衫襤褸的孩兒,他怎會想到竟會是楚卿的,如果是她的孩兒,還不被疼愛麼?她失了踪跡,但她爹還在啊。沒理由的,沒理由讓這個孩子這麼樣到處流淚的。

他無數次在虎兒溝聽到過小虎子的哭聲,但怕被人發現,他已把鬼谷的功夫擱下了,那鬼谷已再不是隱密的地方。許媚娘尋找了這麼多年,終於也尋到了,又死了那麼多人,她豈肯甘休?就算他現在的武功不在許媚娘等人之下,但他一旦回去,就在明處了,人家在暗處,他也防不勝防。不,不能再回去鬼谷,去便是送命,那也罷了,他不怕死,却怕鬼谷先生的武功秘訣落到賊子們的手上,而且,他現下還能靜得下心來練功夫?楚卿沒找到,楚卿!楚卿會原諒他麼?

他在狼山中遊蕩着,隱藏與等待,現在,他絕望了,他也意懶心灰了,但知道

了許媚娘也灰了心,一個人老珠黃的女人,再也不能迷惑人,她的人除了一個尚活着的許元化,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之外,爪牙盡去了,一個青雲莊也不敢走出的老婦,還敢到鬼谷麼?

小虎子長大了,他眞是胡天的後代麼?但他無論如何也是楚卿的孩子,這些年來,小虎子玩耍,練功夫,更多時在小虎子睡覺的時候,他就默默地一望老大半天,他像看到他自己的過去,小虎子不但長得像他,而且那性情的倔強也像,這些年來,他漸漸眞覺得小虎子就是他的孩兒一般,何況無論如何是楚卿的受苦的孩子。

現在,他把小虎子帶到鬼谷,把鬼谷的武功也傳給他了,也再沒人來打擾了,小虎子的生活也被安排好了,他也絕了望,不再尋找楚卿了。現在,剩下來的,只有一個心願:把爹爹的屍骨送回家鄉,埋葬在祖墳裏。

別了,小虎子。這孩子長得跟他一樣高大,一樣能幹了,也能照顧自己了;他還担心甚麼,一塊獸皮包着他爹的屍骨,背在背上就上道,留下小虎子在鬼谷中。

「我會回來的。」他對小虎子說過,狼山之中,有着他難忘的回憶,故鄉却又是那麼陌生,甚至對人世也那麼陌生,除了回到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狼山,世界雖大,他又有何處去。

他眞絕望了麼?但楚卿却總在他夢裏招喚,何況,他如何能忘了小虎子,既然從小虎子身上,他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楚卿的影子,他怎能忘懷,把小虎子孤另另丟下在狼山。

他絕望了麼?不,他堅信楚卿還在人世,死不見屍,怎會絕望?他走向狼山,若然楚卿眞是到他家鄉去尋訪過他。那麼,那也是她所走過的道路,她也會從這條道路上走回去的,她怎能不回去,小虎子,她的兒,仍然在狼山。

他回來了,他又回到了狼山。狼山,是他生命的泉源,即使回到他出生的故鄉,有着他兒時記憶的故鄉,他的心也沒像回到狼山這般劇跳過。

他摸出懷中的銀兩來,那是他一路替人傭工所得,是一年多來積存下來的,那麼少,只有那麼小小一塊。

望着那一塊銀子,他苦笑了,當今世上,他確信武功無敵了,雖然鬼谷的武功他還只練成了一半多些,但已相信世上再也無人是他的敵手,但他苦練了這麼多年,武功練成了,功力也增長了,仇人却已死了,賸下來的,雖還有一兩個,但心中再也無仇怨了。他爹是因孟良崗的賊子而死,但却不是死在賊子們的手中,賊子們害他家破,但他對他家的記憶,是那麼模糊,歲月已把仇怨化作了淡淡的哀愁,只賸下了淡淡的哀愁,也快要忘掉了。

望着手中那麼小的一塊銀子,他又苦笑了,多年的苦練,蓋世的武功,何用?他得了到甚麼?就只這麼一塊小小的銀子,而今,連這一塊小小的銀子,對他也無用了。不,有用了,他取出這一年積存下來的銀子,走進了狼山鎭,全買了衣物和糕餅。

他雖不再像野人,但鬍子更長了,歲月和哀愁,令他過早的衰老,誰還認得出他來?即使許媚娘見到他也不會認得出他來了,他不過是出現在狼山鎭上的一個陌生人,他不認識誰,而又誰也不認識他。

只有一個,狼山中的小虎子,也是他所唯一想念的人,因爲無論如何,小虎子是楚卿的孩兒,他一定長得比他更高大了,他把僅有的一小塊銀子,全買了衣物和糕餅,就是給小虎子買的。

他就會見到世上唯一令他想念,也一直在想念的人,他奔進狼山,奔入鬼谷。

小虎子!小虎子,你在那裏啊?

鬼谷中的景物依舊,鬼門關的怪嘯依舊,那亂石堆堆中氤氳的薄霧也依舊,房舍也依舊,只是那依舊掛落下來的山泉,水聲入耳更親切了。

小虎子!小虎子!他喚呼,尋找,但沒有小虎子的身影,他怔住了,手中的衣物和糕餅跌落在地上,他也不覺,那原是替小虎子買來的,但小虎子不見了,這些東西還要來作甚?

他搖了搖頭,必是小虎子難耐寂寞,走了,出了鬼谷,出了狼山。

他十歲就進了狼山,眞巧,小虎子也是十歲跟他一起生活在狼山中,也與塵世隔絕,但他死了爹爹,却來了個楚卿,他也找到了多年找不到的鬼谷,有愛,也有仇和恨,令他留下來,雖然形單隻影,心中却並不寂寞,但小虎子呢?如何耐得這山中的寂寞。

寂寞令他再又進入水簾後的石洞,他驚訝了,那三十六個圖像前的地上,都有長時盤坐的痕迹,雖然風雨不侵,但千百年來,那地面也積上了一層厚厚的塵土,因此也顯明可見的。

那麼,四年之中,小虎子竟已練成了鬼谷武功?

那是可能的,他練來倍常艱苦而又緩慢,那是因爲他缺少了武功根底,他是獨個兒摸索。而小虎子呢,在他的教導下,未入鬼谷,已有了一身超凡的功夫,而這鬼谷先生留傳下來的絕世武功,小虎子不用摸索,他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漸窺堂奧,但小虎子却一開始就領悟了秘奧,那麼,四年的時日,他足可練成這鬼谷的武功了。

他高興而又興奮,因爲他未練成鬼谷武功,小虎子練成了,若然他還有心願,那就是引導他父子來到狼山的,那位無名老人的心願,把失傳了兩千多年的鬼谷武功,傳之後世。

現在,這心願也了結,山外的塵世,對他是陌生的,但對小虎子,山外的天地却是廣闊的,那也才是小虎子的天地,原該回到屬於他的天地。

鬼谷裏微風不生,現在,他愛無所愛,恨無所恨了,心願都了,心田裏自也微波不生,他生存下來,就像草木生存在自然裏,無掛亦無牽,眞個是無慾得不染纖塵,若然冷月照着谷底,他也有不眠的時候,就是只有楚卿了,楚卿,是死,還是生?

生?若然生存,這十多年來,豈沒有一些兒信息之理?是的,她必是已物化了,就像草木一樣,化了泥塵。而他,也有這一天,也像草木一樣化作泥塵,那麼,那一天,他也就會和楚卿重相聚了,若然

死而有知，軀殼死了靈魂在，那就能够。

若然他有所等待的話，不消說，他就只有等待死亡而已。

他再又封閉了水簾後的山洞，他搖了搖頭，小虎子太年輕了，那許媚娘仍然活着，雖然爪牙盡去，也不再覬覦這谷底武功了，但她可知道有這鬼谷的存在，難保再沒武林中人去尋她，若然她沒漏出來，若然這鬼谷武功落到壞人手中，那還了得，他沒練功，也不要練了，所以他決定封閉它。

他把山洞更厚厚的，嚴密的封了起來，小虎子必能傳之後世，且留待千百年後，再傳之有緣人吧。

從此，他在狼山中遊蕩，像狼山中的閒雲，野鶴，再又像個大野人了，除非是雨天，他才找個岩洞棲身，否則樹下崗上，隨處都是他的霧帳雲床。

這一晚，他在崗上驀然醒來，啊！這這……那來的火光！難道狼山中來了新的獵人？

想到小虎子，他眼前也浮現出了小虎子的身形，他笑了，若然他心下也還有愛，那就是小虎子了。小虎子成了他在世上唯一活着親人，一個從小被他撫養長大的孩子，豈能無愛？但他搖了搖頭，因為一個才十歲的孩子眼中，他已見慣了那麼令人心寒的仇恨的眼光。

他嘆了口氣，這能怪小虎子嗎？一個在被虐待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仇恨也在那小心靈上生了根，他曾暗中觀察了幾年，直到他留下小虎子在鬼谷，小虎子眼中仇恨的怒火，從沒見熄滅過，只要小虎子獨自一人，獨個兒眼望雲天，那眼中仇恨之火就會燃燒起來。

他驀然打了個寒顫，怎麼他以往想不到，從沒想到呢？他把小虎子的仇恨之火，和鬼谷的武功連繫了起來，那火，便將會成為毀滅之火！

火！在熊熊的燃燒，就在山崗下，相距他有半里之遙，但從枝葉中透射過來的火光，仍然照亮了山崗，不，這不會是獵火，因為無論如何，獵人都不會燃燒這樣熊熊的獵火來。

他下了山崗，好奇心令他走向那熊熊獵火方面去。

啊！眞怪，火堆傍邊一個人也沒有，是生起這火堆來的人，去拾起枯枝了麼？不是，火堆傍邊堆滿了一夜也燒不盡的枯枝。

「我知道你會回來。」是誰在說！那話聲像在耳邊，但又像從遙遠處傳來。又說：「我知道，燃起這堆火，就會把他引來。」

「小虎子！小虎子！」他興奮地喊：「你在那裏啊！」

但只有火堆裏劈劈拍拍响，沒有人應聲，他迅速掃一眼，又一眼，也不見人，也不見有什麼。

「你在那裏啊！小虎子！是你，我聽出你的聲音。」

他多時不曾激動過的心裏，激動起來了，為何不應？小虎子……

他陡然一怔！因為他見到了，就在面前，那堆火前面的石堆傍邊，背着他，抱着膝，動也不動地坐着，難怪一時沒看出他來，因為小虎子的葛衣，和石頭的顏色一樣，坐着抱着膝，就像一塊石頭一般。

是小虎子，雖然只是背影，他怎會認不出？但他來了，又呼喚，小虎子為何坐着不動，用背對着他？

他怔着了！幾年前，小虎子在他身邊，在這樣的火堆前，他們共渡過無數夜晚的愉快時光，山崗上，林泉間，也不時飛揚起小虎子的歡笑聲，他從不會不安靜地坐着。

「住口！」小虎子像老虎一樣咆哮起來：「我自有姓，人人都有個姓的，你知道我姓甚麼？」

他笑了，他想打一個哈哈，不錯，小虎子長大了，長得比他更見高大了，怎可還叫他小名兒。他點頭道：「不錯，你告訴過我，說你姓胡，不錯，你長大啦，你該是二十歲啦，讓……」

他眼睛睜得更大了，也再說不下去了，因為小虎子也睜大而且望着他的眼中仇恨之火更熾烈了！

「你…………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虎子半晌才把咬緊的嘴唇鬆開來。說道：「你知道我姓甚麼，就該知道怎麼回事！」

「這是……這是……你……」他退縮了，是不自覺地退了一步。

小虎子却不動彈，盯着他的一雙噴射出仇恨怒火的眼睛，也不稍瞬一下，說：「被你殺死人的死了，但知道的人可沒死絕，難怪從小我被人家罵我是小雜種，沒爹的小雜種，受盡了那麼多磨折與委屈，原來是你……你……」

楊虎明白了，他早該明白的，這麼多年來，雖然小虎子告訴過他，說是姓胡，但他却一直以來總對自己說，小虎子是楚卿的孩子。啊，原來他是一直在自己欺騙自己。

「小虎子，是你麼？」他的聲調不再激動了，而是充滿了疑惑。

現在，小虎子站起來了，但沒有轉過身來，緩緩地站起來，怎麼了！小虎子在顫抖。

「小虎子，是我，」他柔和的聲調中充滿了慈愛：「我回來了，却不見了你，原來你仍在狼山。」

現在，小虎子緩緩轉過來了。

但小虎子寒冰一樣的面孔，阻止他走過去，走近小虎子身前去，而且戰慄了，怎麼小虎子的眼睛裏，燃燒着那麼可怕的仇恨之火！

「你……」他退縮了！因為小虎子仇恨的眼睛，令他戰慄的盯着他！

「你回來了！」小虎子冷冷地說，「你也該回來了。」

「我說過，我要回來的，我去鬼谷找過你，但你不在了。小虎子，你的功夫一定練成了。」

小虎子冷冷哼了一聲，那來的切齒之聲？咦！是他！是從小虎子的咀裏發出來的！那麼，他目中的仇恨之火，是為誰燃燒起來的啊？他不禁回頭望了望？在熊熊獵火照亮了的地方，只有小虎子和他。

楊虎早該想到，長大的小虎子會出山，回到屬於他的天地裏去的，他就會問乜

他的爹，他的娘，有許媚娘在，那許元化也許還在，還有吳八刀，當然他就會知道，是誰殺死了爹！

楊虎的心在往下沉，反而倒無所懼了，生與死，對他來說，已是再無差別的了。這世上已再無他可懷念的人，若然他也還偶然有懷念，也只有這個小虎子，而今，小虎子在他面前了，但眼中却燃燒着仇恨的怒火。

他緩緩地點了點頭，竟然出奇的安詳，說道：「不錯，我殺了他，但你知道為甚麼嗎？」

小虎子陡然發出一聲怒吼：「我找你，生起這堆熊熊的獵火，就是要把你引來這裏……」

「就為了要知道為甚麼？」

「不僅是要知道，你該明白，是先要知道。」小虎子切齒說。

楊虎又點了點頭，道：「我明白，我早該告訴你的。」

小虎子一蹬脚，啊！他看見小虎子脚下的石頭粉碎了，說：「現在也還不遲，你這口氣還沒斷，說……」

他皺了皺眉，眞沒想到，人的眼中，會燃燒出這麼多的仇恨，說：「不錯，現在還來得及，我殺死了他，但可不知道他是你爹，只是為了保護你娘，你知道，她……她是我的甚麼人？」

「你保護我娘？」小虎子一個字一個字地從牙縫中吐出來：「她年青青就守了寡，成了半瘋，就瘋瘋癲癲失了踪，至今屍骨無存，你你……保護……哼！是你的甚麼人，也是你害死的人！」

楊虎的咀張大了，他怎能說得出口來？他能對這個仇恨的少年，能說出楚卿原是屬於他的麼？

他嘆了口氣，把眼睛緩緩地閉上了，說道：「我明白，你是要為父報仇，既然你不願聽，其實，說了你必也不信，還是不說也罷，我成全你，來啊，你也成全我，讓我……」

他感到小虎子在向他走近來，更近了，他感到那地面也在震動，多少恨，多少恨啊，連小虎子的脚步也道出了心頭的憤恨。

「是的，你也成全我。」他說，聲音出奇的平靜，像話家常一樣，也是像喃喃自語：「是的，屍骨無存，若然屍骨無存，那自然也不見屍了，她必是死了，我早該到她去的地方去，那才是眞正能找得到她的地方，來啊，來，小虎子，讓我再叫你一聲：小虎子，我成全你，你也成全我，來……啊……」

陡然間，耳邊像响了個霹靂，不，是轟雷貫頂，是小虎子咬牙切齒的聲音，說：「好！我成全你！看在你待我不錯，我給你留個全屍！」

他眼前一黑，雖然閉着眼睛，那眼前仍然一黑，但他又漸漸感到了那火光，他內臟在翻騰，他受傷了，却死不了，一個並沒痛苦的苦笑，出現在他唇邊，他睜開眼來了，嘆了口氣，聲調斷續而柔弱，說：「你……你忘了！」

小虎子從他面前後退了半步，仇恨的眼中顯現出一抹迷惑：「你沒死！」

小虎子望了望他攤開來的手掌，迷惑更增了些。

「你忘了……」楊虎忍着痛苦，唇邊的苦笑也增多了些，說：「我也練了鬼谷武功啊，小虎子，我以為你已把鬼谷先生的武功練成了，練好了，原來，原來你還是……」

「原來甚麼？」小虎子說。那目中仇恨之火，顯然在迷惑與驚訝中減弱了，又瞧了一下他的手掌，說：「奇怪，這一掌竟打你不死！」

楊虎緩過一口氣，額上黃豆一般大的汗在往下淌，但他強忍着忍着不讓痛苦在臉上流露出來，說道：「可惜，晚了，我……我再不能，指點你了，我說啊，我不過離開幾年，三年……多一些，你竟會練成了……原來，唉，欲速則不達啊……」

「我忘了甚麼？快說！」小虎子走近了一步，顯然是為了他的聲音在微弱了，要聽得清楚些。

楊虎說道：「你忘啦，我也練過鬼谷……武功，雖然我要成全你，並不存心化解你的掌力，但我練到了自生反應的境界，自生……你曾感到反震之力麼？那就是了。」

小虎子的牙齒又咬緊了，恨恨的說道：「我就不信，會殺不死你！」他的手掌又揚了起來。

楊虎說道：「不……」

小虎子一聲狂笑，說：「你不是要我成全你麼？，你也怕啦。」

楊虎嘆了口氣，他不願聲音發顫，但不僅顫抖，而且微弱，道：「你誤會了，我這口氣仍在，就會自生……反應，你的功力仍然不能……殺死我，你應該向我的頭頂拍……拍落去，才能成功。」

小虎子顯然怔了怔，楊虎不反抗也罷了，不料竟指點向致命的地方下手。

要知他雖然滿腔仇恨，但這楊虎却是這世上唯一愛他的人，他公公也愛他，王大嬸也愛過他，但都死了，那時他也太小，也早淡忘了，只有眼前這個楊虎，但怎麼，偏是他的殺父仇人！

但小虎子也只是那麼怔得一怔，想到若然他從小就有爹娘，誰還稀罕這楊虎的愛，當年所受的磨折與苦難，又上心頭，眼中仇恨之火，又熾烈起來。切齒道：「好……我成全你，給你一個痛快的死！」

楊虎在小虎子的手掌再揚起之前，把一雙眼睛閉上了，他即將見到她，她就是他的楚卿。

他感到小虎子拍落下來的掌上勁道，再見了，這個骯髒的塵世，他摒着呼吸來等候着！

但他摒不住呼吸了，因為小虎子的掌久久不落下來。咦！怎麼竟是一般勁風，從他身上擦過！

只聽小虎子的聲音，說道：「你！你是誰！」

小虎子的聲音不但透着驚，且已在數步之外。

楊虎也是一驚，他睜開眼來了，不料他猛吸一口氣，他受傷的內臟已在翻騰，這一來，幾乎痛得他暈了過去，但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他見到了！見到了！啊！是她！是楚卿！

是楚卿，像幽靈一樣，站在他的面前

，夜風吹得她衣袂飄飄，幾乎拂到他臉上，因是，他仰面望來，她的面孔便乍隱還現。

但只要一瞥，那就足够了，她的面孔再蒼白些，再相隔的時間長些，即使她化了灰，也認得出她來，啊！楚卿！

那麼，他已死了，他也像這楚卿一樣，成了幽靈了，要不然，他怎會見到她。

啊！楚卿！

他要掙扎起來，但一陣劇痛，他幾乎暈了過去。

只聽小虎子怒喝道：「你是誰？」

那麼，他並沒失去知覺，他雙眼模糊，是大顆大顆汗珠流入他眼中之故，他仍然清醒。

「那麼，我沒死！」他帶着失望地清醒，他想：「若然死了，我豈會仍然感到痛苦，我……那麼，我還活着，但是……她她……」

眼前的白影在飄浮，原來是她從他頭前走過去，直向小虎子走過去，所以這樣輕飄飄的浮動！

小虎子怒喝一聲，霍地一步，驀地一掌向楚卿拍了出去！楊虎想喊叫：「不！不能！住手！她是你娘啊！」但他叫不出聲來，一陣劇痛之下，他的眼前又一陣黑，黑得甚至看不見眼前熊熊的火光，但心裏却明白。

只聽楚卿冷冷哼了一聲，楊虎嚇壞了，完了，若然她不是幽靈！怎麼，竟是小虎子啊了一聲，聲音由近而遠！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怎麼回事？他抹去了令他眼睛模糊的汗水，忍住劇痛，掙扎起來，但只能那麼微微抬起頭來。那麼，她仍然是幽靈了，因爲小虎子非但沒傷了她，却是小虎子在她面前往後退？

不！不！他想叫，他見到楚卿的右臂緩緩抬了起來！不！不！他是你的兒啊，不！不可！

他叫不出來，却終能吸了一口氣，那口氣一沉下丹田，立即躍起身來，搶到小虎子身前！

連他也不信自己會那麼快，只聽楚卿一聲尖叫，就在那尖叫之聲入耳的瞬間，楊虎覺得胸前被一股奇大的勁道撞中了，他倒也還明白，那是楚卿掌上發出來的勁道。

不！他不能倒下，他叫出聲來了：「住手！他他……是小……虎子……」

他倒下去了，也失去了知覺，但只是一瞬間，他感到一股熱力從背心傳遍了全身，他又能感到痛苦了。

耳邊傳來楚卿激動的聲音：「你……眞是……小虎子！」

小虎子憤怒的聲音，切齒道：「你這女人是誰？滾開！我報我的仇，這與你何干！」

「你，報仇！何仇……」楚卿的聲音顫抖得好厲害：「你爹……」

小虎子怒道：「既然你曉得，他殺死我爹，我報殺父之仇，與你何干？你你……究竟是誰？」

楚卿顯然激怒了，那聲調顫抖得更厲害了，楊虎也揮身顫抖，她在說甚麼？她怎說……

楚卿說：「你知道他是誰？他就是你爹，你這孽子，你你……」

她說誰啊？楊虎終於睜開了沉重的眼皮，楚卿怎麼指着他！難道小虎子是他的……不料他一興奮，呼吸一急促，那內臟登時又翻滾起來一般，不，像寸斷一般碎裂，險險又暈了過去。

一隻溫柔無比的手，在拭他額上，臉上的汗，一個溫柔而又無比惶急的，顫抖的聲音，在他耳邊說：「你覺得好些了麼？你會好的！你會好的！看看我啊，我是……楚卿。」

是楚卿！是楚卿，她便化了灰，他也認得，他認出是她了，楚卿！楚卿！他想呼喚，他急於要問：你沒死，你沒死啊？但一隻手按在他顫抖的嘴上，輕柔柔的。

「別出聲，我知道你要說甚麼，我活着，在你……在你身邊，噢！」楚卿絮絮的低聲說。

她爲何陡然一揮手？他能看得見就好了，但能聽得到，他聽到小虎子一聲悶哼，跟着是重物倒地的聲音，石子在坡上滾落的聲音，他明白是甚麼回事，必是小虎子趁機撲來，她又一掌把他劈出去了。

「別別……」他急出話來了：「別……他是你的兒子。」

「他也是你的兒子……」她在他耳邊說：「虎哥哥，他也是你的兒子啊，他爲何取名小虎子？爲何你想不到，他也是你的……你的……」

她竟然活着，活着回到他身邊！她竟能一掌把小虎子劈出去，滾落下山坡？這些年，她在何處？何處練成了這麼高不可測的武功？哈哈！小虎子……小虎子……竟是我兒子，他早就疑心是的了，那麼是眞的了，他想大笑，但只能咀唇顫動。

何等奇妙啊！「我不能死，我不要死！」他想喊，但喊不出聲來，他太激動了，一張嘴也喊不出萬語千言來。

一隻手摟着他，半扶着他，一股熱氣又從他背心上徐徐傳入他軀體，痛苦又輕了些，他又能看得見了，可憐的楚卿，你多瘦，你的臉多蒼白啊！這些年你在那裏啊？你在何處練成了這麼高深的武功？

他是在心裏說？還是眞說出來了？但楚卿顯然明白想知道甚麼。

「虎哥哥，我找得你好苦，等得你好苦啊！」她在他耳邊，又溫溫柔柔的說了。一股熱力不斷徐徐輸入他體內，他的痛苦更減輕了些，也更明白了些。

「她以爲我成了白痴，我眞差點成了白痴，但我沒有，我只是假裝，虎哥哥，你明白麼，要不，她又會害我，我忍耐又等待，等到我能行動，小虎子也周歲了，我就跑到鬼谷去，找你，但不見你，我啊……哭得死去活來……」

她是說以前，多年前麼？怎麼有一滴滴的熱淚落在他臉上，別哭，別哭啊！說下去，以後……以後又怎麼啦？

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在心裏說？還是咀裏眞說出來？但楚卿却在繼續說了，道：「我以爲……你那時傷得那麼重，沒有藥物，又沒吃的，我以爲你……死了，我哭啊哭得死去活來，一年多了，隔了一年多，但我找不到你的骨骸，我眞蠢，我啊，眞是蠢，怎會想不到你能堵塞那岩

洞，你就不會死，會活着呢？我終於明白了，明白你活着，但你去了那裏啊，你該知道，我但有一口氣在，我就會去找你的，我怎能離開你……」

更多熱淚落到他臉上，不，那是菩薩的楊枝甘露，他終於說出話來了，他也訴說，十多二十年了，但就像是昨天：「……我啊，也找你，又等你，不敢去你的莊子，又不敢回鬼谷，就在山中遊蕩，等待又等待，怎知你會……」

「我會，怎麼不會？虎哥哥，我是你的妻啊，我只要有一口氣在，我也要回到你身邊，我知道你活着，安心了，也不敢走出鬼谷來，他們不見了我，那會不漫山遍野尋找，我就在鬼谷裏等待，只是等到沒吃的了，才夜裏溜出來，天不亮以前又溜回去。」

「於是，你練成了鬼谷的武功，我眞……高興，我沒練成的，你却練成了，怎不開心？」

「我練成了，我一面等待，一面等待，一面苦練着武功，因爲我只有練成了，我才能出去找到你，還有他……我們的孩子……」

當眞那小虎子呢？噯唷！會不會重傷在她掌下了？

沒有，他看見了，看見小虎子又已經爬上來坡來，他瞪大了眼，在望着他們，當然也聽到了他們說些甚麼了，難道他還不明白，他就是他爹，她是他的娘麼？怎麼仍然遠遠站着，瞪着眼望着？怎不過來啊？

「但我找不到你們，十多年，多大的變化啊，爹癱瘓了，王大嬸死了，吳八刀說：孩子也失了踪，我啊，眞把吳八刀嚇了一大跳，還當我是鬼魂出現，以爲早就魂歸地府哩！」

他聽到一聲輕笑，是她，這是她的笑聲，潑辣辣，活潑的雪裏紅的笑聲，怎會不是她？當然是的，該說是像以前，像她年輕時候。

「會不會是你帶着他，我們的孩兒，走了？」楚卿又說：「我想，我怎會想你一定會的。」

「我會的。」楊虎說：「我把他帶在身邊了，這可憐的孩兒，受了多少苦難與磨折，但我不知道他是……我們的，還只以爲是，是是是……」

她做甚麼？她身子震動了一下，既然半扶半抱着他，他的身子怎會不也震動了一下。

啊！原來是她惱了：「不是我們的！你說！倒會是誰的？你說！」

她怎會不惱。別惱，別惱啊。楊虎說：「但知道是你的，那就够了，我知道你失了踪，我啊，我帶他在身邊，找啊，找啊！只差沒把狠山翻轉過來，又找了幾年，直到他大了，仍然找不到你，我們也絕望了。」

「是我想錯了，我想：你一定以爲我死了，你帶着他，回轉了你的家鄉，我也找到你的家鄉。」

楊虎嘆了口氣，說：「我眞回了家鄉，但是在他長大了以後，我把他留在鬼谷裏練功夫，獨個兒回轉家鄉，我怎能不把我爹的骸骨葬到祖墳裏去，是了，又是陽差陰錯，我去了，你却又走了，於是造成了參商不遇。」

「我走了。」楚卿幽幽地說：「訪也訪不到你，等又等不到你，我又想了，會不會是你知道許媚娘仍在，她的狐羣狗黨仍沒死絕，你怕他加害我們的孩兒，是以不敢回家鄉，於是我……」

「於是你就走遍海角天涯，到處去尋訪。」楊虎也嘆了口氣：「又找了這麼多年，你怎會沒想到，我不會離開狠山，去了也會回來呢？因爲雖然不見了你，但這山溪，這溪澗間，永遠永遠留存着你的影子，回到狠山，我就好像回到了你身邊。啊……」

是楚卿摟着他的手臂緊了些，令他痛楚得叫出聲來，他眞後悔，這痛楚是多甜蜜，他是不該叫的，但願她摟得更緊些才對。

「……忘了你有傷，你放心，你的傷不要緊。」楚卿在的耳邊惶急地說：「你的傷快可復元。」

「不要緊。」楊虎用微笑來安慰她：「我多高興啊，你竟還會活着，回到我身邊，只是……只是……我們的孩兒怎說姓胡呢？」

楚卿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說：「要不這麼說，他這條小命兒還能保存麼？你怎麼不想想，你怎能以爲我會和那賊子……唉……」

楊虎啊了一聲，是慚愧，也是歡呼，接着是哈哈的笑。

楚卿也笑起來，開心地。

「原諒我。」他說：「原諒我，因爲我聽說你一直在昏迷中，你會任人擺佈的，原諒我。」

她怎會不原諒他，但她哼了一聲，不能原諒的是這個孽子，小虎子早跪到他們身邊了。

楚卿把楊虎抱了起來，小虎子趕快起身，伸出兩條有力的膊胳：「娘，讓我來，我來抱……爹。」

楊虎本要掙扎下地，但一個滿足的微笑浮現在唇邊，即使那麼濃厚得像亂草一樣的鬍子，也掩蓋不了，但此時，有一個突然的轉變，楚卿的臉上，却連一絲笑也沒有，她把楊虎交到孩子手中，迅速轉過臉去。

沒有添上枯枝的獵火，也像生命之火一樣，黯淡下來了，但也足以照見她目中滾下來的珠淚，她已忍了好久了，爲了不讓他見到，她已忍得太長久了。

爲甚麼？爲甚麼啊，每當她得到的時候，也就是她失去之時。而這一次，她將永遠，永遠失去他了，因爲沒有人比她更清楚，由於他自生的抗力，與小虎子渾厚內力相抗，他的內臟脆弱得像仍保持着原狀的灰燼，他是活不久了，但願他能活着回到鬼谷！

獵火熄滅了，黑暗又籠罩着曠野，在夜風凄厲的呼嘯中，鬼門關裏傳來了沉重腳步的廻響。

小虎子懷抱中的屍體冷了，但微笑仍然停留在那冰冷的唇邊，他的屍體將被埋葬，將化作塵泥，但埋葬在他們心中的那微笑，却將永遠留在他們的記憶裏，永遠不會磨滅。

（文全完）

俠義傳奇故事

文 秦紅
圖 子成

風月寶劍

（九）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茅大寶與鶯鶯燕燕主婢三人卒之放棄遊覽長城，急忙趕程回家，路經開封，驚聞「山東將軍」及「鐵頭將軍」在嵩山少林寺附近一被殺害一被擄，三人覺得事態嚴重，於是由鶯鶯回江都報信，茅大寶與燕燕同赴少林寺偵查此事眞相，途中與少林數僧相遇，發生衝突，幸該寺主持及時到來，才未致互相拚殺，後由主持引見該寺掌門至慈上人，上人向茅大寶解釋一切，大寶疑雲頓釋，於是與燕燕急急歸家……

落荒匿豹莊 火燒元帥府

茅大寶憂悒地道：「但願這些都不是事實，而是我自己想得太多……」

燕燕道：「那就不要胡思亂想，要想就往好的方面想。」

茅大寶道：「想甚麼？」

燕燕道：「想項姑娘嘛！」

茅大寶有些發窘道：「她……她長得那麼美，美得像從天上下來的仙女，該不會騙我吧？」

燕燕笑而不語。

茅大寶又道：「那天她在開封出現時，一再叮嚀我不要輸給刁天英，她說她不喜歡刁天英，其慇懃期望之情溢於言表，該不是欺騙我的吧？」

燕燕仍是笑而不語。

茅大寶說道：「燕兒，妳怎麼不說話呀？」

燕燕道：「要我說甚麼呢？」

茅大寶道：「我心裏慌得要命，妳多跟我說說話好不好！」

燕燕道：「我是個丫頭，你是一位門閥顯赫的大少爺——」

茅大寶生氣道：「得了！得了！這個時候妳還來逗我，存心氣死我是不是？」

燕燕吃吃輕笑道：「小祖宗，你放心，果眞那『南山隱豹項若愚』存心不良，事情也仍有挽回的餘地，因爲第一：你殺的那一百個都是十惡不赦之徒，第二：竊取『珍珠寶塔』的事一旦鬧開，刁天英是證人之一，項若愚也脫不了關係！」

茅大寶聽了她這番分析，心中稍爲寬慰，說道：「不錯，但妳知道我爹的脾氣，他一向對我特別嚴厲，若知我在外胡鬧，不把我打死才怪呢。」

燕燕道：「別怕，天塌下來，有老夫人頂着！」

兩人交談之間，不覺已趕了幾十里路，這時日已偏西，眼前來到一個小鎭上，茅大寶道：「燕兒，咱們在這兒吃些東西，然後繼續趕路，要是馬匹能够支持，就趕一個晚上的路怎樣？」

燕燕道：「好啊！」

於是，兩人找到一家飯館，下馬進入打尖。

點過酒菜，正等着的時候，忽見一個儒者打扮的老人走進飯館來，這老者手上提着一個藥箱，好像趕了一段遠路，顯得很疲倦，一屁股坐入一個座頭之後，就直嘆氣道：「唉！眞是豈有此理！我劉天培行醫四十年，今天算是碰上怪事了！」

「劉神醫，你怎麼啦？」

另一個座頭上，有個商賈打扮的中年人起身與他打招呼。

被稱爲「劉神醫」的老人向中年人打量一眼，面露驚喜道：「啊，你是吳掌櫃的，怎麼到這兒來了？」

中年人走過去，拱手笑道：「好久沒見到你劉神醫了，你又怎麼跑到這兒來了呀？」

劉神醫便招呼他坐下，道：「來，坐下好說話，唉！別提了，提起來眞的氣死人！」

吳掌櫃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劉神醫道：「我劉天培流年不利，碰上了凶神惡煞，差點丟掉了老命哩！」

吳掌櫃道：「你好像很疲倦，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劉神醫看見堂倌端上茶，就一口喝完，透了一口大氣，才說道：「唉，說來你吳掌櫃的只怕不相信，大前天夜裏，老夫正在好睡的時候，忽然被人搖醒，老夫睜眼一看，哇！你猜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床前站着一個彪形大漢，手上還提着一把刀呢！」

「哎呀，強盜上門了？」

「不，不是強盜。」

「是甚麼人？」

「他也不肯通姓報名，只說他有個朋友受了傷，要老夫去醫治……」

「那必是江湖上的人。」

「不錯，起初老夫不肯去，他就面露惡笑，舉刀恐嚇說：『你不去，老子叫你睡着永遠起不來！』唉！眞是可怕，你說當時老夫如何是好？」

「那只好順着他了，那種人可得罪不起呀！」

「正是，老夫只好打點好了隨他出門，還好他開了一輛馬車來，老夫便坐上馬車，由他開着走，從半夜裏一直走到天亮，才到達一處地方，下車一看，竟是一處荒無人烟的山脚下，那彪形大漢停好了馬車，就帶着老夫上山，又走了老半天的山路，才到達一戶人家，看那戶人家的情形，分明是一家獵戶！」

「是誰受傷了？」

「老夫進入一看，見到一個血人躺在床上，眞慘！身上大小刀傷十三處，幸虧沒有傷中要害，所以還活着，但因流血過多，已快死了！」

「他究竟是誰？」

「誰知道呢！他是個禿子，身形矮矮胖胖，年約五十上下，滿面于思，模樣好怕人！那屋子裏還有一個中年人，細皮肉白，一點都不像獵人，他叫老夫趕快動手救活那個禿子，說救活了有重賞……」

「你說那禿子身上有十三處刀傷？」

「是呀！」

「奇怪，是被人殺傷的麼？」

「不錯，正是被人殺傷的！」

「難怪他們要找你，你劉神醫是治療刀傷的聖手嘛！」

「可是那禿子實在傷勢太重，老夫連忙給他服下一顆獨門秘製的保命丹，才動手替他治療傷勢，忙了半天，總算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了。」

「後來呢？」

「老夫要走，他們不肯，說還得再等一天看看，老夫無奈只好留下，怪的是他們始終不肯讓老夫和那禿子交談，看那情形，他們和那禿子並不是朋友……」

「不是朋友怎肯救他？」

「正是，這一點老夫也弄不明白，但老夫不敢發問，那個細皮肉白的中年人老是目露凶光，好像隨時隨地要殺人似的，老夫保命要緊，那敢追究！」

「後來又怎樣？」

「今天一大早，老夫醒來一看，嘿！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那兩個凶神惡煞和那個禿子都不見了，分明是半夜裏跑掉啦！」

「有沒有留下銀子？」

「沒有！就是這一點最氣人，老夫化了兩天的時間把一個人救治，結果只落得一場虛驚，還要徒步走回家去，你說倒霉不倒霉？」

「唔，此事果然古怪，不過依我看，你劉神醫能够保住一條老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那些人只怕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匪徒哩！」

「正是，哎呀！老夫從早走到現在，又餓又累，這個苦頭可吃得不小……」

「那地方是在何處？」

「老夫走下山後，找到一個農人一問，才知道是五虎嶺！」

「哦，是五虎嶺……」

劉神醫和吳掌櫃談到這裏時，茅大寶和燕燕已在進食，主婢二人一邊吃一邊注意聽着他們的談話，當聽到劉神醫說出「五虎嶺」三個字時，燕燕忍不住低聲道：「小祖宗，『鐵頭將軍』年約五十上下，頭上禿了一大塊，身材矮矮胖胖，又有滿面鬍子！」

茅大寶點點頭，當即起身走到劉神醫座頭前，拱手一揖道：「劉神醫請了。」

劉神醫一怔，抬目打量他，問道：「老弟是……」

茅大寶彬彬有禮的回答道：「敝姓燕，剛才聽了劉神醫說起那段遭遇，甚覺怪異，請問那家獵戶坐落在五虎嶺的甚麼地方？」

劉神醫對他投以懷疑的眼光道：「老弟問這事幹甚麼呢？」

茅大寶道：「在下一位叔叔落入賊人手裏，剛才聽你老形容的那個傷者很像是在下的叔叔，是以不揣冒昧動問一下。」

劉神醫道：「令叔的模樣是……」

茅大寶道：「他五十歲，身材矮胖，頭上禿了圓圓一塊，面上有許多鬍鬚。」

劉神醫道：「是不是生的朝天鼻？」

茅大寶道：「對了。」

劉神醫驚奇道：「這麼說來，那人很可能是你叔叔了，他是怎麼落入賊人手裏的呢？」

茅大寶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現在救人要緊，你老請告訴在下詳細地點好麼？」

劉神醫道：「他們已不在那地方，你去了又有何用？」

茅大寶道：「在下或可在那屋裏找到一些可資追踪的綫索。」

劉神醫道：「那是五虎嶺的南邊，附近有一大片棗林，過了棗林便可見到一條山徑，順着那山徑上去，大約走個把時辰，那裏有個山谷，那家獵戶就在山谷口上，很容易找到的。」

茅大寶問道：「你老在那裏時，只見到那個彪形大漢和那個細皮肉白的中年人，沒有見到其他的人麼？」

劉神醫搖頭道：「沒有！」

茅大寶道：「是不是那兩個人就是獵人？」

劉神醫答道：「看他們的打扮，好像不是獵人，可是屋裏却有不少打獵用的工具。」

茅大寶拱手一揖道：「謝謝，在下這就趕去看看。」

他沒有心情再飲食，吩咐堂倌包了一些食物，以便入山食用，即結帳離店，與燕燕馳馬上路，朝五虎嶺疾進。

馬行半個時辰，五虎嶺已然在望。

這時，夜幕已垂，四野一片黑暗，主婢二人找了好一會，才找到劉神醫口中說的「棗林」，沿棗林而至五虎嶺下，果然發現了一條山徑。

山徑寬僅三尺，蜿蜒伸入山中。

茅大寶勒住坐騎，說道：「燕兒，如果劉神醫口中說的那個傷者確是鐵叔，他現在已不在那戶獵屋中，妳認為對方將怎樣帶鐵叔離開五虎嶺？」

燕燕道：「他們既有一輛馬車，當然是用馬車了。」

茅大寶點頭道：「對，這條山徑不能行駛車輛，故可斷定馬車是從此出發的，而此地荒無人烟，車輪痕跡應該還在。」

燕燕道：「現在天黑了，只怕很難找出車輪痕跡吧？」

茅大寶道：「是的，所以只好等明天再來尋找，現在咱們就去那獵戶看看，就便在那裏過夜。」

於是，兩人策騎上山，順着山徑迤邐走了十幾里路，來到一處谷口，抬頭一看，一眼看到谷口上果有兩間木屋。

屋中沒有透出燈光，顯見屋中無人居住。

主婢二人下了馬，將馬拴好，即循一條石級向上登去，走到木屋外面，茅大寶先側耳諦聽了一聽，聽不出屋中有何聲響，乃檢起一顆石子，向木屋投去。

「拍達！」一聲，石子打中屋門，落在門前，就再沒有別的聲响了。

茅大寶見無人出現，才與燕燕走過去，伸手一推木門，門應手而開，月光投射入屋，可以看出屋中大概的情形，只見屋中傢俱井然，並無混亂之象，就只沒人居住！

再打開另一間木屋察看，裏面堆放着許多行獵用的東西，也看不見一個人。

茅大寶這才舉步入屋，大堂上找到火熠子，將屋中的幾盞油燈點亮，再提燈細加搜索，結果發現屋中一切正常，而且還有食物存糧。

燕燕道：「奇怪，劉神醫說那兩人不像獵人，那麼原本居住在此的獵人那裏去了呢？」

茅大寶道：「死了。」

燕燕驚道：「死了？」

茅大寶道：「這是我的推測，那傷者如是鐵叔，其經過情形可能是這樣的：鐵叔在嵩山受傷被擄，對方因某種理由不欲他死，便將他帶離嵩山，逃到了這地方，為了要延醫救治鐵叔，他們殺害獵戶，霸佔此屋，然後那個彪形大漢便去城裏強迫劉神醫來此，後來鐵叔傷勢不礙了，他們即帶着鐵叔離開此地。」

燕燕道：「他們擄去鐵頭將軍，目的何在？」

茅大寶搖搖頭，說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燕燕道：「這屋中沒有血跡，若說他們殺害了獵人……」

茅大寶笑道：「燕兒，妳也有殺人的能力，殺人不一定會流血啊！」

燕燕道：「到屋外去找一找如何？」

茅大寶道：「找甚麼？」

燕燕道：「屍體。」

茅大寶道：「不必了，屍體必已掩埋，否則早已臭味四溢，妳去厨房生火，把食物熱一熱，咱們吃了後就睡覺，一切明天再說。」

燕燕本是個十分能幹的女婢，她很快就摸熟了屋中可使用的一切器皿，沒多久已將食物熱好，還在厨房裏找到幾個鷄蛋，煮了一碗蛋花湯，主婢二人就在屋中吃了一餐別有風味的晚飯，然後燒水洗澡，就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屋裏有兩張床，正好供他們過夜，燕燕比較細心，她察看過一切東西之後，便對茅大寶說道：「少爺，這屋中住的是兩個男人，沒有婦女。」

茅大寶往床上一倒，翹起一隻腿道：「妳怎麼知道的？」

燕燕道：「這兩張床都有人睡覺，可知有兩個人居住，而屋中找不到一件婦女使用的東西，故亦可知沒有婦女。」

茅大寶道：「也許是一對兄弟。」

燕燕道：「眞可憐，他們在此行獵，無端飛來橫禍，竟慘死在那兩個賊——」

剛說到這裏，忽見茅大寶蹦的從床上跳起，好像被甚麼咬了一口似的，不禁一驚道：「你怎麼了？」

茅大寶一跳而起之後，就跪在床上，低頭湊近裏邊的床板，睜大眼睛叫道：「這裏有字。」

燕燕發怔道：「甚麼？」

茅大寶指着床板叫道：「鐵叔在此刻了字。」

燕燕連忙爬到他床上，湊過去觀看，果見靠邊的一塊床板上刻着一行小字，字痕甚淺，似是用指甲刻出的，要很仔細看才看得出來！

『余鐵頭將軍鐵松是也，不幸落入賊人手裏，身負重傷，被擄至此，賊人為月下劍客月無容』

底下，還有一個未寫完的字，看不出是甚麼字，只能推想他還要往下寫時，由

於某種原因而沒有機會繼續寫下去。

燕燕驚喜道：「果然是鐵頭將軍。」

茅大寶惋惜道：「可惜他沒有寫出去處，這些字只能證明他是鐵叔而已。」

燕燕道：「他說賊人是月下劍客月無容，那天他和趕山神鞭月在天曾欲置成小娟於死命，這樣看來，在嵩山做案的就是他們兄弟了。」

茅大寶面呈嚴肅道：「不錯，這一發現，已證明少林寺是清白的，但是……這件事很奇怪，他們月氏兄弟為何要殺成小娟？又為何去嵩山做案？這兩件事會有甚麼關連呢？」

燕燕道：「你說那天晚上他們出現欲殺成小娟時，還有一個蒙面女子。」

茅大寶道：「正是。」

燕燕道：「如果說他們要殺成小娟，是為了阻止成小娟與你接近，這樣說得通麼？」

茅大寶道：「要是南山隱豹項若愚確實存心不良懷着甚麼陰謀，就說得通。」

燕燕道：「那麼，那蒙面女子就可能是……」

茅大寶心頭一震道：「項人鳳？」

燕燕點了點頭。

茅大寶方寸大亂，道：「這……這怎麼會？她那樣一個美麗的姑娘，怎麼會是個蛇蠍美人？」

燕燕道：「她本人也許不壞，只為協助其父進行一項陰謀罷了。」

茅大寶陷入了極度的痛苦中，全身陣陣發冷，整個人似要崩潰了，雙手抱着頭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啊？」

燕燕忙道：「別發愁，小祖宗，一切都還只是推測，不是事實，你別急嘛。」

茅大寶道：「可是，我愈想愈覺不對勁，這裏面一定有問題。」

燕燕道：「這樣好了，明天一早，咱們追踪馬車輪跡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月下劍客月無容，如果不能，我回江都去，把一切禀告老爺，你則趕去南山豹莊看看，如果南山豹莊沒有甚麼變化，即表示項莊主沒有懷着甚麼陰謀詭計，如何？」

茅大寶點點頭，長嘆一聲道：「好吧，就這麼辦，但願一切都不是事實，否則我茅大寶萬死不足以贖罪矣。」

這天晚上，一切平靜無事，可是茅大寶徹夜未眠，一直陷於焦慮不安之中，想到一切如成事實，自己所將帶給父親的災禍時，幾乎要發瘋了。

翌晨，主婢二人在木屋中匆匆吃了一些東西，即上馬飛馳下山，到達五虎嶺的山麓，兩人便下馬尋找馬車輪跡，不久果然找到了，兩條淺淺的輪跡，由一處樹林裏伸出，一直伸向西南方向的野地上。

兩人乃上馬循着輪跡前進，走了一里許，輪跡進入一條驛道，與其他的輪跡一混雜，就無法分辨出來了。

他們只好順着驛道前進，馳行數十里路，經過幾處分岔口和一處鎮甸，均無法再辨認出馬車輪跡，乃放棄追踪，動身返回江都。

走了十二天，抵達來安縣城，主婢二人便分道揚鑣，燕燕回江都「元帥府」，茅大寶則繼續趕路，由浦口渡過長江，一路向東南疾馳！

趕了兩天兩夜，終於到達荊南山，他為了急欲了解眞相，馬不停蹄飛馳入山，當遠遠看到豹莊時，他的心頭頓時寬慰了些。

豹莊尚在，項家的人應該也在吧！

南山隱豹項若愚如是蓄意陷害自己，其一家人必已搬離豹莊，而如未搬走，便可證明他沒有惡意……

思忖間，馬已馳至豹莊的大門口。

舉目一望，但見全莊靜悄悄的，竟看不見一個人，他的一顆心頓時為之一沉。

咦！眞的搬走了麼？

這難道眞是一項陰謀騙局？

可是，偌大一座莊院，還有廣大的茶園，南山隱豹項若愚竟捨得丟掉？

茅大寶仍然有些不信，他一個縱身下馬，疾步跑入莊內，大叫道：「喂！有人在麼？」

沒有人出現，也沒有人回答。

茅大寶繼續奔入，又大叫道：「項莊主，項姑娘，你們在不在？」

奔入前廳一看，頓時涼了半截！

因為，這座外表看來像是前廳的建築物，裏面竟然甚麼都沒有，是一間粗陋的空架子。

茅大寶呆了半晌，再進入莊內察看其他房舍，結果發現都是空屋，幾乎找不到一件傢俱，整個情形看來，這座豹莊是外表美觀，內部簡陋，幾乎可以確定是臨時搭蓋起來騙人的東西。

茅大寶面色一陣青一陣白，想起上次送一百顆人頭來到豹莊的情形，那天南山隱豹項若愚沒有邀請自己和刁天英入屋，而引自己和刁天英進入一座涼亭坐下談話，當時自己只覺對方太過簡慢，並未想及其他，現在看到莊內的情形，他終於完全明白過來了。

這果然是一個騙局。

這座豹莊完全是項若愚臨時搭建出來哄騙自己與刁天英的佈景。

不幸而言中，自己果然上了人家的惡當，落入人家所設的陷阱。

這個陷阱，造成自己殺死了一百個人，並使自己成為竊取貞容院的「珍珠寶塔」的竊賊。

如果自己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倒還無所謂，偏偏自己是「武林大元帥茅兆霖」的兒子，這麼一來，後果就可想而知了。

毫無疑問，南山隱豹項若愚的目的是在以此對付父親，要讓天下的武林人知道「武林大元帥」的兒子是個殺人如麻的兒子，是個竊取貞容院鎭山之寶的竊賊，如此一來父親就無法向武林同道交代，就沒有資格再担任「武林大元帥」了！

多麼可怕的陰謀，多麼狠毒的手段。

自己為甚麼如此愚蠢？事前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如今大錯已然鑄成，該如何來面對即將「排山倒海」而來的災禍？

茅大寶呆若木鷄的站着想着，以致有三個人悄悄來到他身後時，他仍茫然毫無所覺。

悄悄來到他身後的，是三個老黃衣喇嘛，他們以圍捕竊賊的姿態在三個方向站定了身形，其中一人才開口道：「茅小施主請了。」

茅大寶吃了一驚，迅捷的轉身錯掌，

一見來了三個黃衣喇嘛，心頭如受巨杵撞擊，怦然震動，不覺失聲道：「你們——來得好快。」

開口說話的老喇嘛身高體大，有一對長長的白眉，手握一柄降魔杵，神態極是威嚴，分明是黃衣喇嘛之中地位極高的人物。

他聽了茅大寶的「失言」，面上浮起了一抹冷笑，說道：「是的，爲了敝院的鎭山之寶，老衲等豈敢怠慢啊？」

茅大寶目光一掃他們三人，問道：「三位是爲『珍珠寶塔』而來的？」

白眉老喇嘛點了點頭道：「不錯，小施主身爲『武林大元帥』之子，理應爲人楷模，不想反淪爲竊賊，實出老衲意料之外。」

茅大寶竭力定下紊亂的心情，拱手道：「老禪師法號如何稱呼？」

白眉老喇嘛道：「老衲法號寄塵，乃眞容院長老。」

一指另兩個老喇嘛又道：「他們是老衲的同門，一名惠光，一名智光。」

茅大寶問道：「老禪師怎知貴院的『珍珠寶塔』是在下拿的？」

寄塵長老道：「有人看見。」

茅大寶道：「誰？」

寄塵長老搖搖頭道：「這一點已不重要，小施主問這個幹麼？」

茅大寶道：「不，很重要，在下要知道。」

寄塵長老微微冷笑道：「打算找他報仇？」

茅大寶道：「不是，那人不可能看見在下竊取『珍珠寶塔』，也不可能知道在下將到豹莊來，所以……」

寄塵長老截口道：「好吧，老衲告訴小施主便了；小施主竊得敝院的『珍珠寶塔』之後，曾經在太原悅來客棧投宿，是麼？」

茅大寶點頭道：「是。」

寄塵長老說道：「後來，有人看見你取出『珍珠寶塔』在把玩，又聽說你要前來荊南山的豹莊，那個人便將消息奔告敝院。」

茅大寶苦笑道：「不對。」

寄塵長老道：「不對麼？」

茅大寶道：「是的，在下確曾投宿於悅來客棧，但實際情形是：在下在那家客棧與『南山隱豹項若愚』會晤，將『珍珠寶塔』交給了他，根本沒說要來荊南山這座豹莊。」

寄塵長老道：「南山隱豹項若愚何許人？」

茅大寶道：「他就是此莊主人，年約五十，面貌清癯，有一對特別濃黑的臥蠶眉。」

語聲一頓，接着問道：「那通報消息之人，是否就是這樣一個人？」

寄塵長老搖頭道：「不，他是個青年——好了，小施主，這些都不重要，看在令尊面上，小施主只要將『珍珠寶塔』交還老衲帶回去，老衲可以不再追究，否則後果如何，小施主應該想像到！」

茅大寶道：「在下確已將『珍珠寶塔』交給『南山隱豹項若愚』了。」

寄塵長老道：「爲何交給他？」

茅大寶道：「此事說來話長……」

當下，便將一切情形說出，從莫愁湖「驚艷」說起，一直說到今天來到豹莊爲止，中間只略去與刁天英競爭一節，因爲他認爲不必把刁天英拖下水了。

寄塵長老聽完他的敍述之後，沉吟有頃，道：「這麼說來，小施主是中了人家的詭計了。」

茅大寶道：「是的。」

寄塵長老冷冷看着他，似想觀察出他所說是眞是假。

茅大寶知他還不大相信，又道：「在下已承認竊取貴院的『珍珠寶塔』，這件事在下已脫不了關係，故沒有再說謊的必要。」

寄塵長老道：「這麼說，小施主是無法交還『珍珠寶塔』了？」

茅大寶道：「是的，不過在下願負責追回。」

寄塵長老想了想，道：「好，老衲姑且相信小施主的話，不過小施主必須隨老衲去見令尊，把事情說明白之後——」

茅大寶發慌道：「不，若去見家父，在下非被家父打死不可。」

寄塵長老面容一沉道：「要不然，小施主打算怎樣呢？」

茅大寶道：「請老禪師給在下一些時間，讓在下去找那個『南山隱豹項若愚』，只要找到他，在下就有把握追回『珍珠寶塔』，完璧歸趙。」

寄塵長老聽了冷笑道：「小施主，你只爲你自己着想，爲甚麼不爲敝院設想一下？這件事，必得先與令尊當面說明白後，敝院才能放心。」

茅大寶道：「可是，在下闖了這麼大的禍，家父一定不會饒恕的，他一定會當場將在下打死的啊。」

寄塵長老冷冷道：「虎毒不食子，打死大概不致於，不過這是你的事，敝院的立場是：只要經由令尊確認有這麼一回事，一切便可由令尊去處理。」

茅大寶道：「家父爲人，在下清楚得很，他律己極嚴，他的兒子幹下這等滔天大禍，他唯有打死在下向武林謝罪一途，在下死不足惜，但『南山隱豹』設下這個圈套，用意不僅只在陷害在下，他還有別的目的，故在下要留有用之身，與他週旋到底！」

寄塵長老神色冷峻地道：「小施主之意是不願隨老衲去見令尊？」

茅大寶道：「是的，將來在下定會還給貴院一個公道，現在去見家父沒用。」

寄塵長老嘿嘿冷笑道：「你不願去見令尊，只怕由不得你呢！」

茅大寶皺眉道：「大師若希望我找回『珍珠寶塔』，就不該強迫在下去見家父，那是無濟於事的。」

寄塵長老沉聲道：「不，你的保證沒用，老衲要令尊的親口保證！」

茅大寶搖頭道：「在下不想在這時候回去見家父，還望大師——」

寄塵長老截口道：「你非要與老衲去見令尊不可，絕無他途可走！」

茅大寶怔了怔，輕輕嘆了口氣道：「那麼，只要三位有能力將在下打死，三位便可抬着在下的屍體去見家父！」

寄塵長老勃然變色，怒道：「你敢抗拒？」

茅大寶苦笑道：「找茅大寶已犯下大錯，現在即使跳到海裏也洗不清了，今後不見容於家庭和武林同道是可想而知之事，人到了這地步，還有甚麼顧忌呢？」

寄塵長老一聽這話，更是憤怒，喝道：「惠光，智光，把這孽障拿下來！」

惠光、智光二喇嘛應了一聲，立時分左右欺上，擺出了動手的姿態。

茅大寶嘆道：「你們是出家人，難道不懂得慈悲爲懷，網開一面的道理麼？」

話聲一落，陡地頓足縱起身子，一下就到了屋頂上。

惠光、智光二喇嘛暴喝一聲，如影隨形的飛撲上去，發掌便抓！

茅大寶身形一幌，斜掠數丈，飛到另一棟屋上，大叫道：「你們三個禿驢莫逼人太甚，惹得我性起，可別怪我對你們不客氣！」

寄塵長老一看他身法神奇妙絕，動似閃電，就知惠光和智光無法圍住他，當即一提袈裟，騰身撲上，怒聲道：「孽障，你待怎的！」

他是眞容院的長老，身手果然不同凡響，倏忽之間已撲上屋頂，手中降魔杵一探，撞向茅大寶的腰部，出招奇快無比！

茅大寶不想與他們動手，故未拔劍迎戰，一見對方的降魔杵攻到，身形再度縱起，在空中連翻三個跟斗，落到七八丈外的一個院子裏，再一個飛撲，竟撲入一間廂房裏去了。

惠光、智光二喇嘛緊隨其後撲入，不料剛剛撲入房中，突然迎面飛來一頂蚊帳，似魚網般將他們兩人罩個正着！

二喇嘛頓時鬧得手忙脚亂，在蚊帳的籠罩下糾纏不清，一時竟脫身不得。

寄塵長老隨後撲入房中，一見茅大寶已失蹤影，大爲驚急，立刻飛身穿過後窗，但跳落到廂房後面時，舉目四望，只見四下空寂寂的，茅大寶已然不知去向矣！

他急急飛上屋頂，居高向四下眺望，才發現茅大寶已逃出豹莊，正向山中逸去了。

這時，惠光、智光二喇嘛已掙脫蚊帳趕了出來，寄塵長老一指茅大寶逃去的方向，大喝道：「快追！」

三個人騰起身子，似流星趕月撲出了豹莊，啣尾疾追，但這時的茅大寶已逃入莊後一望無際的茶園，身形在茶園裏時隱時現。

他們追入茶園時，就好像投入一片汪洋大海中，不久便失去了追緝的目標……

× × ×

次日晚間，茅大寶又在豹莊出現，他像個遊魂孤鬼，悵然坐在前廳的屋上，呆呆望着天上的一輪明月。

他的眼淚不知不覺流滿一臉，因爲，他已感覺到天地雖大，已無自己容身之處了。

從昨天擺脫了寄塵長老三人的追捕之後，他在山中躲藏了一整天，也苦思了一整天，竟想不出自處之道……

去找「南山隱豹項若愚」算帳麼？

是的，應該找他算帳，他並且發誓只要自己尚有一口氣在，就不放過「南山隱豹項若愚」，一定要找到對方，追回「珍珠寶塔」，並將對方帶去見父親不可，但是對方此刻在那裏呢？

對方還會回到這座豹莊來麼？

他知道不會，因爲這座所謂的豹莊，完全只是一個騙人的「佈景」，對方既已達到目的，就絕不會再回到此處來「自投羅網」的！

他也想到應該回江都的家去看看，可是一想到自己所幹的事，再想到父親的嚴厲，他沒有臉回家也不敢回家了。

因此，他陷於孤單無援，進退維谷的困境，由於不知該往何處去找項若愚父女，只好又回到豹莊，希冀奇蹟出現……

夜，漸漸深了。

夜風從他身上呼嘯而過，他感到又冷又餓，可是他仍然不打算離開豹莊，並非他不想離開，而是不知要往何處去，他像一隻從小被關進籠子裏的金絲雀，現在糊裏糊塗的離開了籠子，竟然不知如何去討生活，而一籌莫展的呆坐着。

呆坐到三更時分，他感到全身痲木，正想起身活動活動時，忽然瞥見有兩條黑影從莊門飛入，頓時精神爲之一振！

他希望來的是項若愚的人，這樣他就可逼來人供出項若愚的行踪所在。

但這個念頭剛剛從腦際閃過，他就已看清了來人，原來竟是鶯鶯和燕燕！

雖非敵人，但在這孤立無助的境況下見到了自己的侍婢，他仍有一份驚喜，當即自屋頂飄下，大叫道：「鶯兒，燕兒，我在這裏！」

鶯鶯和燕燕一看見他，也很高興，二女上前各扯住他一隻手，喜形於色道：「咦！小祖宗，你沒事吧？」

她們跟着發現他面有淚痕，不禁訝道：「咦，你哭了？」

茅大寶趕忙拭去淚水，強笑道：「沒有，是沙子飛入了眼睛……」

鶯鶯道：「別騙我，你是哭了！」

茅大寶忍不住又掉下眼淚道：「鶯兒，燕兒，我完了，我果然闖了大禍了！」

燕燕道：「快走，在這兒談話不安全，咱們找個安全的地方談話去！」

茅大寶一驚道：「有人追來了？」

燕燕道：「不是，但不能不防，我的小祖宗，事情鬧大！」

茅大寶胆戰心驚道：「家裏情形怎麼樣？」

燕燕道：「先去找個安全的地方再說吧！」

茅大寶道：「好，到山上去。」

於是，主婢三人匆匆離開豹莊，進入荊南山區，在山中找到一處蔽隱的樹林，才在林中坐下來。

鶯鶯關心的問道：「小祖宗，你吃東西沒有？」

茅大寶搖搖頭道：「沒有，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我……我不餓。」

鶯鶯立刻從懷裏取出一包食物塞到他手上，道：「我就知道你沒有吃東西！我的天，兩天沒吃東西，可不把你餓壞了，快吃！快吃！」

茅大寶道：「我吃不下。」

鶯鶯道：「不成，非吃不可！」

茅大寶道：「好吧，我吃，妳們快把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粉紅色的色狼（三）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東方偵探社陳秀蓮等經研判案情，所得結論，決定探查方向以心理醫生吳而夫為目標，於是陳秀蓮帶同魯薏絲佯作求醫，豈料到達吳的醫驗所時，吳已和他人外出，後經亞王接見陳、魯兩人，在她們與亞王談話時，發覺吳甚可疑，因此陳與馬佳琍在當晚潛入吳的診所，發現很多可疑事物，不料被吳用以作實驗之用的巨人波波發覺，波波與馬糾纏，馬正千鈞一髮，陳開車撞去，衝及牆壁，以致車子爆炸，因而把吳的診所燒着……

案未了　柳暗花未明

陳秀蓮幸好是在將要撞及巨人時，已經打開了車門跳了出來，連忙將擊昏的馬佳琍抱了開去，才沒有被爆炸的汽車碎片波及。

她呆呆地望着火勢在燃燒，正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忽然看見一條人影從另一扇窗子裏跳了出來，很快地鑽進了樹林，陳秀蓮懷中抱着馬佳琍，來不及追過去！

她只看見那是一個穿着長褲，披着長髮，似乎是一個窈窕的女子身影，但對方的動作太快了！

快得她只匆匆一瞥，就失去了蹤影。

是吳而夫回來了，難怪她能把那個巨人波波從昏迷中救醒，指示他殺死了亞王，跟着進一步襲擊馬佳琍。

因為亞王說過，波波只是個白癡，除了吳而夫之外，沒有人能指揮他的。

陳秀蓮只能對着黑暗咬咬牙，自言自語地道：「粉紅色的色狼，惡魔，我會捉到妳的！」

火勢蔓延得很快，消防車却來得很慢，差不多在火發後的一小時才聽見消防車的警號聲。

但是他們只能看見一片火海，使火勢早點熄滅而已。

事實上也難怪他們，這還是一幢早期的花園別墅洋樓，而且是維多利亞式的建築，材料以木材居多，幾十年的老建築物，木材都乾透了，一遇上了火就呈燎原之勢，根本也無搶法救的。幸好的是這是一片孤立的建築，不會殃及到隣家。

馬佳琍在救火車到達前就醒了，而魯薏絲的車子到得比消防隊還快一步，她把調查遊艇的工作交代了葉長青後，不放心這邊，又駕了車子來看看，恰好趕上了為馬佳琍解困，否則她只好光着上身在等候警方的來臨了。

因為她們是私家偵探，懂得一點法律的，屋子裏至少有四條命案，她們必須等候警署的詢問。

陳秀蓮為了行動的方便，穿的也是一件緊身的毛衣，如果脫給了馬佳琍，自已

王古愚

・混沌書生・

清道咸中，常州有所謂七才子者，不第以文名，又嫻技擊，力皆萬人敵，而王古愚實為之冠，古愚，郡庠生，性狷介，家貧室如懸磬，恬如也，日與餘六子者，以詩酒自　，其第三人某為蘇撫某中丞門下士，時吳有劇盜，藝冠一時，案牘山積，吏不能捕，一夜，忽直入中丞臥室，挾白刃索十萬金，中丞大驚，允之，惟請緩時日，盜乃予期一月，且自言居城外某寺中，言已，大笑而逝，中丞猶木立，噤不敢聲，翌日，某以事晉謁中丞，見中丞神色沮喪，應對全乖，婉詰之，中丞促膝相告，且請良策，某曰，盜能如此，藝必不凡，某非其敵也，余有友王古愚者，當世奇士，得其來則捕盜如反掌耳，中丞大喜，趣某以厚幣聘王古愚，古愚至，入見中丞，古愚貌固寢陋，衣又敝敗，與之語，恒訥訥若不出口，中丞不悅，強與應對，古愚退，則顧某微哂曰，此豈可捕劇盜者耶，今已招之來，勢難令返，彼固庠生也，必讀書，可令為我子姪師，庶盡其長耳，某出語古愚，古愚坦然，遂留署中，一夜更闌人靜，月明如晝，讀罷不寐，徐步中庭，背手望月，吟遺懷詩，吟已，一躍而起，演少林拳術一通，變幻活潑，疾若風雨，拳著庭中假山及大樹，皆格格作巨響，演畢對月長吁，忽中丞自庭外突入，執古愚臂曰，僕窺先生久矣，僕肉眼不識先生，今乃知先生，藝誠天下奇士，願先生不吝教誨，卒援之手，則豈惟僕之幸，亦一方之福也，古愚笑謝之，且曰，茲事大不易，尚容徐計，非可操切從事也，中丞俯首請策，古愚曰，盜藝究何若，予尚未知，公明日，可伏甲庭側，招盜來與之宴飲，予從屏後觀之，如可制也則縛之，不則勿妄動，于公亦無損也，中丞善之，議遂定，越日使人至某寺招盜飲，盜坦然至，率黨五六人，中丞詞色卑下，語言謙和，盜遂不疑，飲酒作大言，意興甚豪，目無餘子，中丞諾諾而已，酒半託故暫退，王古愚忽變服為庖人，捧巨皿一自庭後突出，至庭中擲皿於地，皿碎伏甲盡起，盜大驚，以一手支桌飛身而起，仰攀樑椽，欲破屋遁去，古愚自平地一躍起，執其雙足，力擲之，體裂兩半而死，餘盜亦皆就縛，視盜魁所支桌，四足陷地，可四五寸，其一掌之力如此，事畢中丞出謝，並出千金為古愚壽，古愚笑曰，我為一方蒼生故，除此暴徒，豈為是區區者而來耶，飄然不顧而去，歸與六人詩酒和唱以終，終身不言技擊。

家裏的情形說給我聽吧。」

他打開了那包食物，見是幾個包子，於是拿起一個吃起來，咬了幾口，見鶯鶯燕燕只看着自己吃而不說話，不禁一怔道：「怎麼不說呀？」

鶯鶯道：「等你吃飽了再說！」

茅大寶道：「不，妳們現在就說！」

燕燕道：「小祖宗，老夫人說的，吃東西的時候不可以說話！」

茅大寶道：「妳們沒吃東西呀！」

燕燕道：「噯，小祖宗，你別急，等吃飽了我們自然會把一切告訴你的。」

鶯鶯接口道：「是呀，其實也沒是甚麼，你放心的吃好了。」

茅大寶忽然扔掉包子，掩面痛哭起來，道：「妳們別騙我，我心裏明白得很！我……我該死，我索性死了算了！」

說着，就要拔劍自刎。

鶯鶯唬得一把抱住他，叫道：「小祖宗，你瘋了不成！」

燕燕搶過長劍，扔得遠遠的，冷笑道：「茅大寶，你是個大男人，怎麼學起尋死覓活的法寶來了？你可要放明白一點，好漢做事好漢當，你自己闖的禍要自己去收拾，尋死覓活不是男兒行徑！」

鶯鶯道：「對呀！小祖宗，現在不是要少爺脾氣的時候，你要打起精神來應付一切呀！」

茅大寶停止哭泣，抱着頭道：「妳們快告訴我，家裏發生了甚麼事？」

鶯鶯和燕燕對望一眼，前者支吾道：「也沒甚麼，只不過……只不過……」

茅大寶頓足大吼道：「不要隱瞞，快說出來。」

燕燕道：「鶯兒比我早一天回到江都元帥府，她回到江都元帥府時，大火已快要把元帥府燒光了！」

茅大寶面色大變道：「甚麼？元帥府被燒了？是誰放的火？」

燕燕道：「放火的人多達兩百餘個，其中半數是苦主，另一半是來歷不明的武林人物。」

茅大寶面色陣陣蒼白，駭然欲絕道：「苦主？甚麼苦主？」

燕燕道：「被你殺死的一百人，他們的親人師友一起上門討債，紛紛要求老爺將你交出來，老爺回稱你不在家，等找到你時，再行發落，那些人不相信，就引發一場暴動，兩百多人像一羣瘋子一齊殺入元帥府，見人就殺，見房子就放火……」

說着說着，眼淚便如斷了綫的串珠。

茅大寶心如刀割，陣陣刺痛，惶聲道：「我爹我娘沒事吧？」

燕燕道：「僅以身免。」

茅大寶又急問道：「老奶奶呢？」

燕燕道：「老夫人也沒事，在府內的四位將軍也逃得了性命，事後一查，一共死了四十三人，元帥府整個給毀了。」

茅大寶又不禁淚如雨下，問道：「現在我爹他們幾人呢？」

燕燕道：「我們回到元帥府時，暴動已過了一天，只聽人說他們逃得了性命，却不知其下落。」

鶯鶯道：「聽說老爺對那些人說，一旦找到你時，便要把你處死呢！」

——未完——

就要打赤膊。

幸好魯薏絲是穿了大衣來的，馬佳琍裹在大衣裏，還是在瑟瑟發抖，儘管她是個很勇敢的女孩子，但回想起不久前的遭遇，還是不寒而慄的。

消防隊總算救熄了殘火，警方人員，新聞記者，人潮湧集得像沙丁魚，但陳秀蓮已經用警車上的電話跟李曉天探長取得了連絡，迅速隔離了現場，使得那些記者們只能在遠處試探地摸索，不知道這場火是跟前兩天一連串的艷屍有關係的，更不知道這就是使市民們胆顫心驚，談虎色變的粉紅色的色狼的狼穴，否則他們拚着違警而被關進拘留所，也會搶進來搜索新聞的。

李探長應陳秀蓮的請求，開了一輛巴士來，在車廂裏設置了「捕狼行動」的中心。

那是警方的一個特別小組，專爲針對粉紅色的色狼而組成的臨時小組。

組長是李探長，組員包括了法醫，刑事專家與心理專家，大家都聚在車廂裏聽取陳秀蓮的報告，同時也研判火場中搜索的證物。

兩本相册已經隨着車子一起燒毀了。

那是她故意如此做的，否則以她冷靜的頭腦，很可以在跳車時把相册先丟出來的。

火場中找出了兩具焦炭似的屍體，看了波波那種巨無霸的體型，使大家駭然相顧，不相信人類中有這種巨人的存在，直到大家又發現了那具燒成木炭而幸好還保持着部份形狀的棺材，才相信這個事實。

這麼一件巨大的東西，是如何運進來的？

這個問題，使大家一陣苦笑後，繼以沉默。

這是一個錢與特權的世界，何況吳而夫具有國際聞名學人的超然地位，一紙公文，加上一個研究器材的名義，跟特權者一個電話吩咐，別說是一具木乃伊，就是運一具火箭進來，也沒人過問的。

亞王的屍體在客廳中發現了，頭骨全碎，很容易被證明是受到重擊死亡的，而那種重擊，顯然也祇有波波那樣一個巨無霸才能做到的。

所幸的是那間實驗室雖然被燒毀了，但是在雪櫃中的兩具屍體因爲火救得很快，而且是在密封的冷凍櫃中還保持着完整，而在冰箱中保存着的兩個人的精液也還有一兩管是完好的。

王法醫立刻作了化驗，精液中的精虫已經死亡了，但是仍然可以證實是與以前那幾個被害者體中的取樣完全相同。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發現，也是最有力的一個證據。

兇手是吳而夫，平克吳而夫博士。

因爲被害人的體中取出的精液是屬於徐丁旺與喬治巴卡的，而這兩個人都不可能會出去行兇，他們一直在吳而夫的控制中，自然是吳而夫取了他們的精液出去行兇殺人的。

可是身爲組長的李曉天探長却苦笑着直搖頭：「本案雖然掌握了很多有力的證據，却無法宣佈偵破，因爲這個天方夜譚式的故事，神奇的兇手，在十八世紀中很簡單，立刻就會被判爲妖異，不是用亂石打死，就是用火燒死，但在二十世紀，却很難令人相信的。」

另一位心理學家也發表了意見：「是的，雖然我們大家都認定了兇手，但眞能把兇手抓住落網，只要她否認，一個好律師可以把全部的證據都推翻掉。」

陳秀蓮忍不住道：「難道我們掌握的證據還不夠嗎？」

心理學家嘆了一口氣：「夠了，可是心理學探測的是一個不可測的境界，即使是權威專家，所作的證詞也祇能作爲參考，不能當作直接證據的，而且平心而論，站在我們的立場，也不希望這種證據被接受，因爲那樣一來，整個世界都會爲之轟動，許多邪說異端都將大行其道，占星家，算命的，甚至於看水晶球的吉卜賽人，玩戲法的魔術師都會成爲熱門人物。美國的中上層社會裏，巫毒教已經在流行着，這個案子如果發表了，恐怕會有大批的狂熱者湧到本市，很可能會以暴行把吳而夫搶救出去。上次陳小姐輕率地對新聞界發表了那些事，已經引起了很大的騷動。」

陳秀蓮低下頭，她知道這位心理學專家的話是有道理的，而且他預言的後果是必然的。

只有馬佳琍還不服氣：「我們所發表的都是事實。」

心理學家苦笑一聲：「我知道是事實，但爲了公衆秩序的維持，有些事實是只能讓幾個人知道的，美國一直不承認巫毒教爲合法，就是一個例子，吳而夫的行爲不去談它，可是她研究的成果是足以驚世駭俗的，她的變態也是這個社會造成的，如果我們承認了這種神秘的法術的存在而且允許公開研究的話，她或許就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位學者的態度很公平，所持的理論更是理智而冷靜合理，連馬佳琍都沒話說了。

陳秀蓮嘆了一聲道：「這些法術在中世紀就存在了，却一直被視爲邪端，我以前始終爲此感到不平，現在才明白爲什麼了，因爲這是必須的！有些東西是不允許存在的。」

心理學家笑道：「陳小姐終於明白了，世界上各地都有保護動物協會存在，貓狗以及一些對人無害的生物受到苛虐時，他們會起而抗議，可是沒有人爲捕殺野鼠，撲滅蚊蠅，射殺毒蛇而提出抗議過，對野鼠蚊蠅毒蛇說來，這是不公平的，因爲牠們並不是蓄意造成對人類的傷害，而是天賦的本能使然，可是從沒有人對這件事感到不對，那就是因爲在人類的道德標準中，有着自私而人爲的條件存在，像吳而夫研究的這些東西，也是觸犯了我們的道德條件，因此我們只有想法子去否定它的可能，而不是證明它的存在！」

陳秀蓮道：「那我們對她就無法加以制裁了。」

心理學家笑笑道：「在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此的，至少不能用她的那些謀殺人的方法入之以罪，因爲我們要講究證據，要否定這些證據，就不能把她的行爲構成謀殺而起訴。」

陳秀蓮低下了頭，所有的人員也感到很沮喪。

因爲案子破了，却不能將兇手繩之以法。

但是大家也知道，這位心理學家的話是對的。

全案交給法庭時，審判長、陪審團以及那些當局的官員，在經過詳細的考慮後，都會不承認這些證據的。

何況對方是有名學者，有着雄厚的財產，可以雇用最好的律師，以最好的理由爲她脫罪。

李探長道：「有一個罪名可以逮捕她，她家中藏着兩具屍體，一個巨無霸似的怪人，造成公共危險。」

陳秀蓮苦笑道：「喬治巴卡跟徐丁旺在法律上是兩具屍體，徐丁旺有志願書，自動接受實驗，喬治巴卡是亞王買來的，也許可以構成一些很輕的罪名，祇是罰欵了事，波波則是一具木乃伊，收藏木乃伊是不犯法的，我們現在已經無法證明波波不是木乃伊了，倒是我，觸犯了不少法律，擅入私宅，縱火燒掉了她的房子，很可能還會背上了殺死亞王的罪名，既然我們無法定她的罪，她就可以反告我了……」

大家又陷入了一陣沉默，陳秀蓮苦笑着又道：「爲社會除害的方法，只有買個兇手出來暗殺掉她，否則她還可以堂而皇之地繼續她的殺人行動。」

正說着，一個警員匆匆走進來，遞給李曉天一張字條，李曉天看了後，臉色一鬆道：「陳小姐可以省下買兇手的錢了，吳而夫已經自殺了！」

「吳而夫自殺了！」這幾個字使每個人都差一點跳起來。

但也鬆了一口氣，至少陳秀蓮憂担的問題不存在了。

兇手已經畏罪自殺了，自然也不必再去担憂以什麼罪名去起訴她，祇要將全案作一個總結就行了。

每個人臉上都現出了輕鬆的神色。

陳秀蓮問道：「吳而夫的屍體是誰發現的？在什麼地方？能證明是她本人嗎？用什麼方法自殺的？」

「屍體是水警隊發現的，在淺水灣海面的一條遊艇上，屍體由葉小姐證實，的確是吳而夫，因爲採訪過吳而夫，對她的印象很深刻，葉小姐是得到妳的通知後，特別到資料室拿了一張吳而夫的照片去追查遊艇，她在遊艇俱樂部也問到了吳而夫在今天中午，租了一條遊艇出海，結果聽見水警隊報告說發現海上漂流着一條遊艇，艇上有一具女屍，趕去一看，確實是吳而夫！」

「她是怎麼死的？」

「服用大量的氰化鉀，雖然屍體未經化驗，但是她口中有濃重的苦杏仁氣味，大概已經可以確定，在她的屍體旁邊，還有一隻瓶子，裏面有殘餘的氰化鉀。」

「屍體是什麼時候發現的？」

「三個小時前，水警隊在兩點半鐘時發現了遊艇，他們登船時，人雖然死了，但屍體沒有僵硬，距離服毒時間不會太遠，因爲氰化鉀是入口即能致命的劇毒。」

陳秀蓮看看自己的腕錶：「此地起火時大概是零時十分左右，我看見有個人影匆匆離開，她在這裏駕了車子趕到淺水灣，最多祇要半個小時，那就是零時四十分，然後再駕駛遊艇出去，一定會有人聽見聲響的。」

李曉天愕然問道：「陳小姐還要查證什麼？」

「看看吳而夫是自殺還是被殺的？」

「遊艇上沒有第二個人，而且那是一條單桅機帆船，假如她不用馬達，是不會有聲音的。」

「我知道，那種船很小巧，淺灘都可以停泊靠岸，不過根據阿王說，他們是兩個人出去的，還有一個叫向立華的男人跟她在一起。」

「陳小姐認爲是向立華謀殺了她？」

「這也可能的，向立華也是個有心理病態的人。」

「可是遊艇是在海上距岸一海浬的海面發現的，那裏有一片淺礁，遊艇的錨索還掛在海底的礁石上，向立華如果殺死了她，又怎麼離船呢？」

「假如要離開距岸一海浬的船而回到岸上，辦法太多了，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游泳。」

「也許根本就沒有這個人呢？」

「怎麼會沒有？下午我親眼看着他們一起離去的。」

「那也許是替她搬行李的人。」

「我們問過亞王，他說是向立華。」

李曉天嘆了口氣：「陳小姐，亞王已經無法作證了，另一個能證明的人就是吳而夫，但她也死了，因此有關於向立華這個人的存在，永遠是個謎了。」

魯薏絲道：「昨天是我跟陳大姐一起來的，我還冒充了吳而夫妹妹的同學，問出了很多的話，那個亞王確實是說吳而夫跟向立華很好。」

「我知道二位都不會說謊的，但我們警方辦理案子，着重的就是證據，直接的證據。」

陳秀蓮道：「有，吳而夫還有兩個職員。」

李曉天苦笑一聲：「警方辦案的效率也許不算高，但我們爲這個案子確實投下了最大的力量，吳而夫的兩名職員我們都找到了，一個是護士，一個是她的秘書，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有向立華這個人。」

陳秀蓮與魯薏絲都怔住了！

李曉天道：「他們的證詞是可信的，他們都說吳而夫是個私生活很嚴謹的人，絕不可能談戀愛，他們也承認吳而夫有點怪，但却是個很體貼與慷慨的僱主，付給他們的薪水很高，工作却很輕鬆，工作時間很短，秘書許秋風還可以在下午到另一個地方去兼差，護士劉小姐到四點鐘就放工了，吳而夫供給她一輛汽車作爲交通工具，費用由基金會負担，他們聽說粉紅色的色狼是吳而夫時，簡直不敢相信。」

「他們對吳而夫的了解有多少？」

「非常之少，甚至於連樓上都沒去過，他們知道樓上有一間實驗室，但吳而夫禁止他們上去，他們也嚴格地遵守着，因爲他們不想失去這麼一位好僱主。」

「是他們說沒有向立華這個人？」

「是的，他們不敢肯定說絕對沒有，因爲他們每週工作五天，星期六及星期日休息，心理醫生不像是其他醫生，需要全

天候工作，病人都是預約的，安排好就診時間，也沒有急診，所以時間很清閒。」

「亞王也沒有跟他們談起過？」

「沒有，他們上了班之後，亞王就到樓上去了，他們很少見到亞王，更不會談起吳而夫的私人事情，因爲這是絕對禁止的。」

「怎麼亞王跟我們談得這麼多呢？」

「或許因爲妳們是吳而夫妹妹的朋友，他跟妳們比較接近吧，在工作時間內，吳而夫是絕對禁止交談的。」

「這兩個人工作範圍如何？」

「許秘書負責一般的事務工作以及就診者的登記預約事項，護士劉小姐在診療時做一些例行工作，然後把談話的錄音整理歸檔。因爲吳而夫的收費很高，而心理治療在中國人並不普遍，因此他們的顧客並不多，收入大概恰好付給這兩個職員的薪金與診所的維持費。吳而夫本人因爲有基金會供給研究費用，所以她本人並不支酬，許秘書還勸她做點宣傳工作以擴展業務，但是吳而夫拒絕了，她主要是爲了研究而不在行醫。」

「這麼一大筆的研究基金供她私人使用，難道就沒有人來查核她的帳目？」

「基金會的管理人都是在國外的一些學者，他們對吳而夫的研究寄予充分的支持，也給予她充分的權力動用基金，甚至於有些管理委員在死後把自己的財產也撥入基金會來供她作研究之用。」

「她的研究內容有沒有向基金會提出報告呢？」

「有的，基金會的總會設在瑞士，由一名心理學權威學者負責彙集，每隔一段時間，許秘書都代爲寄出一些密封的研究報告，可是報告的內容那些人都十分保密，絕不肯輕易洩漏隻字，但每次報告寄出後，都有一封賀電打來，恭賀她的偉大成就，並鼓勵她繼續努力從事。」

陳秀蓮一嘆道：「那一定就是那種神秘藥物的使用臨床試驗報告，以及有關各種催眠術的研究，都是些邪惡的東西。」

「也許是的，但是在學者的眼中，沒有什麼邪惡與良善的，他們注重的是結果，以及對自然宇宙的深入了解與控制，正如發明炸藥，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他們只醉心於自己的研究，而根本沒想到這些發明的影響。」

魯薏絲沉重地一嘆：「難道有人說所有的天才都是瘋子。」

李曉天也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苦笑：「是的，所幸這個世界是由一些平凡的人在管理着，還能建立下秩序，如果所有的政治家也是瘋狂的天才的話，這個世界早就毀滅了！」

沉默了一陣，李曉天又問道：「許秘書跟劉小姐還在警署裏，陳小姐是否還要問問他們？」

陳秀蓮搖搖頭：「不必了，我相信他們所知道的不會比我更多。」

這時又有人來叫李曉天去聽電話了，陳秀蓮跟魯薏絲坐在累極而睡的馬佳琍旁邊，兩人都低頭靜思着。

李曉天這個電話講了很長的時間，他回來的時候，臉上帶着一種很歉咎的神色：「陳小姐，剛才是署長的電話。」

「他對案情整個地了解了嗎？」

「是的，他準備宣佈此案已宣告終結，粉紅色的色狼是一個喪失心智的狂人，案發後乘電船逃亡到海上，被水警船追捕時，自行引爆船上的炸藥身亡！」

陳秀蓮跳了起來叫道：「什麼？這是那來的新聞？」

「這是昨天在西南方海面發生的事，水警輪確實在追蹤一條電船，船上是個大毒梟，而且還是一個專帶製造毒品外銷的極權國家的間諜頭子，被我們發現追蹤時，他不肯投降，而且還向水警輪駁火拒捕，水警輪發炮還擊，擊中了電船引擎而爆炸的；當時還有幾艘漁船目擊，因此這個消息發佈是能夠使人相信的；水警輪在回航時發現了吳而夫的船，因而很快就發現了屍體。」

「吳而夫呢？」

「火場被封鎖了，除了警方人員，沒有別的人進來，警方準備把這當作一件火災意外失事處理。」

「抹殺事實的眞相。」

李曉天苦笑道：「陳小姐，這個結果對大家都好；不宣佈眞相，可以避免引起許多無謂的紛擾，希望妳也同意。」

「我假如不同意呢？」

「現場的證物將被毀滅，而且警方將吊銷貞探社的牌照，控以縱火，擅入民宅的罪名。」

陳秀蓮苦笑道：「這就是我協助警方破案的報酬？」

李曉天搓着手道：「陳小姐，反正兇手已經死了，妳爲社會盡力的責任也盡到了，警方除了向妳致以無上的敬意外，還準備頒發給貴社每一個人員以榮譽市民的榮銜。」

陳秀蓮一笑道：「一面是榮譽，另一面是監獄，在最民主的城市裏，居然有如此不容選擇的自由。」

「陳小姐！貴社成立的動機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而是爲了服務人羣，安定社會，這個責任妳們已盡到了，對本案的破獲，妳實在功不可沒，可是在偵破本案的過程中，妳也的確違反了法紀，嚴格說起來，妳是有罪的！」

陳秀蓮不禁默然，李曉天又道：「署長在了解全案後，立刻以長途電話向瑞士那位基金會的主席取得連繫，報告了全案的經過，他承認了吳而夫的研究，但拒絕交出研究內容，而且還要求我們提出吳而夫殺人的證據，否則就將反控我們警方誣控學者，詆謗學人，那個基金會的委員們都是國際知名之士，經過署長跟一些法律專家交換意見後，認爲控方站不住脚！」

陳秀蓮道：「我們已經研究過了，確實是缺乏直接證據！」

李曉天苦笑一聲：「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根本不相信吳而夫會是殺人的兇手，他有一份權威學者對吳而夫所作的心理狀況的檢驗報告，證實吳而夫是一個意志堅定，天才橫溢，而且心智自制力都很堅強的偉大學者，所以大家才同意她從事這一份屬於超人的研究工作！」

魯薏絲叫起來道：「他們的判斷就是絕對正確嗎？」

李曉天長嘆一聲：「有十幾位聞名國

際的權威學者簽署認定的報告，比我們的話總要正確得多，而且吳而夫已經死了，我們無法提出一份相對的報告，僅是憑着推斷，是無法跟他們抗辯的，最後，署長說盡了好話，他們總算勉强同意以意外事件結案。」

魯薏絲道：「那就表示他們心虛！」

李曉天道：「不！他們是要求追究下去的，他們認爲一切的罪案與吳而夫的研究有關，但是絕不承認吳而夫就是兇手，署長警告他們說假如案情公佈，一定會成爲轟動世界的大事，結果將使一些人去從事催眠術，甚至於瑜珈術以及巫毒教的邪惡影響去鑽研，尤其是那種神秘的藥物，會使一些冒險家成羣地侵入非洲蠻荒，弄得世界大亂，因爲將一個垂死者的生命延長一兩年，這將是多少人所追求的目標，有些國家很可能會把它列入國防機密……，因爲這影響太大，他們才算同意了！」

陳秀蓮苦笑道：「爲了同樣的理由，我也必須同意了！」

李曉天道：「我相信陳小姐也不願意把世界弄得大亂吧！我們不能限制陳小姐怎麼做，但警方會毀滅一切的證物，包括那些試管中的精液與三具屍體，而且否認一切！」

「那也包括我侵入私宅的行動了？」

「不！這方面我們可以做到的，甚至於把縱火的責任都加到妳頭上，因爲妳是在現場上的生還者！」

陳秀蓮笑了一聲：「民不與官鬥，我想不同意也不行，不過探長，有一件事我要向你報備，我不認爲案子已經結束！」

李曉天一怔道：「陳小姐認爲兇手還另有其人？」

「我要看看吳而夫自殺的現場，假如她眞是自殺，那麼她還有個帮兇，假如她是他殺，那麼她也是個被害者。」

「兇手是誰呢？」

「就是那個你們不相信有其人的向立華！」

「那僅是亞王口中的敘述，連在此地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有這個人存在。」

「那是可能的，因爲吳而夫的研究既是個秘密，自然不願讓人知道，向立華又是協助她研究的助手，她更不會讓人見到他，向立華一定是在許秘書與劉小姐下班後，再來到此地帮助她研究，所以只有亞王知道他。」

「既然是秘密，那他爲什麼肯告訴妳們呢？」

「一個寂寞的老人，忠心耿耿地對他的女主人，被一個邪惡的男人闖入了，自然會引起很多的不滿，平時無由申訴，但是知道我們是她妹妹的朋友，就放鬆了戒意，發幾句牢騷了，不過亞王是良善的，他先前對我們敍述時，還是沒有說什麼壞話，直到第二次見到我們，了解我們的身份，更知道了有那麼多的罪案發生，他知道這些罪案的可能性，但仍是爲吳而夫辯護，歸咎於向立華的影響！」

「吳而夫是經過十幾個專家權威鑑定爲最有自制力的超人，會受一個男人的影響嗎？」

「如若吳而夫根本不知情，這就不是影響了？」

「什麼？妳是說吳而夫根本不知道？前幾天報上登載了那麼多的消息，連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都知道了，吳而夫會不知道，她看看那些案情的發生，一直到梅思禮教授的被害，還會不知道？」

「照亞王的說法，她是不知道的，她不看報紙，不聽廣播，她是活在一個隔離的天地裏，以維持平靜的心情好從事研究，亞王也不知道發生了這些事。」

「另外兩個人呢？許秘書與劉小姐她們知道嗎？」

「她們不准在工作時談論任何問題的，否則亞王至少也會聽到一點風聲或消息了！」

「但許秘書與劉小姐至少會聯想到那些兇殺案的發生與吳而夫的研究有關！」

陳秀蓮笑了起來：「探長，你忘記了，剛才你自己告訴我說他們兩個人根本不知道吳而夫研究的內容，對一個嚴峻而又仁慈慷慨博學的雇主，他們怎麼會有聯想呢？」

李曉天自己也笑了起來：「我眞是糊塗了，這會有可能嗎？」

「假如吳而夫是一個眞正的學者這就有可能了，兇手是個極端狡猾的人，是很容易瞞過她而取走一些東西的，因爲那試管裏的精液根本沒有任何用途。」

李曉天漸漸提高興趣了：「吳而夫果眞是無辜的了？」

「我只是那樣忖測，並沒有肯定，因爲那些學者們的信任支持了我這個忖測，他們究竟是權威，而且是心理學的權威，如果沒有十分的把握，不會去信任一個人的，這是一個不能公諸於世，屬於超人的研究，他們一定堅信她不會因而受到影響，才不遺餘力支持這個研究！」

「可是他們都離得很遠……」

「這正表示他們的信任，大家祇研究她的報告，不去過問她研究的方式，我相信吳而夫對這些支持者是不會有所隱瞞的，假如她眞是兇手，也會在報告中讓他們知道的，因爲這行兇的心理過程與所用的技術，遠超過她所從事的研究，在學理上講，那是一種偉大的成就，所以他們說吳而夫不是兇手，她就不會是兇手！」

「就憑這一點根據嗎？」

「還有就是亞王的死，亞王是個忠心的老僕人，甚至於爲了她的研究，帮她偷運木乃伊，偷買屍體來供她實驗，她絕不會忍心唆使波波殺死這個老僕的！」

「陳小姐，可是妳們在火場上看到一個人影，唆使波波殺人，放火燒掉證物，都是這個人做的，妳們都說是一個女子的身影，還有就是方思美案子中那個偷去玩偶，利用火龍炮驚擾妳搶救工作的黑衣少婦，都證明了兇手是個女的，方思美在被害前，妳們看見她和一個女子從公園中出來，那難道又是向立華嗎？」

陳秀蓮被這個問題問住了，可是她沉思片刻後，臉上現出了一個神秘的微笑：「現在嬉皮之風吹遍了世界，男人也流行長髮披肩，光是從外表上忽忽一瞥，是很難斷定性別的。」

魯薏絲立刻提出了異議：「大姊！我們看到的向立華，可不是長髮披肩的嬉皮呀！」

陳秀蓮點頭道：「是的，我們現在無法說出向立華是什麼樣子，因爲，我們只見到一男一女離去，不知道他們中間有一個是我們要找的吳而夫，我們知道那是一男一女，是因爲他們的特徵以頭髮來分別很容易……」

「大姊！妳究竟要說些什麼？」

「我們先前認定兇手是女人。只因爲出現的可疑人物都是女的，也因此我們沒有想到兇手可能是男的，可是這個兇手的智力很高，每次是以女人的形相出現，就沒人想到他不是女人，而把偵查的路綫引到歧途上去了！」

「妳說是向立華扮了女人？」

「我們見到的向立華對他面貌沒有印象了，可是妳略略回憶一下，那個男的給妳什麼樣的印象！」

魯薏絲果然想了一下道：「身材瘦瘦的，年紀比女的小，皮膚很白。」

「不錯！因此這樣一個男人如果戴上了假髮，略作修飾，穿上女裝，很不容易被人看出是男人化裝的！」

「這個推斷太主觀了！」

「不算主觀，妳記得亞王爲我們描述的向立華就是一個女性化的男人，還有他們在從事試驗時，亞王說不太方便，吳而夫却說跟她在一起比跟亞王在一起還安全，亞王是個老頭子，一個女子裸體在一個年輕人面前比在一個老頭子面前更安全，那暗示着什麼？」

「這個男人是個女性化的男人。」

陳秀蓮笑了：「而且是個性無能者，因此這個人才會有辣手摧花的變態心理表現，也因此他以催眠神交法奪去了一個女子的生命後，還要用試管把另一個男人的精液注入女子的體內，別忘了亞王所提的另一個綫索，他說吳而夫的遙控神遊夢幻交合法就是跟向立華研究出來的。」

「因此每一次兇案的兇手，都是這個女性化的男人。」

「是的，他的案子做多了，而且在方思美一案中暴露得太多，所以才打電話給吳而夫，說要去渡假，吳而夫是眞心去渡假的，所以很高興地籌備一切，但向立華却是心懷鬼胎，最不巧的是我們來的時候，恰好趕上他們離去。」

「向立華認識我們？」

「所有人裏面，只有他經常與外面接觸，因此我相信他是認出我們了，妳如果再回憶一下，就會想到我們初到時，那個女的似乎還有意問我們一聲，但是那個男的低聲催促她趕快上車走了。」

「不錯，正是如此，所以在晚上向立華趕了來，看看亞王洩漏了什麼，他來到後，發現波波被迷了移出石槨，亞王正要打電話報警，他立刻把波波弄醒，殺死了亞王，又利用波波來殺妳跟佳琍，波波被妳撞死了，他利用車輛起火的機會，在實驗室裏也放起了火，毀滅一切證據，更穿着女裝，在妳的眼前幌了一幌，造成一個女子的印象，趕去殺死了吳而夫，把一切的證據都指向了吳而夫身上。」

「妳的推斷幾乎可以說完全正確的，只是還漏了一點可能性，那就是他可能先殺死了吳而夫再穿着女裝趕回來的，因爲這裏沒有女裝，而他殺人縱火，顯然是早已有了預謀，不可能是臨時起意，就是我們晚上不去，他也會殺死亞王而造成嫁禍的目的的。」

「時間上不對吧！起火的時間是零時十分，假如他先殺死了吳而夫再趕來，至少又要提前一個小時，吳而夫就是在十一點多時被殺，到屍體被發現時，應該已經僵硬了。」

陳秀蓮搖搖頭道：「妳是一般的推斷，對吳而夫說來，那是個特殊的例子，她是練過瑜珈術的，內臟抗禦毒物的能力强過一般的人，妳如果不信，我們現在趕去，她的屍體還是柔軟的。」

魯薏絲點頭道：「是的，我聽說過有的瑜珈修者可以喝下濃硫酸一樣不傷喉腸，比普通人要難以殺死。」

「所以才要用大量的氰化鉀。對毒藥稍具智識的人，都知道這種劇毒一小撮就能致死，用不了那麼多的。」

李曉天聽得呆了道：「陳小姐，假如我不是目擊妳許多神奇的表現，幾乎懷疑她是在說神話了，假如妳說的時間證據確然成立，那兇手一定是向立華了，如果吳而夫是在十二點以前就服下毒，就不可能趕到這兒來殺人了。」

「我相信這個推斷相當正確，向立華是不會回去再殺死吳而夫的，因爲他不敢離開吳而夫。」

「爲什麼呢？」

「他們是在船上，吳而夫平時不聽廣播，但是在船上，她一定要收聽氣象報告，而氣象報告多半是在新聞之後，向立華不敢讓他聽取新聞的，電台上一直還呼籲市民們注意粉紅色的色狠，而且也會將案情一再重複描述，吳而夫只要聽了新聞報告，立刻就會知道誰是兇手了。」

又是一陣沉默，李曉天這才道：「假如妳的推論成立，那就證明了兇手認識吳而夫是有預謀的了。」

「那倒不是，他結識吳而夫很久了，而兇案則是一週前才開始的，他必然是因爲協助吳而夫從事實驗，而他本身心理狀態却不像吳而夫那樣健全，在邪惡的影響下，促使他犯下這麼多的罪案，用粉紅色的色狠爲名，恐怕還是從吳而夫的名字上得來的靈感。」

李曉天沉默片刻才道：「陳小姐，站在一個執法者的立場，我主張妳應該追查下去，只是案子必須要照剛才我們所說的方法宣佈，然後我會盡一切的力量，支持妳找到向立華。」

「那恐怕很難，這個人是虛構的。」

「怎麼會呢，妳不是肯定地說有這個人嗎？」

「兇手是有的，但名字不會叫向立華，所以他才會佈置這麼一個疑團來擺脫他自己，否則他知道自己難免涉嫌，就不會這麼費盡心機來蠻幹了。」

李曉天沉思片刻才道：「不管怎麼說，我支持妳追查下去，我是公務員，奉了上層的指示，對這個案子只能追到此爲止了，找到了向立華，我們無法起訴他，但希望妳能把他秘密交給我們！」

「探長打算如何處置呢？」

「我們有許多方法處置他的，雖然我無法以法律來制裁他，但這樣一個人絕不

能讓他逍遙法外，弄條船，在他身上綁塊大石塊，把他沉到海裏去。」

「身爲執法者的探長，也主張用私刑嗎？」

李曉天苦笑一下：「這是法外之法，執行時完全憑良心，法律規定人身保護，對犯法的人不得用私刑，但是我們抓到那些持械搶刧婦孺，甚至還逞兇傷人的少年犯，多半還忍不住要狠狠地修理一下，民主越彰，人權越發展的國家，法律竟是爲保護惡人而設了，自從廢了死刑之後，常有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無緣無故，槍殺了十個無辜的良民，如果犯人還未滿十八歲，只判他幾年感化，遇上這種案子，我這個執法者常氣得要吐血，法律近乎鼓勵人犯罪，却把社會風氣歸罪於我們執法者不力，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

陳秀蓮望着這位探長，臉上有着同情的神色，報紙上一天到晚都在批評警方的無能，似乎沒有人深入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憤慨與不平。

執法人員也是人，但社會、輿情、公論似乎要他們變成機器，變成沒有七情六慾的超人了。

李曉天發過一頓牢騷後又問道：「船已經拖回來岸邊了，船上的現場還保留着，陳小姐是否有意思一起去看看？」

陳秀蓮苦笑一聲：「警方準備以意外事件結案，粉紅色的色狠也告伏法，這兒已經沒有我的工作了，自然只有聽候探長的吩咐了。」

李曉天苦笑一聲道：「陳小姐，原來我是把吳而夫當作兇手，署長又因爲我們缺乏直接證據，更因爲吳而夫已死，而案子會牽涉到那些國際權威學者，才想到彌縫其事，祇要兇手另有其人，如果陳小姐願想繼續追查下去，我相信署長會同意的。」

陳秀蓮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因爲這樣結案是很窩囊的，還有很多不知情的市政委員會對我們大加責難，甚至於對本案的終結不予承認，警方或許還要向他們詳加解釋，而且那個基金會更表示過他們還要委託私家偵探從事偵查，假如被他們搶先查出了結果，那是我們很難堪的事。」

陳秀蓮笑笑：「我對案子如此結束很滿意，否則我絕不會同意的，我對於及早宣告粉紅色的色狠那件事感到很後悔，當時我只希望提高大家的警覺，不再會有人上當，但是在社會上造成如此的紛擾却出於我的想像之外，因此我覺得應該儘快讓大家安定下來。」

她停了一下又說，「至於向立華這個人，目前還沒有確證他就是兇手，我還是要用我們自己的力量繼續查下去，那個基金會說要聘私家偵探來調查，是否眞有此事？」

「他在電話裏是如此表示的，我不能確定。」

「假如他們確信吳而夫不是兇手，這是很可能的，因爲這關連很大，也決定他們這個研究是否要繼續下去，是否眞的會把人變得邪惡。」

「陳小姐以爲呢？」

「我站在個人的立場的希望如此的，因爲癌症一直是人類的死敵，假如眞有一種藥物能克服人類免受癌細胞所給予人類生命的威脅，那是了不起的成就，不過我希望把這種研究歸之於一些醫藥先進的國家，在國家的管制下進行，這樣縱有不良的影響，也可以在控制中。」

「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先進國家的法律是不許用人來從事這種試驗的，吳而夫在理論上是用了兩具屍體來試驗，可是，從基本人權上講，人的生與死是絕對的，沒有死就是活着，活着的人就享有人權，不能像她所用的方式而把人冷凍或催眠起來。」

陳秀蓮嘆了一聲：「這個問題太大太大了，不是你我所能決定的，我們還是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之內，以及環境的允許下來從事吧。」

她披上大衣，叫魯薏絲把馬佳琍送回去休息，自己則坐了警車，跟着李曉天一起到了海邊。

還好這一件事沒有發佈，也沒有引起新聞記者的注意，那個區地也被嚴密封鎖了，只有葉長青一個人在。

那條船叫靈魂號，是一條很新欵的單桅馬達機帆船，雖然不大，但設備却齊全得很。

船籍也是屬於那個基金會的，平時由遊艇俱樂部保管，吃水量雖然祇有十五噸，却具有遠航裝備。

陳秀蓮一笑道：「現在我們可以知道那個非洲木乃伊波波是如何運進去的了，一條貨輪在公海上可以卸下來，再由這條船運到海邊，一輛汽車就可以把巨無霸帶到實驗室了。」

李曉天道：「不，我們查過了，海關有記載，吳而夫確實運進過一具木乃伊，是以基金會的名義進口的。」

「那祇是另一具木乃伊，加上那具埃及木棺，不會是波波，眞人與木乃伊到底有很大的差別，海關人員不會連這點都檢查不出來，波波是以眞人運進來的。」

「可是要把那麼大的一具棺木運進來，勢必要用起重機等重機械，我們不會不注意到的。」

「波波不是死人，他是個能受控制的活人，吳而夫可以用催眠的方法把他乖乖的帶回去。」

李曉天無限感慨地又嘆了一聲：「假如吳而夫不是兇手，我對她的死，感到十分惋惜，這的確是一個超凡的天才，也是人類的損失。」

陳秀蓮默然了片刻才說道：「假如她是兇手的話，她該死，假如不是兇手，她的研究環境中培養出一個邪惡的兇手，而她未能發現，她也該爲她疏忽而付出代價，因爲她太信任那個兇手，太接近那個兇手，甚至於把犯罪的知識傳給一個未經甄核過的人，這就是她的過失，跟把一枝手槍送給一個小孩子所犯的過失沒有差別，那個基金會對吳而夫作過最詳細的檢驗才付托給她這個任務，她自己却沒有盡到責任。」

李曉天苦笑道：「不過她付出的代價也够大了。」

兩個人踏上了船，進了船艙，有兩名警員跟葉長青在守候着，李曉天吩咐警員

離開了，葉長青連忙道：「大姊，事情的經過，你都清楚了吧，現場我都拍下來了，跟現在沒有多大變動，只是警方太豈有此理，他們居然限制我的行動，不准我離去，也不准我打電話，妳再不來，我就準備跳水逃了，看他們能把我們怎麼樣。」

陳秀蓮笑笑道：「幸虧妳沒有這麼做，否則他們會開槍把妳擊殺，然後把妳沉屍在水底，然後說沒看見妳這個人。」

葉長青以爲她是在開玩笑，可是李探長却道：「署長確是如此交代過，不過我却交代他們盡一切的努力阻止葉小姐離開，等候陳小姐到來，我想這件事只有陳小姐才能諒解，並且解釋得會使葉小姐滿意的。」

葉長青愕然道：「發生了什麼事，會如此嚴重？」

陳秀蓮一笑：「回頭再說，我要看看屍體。」

吳而夫平靜地躺在床上，沒有任何表情，劇毒確已奪去了她的生命，但是她的屍體還是柔軟的，而且還保持着微溫，不像一般的氰化鉀死者那樣臉呈紫色。

裝氰化鉀的瓶子倒在一邊，瓶中還有着剩餘的溶液，但是從已耗去的劑量，足足可以殺死十頭大象。

吳而夫的臉上也很安詳，還含着一種微笑，彷彿對離去的生命並無知覺，而有享受的愉悅，像以往發現的那些屍體一樣，只是她的身上穿着衣服，不過她的上衣扣子却是解開的，露出了雪白的乳房，那乳頭竟然是堅挺的，那是輕度情慾亢奮的徵象。

陳秀蓮對這一點似乎很注意，沉思片刻，又在艙中四處找了一遍，而且對一瓶已經打開的陳年苦艾酒十分注意，那一瓶酒大概被倒掉了兩小杯的樣子，但是杯子却沒有酒，瓶塞在一邊，有齒咬的痕跡。

喝過酒，沒有用杯子。

在酒櫃旁邊，陳秀蓮發現了一樣很有趣的東西，很平常而不引人注意的東西。

一小條璃玻紙，是一個玻璃絲袋的封口，條子印刷着一家玩具工廠的廠名，再加上地址電話。

陳秀蓮拿了這張紙條給李曉天：「探長，請你立刻打個電話給這家工廠，告訴他們紙袋寬度的尺寸，問問是裝什麼東西的。」

「這有關係嗎？」

「有，我立刻需要回答。」

李曉天立刻召來一名探員，叫他利用警車上的電話，跟警署連絡，然後到那家工廠去詢問了。

陳秀蓮開始對全船作了檢查，釣魚竿，潛水用具都在，並且沒有使用過。

她又特別注意那一具鐵錨，把錨索放到了底，研究了一段錨鍊，而且採集了一些鐵鍊上的銹屑，更去看了一下落錨的孔洞，然後回到外艙。

詢問的結果來了，陳秀蓮沒等那探員開口就道：「是不是裝橡皮汽球的？」

那探員很詫異地點頭：「是的，陳小姐，妳怎麼早就知道了？那家工廠是專製橡膠汽球的，各種大小號碼都有，這是第三號。」

「吹起來有拳頭大小。」

「還可以再大一點。」

「夠了，我需要知道的就是這個，這才能跟我的想像配合起來，謝謝你，現在我要跟探長研究一下案情。」

一般的案子，探員是無須迴避的，可是這一次李曉天知道了陳秀蓮的意思，揮手又把探員支使開了。

陳秀蓮走下來，掏出拍紙簿與原子筆，一點點地記錄下來，等她告一段落之後，李曉天才問：「陳小姐，妳的結論怎麼樣？」

「以探長辦案的常識判斷，這結論如何？」

李曉天搖搖頭：「沒有任何暴亂的痕跡，我想是自殺，因爲別人要把氰化鉀灌到她口裏很難。」

「假如沒有向立華這個人，我也同意她是自殺的。」

李曉天眼睛一亮。

「陳小姐確定是被人謀殺？」

「是的，愛情的謀殺，照已得的資料看，不管粉紅色的色狠是不是向立華，這一樁案子的兇手是向立華無疑了！」

「他怎麼把氰化鉀灌到死者口中呢？吳而夫是個醫生，對氰化物的氣味是知道的，而且瓶子上也標明了氰化鉀，更有着劇毒的警告標記。」

「一場死亡的愛情遊戲，一個死亡之吻！」

「我不明白，妳是說兇手自己把氰化鉀含在口中，然後弄到死者的口中。」

「謀殺的過程是如此的。」

「兇手自己不會中毒嗎？」

「他有隔離物，由此我才猜到那紙袋中所裝的是橡皮汽球，現在我可以把情形構想出來，女的睡在床上，男的跪在床前，解開她的衣鈕，開始愛撫，女的愉悅地閉上眼，男的慢慢地吻着她，然後提議喝酒，自己喝一口，再遞過一口，幾口之後，女的完全進入忘我狀態。然後時機成熟了，」邊說邊做，「男的把氰化鉀預先注入的氣球放進口中，球口對準酒瓶，張大嘴巴，氣體壓力使酒液進入氣球內，跟氰化鉀混合，然後吻上女的嘴，女的在忘我中進入死亡，毒量太重了，她很快就離開了世界。」

李曉天忍不住道：「難道女的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她是個珈瑜學者，在忘我之境時是自我催眠的，因此感覺神經能失去作用，許多苦行者能行火吞刀，固然是由於他們的肌肉組織特別堅韌，但感覺痲木才是不知道痛苦的原因，這是催眠的作用。」

「那麼，吳而夫到死時還在自我催眠中嗎？」

「是的，所以她毫無痛苦，也許她的靈魂還在愉快中飄浮，只是歸途已斷，她的軀體已無法接納迷失的靈魂了。」

「這簡直像是在聽神話。」

「却是唯一的解釋。」

「謀殺的現場在那裏呢？」

「在一個僻靜的海灘，他們原是出來渡假的，要遠遠地離開人羣。」

「然後呢？」

「兇手目睹她已死亡，冷靜地離開了她，把現場佈置成自殺的樣子，扯起風帆

，等船離岸到深水處，再放下錨鍊，自己跳水泅回去，他的車子一定停在附近，駕車回到診所，趕上第二次謀殺，利用波波殺死了亞王，而我們的帮助使他更理想，一場火毀去了一切證據，只有一個女子的身影，使人以爲兇手是個女的。

「船一再向前飄，在那個淺灘處，錨鈎住了海底的礁石，兇手的本意是要更晚才讓我們發現這條船的，那知道恰好水警輪在外海緝捕逃犯回航，這是警方的運氣，可以把兩件案子併案辦理了。」

研究了好一會，他們便各自回去。

第二天，粉紅色的色狠案宣告偵破，警方也宣佈了兇手在駕船走向公海時，被水警輪的炮火擊中，引起爆炸而死亡。

這當然是不够的，因爲前些日子的報紙上，把案情宣佈得太多，至少對市民要作一個像樣的交代。

因此消息宣佈後，各方面都要求警方公佈破案的經過以及兇手的更詳細資料。

而且各地的記者也爭相要報導這個內幕的消息，利用種種的關係與壓力，要求警方作更詳細的說明。

李曉天躲着不敢見任何人，警方當局在萬般無奈下，準備要公佈內情了，而吳而夫所屬的基金會却派了一個代表與兩名已退休的蘇格蘭警場探員而開業當私家偵探的人員前來，搜集了很多的資料，跟警方展開了談判。

如果警方要將兇案牽涉在吳而夫身上，他們就要展開反擊，推翻警方的供詞。

基金會掌握的證據是很有力量的，他們最有力的一項證據是吳而夫的不在場證明。

那是第二件命案在發生前後十小時內，吳而夫的確不在現場，因爲那天是基金會主席——皇家科學研究院的院長蘭寧爵士的生日，他乘坐的私人遊艇過境香港，邀集了幾個知名的學者——都是基金會的贊助者——在他的遊艇上小聚，聽取吳而夫的報告。

他們知道粉紅色的色狠與吳而夫有關，但也確信吳而夫不是兇手。

那些學者都聯名簽署了那天聚會的證明，那是個擊不倒的鐵證。

警方自然無法推翻這個鐵證的，他們從陳秀蓮的調查與證明資料中，知道眞正的兇手是向立華。

向立華是確有其人的，只是他的名字是假的。

警方苦於提不出有力的證據能證明向立華的存在。

眞正知道向立華的只有兩個人——亞王與吳而夫自己，但這兩個人都死了。

見過向立華眞面目的，只有陳秀蓮與魯薏絲，但也祇有一個概略的印象，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因此警方只有接受基金會的條件，不涉及吳而夫。

但，要不涉及吳而夫，就無法提出向立華這個人，整個案情也無法成立。

李曉天沒有辦法，只有再去求教陳秀蓮，請她帮忙製造一個虛構而又能使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故事，交代這個案子，陳秀蓮這下子可遇上了難題了。

不過她對這案子是了解最清楚的一個人，對吳而夫研究的內容也是最清楚的一個人。

所以她跟基金會的代表經過私下的磋商後，更引證她對那個研究內容所能產生的邪惡影響據理以爭，總算說服了基金會，而且與他們聘來的兩位名偵探會商後，終於構成了一個人人會信的故事。

這一點，陳秀蓮對兩位偵探界的前輩深表欽佩，他們不但經驗老到，而且也是官方的警探出身，懂得如何爲一些不能公開發表的案子製造掩飾。

那其實是很簡單的手法。

說警方爲了破案，派出了幾個女警，穿上便衣，故意單身活動，以引誘兇手來上當。

兇手果然上鈎了，可是因爲那個女警過份緊張，使兇手發現了她的眞正身份。

兇案的現場是一艘私人遊艇，正是水警擊沉的那一艘，兇手在逃亡時，把女警擊昏了，推落海中而駕船逃走，被隨後追踪的水警輪在追緝中開炮擊沉。

因此兇手的姓名身份來歷均無從查覆，但爆炸的殘存證物中，有着一個最有力的證據，證實他是兇手。

所謂物證，就是每次兇案後所遺下的卡片。

兇手的面貌很柔美，是個女性化的男人。

那倒不是完全虛構的，警方是由陳秀蓮與魯薏絲的口述，還有就是在方思美案件中，現場附近那家玩具店中的店員對來買玩具的黑少婦的敍述，湊起來畫成的面貌。

卡片是警方比照已經握有的證物製造的。

而且還編上了第八號。

因爲照算計起來，那女警應該是第八名被害者。

卡片圖案的來源也找到了，那是一本由一個生物學家所著的關於狠類生活的書上剪下來的。

這本書是幾年前出版的，市面上已經很少有銷售了。

警方發動了很多人員，跑遍了全市的書店，才找到了五本，這五本書的書頁被製成了五張卡片，依次編列到十二號，算是警方握有的證物了。

案情公佈以後，總算使輿論平息了下來，大家都相信粉紅色的色狠是眞正的死了。

對他離奇的殺人手法，以及變態的心理，警方也作了一番分析，這資料是陳秀蓮供給的，發表的結果與陳秀蓮所知已有很大的差距，因爲有些是必須保留的。

兇手的畫像也由警方複印後，分發給每一家報館，載上了頭條，但是這結果却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發展。

因爲有些女孩子居然到警方來作證，說她們曾經受到這樣一個人的勾搭過，而且一些記者也找到一些人證。

在她們的口述中，兇手的性別成了個謎，有人說是男的，有人說是女的。

反正兇手是個或男或女的謎樣人物，這些女孩子因爲沒有繼續與兇手交往，才逃過了死亡的命運。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少亭在荒島上遇到黑衣姑娘，不久兩人相好結為夫婦，白少亭不知那個黑衣姑娘竟然是向小菀蓄意尋仇的祝巧巧，颶風毀舟，飄到荒島上來的，而不巧白少亭竟會和她生情，結下一段孽緣：小菀被人救來膠州灣，她正待顧船再度出海去尋白少亭，此時正好找到鐵含烟，她被太行第一家高手所圍鬥，小菀即時趕到，解了鐵含烟的危境，之後，兩人一同乘船沿海訪查白少亭的下落，白少亭和祝巧巧來到無名島，為夏侯爺爺所救，並得到白髮老者的相助，為白少亭醫好他的怪病……

閉門練絕技　情海翻波瀾

長盆另一漏管通往較低的木桶，此時兩名大漢將漏口關小，使藥汁由高桶而長盆，長盆而矮桶的緩緩流動。

矮桶的藥汁掐入鍋中，再將它注入高桶。

而且溫度在逐漸增加，直至人體最高的忍受能力為止。

現在白少亭明白了，這是白髮老者替他醫治的一種方式。

三個時辰之後，白髮老者來到石室，他翻開白少亭的眼皮瞧一眼，回頭對兩名大漢道：「可以了，將他送回養心軒。」

大漢應聲：「遵命。」待白髮老者退出石室，他們才打開盆蓋，將白少亭抱出來。

此時白少亭混身乏力，只好任由他們擺佈，直待送至養心軒，他還是連手臂也無法移動。

接着，白髮老者與藍袍道長再度蒞臨，瞧這兩位奇人的神色，似乎顯得十分興奮。

白髮老者為白少亭瞧了一陣脈象，然後站起身來道：「此子所中之毒不僅已全部清除，而且今後百毒不侵，成為當今武林惟一不畏毒襲之人，至於如何將那股力道引入經脈，那就要看你的了。」

藍袍道長道：「多謝老哥！」

白髮老者微微一笑，立即轉身退出。

藍袍道長送白髮老者去遠，回頭瞧着白少亭道：「你叫什麼？」

白少亭道：「晚輩白少亭。」

白少亭並不是江湖聞人，也不是武林惡魔，藍袍道長自然不會感到半點意外，因為白少亭三字實在平常得很。

感到不平常的是祝巧巧，只見她雙目圓睜，粉頰變色，如非碍着藍袍道長，她可能賞給白少亭一個大括耳子。

這也難怪，一個將身心全部交給所愛之人的女子，結果連他的姓名都是假的，她還能夠不傷心麼？

只是祝巧巧在一陣氣憤之後，終於隱忍下來，因為她不願意失去白少亭。

不過她知道白少亭的妻子是小菀，論姿色，她自信並不稍遜，論武功，她就無法比擬了。

縱然如此，她並無退讓之意，因為她知道男人喜愛的是美色，並不太過重視女人的武功。

因此，她向正在接受藍袍道長運功疏導的白少亭瞧了一眼，腳下輕移，向門外緩緩進去。

她是要仔細的思考一下，如何運用她的智慧，來爭取這個她所傾心的男人。

由黑夜到天亮，藍袍道長在不停的運功，祝巧巧也沒有闔下一眼皮，不過她已經有了一個決定，因為她與白少亭已有夫婦之實，只要應付得宜，她相信不會失去他的。

此時藍袍道長已功德圓滿，為武林造就出一朵百年罕見的奇葩。

由表面瞧看，白少亭更英俊了，翩翩不羣的神態之中，更有一股舉世無雙的英挺之氣。

他雙膝一屈，對藍袍道長拜了下去道：「再造之恩，白少亭終身難忘，前輩如不見棄，弟子願意拜列門牆。」

藍袍道長微微一笑道：「這也是咱們師徒的緣份，為師的怎能違拗天意，起來吧！」

白少亭剛剛起身，祝巧巧趁機盈盈一拜道：「徒媳祝巧巧叩見恩師！」

藍袍道長道：「好，好，快起來！」

祝巧巧道：「謝恩師！」

藍袍道長目光轉向白少亭道：「亭兒，你可知為師是誰？」

白少亭說道：「弟子愚昧，請恩師指示。」

藍袍道長道：「為師複姓夏侯，單名一個商字，江湖道上將為師列名宇內四大名家，其實為師對劍道只不過略有所得罷了！」

原來這藍袍道長竟是四大名家之中的北劍，勿怪言行風範，是這般地逾越常人了。

北劍夏侯商續道：「本島主人是人稱大少爺的獨子鄺廣成，與為師是道義之交，如非他醫道通神，為師也救你不得。」

白少亭道：「鄺島主還有尊長？」

北劍夏侯商說道：「鄺島主的父親去世只有兩年，那位老人家活了一百三十四歲。」

白少亭啊了一聲道：「年逾七十古來稀，他老人家竟活過百歲？」

北劍夏侯商道：「長壽二字並不稀罕，只要能夠清心寡慮就成，不過，人慾是無止境的，芸芸衆生，有幾人能做到清心寡慮四個字？好吧，咱們不談這些了，自明天起，為師就教你本門武功，你現在歇息吧！」

身形一轉，緩步走了出去。

白少亭祝巧巧二人送至門外，然後躬身道：「送恩師！」

送走了北劍夏侯商，祝巧巧再也忍耐不住，面色一沉，櫻唇一噘，兩泡淚水同時滾了下來。

白少亭一怔，道：「妳是怎麼啦？巧巧？」

祝巧巧哼了一聲道：「這就要問你了，我將甚麼都交給你了，原來你連姓名都是假的！」

白少亭道：「妳聽我說，巧巧，當時咱們困處荒島，我又身染怪病，那時心情惡劣，妳應該可想而知，當時妳問我的姓名之時，我說無名，後來妳誤為吳明，我也懶得解釋，這不是有意的，請妳不要誤會。」

祝巧巧一嘆道：「事已至此，誤會又能怎樣，不過我知道你是有妻子的，請問今後你將我怎樣安排？」

白少亭沉吟半晌道：「小菀並非醋娘子，我保證不讓妳吃虧就是。」

祝巧巧道：「還有那位鐵姑娘呢？你們之間似乎極不單純！」

白少亭愕然道：「妳怎麼會知道這些的？」

於是，祝巧巧就將以往的一切經過，向白少亭坦白陳述。

白少亭道：「如此說來，小菀是另有奇遇了，但，唉……」

祝巧巧道：「不要担心，咱們都能怒海逃生，我相信大海必然淹她不死，你先說說那位鐵姑娘吧，我要明瞭你們之間的關係。」

白少亭道：「世事有如白雲蒼狗，妳何必多花這份心事。」

祝巧巧道：「不，這與我切身利害有關，我怎能不聞不問？」

白少亭遲疑良久道：「妳一定要問，我只好告訴妳了，我與鐵含烟已有婚嫁之約。」

祝巧巧道：「什麼？婚嫁之約？小菀呢？你將她置於何地？」

白少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她們之間似乎已有默契。」

祝巧巧哼了一聲道：「我只能讓小菀，決不能讓鐵含烟，這一點希望你能夠明白。」

白少亭道：「好，好，以後的事還是待以後再說，現在我餓了，妳先去找點吃的。」

祝巧巧也知道這種事不是一言可決的，只得起身向紅樓去找吃的。

片刻之後，她帶來一個名叫「瑤琴」的丫環，說是島主派來伺候他們的。

瑤琴携來一個飯盒，替他們擺上一桌精美的菜餚，這是白少亭數日來第一次正式用餐，因而感到胃口極佳。

他們只不過剛剛飯罷，一片噪雜之聲忽然遙遙傳來。

白少亭瞅着瑤琴道：「到底出了什麼事？」

瑤琴道：「小婢也不知道，待我前去瞧瞧。」

她剛剛跨出養心軒，鄺義已匆匆奔來道：「島主請白少俠前廳相見。」

白少亭迎上前去，道：「好的，請帶路。」

他隨着鄺義由側門進入紅樓，經過不少雕樑畫棟的房廊才到達一所頗為寬廣的大廳。

此時大廳之上靜悄悄的，島主鄺廣成，北劍夏侯商，島主的孫兒鄺靜，孫女鄺嫻都在，兩旁還有十幾名男女僕人。

這般人為什麼齊集大廳，白少亭自然

不知情，但他瞧出了一點，就是每一人的面上都是一股沉悶之色。

他趨前幾步，躬身一禮道：「參見恩師，參見島主。」

北劍夏侯商道：「不必多禮，我問你，你究竟有幾名妻子？」

白少亭不明白恩師爲何有此一問，但知道其中必有蹊蹺。

不管什麼原因，他惟有實話實說，因而躬身道：「已婚的兩名，有婚嫁之約的一個。」

北劍夏侯商怒叱道：「你年紀青青，竟然如此好色，難道你不知道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古訓？」

白少亭惶然道：「弟子不敢，那些……都是情非得已。」

島主鄺廣成道：「道長不必追究往事了，竹陣只怕困她們不住，如若再有傷人毀物之事發生，道長必須負責。」

北劍夏侯商道：「老哥哥放心，貧道這就帶孽徒前往竹陣，好歹也要給老哥哥一個公道。」

白少亭明白了，必定是鐵含烟及小菀找來。

據祝巧巧說，小菀獲得奇遇，練就了一身高不可測的武功，但鐵含烟是去了邯鄲，她們是怎樣會合的？

這些疑問見到她們自會瞭解，現在他担心的是她們傷人毀物的問題。

他跟北劍夏侯商逕趨竹陣，遠遠便瞧到竹陣之外人影浮動，戒備得極爲森嚴。

約有近二十名勁裝大漢，每人的手中都抱着一個竹筒，白少亭不明白竹筒之內裝的是什麼，但可以想到那必然是一種十分霸道的暗器。

他與北劍夏侯商的脚程十分之快，幾乎已將輕功展到極限，因爲他們担心鐵含烟等一旦闖出竹陣，可能會發生極端嚴重的後果。

天下的事就是這麼令人難測，你怕什麼偏偏就會碰到什麼。

他們距離竹陣還有二十餘丈，忽然一聲清嘯，幾條人影以玄鶴翔空之勢，一起冒上了翠竹的尖端。

鄺廣成說的不錯，竹陣果然困她們不住。

此時白少亭已瞧得十分清楚，那竹尖之上迎風而立的正是鐵含烟及小菀，另外還有兩名大漢，身手也頗爲高明。

鐵含烟等正待飄下竹尖，竹陣外戒備的大漢也仰起了竹筒俟機待發。

這實在是一個危如纍卵，千鈞一髮的情況，白少亭急得大聲呼道：「住手。」，同時身如激箭，向竹陣之前盡力狂馳。

總算他們來得及時，阻止了一場嚴重的衝突，白少亭來不及向鐵含烟等打招呼，先對懷抱竹筒的大漢抱拳一禮道：「來人是賤內，得罪之處，在下當向島主當面請罪。」

待戒備的大漢退走，他才擰身瞧看鐵含烟及小菀。

太行山遭遇奇變，他們歷盡艱辛，險死生還，回憶前塵，如同做了一個惡夢一般。

現在他們終於重逢了，雖然彼此都顯得疲乏與削瘦，仍掩不住一股發自內心的喜悅。

「少亭……」

「相公……」

兩聲嬌呼同時响起，兩條嬌軀同時向他的懷裏撲來。

這是眞情的表達，至愛的顯露，不管有沒有別人在旁邊，他們都顧不得那麼多了。

白少亭張開雙臂，讓兩具軟綿綿的軀體偎了過來。

他們仰着臉互相瞧看着，每一個都有千言萬語，要一古腦兒傾出似的。

但他們只是默默的凝視着，此時無聲勝有聲，讓心靈的交融來傾訴他們的相思之苦。

良久，白少亭忽然鬆開雙臂，面上顯出一片羞慚之色。

鐵含烟一怔，道：「你是怎麼啦？少亭。」

白少亭說道：「我忘了給妳們兩人介紹……」

小菀道：「誰？是那位藍袍道長？」

鐵含烟櫻唇一噘道：「我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道長早已走了。」

白少亭吁了一口長氣道：「妳們知道那道長是誰？」

鐵含烟道：「可能是一位高人，但我沒有見過。」

白少亭道：「名列宇內四大名家，人稱北劍的夏侯商。」

鐵含烟及小菀同時啊了一聲道：「是他老人家，你怎麼認識的？」

白少亭道：「他老人家救了我，還將我收列門牆。」

小菀道：「原來如此，我正在懷疑你是怎麼能够來到此地的。」

白少亭道：「說來話長，以後咱們再作詳談，這兩位是誰？」

小菀道：「他們是漠北雙鵰下門如龍下門如虎兄弟。」

下門兄弟立即抱拳一禮道：「下門兄弟參見主人。」

白少亭愕然道：「你們兩位這是作甚麼？」

小菀微微一笑道：「這也是說來話長，還是待以後告訴你吧。」

白少亭道：「好的，咱們見島主及恩師去。」

他們剛剛到達紅樓，鄺義已迎上前來道：「奉島主及道長面諭，請白少俠前往大廳，兩位夫人隨在下赴養心軒安頓。」

白少亭道：「多謝，含烟妳們隨鄺義大哥去吧。」

待鐵含烟等隨鄺義在牆角之處消失，他才整理了一下衣衫，舉步踏入紅樓。

紅樓的外觀極爲雄偉，內部更是古色古香，陳設雖然精美，却不帶半分俗氣。

大廳之上坐着一名白髮皤然的老者，及一名風姿飄逸的道長，白少亭遠遠瞧了一眼，便感到心神一肅。

他加快了速度，趨至大廳一揖到地道：「弟子參見島主，參見恩師。」

北劍夏侯商道：「亭兒！咱們雖然已是師徒，但爲師對你的一切尚未瞭解。」

白少亭道：「島主及恩師對弟子恩同再造，弟子的身世怎敢有半點隱瞞。」

島主鄺廣成道：「聽你的口音，好像是關洛一帶的人氏。」

白少亭回答道：「是的，弟子世居潼關。」

鄺廣成道：「關洛大俠白龍，與你有什麼關係？」

白少亭神色一黯道：「正是先父。」

鄺廣成道：「令尊一身功力在武林中不易多見，爲甚麼白家莊一夜之間被人一舉毀滅？」

白少亭道：「賊人是以卑鄙的手段先對先父下毒，因此……」

鄺廣成道：「什麼毒？」

白少亭道：「無形之毒。」

鄺廣成面色倏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怎麼知道是無形之毒？」

白少亭道：「晚輩幼患腿疾，當先父遭難後，由內人將弟子揹負於秘道逃生，待千里迢迢逃到伯伯顧山主之處時……」

鄺廣成道：「怎樣？」

白少亭道：「弟子所乘的馬車才到石坪，駕車的馬匹便忽然倒斃。」

鄺廣成啊了一聲，回顧北劍夏侯商道：「看來是不會錯了，準是那畜牲做的好事！」

北劍夏侯商道：「事實雖然如此，在未獲證據之前，咱們只能存疑，亭兒，你說，顧山主是不是也遭了毒手？」

白少亭道：「忠義堂有打鬥的痕跡，但既沒有一個活人，也沒有一具屍體，顧伯伯是否遇害，弟子就無從知道了。」

北劍夏侯商道：「後來呢？」

白少亭就將借忠義堂潛伏練功，雷雨之夜找鹽帮及安清會之人復仇，因爲他懷疑白家的滿門血仇與這般人有關。一直敍述到太行山中掌，在孤島與祝巧巧相遇，除了兒女私情，可以說一字不遺。

聽完白少亭的敍述，鄺廣成長長一嘆道：「道長！老哥哥家門不幸，出了這麼一個認賊作父的逆子，看來老哥哥不得不違背誓言，重作馮婦了。」

北劍夏侯商道：「依貧道之見，老哥哥不可違背終身不履江湖的誓言。」

鄺廣成說道：「哦，道長有什麼高見呢？」

北劍夏侯商道：「老哥哥不入江湖，是避免敬親王的脅迫，如若你自毀誓言，他焉能放過你？」

鄺廣成道：「可是……」

北劍夏侯商道：「亭兒已百毒不侵，老哥哥何不交給他去辦理？」

鄺廣成沉吟半晌道：「好吧，你們師徒談談，我不打擾了。」

北劍夏侯商道：「老哥哥請。」

待鄺廣成退出大廳，北劍夏侯商道：「爲師本想將你帶回羽山，但你身負血海沉冤，恩仇牽連又十分之廣，因此爲師就借用此地傳你本門的絕藝，但爲師只能在此地停留百日，希望你摒絕雜念，專心向學，百日之內，不必與你的媳婦相見。」

白少亭道：「謹遵恩師之命。」

就這樣，白少亭在閉門苦學，沒有人知道他學了些什麼，但養心軒却醋海興波，幾乎鬧得難以收拾。

女人的心眼原本就小，再加上一個任性，一個潑辣，這個醋罈子還有不打翻的道理！

鄺義將鐵含烟等送到養心軒的門前，便招呼丫環瑤琴道：「島主吩咐這兩位白夫人及隨從到養心軒暫住，以後的事就交給妳了。」

瑤琴啊了一聲道：「又有兩位白夫人？咳，鄺大叔，我可是只有一雙手，你能不能叫瑤琪妹子來帮帮？」

鄺義道：「好的，我就去叫瑤琪馬上來。」

瑤琴說道：「謝謝鄺大叔，兩位夫人請。」

鐵含烟道：「姑娘名叫瑤琴？」

瑤琴回答道：「回夫人，小婢正是瑤琴。」

鐵含烟道：「妳說此處住的還有一位白夫人？」

瑤琴道：「是的，那位夫人是同白少俠一道前來本島的。」

鐵含烟道：「哦，她是誰？」

瑤琴道：「小婢只聽到白少俠叫她巧巧，別的就不得而知了。」

鐵含烟道：「巧巧，大嫂，妳說巧巧是誰？」

小菀道：「我只知道一個祝巧巧，但相公決不會要此等女人，其他麼……」

鐵含烟道：「不管她是誰，咱們進去瞧瞧就是。」

小菀道：「好，咱們走。」

進入養心軒，她們果然瞧到了一個女人，但這個女人的出現，却使她們大爲錯愕。

鐵含烟錯愕良久道：「大嫂！這怎麼會呢？」

小菀道：「不錯，祝巧巧是咱們的對頭寃家，這件事情有問題。」

鐵含烟道：「待我來問她，不怕她不露出她的狐狸尾巴。」

此時祝巧巧已迎了上來，她向小菀及鐵含烟拳抱一禮道：「祝巧巧見過小菀姐姐及鐵姑娘。」

鐵含烟一聽祝巧巧的口氣更大了，稱小菀爲姐姐，稱她爲姑娘，這分明含有不承認她未來的地位之意。

因而櫻唇一噘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估不到太行山的黑夫人也在這兒！」

祝巧巧粉頰的神色微微一變，似忍住氣淡淡道：「人事滄桑，變化難測，往事不堪回首，姑娘不提也罷，只是，咳，小妹已經嫁給白少亭了，那黑夫人的稱呼不過是一場惡夢罷了。」

鐵含烟哼了一聲道：「嫁給白少亭，哼，有這麼簡單。」

祝巧巧道：「江湖兒女嘛，只要雙方彼此喜愛……」

鐵含烟冷冷道：「他當眞喜愛妳？」

祝巧巧道：「我與他是患難夫妻，這一點大概還不成問題。」

鐵含烟道：「患難夫妻？哼，妳由太行山一直追殺到東海，少亭與小菀幾次險死生還，如果說妳是眞心喜愛於他，只怕瘋子才會相信！」

祝巧巧道：「這是咱們夫妻之事，何須別人相信。」

鐵含烟道：「你們夫婦之事？嘿嘿，

也得通過了我這一關才行。」

祝巧巧怒道：「憑甚麼？」

小菀接着道：「憑鐵含烟是白少亭的大婦，丈夫納妾，大婦有容不容納的絕對權力。」

祝巧巧一呆道：「可是她……」

小菀道：「她怎麼樣？名份巳定，成不成親都是一樣，依我良言相勸，妳應該先行參拜大婦。」

祝巧巧是何等潑辣的性格，讓一個小菀，她巳經受到天大的委屈了，再參拜鐵含烟，說不定還要遭受一番侮辱，這是她難以容忍的。

於是她面色一沉，拔出小姑娘鄺嫺還給她的勞宮毒劍道：「姓鐵的，妳沒有跟少亭成親，我不承認妳是大婦，現在我向妳挑戰，妳敢不敢接受？」

鐵含烟撤出旗劍道：「咱們分個勝負也是好的，妳出招吧。」

小菀橫身一攔道：「慢一點，祝巧巧，妳居然敢對大婦無禮？」

祝巧巧道：「我說過，我不承認她是大婦。」

小菀道：「她大婦的地位何須要妳承認，妳如果再敢無禮，休怪我對妳不客氣了！」

祝巧巧面色一變道：「小菀姐姐！我跟少亭巳經成了親，而且經過不少患難才找到此地，鐵含烟不能抹殺事實，欺人過甚！」

鐵含烟道：「小菀妳不要管，我要教訓一下這個賤女人，否則她還以爲我眞的怕了她了。」

鐵含烟以往都稱小菀爲大嫂，此時直呼其名，無異暗示她大婦的身份，在如此情形之下，小菀實在不便再予攔阻。

不過，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她不能讓祝巧巧傷了鐵含烟，也不願鐵含烟殺傷祝巧巧。

不錯，祝巧巧是出身黑道，也曾經一再追殺她與白少亭。

只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祝巧巧能够幡然悔悟，帶着白少亭前來求醫，應該是不無微勞。

再說，她與白少亭既巳造成事實，如果白少亭當眞喜愛她，傷了她豈不令丈夫不快！

小菀就是這麼一個明是非，識大體，純良可愛的女人，瞧着這一雙雌虎在亡命的惡鬥，她却在一旁急得跺脚。

丫環瑤琴悄悄對小菀道：「夫人！要不要找白少俠來？」

小菀略作沉吟道：「妳去紅樓瞧瞧，得便就告訴他，否則就算了，這是閨房私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

瑤琴道：「夫人放心，小婢懂得。」

遣走瑤琴，小菀就專心觀戰，她暗中提聚了功力，準備相機跟她們化解。

此時這對雌老虎巳拚鬥了十餘招，兩人都像有殺父之仇似的，招招竭盡全力，希望將對方一擧置於死地。

其實祝巧巧的功力較鐵含烟差了一籌，按說她早該落敗才對。

不過她發揮了潑辣的性格，不要命的着着搶攻，再加上她使的是一柄毒劍，鐵含烟不能不心存顧慮。

這樣，她們暫時是拉平了，一時半刻誰也奈何不了對方。

過了不久，瑤琴回來了，她搖搖頭，對小菀悄聲道：「白少俠在閉關潛修，百日之內誰也見他不到。」

小菀點點頭，依然目注鬥場。

忽然她大喝一聲，左腕急揮，一枝閻王令巳電奔而出，同時身形一幌，長劍以攔江截斗之勢，架着鐵含烟的鐵旗。

原來鐵含烟以巧妙的招式，將祝巧巧的勞宮毒劍引出門外，鐵旗急如飈風，橫削對方的左臂。

這一招是鐵氏門中旗劍交揮的一記絕招，縱然是功力高過祝巧巧之人，也很難全身而退，鐵含烟只想折掉對方的一條臂膀，巳經是手下留情了。

可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女人，未來的歲月還多得很，如果一旦變成了獨臂夫人，她還能够活着下去麼？

因此，祝巧巧芳心一橫，毒劍盡平生之力，迴招急射，拚着丟掉一條手臂，也要鐵含烟五步橫屍。

這一招兩敗俱傷的惡鬥，實在令人驚心動魄，除非像小菀這等高深的功力，要化解確是不易。

小菀以一枚閻王令擊飛了祝巧巧的毒劍，再架着鐵含烟的鐵旗，保全了祝巧巧的手臂，然後長長一嘆道：「聽我說，兩位，妳們這麼做不是會使親者痛而仇者快嗎？希望妳們彼此忍讓一點，待相公回來，自會做一個公平的處置。」

祝巧巧以一雙毒怨的目光向鐵含烟冷冷一瞥，轉身拾起毒劍，逕自越牆而出。

鐵含烟恨恨的道：「好一個狠毒的女人，走，大嫂，咱們找少亭去，我要他給我一個交待。」

小菀道：「我巳經叫這位瑤琴姑娘去找過少亭了，他正在閉關潛修，百日之內咱們見他不到的。」

鐵含烟道：「那麼我走了，那姓祝的女人面目可憎，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何況百日！」

小菀一嘆道：「她走了，如果妳再一走，少亭出關之後，將認爲我不能容物了，鐵姑娘，希望妳再作三思！」

鐵含烟默然了，因爲她心頭昇起一片愧疚，使她半晌做聲不得。

小菀處處將她尊爲大婦，她却對祝巧巧無法容忍，那麼不能容物的是她，決不是小菀。

於是，她面色一霽道：「我是說的氣話，大嫂不要見怪。」

小菀說道：「姑娘妳言重了，小菀怎敢。」

含烟道：「大嫂，妳說祝巧巧當眞走了？」

小菀道：「此人個性如此偏激，她怎能不走？」

鐵含烟道：「大嫂，咱們快去找她回來，否則少亭會怪我的。」

小菀回顧瑤琴道：「妳帶咱們去找找，好麼？」

瑤琴道：「遵命。」

找，找遍了全島也瞧不到祝巧巧的半點踪跡，她果然走了，是利用他們原來木排走的。

鐵含烟對此事十分後悔，只好等待白少亭出關之後再向他解說。

百日不過是一個彈指即過的時間，但鐵含烟如同等候了十年。

終於，白少亭出關了，而且到養心軒來與鐵含烟小菀團聚。

瞧到他英氣迫人的神情，鐵含烟眞箇是喜笑顏開，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道：「恭喜你啦，少亭，學了一些甚麼？說出來讓咱們長點見聞。」

白少亭微微一笑道：「不多，一種指法，三招劍法，還有一點馭劍之術。」

鐵含烟雙目大睜道：「什麼，馭劍之術？我聽爹說過，數百年前曾有一位靈山道長習得馭劍之術，他後來白日飛昇，此後再也沒有人習得此一絕藝，你能够有此成就，豈不是近於仙俠了。」

白少亭道：「仙俠談何容易，我只不過能够以神馭氣，以氣馭劍罷了，竟究有多大的威力，還在未知之數，哦，巧巧呢？妳們處得怎樣？」

鐵含烟面色一紅，她眞不知道應該如何向他解說。

小菀接道：「她走了……」

白少亭愕然道：「走了？爲什麼？」

小菀道：「咱們原先不知道她巳經跟了你，因爲她是太行山黑道霸主習不平的甥媳，因而一言不合而發生了誤會。所以她……」

接着她就將往事作了一番簡要的敍述，有說不盡的悲歡離合與感人心肺之事。

白少亭長長一吁道：「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妳們準備一下，明早咱們就要離開此地。」

小菀道：「明早？你師父也一道？」

白少亭道：「不，他老人家不願涉足江湖的恩怨，巳經雲遊去了。」

鐵含烟瞧着他的右腿道：「少亭，你的腿……」

白少亭道：「我被海浪送上孤島之後，雖然功力盡失，腿疾却霍然而癒，大概是因禍得福吧。」

×　×　×

平時門禁森嚴，黑道奉爲盟主的太行第一家，此時竟然車水馬龍，門庭若市。

因爲百年難見的武林盛會正在此處擧行。說它是百年難見決非誇張之詞，因爲與會者包括天下四大名家之二的東掌西刀，白道五大名門少林，武當　華山，峨眉，終南的代表，及鹽帮與安清會的主要人物，黑道除了地主習不平，還有南北兩路的瓢把子，及跨海神龍居耀東父子。

這一個包括黑白兩道的堂堂陣容，居然會齊集於太行第一家，那麼合集此項盛會的，必然是一個非常人物了。

「誰？是誰有如此巨大的號召能力，使天下武林的黑白兩道都聽命於他。」

提出這項疑問的是祝巧巧，她離開東海無名島，便一逕回到太行第一家。

瞧到此項震撼天下的盛會，她感到十分懷疑，因而向黑裏嬌提出詢問。

黑裏嬌道：「除了秦公子，誰能有如此驚人的魄力？」

祝巧巧啊了一聲道：「青衫客秦三畏？咱們爲什麼要聽命於他？」

黑裏嬌嘆息一聲道：「迫訂城下之盟，咱們焉能不俯首聽命？」

祝巧巧道：「怎麼說？」

黑裏嬌道：「他先以鹽帮及安淸會圍困咱們太行第一家，再出面向妳姑爹挑戰，結果，唉……」

祝巧巧愕然道：「是他自己出手？」

黑裏嬌道：「不錯。」

祝巧巧道：「我不信他能勝姑爹。」

黑裏嬌道：「妳錯了巧巧，秦三畏身兼兩家之長，巳盡得東掌西刀的獨門絕藝。」

祝巧巧道：「哦，他是東掌西刀的弟子？」

黑裏嬌道：「不，東掌西刀只是傳藝，他們之間並無師徒名份。」

祝巧巧道：「這我就不懂了，東掌西刀爲什麼會肯？」

黑裏嬌微微一笑道：「秦三畏是敬親王的私生子，由敬親王出面邀請，東掌西刀怎敢不願！」

祝巧巧道：「原來如此，此次他召集如此龐大的武林盛會又是爲了甚麼？」

黑裏嬌道：「他是敬親王的私生子，敬親王却因畏懼王妃不敢認他，不過他的身體之中流着龍種的血液，龍種豈能自甘寂寞！」

祝巧巧說道：「我懂了，他是要在江湖之上開創一個局面，君臨江湖，稱尊武林。」

黑裏嬌道：「我想是的，咳，咱們不談這些，聽跨海神龍說妳在東海遇難，到底怎樣脫險的？』

祝巧巧道：「甥媳飄到一個孤島，後來遇到經過的漁船將甥媳救回。」

黑裏嬌道：「小菀呢？那賤人是否也被人所救？」

祝巧巧道：「這個甥媳就不知道了，姑媽，妳老人家有沒有殺掉姓鐵的？」

黑裏嬌道：「姑媽運氣不好，還沒有追上鐵含烟就被南槍擋了回來。」

祝巧巧略作沉吟道：「姑媽，甥媳想請妳老人家帮我一個忙。」

黑裏嬌道：「什麼事？妳說？」

祝巧巧道：「甥媳自感武功不濟，想拜一個名家爲師……」

黑裏嬌道：「這很簡單，當今之世，無人能出四大名家之右，咱們這裏就有兩個，妳是要學掌還是要學刀？」

祝巧巧說道：「都可以，兩樣都學更好。」

黑裏嬌道：「好，姑媽去說說看。」

祝巧巧道：「多謝姑媽的成全。」

由上面一段對話瞧看，祝巧巧顯然藏有私心。

她沒有說眞話，是對白少亭有情，要學高深的武功，只不過想對鐵含烟，在白家求得一個被人尊重的地位而巳。

一個時辰之後，黑裏嬌回來了，祝巧巧迎着道：「怎樣了？姑媽。」

黑裏嬌道：「西刀不答允，那老怪物很難說話。」

祝巧巧十分失望的道：「東掌呢？」

黑裏嬌道：「東掌也沒有答允，不過他要先跟妳見見。」

祝巧巧道：「他這是何意？」

黑裏嬌道：「我問過他，他說要學他

的掌法，必須要有很好的根骨，見面就是看妳夠不夠習他掌法的條件。」

祝巧巧道：「原來如此，那我就見見他好啦。」

黑裏嬌道：「他現在沒有空，要妳晚間亥初到他那裏去。」

祝巧巧求藝心切，她雖然認爲時間不妥，仍於亥初到達東掌的住處。

東掌費彥衡已經年逾六旬，由於內功精湛，養生有道，看起來他只不過四旬出頭。

而且他善於修飾，一身文士打扮，看來風度不俗。

祝巧巧敲門而進，向東掌襝衽一禮道：「晚輩祝巧巧參見前輩。」

費彥衡目光灼灼的向祝巧巧全身打量一遍，這才哈哈一笑道：「很好，姑娘請坐。」

祝巧巧道：「在前輩這裏晚輩怎敢放肆……」

費彥衡先起身關上房門，再回頭微微一笑道：「不必客套，師徒如父女，咱們已是一家人了，坐，坐，坐。」

祝巧巧謝過之後坐了下來道：「前輩是答允收錄晚輩了？」

費彥衡道：「不錯，老夫確有此意，不過還要查看一下妳的根骨。」

祝巧巧道：「還要查看根骨？」

費彥衡道：「不錯，妳躺到床上去，待老夫替妳查看。」

祝巧巧一怔道：「這個……」

費彥衡面色一沉道：「老夫是何等人物，收徒豈能不愼重一點，怎麼，妳不願意？」

祝巧巧遲疑一陣，終於躺上了費彥衡的床榻，她不明白這位名震宇內的東掌要如何查看她的根骨，但她相信以對方的身份，必然不致做出非份之事。

費彥衡以一雙游魚似的手指，由她的頭頂開始撫摸，十指逐漸下移，在高山平原之間放肆的漫遊着。

祝巧巧最初還在極力忍受，誰知他得寸進尺，竟然探幽尋勝起來。

現在祝巧巧明白了，口中一聲嬌叱，同時奮力騰身而起。但，太遲了，她只感到腰際一麻，就重行跌回床榻之上。

她想破口大罵，但啞穴已被封閉。

於是……

「姓費的，你是不是人？」

「我當然是人了，否則我怎能做妳的師父兼丈夫呢？」

「我看你只是一個衣冠禽獸，滾開，讓我起來！」

「不要這樣，巧巧，咱們已經是夫妻了，只要妳順從我一點，我一定將一身絕學傾囊相授。」

祝巧巧暗中一咬銀牙，將淚水吞回肚腹之內。

她無法挽回她所受的侮辱，但她下定了一個決心，只待習會了東掌的絕藝，她要姓費的嚐盡痛苦，然後再取他的狗命。

因此，她強忍恥辱，做了東掌費彥衡的情婦。

太行第一家的武林大會，正在如火如茶的進行，祝巧巧却在潛心習藝，痛下苦功，進步之速，使得費彥衡大爲激賞。

在床上，她是一個好伙伴，在床下，她是一個好弟子，費彥衡迷惑了，連靑衫客秦三畏也學不到的「破雲三掌」也一古腦兒敎給了她。

當武林大會結束之後，費彥衡獨自留了下來，他請准了秦三畏，再以一月的時間，使祝巧巧的武功臻於大成。

一月之後，他帶着祝巧巧離開了太行第一家，當晚他們便在山麓的一個小鎭之上投宿。

「彥衡……」

「什麼事，巧巧。」

「我想喝一點酒。」

「好的，咱們夫婦首次同闖江湖，實在需要慶祝一下。」

費彥衡叫店伙在房中擺下一桌酒菜，他們在調笑着，暢飲着，像一對新婚夫婦，也像一雙甜甜蜜蜜的情侶。

酒是色的媒介，何況祝巧巧風情萬種，費彥衡那裏還把持得住？

「巧巧，咱們……」

「嗯，你這人就是這麼猴急，來日方長嘛。」

「我知道，巧巧，但我忍受不住。」

他的手伸了過去，以迫不及待的神情，爲她解除束縛。

祝巧巧在輕忽歡笑着，閃避着，一種蕩魂顚魄的聲浪，由鼻音輕輕哼出。

費彥衡喜愛女色，一生之中不知道糟蹋過若干女人。

但祝巧巧是出色的，她是一個天生尤物，嬌媚之態，無與倫比。

費彥衡喜愛的就是這個調調，雖然心急如火，却半點也不敢動强。

「巧巧，心肝，求求妳……」

「你當眞求我？」

「不錯，妳要我怎樣都行。」

「那你就跪下來，叫一聲姑奶奶。」

「妳不能這樣，巧巧，東掌費彥衡可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物。」

「別往臉上貼金，比你高明的人物還多得很呢！」

「誰？妳說，誰比我高明？」

「武林四大名家，你東掌不過排名第三，還有一些武林世家，也不見得比你們差到那裏。」

「嘿嘿，妳說的不錯，只不過他們都是些插草標賣人頭的貨色，遲早……」

「遲早怎樣？你爲什麼不說了？」

「以後我再告訴妳，咱們走……」

「不，你說了我才依你。」

「咳，妳這人眞是的，好吧，譬如說姓白的。」

「姓白的？那一個姓白的？」

「自然是潼關那個姓白的了。」

「關洛大俠白龍？」

「不錯。」

「他怎樣，快說。」

「一家五十餘口，只逃出了一個孤兒，最後那小子死星照命，又被我一掌斷送在太行山的石隙裏。」

「人家關洛大俠是何等人物，我不相信是你一個人幹的。」

「這倒不錯，不過姓白的確是傷在我的手裏。」

「還有誰？」

（未完）

武壇雜摭

辰州言家鷄心拳

萬里傳・文

湖南辰州，地處三湘之北，偏僻而神秘，以產硃砂著稱，而江湖上盛傳之「排敎」與「趕屍」等可怕的戰慄故事，皆離不了辰州。

而辰州「言家莊」却是武林中出名的世家之一，歷代相傳，言家的「鷄心拳」與「金鷄喙」乃是自成一家的絕學，一向有「傳子不傳女」之說。怕「女心外向」，出嫁後又轉授婿家，這正是中國家族傳統自私心理的鮮明反映。

能作爲「傳家之者」，必有其特殊可貴之處或深遠的紀念意義。

余生也晚，未克躬逢其盛，但筆者之八叔公，却到過辰州——是應言家掌門人之邀而往者，他以「貴賓」的身份和言家當代掌門人把臂言歡，並親眼見到言家出手手法，回來津津樂道不已。

八叔公如尚健在，已是九十八歲高齡了。這還是我在童年聽到長輩「講古」時提到這段武林逸事——是三叔公要八叔公代表他去辰州應言家邀請「觀禮」的一段故事。

提到吾家三叔公，可以稱爲武林奇人之一，一身所學，既博且精，他的一生故事，眞可列入武俠小說的主角之一，有暇我想專題敍述。

在三叔公那一代，共有兄弟九人，因正當「洪楊之亂」（太平天國）過後不久，家鄉也遭刼掠屠殺，婦女受汚自縊、跳井者甚多。父老輩痛定思痛，在祠堂集衆公議，決定凡是同族中人，子弟有一以上者，一定要從小習武，有事時，可以聚集保衞家族。並於祠堂左右廂房專設「武廳」，供名師長住敎授武藝之用，把原來的「家塾」移到後廂去，實行「文武合一」的家族敎育。

曾祖並手書八個斗大的顏體匾額作爲「族訓」，懸于祠堂神位供桌上，就是：

文不求人

武可自保

因不惜重金禮聘名師，故吾族人才輩出，習武成風，凡是本家子弟，四歲起就已開始文唸「百家姓」、「千字文」等，武習「紮馬立樁」等。

到了三叔公這一代，因富甲一方，九房兄弟，從小同時習武，三叔公八歲時，在一次「戲龍燈」的元宵節，因當時當地四大家族爲了龍燈「比賽」的小事引起糾紛而造成「大械鬥」的大混亂中失踪了。

當時，長輩與兄弟們都認爲必是被別一族中人欺他年幼無知，暗中殺害，被毀屍滅跡了，但苦於找不出兇手、證據，當地四大家族爲此「失和」多年，因三叔公天資甚佳，被當時的老師父們認爲根骨最好、萬中無一的練武「材料」，而又從小最聰明，有「神童」之稱，八歲時已超絕羣倫了。

在三叔公失踪後十五年的一個夏季，天旱，爲了農田「爭水」的糾紛，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大械鬥，且是縣與縣間幾個大家族的聯合力量大械鬥，加上親戚關係，互相支援，聞風趕到當場者，就有幾千人之衆，若大打起來，不知多少人要流血死亡，勢必寃仇相結，數代不能安寧。

因爲，那個年頭，大家族間的團結力大，如有械鬥糾紛，都是是由各族長老出面，代表解決，不論文爭、武鬥，一句話可決，官府對械鬥，不敢干預——怕犯衆怒，反而激起「民變」，故都裝聾作啞，又扮瞎子。當械鬥時，官兵也不敢出頭，根本找不到影子。

那次大械鬥，先是講定雙方各選高手十人出場比武，勝的一方就是「有理」，得獨享「水利大權」，輸方不得再有異議。在那時，認爲「拳頭講理，勝過王法」也最公平者，並不算「以武犯禁」。

當雙方高手出場後，這邊以吾族子弟兵爲主，已經在十場中各勝四場，只剩下最後二場的勝負關鍵了，故人人緊張，沉不住氣了，而對方是由外地重禮聘請來助拳的高手，武功十分詭異，其中最厲害的一個，也就是壓軸戲——最後一場的第十位，正是言家的一位子弟。

我方事先不清楚他的來頭，恰好第九場爲我方得勝，取決於最末一場了——如對方能打贏這最末一場就成平手，便再約期相比，如我方再贏這一場就勝定了。

我方的壓軸手是八叔公，自三叔公失踪後，八叔公和九叔公是九兄弟中功夫最好的兩個，各有絕招，八叔公被大家推爲這次「壓陣」的第十名代表，責任重大，當萬頭攢動時，對方出陣的却是一個弱不禁風，恍如大病未癒、宛如「猴子」一樣的中年人來。

但無一人敢存輕視之心——因對方派出「壓陣」的必是最厲害的一個！

起初，大家都以爲是「大聖門」中的「猴拳」高手，但一經對陣交手之後，才知不是。

當八叔公和對方博鬥正烈、打到最緊要關頭時，無人看出雙方如何進招變化，八叔公突然受傷後退，口噴鮮血，而對手仍不罷休，以殺手連續出手，大有立斃八叔公於當場之勢，連對方以「連環八鼓」之訊號制止他「停手」，他也不聽。

這是違犯規矩的，也最激起衆怒的。對方既不守規矩，我方羣情激昂，九叔公當先竄出，飛身接應八叔公——八叔公已經被對方乘他受傷之際連下殺手，全身浴血，又連中毒招，當場倒地不起，處在生死關頭了。

眼看雙方就要形成大混戰了，喊打叫殺之聲，加雷震耳，那就不可收拾了！因爲一成混戰，雙方死傷必更多，那就非結下了世代不解之大仇不可了。

九叔公又中了對方毒手，口噴鮮血之

際，突然有人引吭長嘯，大呼道：「言家子弟，不守家訓，又犯比武規例，給我住手。」

聲到人到，恍如空中飛人，一條人影，由一株高達半天的大樟樹上像老鷹一般飛撲下來，和對方一個照面，就是連環三絕手，把對方毒招破掉，並把對手擊倒不起，一樣口溢鮮血。

這一現身，又連露幾手驚人的武功，把全場鎮住，他才從容說話，一開口，就說出他是誰——正是三叔公由外地學藝歸來了。

他只露了幾手，開口幾句話，說明水利均沾，不必再意氣相爭。就全場肅靜，鎮懾了所有的人，一片血雨腥風的暴戾之氣，變成了一團和氣。

三叔公技服全場，消弭了一場大禍大刦，不僅是我方全體愛戴，由於他出言公正，連對方也口服心服，當場認輸，表示一切由三叔公裁定，他們一定遵守照辦。

雙方言和，並由雙方互推代表，在械鬥現場擺流水酒席千桌，演戲九天「酧神」，互罷干戈，恰好第三天就下大雨了，旱象立除，也用不着爭水了。大家認爲乃三叔公「帶來」一場大雨，更敬若神明，他那時雖只有二十三歲，却被幾縣的武林同道推爲「師父」。

他的武功，據說幾個縣內的老師父都一致推崇爲「高手」。由此可見他確具眞才實學。

那位言家高手，也經三叔公親手爲他推穴止血，並爲他調藥治傷，痊癒之後才道謝而去。

× × ×

事後，才知道這位言家高手，竟是辰州當代言家掌門人的次子言必行。

再過了十多年後，言家當代掌門人因病去逝，長子又與「排敎」中人結仇受傷而亡，繼任掌門人選，本該是這位言必行的，由於他曾參與外地械鬥，接受了「聘禮」黃金一百兩，違犯了言家的「家訓」第三條。

——不得貪利爲外人助拳。

爲此，他被其父罰他「閉關」十年，他同時也失去了繼任掌門人的資格。因而由其三弟言必信繼任掌門大權。

× × ×

言家是武林世家，掌門人「上位」的典禮非常隆重，不止得到這一族的擁戴公認，還得邀請武林同道的成名人物去「觀禮」。

三叔公是唯一外省同道接到「雙份請帖」的一個——一份是言家合族的，並不稀罕，一份却是新任掌門人言必信的「拜帖」，這就是「特殊」了。

因爲，言家的掌門人，要等正式行過接任大禮後，才可正式具名「拜客」的，未行大禮之前就具名「拜客」者，則是專對言家的「恩人」或最尊敬的武林前輩者才有之例。

據說：這一屆的新任言家掌門只發出三份拜帖，一份是給滄州名武師孫三泰，爲衆所公認的武林前輩，那時已經八十七歲了，他是言必行之父言嚴的救命恩人。

一份是給已退休的南七北六一致推重的總鏢頭神槍董八爺，也已八十二歲了。

只有給三叔公的這一份，是最年輕的一位，那時三叔公只有三十八歲，竟「破格」收到雙份請帖，當時確實震動了整個武林。

那因爲連少林、武當……等各門各派掌門人，也只收到一份言家合族的請帖，要等言必行行過大禮後，才可收到他另一份投帖呢。

× × ×

偏偏不巧！當言家的雙份拜帖專人送到三叔公家時，他老人家正在「閉關」期中。據說：在「閉關」三年間，除了每天由家人（三叔婆）由小石洞中送進一盤水果與清水外，任何人不得干擾。

在「進關」前，三叔公留下了話，任何外事，均由八叔公代表他。

因此，八叔公就順理成章的到辰州去參加言家「接位」大禮去了。

× × ×

據八叔公述說：因爲他是「代表」三叔公赴會，言家的人，就把他當作三叔公「親到」，以八人大轎遠迎於辰州百里之外，新任掌門人言必信也親迎於「十里長亭」，由樂隊吹吹打打，一直到言家莊，爲他大開大門及所有的門戶，迎接「大賓」的禮節十分隆重。

加之，另二位「大賓」孫三泰老爺子與神槍董八爺二位名宿，以「年高不能跋涉遠途」爲詞，只各派門下弟子一名來「回拜」，年紀都小於八叔公，故被言家尊爲客位第一名。也即是所有來賓中的「首席」。位次最尊，在各門各派掌門人之上，八叔公雖再三謙辭，但由於他是「代表」三叔公，言必信非要他上座不可，在大家公推之下，只好坐下了。

在大禮進行後的盛大酒宴間，言必信以正式新任言家掌門人之身份，向大家述說了在一次大械鬥中，其二兄言必行受挫於三叔公的經過。而在此大禮盛宴中提及這種對言家不名譽的事，也是不尋常的。

但主人既然開口了，大家也只有聽下去，而且越聽越有味。

言必信說明他之不顧「家醜」，說出其兄長這種「有違家訓的敗德之行」，旨在告誡言家子弟，與宣諸來賓，以示言家的「家訓」重要，並特別點出：是由其二兄言必行的「授意」，要他鄭重宣佈的。

但八叔公是曾經敗在言必行手下，受傷吐血，如非三叔公及時趕到，必喪在言必行掌下的「當事人」，聽了這段往事，心內也不是滋味，但又不便形諸神色，感到很是尷尬。

依禮來說：言必信當着這麼多來賓與族人子弟面前述說這段經過，也是對八叔公「失禮」的。

不過，八叔公也胸有成竹，他曾得到三叔公進關前多方指點的，本身藝業本來就是一流身手，再經三叔公提示，一身所學，也到登峯造極之境。但他仍能沉得住氣，不聲不響，若無其事。

言必信述說過後，就揮手叫出八名子弟，表演言家的「鷄心拳」，以娛嘉賓，「向各方名家討敎、指點。」

於是，那八名言家子弟就各據一方，向來賓席行過禮後，亮出「金鷄獨立」的「門戶」。

接着，就是施展「鷄心拳」了。

辰州言家的「鷄心拳」，所以能成爲武林中自成一家的路數，享譽很久，自然有他一套獨到之處。

據八叔公回家後一邊述說一邊比劃的詳細講解：

言家「鷄心拳」是一個綜合名詞。實際上，却分爲「寒鷄步」，「鷄門十六式」，「金鷄三點頭」，「奪命三喙」等招式與絕招在內。

所謂「寒鷄步」，乃是一種罕見的細碎馬步。

由於言家的「鷄心拳」特點在勁氣內歛，擅長於近攻短扣，貼身搏擊，與「大開大闔」的招式完全不同，純以「陰勁」傷人克敵，故馬步也以距離最短而變化多爲主。

當言家子弟施展了拳脚後，其雙臂常如鷄之歛翅貼翼，緊縮於腰下與雙肩間，上不過耳，下不及脛，其形狀，如由外型看，活像一隻瑟縮在寒風中的公鷄。

而其全身勁力，就是蓄積在這種狀似畏怯，發則傷人的可笑形態中，與其說是「可笑」，毋寧說實際是「可怕」。

所謂「細碎步法」，乃是雙脚作不規則的不斷移動於三寸至七寸間的距離中，極少有一次移位一尺外的。

外行人看來，他們脚下「亂踩」，雜亂無章，有如醉漢走路，而實際則中含玄機，有無窮的變化。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在不住幌動移位的脚步中，乃是「纏步」隱藏了太極、兩儀、四象、五行、八卦、九宮……等位置，當與對手交手時，這些細碎脚步的每一移動變化，就是閃避對手攻擊來勢，配合本身的防守與反擊而用的。

所謂「鷄心拳」者，以其出拳是掌心中空的，掌中心空位可以放進一個鷄蛋。據說勁聚於掌心與五指之間，一拳擊出，五指緊併合攏如「鷄心」狀。

當拳力攻出後，可以驟然變爲箕張成掌力，也可以五指抓攫傷人。

當其掌心凸起，就是勁力吐出時，打實了，可以把人臟腑內部震碎或震裂，而外皮不見一點傷痕，因純係用「陰勁」。

因「鷄心拳」的變化多，力道角度十分詭異，虛實難測，不明其底蘊者，不用三招兩式，就會着了他的道兒。而變化全在中空的掌心。

「金鷄三點頭」，是言家「鷄心拳」的精華所聚，也是攻擊最强勁的連環三招，有「迎門三不過」之說，這三招出手，極少能不被打中者。

世稱好比「程咬金三斧頭」。

而「奪命三喙」則是言家的看家殺手，必須功力有十年、二十年以上的火候才可施展得出神入化，比「金鷄三點頭」更詭異毒辣。

× × ×

當年大械鬥時，八叔公與言必行過招，就是在言必行的「奪命三喙」威逼下失手，被言必行的「第三喙」打中了胸前的「膻中穴」而吐血的。

據說：很少人能避過或抵擋得住言家的「奪命三喙」者，而八叔公能封架言必行第一、第二兩喙已非易事。

所謂「奪命三喙」，就是雙手五指緊併，而中指突出少許，形如一公鷄嘴尖，施展時配合了雙臂呼呼風嘯的「金鷄鼓翼」與雙脚的「鷄跳」姿勢，聲勢駭人！

由於有雙脚與雙臂的快速動作輔助，雙「喙」又緊藏腰脅間，虛實難分，「喙出」時，其快如閃電，使人目眩難辨，而又易爲其虛招迷惑眼神，故三喙連環，角度不同，放出的力道，十分强勁，取位又防不勝防，常使人招架不及，連閃避也沒有時間。

凡是言家子弟，功力到了一定火候，指力强勁到可以穿破「棉花鼓」或一刀棉紙者，就可以施展「奪命三喙」了。

以此時功力之强，其突出的中指，更有洞石穿鐵的力道，任何人身部位，血肉之軀，被他「喙」中了，即使是銅鑄鐵打的，也會受創的。

但那八個言家子弟，只演練一遍「鷄心拳」與「寒鷄步」，一到「金鷄三點頭」就收了招，也就算演練完畢。

在場的來賓，盡是武林高手、大行家，當然可以看出這八個言家子弟都有十年以上的火候。

但還未到使用「奪命三喙」的功力！

雖然如此，却也赢得來賓的采聲與掌聲不絕。

× × ×

就在此際，言必行現身出面了。

他先向來賓禮貌十足，客氣萬分地自我介紹與自責自咎一番，却說明他昔年參與大械鬥完全是爲了受一位好友的刎頸之交所請託而爲之助拳的，並沒有如外傳所說，曾接受一百兩黃金「重聘」的事實。

他向大家表示悔意，說來說去，還是他自己不對，一句話：「有違家訓，後輩當以我爲戒。」

說罷，又向四方作了一個圓圈揖，却未入座，也未離開，而是向大家拱手說：

「當年的事，早已過去了，言某人是罪有應得，除了領受先嚴責斥與罰面壁十載寒暑外，今日難得盛會，想以寒門箱底的奪命三喙獻醜，唯望方家賜敎一下……」

說到這裏，目光凝注着首席客位的八叔公。接着說：

「昔年當衆獻醜，僥倖於八爺手下，言某人以最後一喙，承八爺與九爺（九叔公）見讓了，但折在三爺之手，可見三爺功力通玄。遺憾的是三爺未曾大駕寵降寒家，失去了求敎的機會，言某人面壁十年，毫無寸進，只悟得一招，名爲『神鷄一啼天下白』，自信有點心得，本擬向三爺求敎的，既然三爺未到，也就待諸異日了……來！言某人恭敬八爺三杯，並向各位大方家同敬三杯！」

說時，已有子弟高捧銀盤玉盞，言必行高捧玉盞，先向八叔公敬了三杯，再向大家敬三杯。才含笑轉身向內走去。

大家都已聽出這位言「二爺」言外之意，是想趁此場面，找三叔公挑戰，挽回昔日受挫的面子，如果赢了三叔公，不僅他本人的面子挽回了，也可以當着天下武林同道面前挽回了言家莊的面子，證明言家（鷄心拳）確是厲害，天下無敵。

雖然三叔公未去，使他失去了「扳回面子」的對象，弦外餘音，說他昔年曾以

「奪命三喙」的最後一喙挫折了八叔公、九叔公，無異是向八叔公「刮鬍子、剃眉毛」。等於當衆說八叔公是他昔年的手下敗將，不是他的對手。他今天本是要找昔年把他折倒當場的三叔公「了結過節」的，由於三叔公沒來，而以八叔公「代表」，使他失去了叫陣的對象，也等於是向八叔公「挑戰」了——你代表三爺來，是否可以代表三爺和我言某人一較身手呢？

如果八叔公不作表示，等了默認了不是言必行的對手了——昔年不是對手，到現在還不是言必行的對手，敗軍之將，何足言勇？

如果表示可以「代表」三叔公而與言必行比劃一下呢？贏了固面子十足，臉上飛金，却有在人家家門內「欺人」之嫌。若是輸了，不只輸了八叔公自己的面子，亦等於連三叔公也輸在十年後東山復出的言二爺手下了。且反證言二爺面壁十年後，功力猛進，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當年受挫在三叔公手下，今日又扳回了，面上光彩之至。

因此，全場目光，都望向八叔公。

八叔公當然心知肚明，暗嘆言必行的氣量太小了，言家上下也太狹窄無量，竟在掌門人接位大禮上對來賓「失禮」！

因爲，如果言必行贏了，自是風光。萬一再「失手」呢？豈非把言家的面子全丟光了？何況在這個時候當着天下武林同道面前，更是茲事體大，非同小可。

而言必行如此自負，當然也早已考慮過前因後果與勝敗得失了。既然敢如此托大叫陣，必有所恃，期以必勝，才敢這樣囂張的。就當言必行轉向內走之時，全場鴉雀無聲，都在看着八叔公。八叔公淡淡一笑說：「請言二爺留步！」

言必行停步掉頭，謙虛十足地向八叔公拱手道：「八爺有何見教？」

他越是謙遜客氣，越是顯得自大、傲氣，大有對這位當年手下敗將藐視之意，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也體會得到。

八叔公也已起立拱手：「聽說二爺面壁功深，練成獨門絕學，可喜可賀，應當敬奉三杯。」說罷，先連盡三盞。

言必行大笑道：「那裏，言某人皮毛小技，本是專誠向三爺討教的，既然三爺未來……」

八叔公一面離座下場，一面也大笑接道：「三家兄雖在坐關期中，未能出關親到致賀，兄弟既代表三家兄前來拜賀，當然也可以代表三家兄瞻仰二爺的絕學。」

此言一出，全場哄然。

不少唯恐天下不亂、推波助瀾的武林高手同聲附和：「難得有此盛會，大家都想瞻仰二位的各有千秋之妙招神功。」

言必行睥睨天下的眼睛四掃一下，含笑抱拳道：「八爺既要代表三爺指教在下，言某人恭敬不如從命。獻醜！獻醜！」

立即脫下了外衣。

八叔公把腰帶束緊，長衣下擺捋到腰帶上，就站到下位去。並抱拳四方一揖道：「爲了瞻仰言二爺的高招，兄弟只好捨命陪君子。」

言必行哈哈一笑道：「在八爺面前，班門弄斧，就以寒門的三喙與言某人十年悟出的一招神鷄一啼天下白討教一下。」

說着，雙肩一搖，雙臂揮舞如電，雙脚已經以蝴蝶式連環飛踢八叔公。大有一動手就把八叔公打倒之勢。

八叔公自當年械鬥受挫於言必行手下，早就耿耿不忘，他曾向三叔公了解到破尅之法，故乃從容地應付，於是雙方立即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搏鬥。

在全場注目之下，言必行施展了奪命三喙，只見他手脚並用，人影幻化，使人目眩，無法看出雙方是什麼招式，但見人影二點交錯，聽到三聲破竹裂帛之聲。

八叔公的兩袖與長衣後擺破了三處，十分驚險的避過了言必行的奪命三喙了。

言必行大喝一聲：「好！八爺也功力大進，非十年前了，請小心我這一招！」

話落，突然身形騰空一丈二三尺，雙臂曲在腰際，頭下脚上，向八叔公兜頭疾撲。八叔公以坐馬式，雙掌合起「翻天印」，儲勢對頭上迎擊。

言必行突然狂嘯，好像雄鷄振吭高啼，人隨聲至，雙掌突然由分而合，十指交叠，集中一起，閃電般向八叔公劈下。

其疾如刀，其勢如雷，其快如電，還不知道有什麼神妙變化，確是聲勢奪人，懾人魂魄！

八叔公就在對方一劈之勢下，突然身如陀螺疾旋，一下子連換了八個位置，最後一幌身，斜掠出二丈之外。

地面上响起了一連串旱雷似的巨响！

雕花方磚的地面上，登時出現了九道長達數寸，深達七八寸的洞縫！

這正是八叔公方才停身之處及陀螺旋動的八個位置上！

言必行只憑一口氣，一下子連續向八叔公劈出了九招，亦勁力盡洩，落在地面，雙脚一點地，衣衫裂破了幾處，還拍拍作響，乃用力太猛，餘勁發出所致。

除了八叔公的「陀螺旋」巧妙閃避了言必行這一招連環九擊外，在場的人，都自知難逃這一招殺手，立時爆發了滿堂驚歎與喝采之聲。八叔公含笑拱手：「言二爺神功蓋世，多承手下留情了。」

又向四方作了一揖，風度甚佳！

言必行仰天長嘆：「這一招乃我畢生功力所聚，出手必傷人，八爺能够避過而不還手反擊，足見高明，如是三爺，我更不及，是言某人服輸了，輸得口服心服，從今日起再閉關十年，終身不言武事。」

一拱手，頭也不回的向內走了。

言必信這位新任掌門人連忙抱拳，向八叔公致歉：「家兄堅持這樣，實在失禮，八爺神功絕藝，寒門十分嘆服。敬請致意三爺，多多海涵。」

八叔公也拱手大笑道：「獻醜了，不敢當，打擾過了，就此告辭。」

言必信挽留不住，吩咐備轎，親自送八叔公到十里之外，始陪罪告退。

事後，當時的天下武林，爭相傳說：「陀螺旋巧破神鷄斬」的事蹟。

據八叔公回來說：「言二爺的這一招『神鷄一啼天下白』，十分霸道，能一口氣凌空連發九招，世所罕見，無懈可擊，我也只能利用身法閃避，而無力還手。」

眞是嗎？抑是八叔公的「謙詞」呢？很想問問三叔公：「如果換了你老人家呢，能打贏嗎？」但我一直沒敢問。（完）



殺手護名花　投宿破茅屋

白鬍老頭取出一張也不知道是多大數目的銀票，放去李二麻子面前道：「這裏煩你李老板善後一下，一切損失，全由老夫賠償好了。」

他望着發呆的李二麻子，微微一笑，又道：「剛才進門時開的那個小玩笑，也包括在賠償之內。」

說完，眨眨眼睛，像返老還童似的，又扮了個鬼臉，才轉身從容走出了大門。

李二麻子直到白鬍老頭背影完全消失於門外的夜色中，才轉回過神來，長長鬆了口氣。

他心裏想：「謝天謝地，瘟神總算給送上了路！」

× × ×

瘟神出了門，那是不錯的。

不過，如果李二麻子以爲瘟神已經上了路，那就大錯特錯了！

× × ×

惡鬍子陸富和猴頭老四，一直都站在遮住通往後院門戶的一道屏風後面。

大屋子裏發生的事情，他們從頭到尾，全都瞧得清清楚楚。

當白天勇一聲令下，另外那三名漢子以三副神機奪魂弩，分三面對着白鬍老頭時，猴頭老四緊張得不斷去拉惡鬍子陸富的衣袖。

意思好像是說：「你看，你看，這如何是好？」

而惡鬍子陸富則只是微微搖頭。

猴頭老四一時也摸不透，這位金帶護法搖頭的意思，是要他不必多管閑事，還是要他不必爲白鬍老頭担心？

因爲不便發聲相問，猴頭老四只有瞪着兩眼乾着急。

驚險的場面終於過去了。

大屋子裏的人鬆了一口氣，猴頭老四也跟着鬆了一口氣。

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惡鬍子陸富的一雙眉頭，却緊緊的皺了起來，嘴裏同時不住低低地喊着奇怪。

猴頭老四微微一怔道：「什麼事奇怪呀？」

陸富搖搖頭，帶着思索的神情，漫不經心的道：「回到後面去再說吧！」

兩人轉身走出甬道，穿過院子，走向東厢一個有燈光的房間。

陸富走在前面，似乎有點心不在焉。

猴頭老四深恐這位大護法高一脚低一脚的，一個不留神，也許會撞上門框。所以，他一上台階，便搶上前去推開房門，以便好讓房裏的燈光照射出來。

房門推開之後，猴頭老四不禁微微一呆。

原來房間裏面，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一個人！

那位不速之客，正在衝着他微笑。

他們從臭頭老高那裏帶回來的一條五香醬狗腿，以及李二麻子渾家爲他們張羅的一罎陳年老酒，他們離開時，都還沒有動過！

如今酒罎已經啓封，狗腿上最好的一塊腿瓜肉，也已經有一部份進入了那位不速之客的口中。

不速之客，經常都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不過，眼前這位不速之客，顯屬例外。

因爲這位不速之客不是別人，正是他們剛剛還爲他捏了一把冷汗的血鏢丁玄！

× × ×

已經回復本來面目的血鏢丁玄，正在燈下獨自享用着美味的狗肉老酒。

這位血鏢顯然並不想掩飾剛才的白鬍老頭就是他扮的。

因爲他穿的還是剛才那一身衣服，同時一些易容用的小物件，如假鬚假髮膠膏等，也就放在桌上酒壺旁邊。

猴頭老四呆了一下，接着便像突然發現了親人似的，快步跨入房中，走去丁玄對面坐下，帶着幾分責備意味，迫不及待地說道：「老弟，不是我說你，你剛才那樣做，實在太欠考慮了。」

丁玄抬頭微笑道：「你是說我不該殺了那幾個傢伙？」

剛才，以白天勇爲首的四名漢子，其

實並不是丁玄殺死的。

換了別人，儘可不認這筆帳。

但丁玄就是丁玄。

血鏢丁玄永遠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殺人，有時並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如果丁玄推稱剛才的四條人命與他無關，雖然勉强說得通，但那只是自欺欺人，眞正的漢子，絕不歪曲事實。

猴頭老四搖了搖頭道：「我不是指這個。」

丁玄一哦道：「否則——」

猴頭老四道：「我意思是說，你老弟扮的白翳老人，前半段的確相當成功，只是你老弟實不該接着說出那段有關十絕眞經的故事。」

丁玄微笑道：「爲什麼不該說？」

猴頭老四道：「因爲這樣一來，你老弟的僞裝，便等於前功盡棄，這不僅使你老弟幾乎當場陷入絕境，而且以後也一定會因此爲你帶來很多的麻煩。」

「要想從我身上追查那十絕眞經的下落？」

「可不是！」

惡翳子陸富忽然從旁插口道：「侯老四不知道什麼叫做『拖刀計』？」

猴頭老四轉過頭去，茫然重複道：「『拖刀計』？」

惡翳子陸富道：「換成一句俗語，也就是：故意賣個破綻的意思。」

猴頭老四不覺瞪大了眼睛，期期地道：「陸爺的意思，難道說，丁老弟今晚的種種作爲，竟然都是事先有意安排的？」

惡翳子陸富道：「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

猴頭老四露出滿臉迷惑的神情道：「丁老弟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惡翳子陸富道：「好處有兩樣：一是清除了四副歹毒霸道的神機奪魂弩。二是迫使那位青衫寒士現出了原形！」

一提及青衫寒士，猴頭老四這才突然想起此一人物，在今晚整個事件中的重要性，於是放開原先的話題，急忙接着道：「噢，對了，我一直忘記問，那位青衫寒士又是何許人？」

惡翳子陸富兩眼望着天花板，道：「這個問題，你應該去請教我們這位丁老弟台。」

猴頭老四顯然沒有留意惡翳子陸富說話時的神情和語氣，當下果然又轉向丁玄望去。

丁玄帶着思索的神情，緩緩地道：「目前，我也只知道他可能就是火龍珠的主人。」

猴頭老四眨着眼睛道：「火龍珠的主人？」

昨天，丁玄只是向他打聽青狠老陳離開江寡婦家以後的行踪，並未告訴他有關火龍珠的故事；如今丁玄突然提起什麼火龍珠，他自是一頭霧水。

血鏢丁玄大概也覺得有再補述一遍的必要。

於是，他又將前夜青狠老陳以火龍珠作賭注，雖然贏了三萬兩銀子，却露出惶惱不安之色，因此他猜想到那顆火龍珠可能是一種殺人的酬勞，同時也可能爲青狠老陳帶來災禍的經過情形，扼要地說了一遍。

猴頭老四聽完之後，問道：「當時你就斷定，青狠老陳受僱要殺的人可能就是你丁老弟？」

丁玄苦笑道：「除了一個血鏢，目前誰的人頭會有這種好價錢？」

猴頭老四道：「這麼說，剛才死去的四個漢子，他們也是四名職業殺手了？」

丁玄道：「殺手與僱主不可能走在一起，他們的關係很可能還更進一步呢。」

「親信？」

「差不多。」

「既是自己的親信，那傢伙剛才幹嘛要那樣心狠手辣？」

「江湖上形形式式，試問那一種人沒有？」

「人心眞是可怕。」

「這句話好幾千年之前，就有人說過了。」

猴頭老四想了想，抬頭又問道：「那麼，老弟知不知道，火龍珠目前的主人是誰？」

他大概覺得這句話有語病，又補充了一句道：「我是指它落入青狠老陳手裏之前？」

丁玄聳聳肩膀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猴頭老四停了片刻皺眉道：「還有一件事，我也覺得很奇怪。」

丁玄道：「什麼事？」

猴頭老四道：「我奇怪青狠老陳前夜跟你賭錢時，照說當時有的是機會，他爲什麼不抽冷子向你下手？」

丁玄微微搖頭道：「你猴頭老四想錯了，這事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猴頭老四道：「担心事後脫不了身，是嗎？」

丁玄道：「這個當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猴頭老四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原因？」

丁玄道：「最重要的一點，無疑是担心萬一失手，會因而將幕後的僱主給牽涉出來！」

猴頭老四點點頭道：「唔，細想起來，這也是道理。」

丁玄道：「青狠老陳是太平鎭上殺手中的一個狠角，對方不惜代價，找上這位仁兄，事先無疑已擬妥一套萬全的計劃，如指定下手的時間和地點等等。按照殺手們的行規，是絕不可以違規行事的。所以，當時無論有好多的機會，相信青狠老陳也不願意輕舉妄動。」

他笑了笑，又道：「這也許是我梁上這種不良的嗜好以來，唯一的一次收穫。因爲青狠老陳如果不是利令智昏，想以一顆火龍珠，騙我三萬兩銀子，今天我是否能坐在這裏大啖其狗肉，只有天曉得！」

但猴頭老四却笑不出，他緊皺着眉頭道：「是誰跟你老弟有這麼深的仇恨，你老弟難道一點也琢磨不出？」

丁玄沉吟不語。

惡翳子陸富忽然輕咳了一聲道：「這個問題如果要我陸某人回答，陸某人的回答將是：不是琢磨不出，而是暫時不想認眞追究這件事！」

猴頭老四呆住了！

這是什麼話？

一個人如果發現有人千方百計的想謀害他，第一件要做的事，無疑便是把這人設法從暗處揪出來，以牙還牙，做個了斷，以絕後患！

現在有人想殺害丁玄，如果說丁玄不曉得這個人是誰，那並不會令人感覺奇怪的。

因爲這兩三年來，他殺掉的人，實在太多了。

每個人都有他的親戚朋友。

那些死去的親戚朋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爲他的仇人！

但是，如要說丁玄可以找出你這仇家，而只是目前暫時不想認眞追究這件事，這種話就叫人無法理解了。

丁玄爲什麼不想追究？

難道丁玄竟認爲這種玩命的遊戲，十分够刺激，希望多給對方幾次向自己下手的機會？

這時候無論換了誰，恐怕都會覺得惡翳子陸富這番話未免說得太過份了些。

因爲丁玄是個心智完全正常的人。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在一個心智完全正常的人身上。

一個人無論如何玩世不恭，也絕不願意會去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但是，這只是猴頭老四剛剛開始的想法。

當他回憶起剛才大屋子裏的種種經過時，他的這種想法動搖了。

剛才，在前面大屋子裏，當丁玄藏身桌底時，由於光綫明暗不同的關係，別人雖然看不到他，但他顯然可以毫無困難的看到別人。

這也就是說，青衫寒士由屋角撲出，以及以後的種種擧動，包括奪門而逃在內，丁玄都應該瞧得清清楚楚。

那麼，青衫寒士逃跑時，丁玄爲什麼不加以阻擋？

甚至連一點點阻擋的表示也沒有？

他迴避身後那名漢子，是因爲對方持有神機奪魂弩，而當時的青衫寒士則是赤手空拳，他顧忌的又是什麼？

血鏢丁玄，鏢出見血，從不虛發，就算他不願冒險跟對方正面爲敵，他的飛鏢，又到那裏去了？

猴頭老四終於明白了惡翳子陸富剛才緊皺眉頭，以及從來不斷發出冷言冷語的原因。

原來這位金帶大護法是因爲不滿丁玄輕易地放跑了那個青衫寒士！

從這種小地方，也正可以看出惡翳子陸富的爲人。

只有眞正的好朋友，才會對朋友如此坦率眞誠，才會將朋友的事情比自己的事情看得還重要！

丁玄爲什麼要放走那位青衫寒士呢？

這一疑問，當然只有丁玄本人才能解答。

於是，猴頭老四又轉向丁玄望去，他希望能聽到丁玄對這件事情的解釋。

他相信丁玄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的。

× × ×

丁玄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望着惡翳子陸富道：「陸兄說得不錯，我的確已經猜想到了剛才那位青衫寒士的身份，剛才我也的確是有意放走他的。」

他略略頓了一下，以極其誠懇的語氣接着道：「朋友相交，貴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小弟如今却有一個不情之請，那便是希望陸兄最好暫時別向小弟問這個人是誰。」

他的話說很婉轉，語意也很明顯。

青衫寒士是誰？他希望陸富最好暫時別追問，如果陸富一定想知道，他當然也可以說出來。

陸富手一擺，爽然接口道：「好，這個問題到此爲止，不必再說了，剛才我只是不明白你在弄什麼玄虛，才覺得越想越不是滋味，既然你這樣做另有原因，自然又當別論。」

道道地地的一條爽直漢子！

心裏有事擱不住，話說開了，立即雨過天晴。

丁玄很高興，欣然擧杯道：「這是第一杯酒，也是最後一杯，我祝兩位健康愉快！」

猴頭老四詫異道：「這是什麼話？你難道不喝了麼？」

丁玄笑道：「不喝了。」

猴頭老四道：「爲什麼只喝一杯，就不喝了呢？」

丁玄笑道：「這是兩人份的酒菜，我如參加進來，你們就不够了。」

猴頭老四道：「你想走？」

丁玄笑道：「我根本就沒有想到要來的。」

猴頭老四道：「你不想來，怎麼又來了？」

丁玄笑道：「爲了怕有人窩着一肚子悶氣，糟塌了這份好酒菜。」

他原來就是爲解釋這件事來的？

這使陸富和猴頭老四都感覺很意外，也爲之深受感動？

他們一直都在爲對方着想。

他們都沒有交錯朋友！

× × ×

交錯朋友的人，是殺手小方。

小方曾經向人表示，他在胡集有不少好朋友，只要他一到胡集，隨時有人招待他吃喝玩樂。

關於這一點，小方沒有吹牛，他在胡集的好朋友，的確不少。

短命鬼姚大，便是其中之一。

不過，嚴格說來，短命鬼姚大其實並不能算是小方的好朋友。

甚至連普通的朋友都談不上。

因爲短命鬼姚大不配。

如果你時常路過胡集，那你必然會看到一個提着竹籃，到處兜賣瓜子花生薄荷糖的小販子。

這個小販子便是短命鬼姚大。

賣瓜子花生薄荷糖，只是一種僅足糊口的小生意，如果要姚大招待小方吃喝玩樂一番，恐怕他至少也要得白做三年。

所以，他們過去只是彼此認識。

小方買過短命鬼姚大的瓜子花生，短命鬼姚大也知道小方是太平鎭上的名殺手。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他們的友誼，是今天剛剛才建立起來的。

× × ×

促進他們由「相識」變爲「好朋友」的橋樑，是因爲短命鬼姚大在集上擁有三間破茅草屋。

當小方發現那位淮揚帮主的千金，最後落脚之處，就是短命鬼姚大住的那幾間破草屋時，他們之間的朋友先交定了。

徐香凝的隨從，除了馬伕之外，只有一名丫環。

她跟丫環合佔一間臥房；馬夫睡中間的堂屋，一方面爲女主人担任護衞，一方面也好藉此照顧門口的車輛牲口。

偏東的一間，原是堆雜物的柴房，如今稍加清理，便成了主人短命鬼姚大招待新朋友的臥房兼客廳。

短命鬼這個綽號，據說是集上的女人給罵出來的。

女人罵男人「短命」「死囚」或是「殺千刀」，其意義都差不了多少，那就是說這個男人不正經，賊頭賊腦或油嘴滑舌的專在女人身上佔小便宜！

甚至有人說，姚大做這種生意，便是爲了方便與集上一些饞嘴的女人藉機接近而已。

這種種說法，有沒有冤枉了短命鬼姚大呢？

一點沒有。

姚大的的確確就是這樣一個人！

不過，今天的姚大，却規矩得很，雖然靠西邊間裏住了兩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他却連正眼也不敢多瞧一下。

這並不是因爲徐香凝主婢的身份鎮住了他，事實上他根本就不清楚這對主婢的身份。

使他安份守己的是那名馬夫。

那個馬夫與一般的馬夫看起來並沒有多大分別，一身粗布衣服，人也挺是和善的。

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分別，應該是那馬夫的一雙眼光。

那馬夫只在進門時將姚大週身上下仔細地打量了兩眼，姚大心裏就乾淨了。

像刀子刮過一樣的乾淨！

也正因爲如此，姚大有時間將全部精神都用在巴結小方身上。

以他姚大的身份，能交上一個像小方這樣的朋友，實在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件榮耀事。

「方兄要喝什麼酒？」

「什麼酒也不喝。」

「原來方兄不喝酒？」

「今天不喝。」

「那麼，去臭頭老高那裏，弄碗紅燒狗肉嚐嚐怎麼樣？」

「我對狗肉沒有多大興趣。」

「也不想去李二麻子那裏押兩注？」

姚大說。

「這幾天手氣不佳。」

短命鬼姚大大失所望，他原想陪着這個殺手，去臭頭老高或李二麻子那裏威威風風，好讓大家都知道他已交上這樣一位有頭有臉的朋友，不意對方竟然一一分別回絕。

「方兄？咳咳，總得來點什麼充充饑才好，人又不是神仙，空着肚皮怎行？」

「來壺好茶，弄碟瓜子。」

「別的不要？」

「不要。」

「時間還早得很，方兄也不想出去逛逛走走？」

「趕路累了，只想躺着歇歇。」

姚大無法可想，只好遵命去燒水泡茶了。

不消一會，茶泡好了。

小方忽然掏出一把碎銀道：「你去李二麻子那裏碰碰手氣吧，這裏地方不够寬，兩個人睡，也睡不安穩，如果你與緻好，等天亮再回來也可以。」

從來只有主人下「逐客令」，想不到現在客人竟下起「逐主令」來了。

不過，姚大一點也不生氣。

因爲說這話的是小方，太平鎮來的名殺手，即使對方說得再難聽些，他也會裝作聽不到或是聽不懂的。

而實際上，小方的話並不難聽。

同時，更重要的，對方還給了他一把銀子，姚大平時接觸銀子的機會雖然不多，但對重量却很敏感。

他賣瓜子花生，也是論兩計價的。

所以，他一接到手上，他憑感覺拈出這把碎銀絕不少於四兩五錢。

四兩五錢銀子，可兌四十五吊大錢。

這相當於他賣瓜子花生一年的入息——一年不吃不喝的入息。

× × ×

姚大走出茅屋時，全身像是飄浮在雲霧之中。

他眞的會去李二麻子那裏賭個痛快？

哼！就是打死他，他也不幹。

他要去的地方，是臭頭老高的狗肉店。先去吃個痛快，喝個痛快！

一大壺酒，一大碗肉，三十六個大錢儘够了。

三十六個大錢？

吃足，喝足，然後呢？唔，這個就有點爲難了。

胡集當然也有那種地方。

問題是，那種地方不像臭頭老高的狗肉店，幾十個大錢就可以辦事情。

走出臭頭老高的狗肉店，向後拐一個彎，便是花大娘的住處。

花大娘養了三個「乾女兒」，個個都長得很標緻，只要花大娘點點頭，你便隨時都可以成爲花大娘臨時的「乾女婿」。

花大娘點頭的代價，是紋銀三兩。

每天，他提着零食籃子出門，集頭鎮尾溜一圈，下一個要去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花大娘家。

他去到花大娘那裏，當然只有吃吃免費豆腐的份兒。

經常的情形總是這樣，他吃三個姑娘的豆腐，而花大娘則又拿他當作吃豆腐的對象。

花大娘經常笑着對他說：「別人想進我的女兒的房間，得付足三兩銀子，少一個子兒也不行。來，短命鬼，我們是老交情，打個八折，只收你二兩四錢銀子就是了。」

這當然是因爲花大娘瞧扁了他，曉得

他即使是二兩四錢銀子，也拿不出來的關係。

所以，他有好幾次，都咬牙暗暗發狠：有一天等老子發了財，老子非檢這個便宜不可，到時候一定要叫妳這個老鴇婦話說出口就收不回去！

這個願望當然一直沒有實現。

而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他如今荷包裏有的已經不止是二兩四錢銀子，就是不打折扣，他也可以在那老鴇婦面前威風一番了。

如今，使他感到有點擧棋不定的是，荷包裏那把碎銀，摸起來凉凉滑滑的，那種滋味實在令人受用。

如果到花大娘那裏跑一趟，這種美好的感受，無疑便會離他而去。

他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再有一把碎銀，在指縫裏滑進滑出呢？

短命鬼姚大想到這裏，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

這把碎銀，還是太少了。

像很多發了小財又想發大財的人一樣，它爲他帶來了快樂，但也爲他帶來了苦惱。

× × ×

前面路邊處，就是臭頭老高的狗肉店了。

風中已飄來一陣酒肉的香味。

短命鬼姚大登時振作起來，奶奶的，那些煩心事，且不去管它，先過了口腹之癮再說！

不意就在這個時候，身後忽然有人追了上來，壓着嗓門招呼道：「喂！前面走的可是姚老大？」

姚大一聽聲音，便知道來的是集尾上賣草鞋的賴皮張。

這使得姚大的心頭馬上爆起一個大疙瘩。

在胡集，無論誰見了賴皮張，都忍不住會從心底泛起一股厭惡之感。

因爲這位賴皮張是集上有名的揩油大王。

誰家茄子長得好，絲瓜結得多，第一個嚐鮮的人，往往便是這位賴皮張。

「哎唷，劉大嬸，您可眞有辦法呀？啫啫，瞧瞧這些茄子。」

不等話完，兩隻大茄子，已給他摘去了。

大家都是本集人，爲了兩隻茄子或絲瓜，你好意思翻臉？

這種災害，姚大當然也無法避免，甚至比別人還要嚴重得多。

姚大賣零食時，只要賴皮張一出現，姚大心裏便會慌張。

因爲賴皮張只要見了姚大，便會親親熱熱的湊過去，一手拍肩膀，一手伸向籃子：「昨天的花生不大脆，今天炒得怎麼樣？」

別人是挑一兩粒品品味，他老兄則是一抓一老把。

抓得姚大好不心疼！

可是你能怎麼說？

老兄弟了，吃你一把花生也要斤斤計較？

如今姚大緊張，是因爲荷包裏多了幾兩銀子。如果被賴皮張獲悉他發了一筆意外之財，後者雖不致於强搶硬借，但在嬉皮笑臉的糾纏之下，一碗紅燒狗肉，是絕跑不掉的，說不定還得澆上一壺酒。

姚大停下脚步，緩緩轉身。

他的手已經離開荷包。

現在，他唯一的希望，便是希望賴皮張不是有意跟來的，大家瞎扯幾句，然後各奔東西！

賴皮張快步趕上來，臉上堆滿笑容：「姚老大是不是想去老高那裏喝兩盅？」

姚大暗暗吃驚，故意嘆了口氣道：「唉，隨便走走罷了，像你我這種命，那有這份福氣。」

賴皮張輕輕地推了他一把，笑道：「走，走，沒有關係，今晚我請客。」

姚大這下是眞的嚇了一大跳，雙手齊搖道：「不，不，謝了，謝了，小弟這兩天肚子不好，一碰上油膩就感到反胃。」

我的老天爺，賴皮張請客？

他心裏想：「我的活祖宗，你還是饒了我吧，且看轉世投胎做人，我姚大會不會有這種福份。」

賴皮張露出將信將疑之色，道：「啊，你肚子眞不舒服？還是怕我老張付不起錢？」

姚大故意苦着臉道：「老兄老弟的，幹嘛說這個？我說的只是實話，肚子的確不舒服。」

賴皮張點點頭，又道：「好，那我們就一起逛逛，隨便聊聊吧！」

姚大暗暗嘆氣。今晚這頓狗肉燒酒，看樣子八成是享受不成了。

不過，有一點值得安慰的是，賴皮張顯然不是冲着他那二兩四錢銀子來的。

這比什麼都重要。

爲了這一小注財當的安全，別說是餓一頓，就是餓上一天吧，他也照樣忍受得了。

於是，他們肩併肩，慢慢的往集頭走去。

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

大路兩旁的小舖子裏，差不多家家住滿了香客。往常這個時候，爲了節省燈油，大家早就上床了，而今則處處有燈光人語傳送出來，比大年夜還要顯得熱鬧。

賴皮張向前走了幾步，忽然扭轉頭來道：「姚兄那邊住了多少香客？」

「三四個。」

「去年的老客人？」

「不是。」

「男的還是女的？」

「有男有女！」

「那兒來的？」

「不清楚。」

「四個人是不是同一批？」

「不是。」

「幾批？」

「兩批。」

「這兩批男女香客，男的生做什麼樣子？女的生做什麼樣子？」

姚大突然提高警覺。

他原就感覺賴皮張今晚的行動似乎有點不對勁，但一直又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對勁。

現在，他突然明白了。

這厮說什麼陪他逛逛聊聊，原來眞正

的目的，是爲了向他套話。

他一時雖然還弄不清楚這廝爲什麼要打聽這些，但有一點，則不難確定，打聽這些事，對這廝必然有着莫大的好處的。

賴皮張身上有幾根骨頭幾條筋，他短命鬼姚大比誰都清楚。

他曉得這廝從不爲沒有好處的事情白耗精神。

姚大心底冷笑。

他冷笑着想：「談要賴皮，集上數你第一，我姚大認輸。至於鬥小心眼兒，嘿嘿，你賴皮張算是找對了人，咱們就看看誰的道行高深吧！」

臭頭老高的狗肉店已經過去了。

姚大輕輕嘆了口氣，道：「又不是認親家，誰有心情去管這些？」

賴皮張第一次碰壁，但仍不死心：「你看他們像不像武林中人。」

姚大顯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兩眼望去別處道：「像怎樣？不像又怎樣？」

賴皮張接不下去了。

你想套問別人的話，對方總是以問題回答問題，句句帶上一個疑問號，就算你是蘇秦張儀復生，也只有乾瞪着眼睛的份兒。

賴皮張瞪着眼睛，瞪了很久，才皺起眉頭道：「今天集上來的香客，我看很多都不像眞正的香客。」

姚大道：「是嗎？這點我倒沒有留意呢。」

賴皮張道：「你姚兄在集上一天到晚滿處跑，難道你就沒有發現一個碍眼的人物麼？」

姚大慢吞吞的道：「有當然有……」

他故意停頓一下，才接着道：「不過，你我都是安份守己的小生意人，幹嘛要去沾惹這些是非？談論這種事情，又有什麼好處？」

賴皮張眨着眼皮，似乎心裏藏着一個秘密，不知道究竟該不該說出來。

姚大又在心底笑了，這一次是得意的笑。

賴皮張像下定了決心似的，終於道：「不瞞你姚兄說，事情是這樣的，咳……咳……」

他的決心顯然還不够十分穩定。

姚大沒有揷咀。

這像趕鷄入籠一樣，鷄已到了籠子口，你如果還在後面噓叫拍手，鷄就要飛走了。

賴皮張似乎又重新考慮了一下，才接下去道：「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尚大爺，他拜託我留意香客中有沒有太平鎭來的殺手在內，假如發現了，就去告訴他，他說他有賞賜。」

姚大道：「賞多少？」

賴皮張道：「每發現一名殺手，賞白銀一兩正。」

姚大道：「我不相信。」

他並不是不相信會有這種事，而是不相信賞銀只是一兩。

賴皮張誤會了他的意思，有點發急道：「我騙你不是人！」

姚大也不去糾正他這句話的斷句法，只是淡淡地問道：「這位尚大爺如今在那裏？」

賴皮張傻了，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碰上了「高段」。

不過，賴皮張畢竟是賴皮張，就算他檢不到別人的便宜，別人想檢他的便宜，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他眼珠子轉了轉，忽然滿臉堆笑道：「不瞞你姚兄說：這位尚爺實在很大方，儘管約定的賞金是一兩，他最後賞的，却是五兩。」

姚大沒有開口，不過，他很猜想這個數字也許已經很接近了。

賴皮張又接着道：「這位尚大爺住的地方很秘密，如果我不說出來，一般人是絕對找不到的。」

他說的一般人，當然也包括了姚大在內。

姚大當然也懂得他這話的意思。

所以，姚大只點了一下頭，仍然沒有開口，他在等待對方的條件。

賴皮張湊近一步，低低地道：「你我也不是外人，咱們就公公平平，來個二一添作五如何？」

姚大搖搖頭道：「不行！」

賴皮張一怔道：「你不幹？」

姚大道：「這樣不够公平。」

賴皮張道：「爲什麼？」

姚大道：「你張兄也許已經發了好幾票，我老姚這還是頭一次見財氣。」

賴皮張道：「那麼，你說怎麼個分法呢？」

姚大道：「你帶路，不管我得多少賞金，我都只能分你一兩。」

賴皮張瞪眼道：「你他媽的眞有這麼狠？如果我不帶路，你去那裏找人？你短命鬼賣那些雜碎，那年那月才能賣到五兩白花花的銀子？」

現在，實話出來了，賞金數目竟是十兩！

姚大道：「不幹拉倒。」

天曉得他這四個字是花了多大力氣說出來的。

如果賴皮張够狠，這時掉頭就走，相信姚大準會將他一把拉住，那時說別二一添作五，只怕三七分賬，姚大都會答應不迭。

但是，賴皮張不够狠。

關於心機方面，這位賴皮張果然要比短命鬼姚大遜色得多。

當然，這也怪他不得。

一個平時連絲瓜都想揩油的角色，一旦遇上有成錠銀子可賺的誘惑，試問你叫他又怎麼硬錚得起來？

賴皮張軟了下來道：「好，好，好，照四六拆帳就是了。」

姚大咬緊牙關說道：「不行，最多二八。」

賴皮張又冒了火：「奶奶的，二八？難道連三七也不行？」

這下輪到短命鬼姚大支撐不住了，他知道這已是賴皮張忍讓的最後極限，如果再不見風轉舵，也就未免太不識時務了，

於是，他故意長長嘆了口氣道：「三七就三七吧！多年的老兄弟，爲了這點小事情，還有什麼好爭的？」

× × ×

賴皮張說，那位尚大爺住的地方很秘密，如果沒有他帶路，一般人絕對找不着的。

這話倒是事實。

堂堂一位大爺，竟然住在一個像狗窩似的更寮裏，這種事情試問事先誰能料得到？

更寮搭在一塊斜坡之上，兩邊全是墳墓。

當賴皮張摸索着將姚大領向那座更寮時，姚大心裏七上八下，眞有點懷疑這個賴皮張是不是想幹謀財害命的勾當？

最後，一絲燈光入眼，才消去了姚大心中的疑慮。

× × ×

燈光是從更寮裏透出來的。

一個人滿身酒氣，躺在破草蓆上呼呼大睡，但這人並不是尚大爺。

這人是更夫老楊。

更寮裏面沒有桌椅，只有兩張破爛草蓆。

這兩張草蓆，一張是老楊的床，另一張你隨便說它是什麼都可以。

因爲整座更寮就只這麼兩蓆之地，除了一蓆睡人之外，其他一應雜物，則是堆放在另一張草蓆上。

蓆上尚有未吃完的酒菜。

看到老楊吃剩的酒菜，短命鬼姚大完全放心了。

他和賴皮張平時生活雖苦，但比更寮老楊可强多了，他們只是喝不起大魚大肉，老楊則連一日三餐都成問題。

而今晚，老楊不但喝的是二鍋頭，而且還搭配了好幾味鹵菜。

老楊錢從那裏來的？

答案只有一個：碰上了個闊房客！

這位闊房客，當然就是尚大爺。

姚大一顆心，怦怦跳動，十兩銀子三七分，他得七兩，花大娘那裏，說什麼也够資格去眞個銷魂一番了！

他甚至已在心底打好腹案，明天過去時，且不動聲色，直到花大娘說出八折的優惠，話扣牢了，才突然亮出銀子，摟着姑娘便跑。

二兩多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目，得省且省。

他只是了心願，用不着充大爺，也犯不着在花大娘那老鴇婦身上放交情。

他清楚這種好事永遠不可能會有第二次。

現在，他只担心一件事，那位尚大爺會不會已經離開這座更寮，甚至離開了胡集？

× × ×

「尚大爺呢？」

「唔！」

「尚大爺那裏去了？」

「唔！」

「尚大爺什麼時候回來？」

「唔！」

賴皮張火了，抬脚一踢，說道：「嗨，老傢伙，起更了！」

老楊聽到起更兩個字，登時霍地翻身坐起，眨着一雙惺忪眼道：「什——什麼時候了？」

賴皮張當然不是爲了催促他去打更，於是又回到老問題上道：「尚大爺呢？」

老楊定定神，揉了幾下眼皮，才勉强認出了問話的人是誰。「嗯！又是你。」

這說明賴皮張今天已不止一次來到這座更寮，同時也說明更夫老楊對這位賴皮張並不如何尊敬。

賴皮張耐着性子又問道：「尚大爺那裏去了？」

老楊道：「不知道。」

賴皮張道：「什麼時候離去的？」

老楊道：「天剛黑下來的時候。」

賴皮張道：「他臨走時，可曾說起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回來？」

老楊想了想，道：「他沒說什麼時候回來，只說你如果要找他，可以留在這裏等。」

他慢慢撐起身子，拎着一隻舊布袋，慢慢的走出更寮。

他只走了兩三步，忽又轉身回頭。

賴皮張以爲他還有話說，其實他只是爲了回頭帶走沒吃完的酒和鹵菜。

他享受這麼一頓也並不容易。

即使是一滴酒，一小片豆腐干，他也要裝進自己的肚皮，他用不着跟任何人客氣。

× × ×

尚大爺終於回來了，臉上的神色，很不好看。

他知道自己這條性命今晚是檢來的。

不過，他對於丁玄那小子並無感激之意。

因爲他曉得那小子今晚故意手下留情，並非由於惻隱之心大發，而只是爲了想在他身上發掘更多有關袈裟血案的秘密。

小子有此打算，對他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因爲如此一來，小子必然不以取他性命爲急務，而在他的計劃中，那小子將絕不會活到明天落日時分。

他如今感到氣惱的，純然是爲了白氏四弟兄太不爭氣。

這四弟兄他整整供養了三年。

過去的一千多個日子裏，他支付大把大把的銀子，供四兄弟吃喝玩樂，爲的就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沒想到，四個像伙平時演練起來滿像一回事，一旦派上場面，竟全都走了樣。

他對四弟兄中的最後一個，手段誠然毒辣了些。不過，他也有不得不那樣做的理由。

當時他實在太惱火了，非如此實不足以消心頭一口悶氣，當然，主要的理由，還是爲了方便脫身兼滅口！

× × ×

賴皮張看到尚大爺回來，像個洩了氣的球突又鼓脹了起來。

他跳起身子，本想彎下腰去請安，但尚大爺顯然不怎麼欣賞這一套。

他手一擺，止住賴皮張的彎腰動作，同時瞟了姚大一眼問道：「這位是誰？」

賴皮張道：「集頭上的姚老大。」

尚大爺當然用不着再問兩人的來意，當下開門見山的道：「這次你們認出的殺手是什麼人？」

姚大搶着回答道：「一個姓方的小子，大家都喊他小方。」

尚大爺點頭道：「好！」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血劍鴛鴦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嬌悄悄離開老婆婆去尋她爹，卻在一處瞧見玉羅利，談話間一點黑影飛到並爆炸開來，一團白烟散開來了，是人屠戶施的毒彈，玉羅利把中毒的鳳嬌帶到山洞中，為她解毒，並和鳳嬌傾談往事，使鳳嬌對她原有的恐懼心理消失，玉羅利喜愛鳳嬌，當塲收鳳嬌為徒弟，過後鳳嬌離開玉羅利，正張望間屠鳳出現眼前，鳳嬌說她在乾糧中下毒，屠鳳否認，並醒悟到是他爹人屠戶下的毒，但目的是想毒死那瞎眼老婆婆吧了，屠鳳，鳳嬌兩人回到瞎眼婆婆的破屋中但已人去屋空……

盲姥隱深洞 鳳嬌說因由

鳳嬌倒不是要瞞她，但先前既然沒說真話，一時可改不過口來，道：「我不是說了麼，除了知她是個美貌的女子外，那知她是甚麼人，而且我立即暈迷了，啊，那毒真厲害，我不過吸入了這一丁點兒，立即就人事不醒了。」

屠鳳道：「我說出來你可別怕，那人是玉羅利。」

「玉羅利！」鳳嬌是真的心驚，但驚的這屠鳳怎生也知道是玉羅利？

「玉羅利。」屠鳳點頭道：「更奇怪的是，她倒救了你，竟能解去你中的毒，妹子，我還忘了問你，你身上失去甚麼沒有？」

鳳嬌道：「沒有啊！我甚麼也沒有少去。」

屠鳳道：「你的……劍呢？」

鳳嬌明白了，屠鳳指的是血劍，道：「姐姐，我不瞞你，我身上除了雙鳳劍，還有一把收藏嚴密，全都在身上。」

屠鳳道：「你也看過了，那玉羅利沒換你的？譬如說，用一把同樣長短的假劍，換去你身上真劍。」

黑暗中，亦因在黑暗中久了，鳳嬌一半憑想像，知道屠鳳的目光盯在她的臉上，而且還瞬也不瞬的望着。

鳳嬌道：「我如何不瞧，醒來第一宗，就是瞧那劍在不在，其實，我也不用，只一摸就行了，因為除非有人用劍割斷那綁劍的繩索，誰也解不開那麼多死結。」

屠鳳在點頭了，道：「那倒是真的，可就更怪了，那玉羅利端的為甚麼而來，不殺你還救了你，這不是奇怪？」

一點也不奇怪，鳳嬌可不能說出來。道：「姐姐，天下人也不是都見財忘義，也有人真把錢財視作糞土的，我說啊，一點兒也不奇。」

那屠鳳分明把臉掉過一邊去了，必是她面上有羞愧之色，鳳嬌忙道：「姐姐，咱們別說這些了，卻是我想起了姥姥和英姑，就是住在這屋裏的，你不知道，那姥姥的武功有多高，你爹來了，也被她趕走

了，而且再也不敢來，怎生急忙忙走了，像是要躲避誰似的，姐姐，你必定知道這兩人的來歷吧？」

鳳屠道：「我要不知道，妹子，我不瞞你，要是我不知道，我就不會加倍小心，昨晚早被她們擒住了，因此後來再也不敢走近這後園來。」

鳳嬌喜道：「姐姐，那麼，快告訴我吧。」

屠鳳道：「其實我知道的也不多，聽爹說，他的人只要一過資水，就被人打得頭破血流，給趕過江去，後來我爹和湘江一判親自前來，才知是個中年婦人，據說眼睛並沒瞎。」

鳳嬌道：「那必是英姑。」

屠鳳說：「不，就是你遇到的那個姥姥，因為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英姑還沒來到她身邊，不料我爹和湘江一判也不是她的對手，湘江一判幾乎連左臂也差點被劈斷了，我爹千方百計使用毒物，她竟能摒着呼吸，不怕毒烟毒粉，打出去的毒彈，也被她反打回去，幾乎爹也傷在自己的毒彈之下了，總算把湘江一判救了走，從此再也不敢過資水半步了，後來找人一打聽，才知她住在這廢園裏，那時剛收了一個姑娘，便是你說的那個英姑，又後來，知道她眼睛瞎了，以為再也不怕她了，我爹先還謹慎，不想前來，卻經不起湘江一判報仇心切，不料才過資水，就遇到那英姑，湘江一判竟也被她傷了，不過可用的是劍，爹倒也知機，知她是這姥姥身邊的人，當然也懂得防衞他的毒物，是以沒出手，就退過資水去了。」

鳳嬌道：「那麼，你仍然不知她的來歷！」

屠鳳道：「後來爹打聽出一點來，雖然只是猜測，但都認定是她。因為十多年前，中原武林中一個武功極高的奇女子，據說和一位武林怪傑發生情孽牽纏，忽然在中原一帶失了踪，從此再沒人知其下落，爹從她武功身手上，判定是她，據說她名叫梅音，有那見過她的人說，到了中年，她也仍然極美，不怪那個甚麼怪傑也迷戀她了。只不過這是多年前的事了，詳情誰也記不清楚。咦！你，你怎麼啦？」

鳳嬌呼吸急促起來，而且啊了半聲，是她明白了，這姥姥必就是玉羅利尋訪的仇人了，必是玉羅利的跟踪出來發現了，是以急忙躲逃。

是了，一定是的，幸是她師傅玉羅利沒發現她們，那姥姥那麼慈祥，待她又那麼好。而且，又認得她祖母，必也是她祖母的好友了，那姥姥……

鳳嬌心下好生為難，假若玉羅利尋到姥姥，她該帮誰呢？

屠鳳又道：「你怎麼啦？倒像你認得她。」

鳳嬌道：「我當然認得她，原來你爹在餡餅裏下毒，把我送到這裏來，是為了要毒害她，姐姐，幸好那姥姥沒上當，你不知道，她有多慈祥，那姥姥對我有多好，要是打從我手裏害死了她，我會多難過呀。」

屠鳳嘆了口氣，道：「爹也是的，其實人家是個傷心人，不過是躲到這裏來埋名隱姓，隱居罷了，又沒犯着我爹，不過不願被人打擾，爹和湘江一判倒要一再來找人家生事，這裏又是窮山惡水，也沒碍着他們的財路。」

鳳嬌總算支吾了過去，夜已深了，屠鳳要她睡，正合她心意，總覺這其中有些兒古怪，有着她猜不透，悟不出的關連，她得好好地想一想。

雖然天黑得很，但也不敢睜開眼，她就閉着眼，想了又想。

想想看，她師傅玉羅利今兒是怎麼說的？她不是為了奪取血劍，而是要找出血劍的主人來。不，也不是她最終的目的，不過是要從血劍的主人，尋訪出她的仇人來。

啊呀！鳳嬌幾乎跳了起來，雖然沒跳起，那身子必也一震，幸是那屠鳳像是倦極，才躺下一會工夫，已入睡了。鳳嬌才鬆了一口氣，但心跳得仍然極是厲害。

「難道那英姑不是別人，正是她要尋訪的小寶的娘！也就是血劍這寶器的主人？那郎岱土司之女！」

想想看，多少人在尋她！李公子在尋她，不惜苦心安排，花了萬多両銀子，請她爹來護送血劍；小寶那爺爺老花子，雖是為了就尋她娘？小寶偷跑出來，為了的追尋小寶，最終也是要尋她，她也正是那老花子的女弟子，啊啊，人屠戶也千方百計，與那郎岱土司互相勾結，又互相利用，又又……又用上詭計，利用她父女，也為的是要找出這英姑來，她父女要尋她，新拜的師傅玉羅利也在尋她，而鳳嬌見到了，昨晚且同睡一間房中，竟沒一人知道英姑就是那郎岱土司之女，血劍寶器的主人，偏是姥姥和英姑，亦不知她身上藏着那血劍寶器！

幸是這是對面不見人的黑夜，屠鳳又睡熟了，若是白天，她要是在師傅玉羅利面前說出這個名叫梅音的姥姥來，英姑的身世，必然立即暴露，即使她不說，在言態上顯露些兒痕迹，也未必能瞞得過玉羅利。

鳳嬌這一發現，怎會不驚訝，其實人屠戶早見過英姑了，而且還交過手，想必是正因早知有她在此，故爾也沒疑心到她，那鬼影手志不在人，不用說了，玉羅利必是跟踪鬼影手而來，一時一心一意在保護鳳嬌，和保護她身上的血劍，是以沒發現那姥姥，反倒被那姥姥和英姑先發現了玉羅利，也先逃走了。

啊！她不知道是焦急，還是慶幸，因為英姑躲開了人屠戶，那姥姥躲開了玉羅利，但這一來，可糟了，英姑和那姥姥必然躲去個更隱秘難尋，誰也找不到的地方，那麼，小寶這可愛的小兄弟，也就找不到他娘，季公子也找不到他朝思暮想的苦戀的妻子了，還有她父女呢，唉……

鳳嬌艾怨，悔極了，若是昨晚她知道英姑就是郎岱土司之女，那就好了，她把血劍交付給了英姑，她父女自也卸下了千斤重担，現在，晚了，晚了。

晚了，今而後，再向那裏去尋找，雪峯山，山連山，南面是連接綿亙千里的南嶺大山，西去就入了苗疆，更是窮山惡嶺了。

令鳳嬌苦惱的是，現今找一個可商量的人也沒有，連她爹也真假難辨，她還能

找誰商量，這鳳嬌待她雖好，但瞞着她尚且來不及，人家和人屠戶說甚麼也是父女哩？

驀然間，她眼前現出一片亮光。不，眼前仍然漆黑，是心上現出了一片亮光。她，想到了老花子，那小寶的爺，也就是瑛姑的師傅。

只因這一番，眞可以說是：鐵鞋踏破，不識眼前之人；雲天杳杳，又現惡水窮山。

× × ×

卻說鳳嬌驀然想起老花子，那老花子已來到此間，而且身在暗處，怎麼在未到此間之前，現了一下身之後，就再不見人了？

鳳嬌把兩次老花子現身的情景，想了一想，更有所悟了，兩番都是她們身臨險地，第一次是明助他們防範，這次卻是對她暗示警告，看來這老花子無時不在，無地不在，總沒離她左右。

鳳嬌的眼睛，在那黑暗中瞪得更大了，噯呀！分明老花子也在利用她，分明已知人屠戶在利用她尋出血劍的主人來。

鳳嬌師傅老花子一定尚不知道她已拜玉羅刹爲師。也在利用她，要從血劍的主人身上，找出仇人來。是以他安心躲在暗處，靜悄悄地檢便宜，那麼，他知不知道那姥姥叫梅音，瑛姑就是血劍的主人，就是小寶的娘，他的徒弟呢？若是，那就必定知道她兩人的去處。

但鳳嬌心下才出現了一縷亮光，卻又搖起頭來，他師徒分手十年以上了，一朵凋謝的花，和含苞初放時，那會有多大的區別啊，瑛姑必已判若兩人，何況黑夜風雨，瑛姑既然也隱姓埋名，其名也必非眞名，這樣推測，老花子一定不知她就是小寶的娘。

若是老花子仍在這裏，她必能找到他。心念一動，立即翻身坐起，屠鳳睡得好熟，這兩日夜中，屠鳳連眼也沒闔一下，那會不睏，卻是她，因爲中了毒，倒大大的睡了一覺，當下她便悄悄溜下床來。

她不但要尋老花子，而且也要證實，人屠戶是否眞假扮了她爹，卻怎麼又不現身？

溜出後園，天上掛着一彎新月，她遲疑起來了，若有人，必在前面破敗的大屋中，但滿地瓦礫，昨晚連那瑛姑踏上去，也難免發出聲响來，她更不行了，若然潛入破屋中去尋找，那是白找，因爲她尚未找到人家，人家必已先發現了她。

沒法兒，又越牆而出，不用越，那頹垣上多的是缺口，她是溜出牆外，啊，是人聲，有人在崗後那石亭一面。那麼是有兩人了，因爲那不是喃喃自語。

鳳嬌溜上土坡，她有點心悸，她不是怕人，是怕蝎子，雖然玉羅刹說蝎子是山裏捉來的，但這樣荒廢了多年的大屋，豈會沒蝎子，而且那土坡上的亂草高與腰齊，她又得在那草堆中鑽行。

但她仍然鑽行了過去，啊！她爹！不不，眞是人屠戶，因爲和他面對面，低聲談話的，乃是湘江一判。

湘江一判在這裏陡然現身，她一點兒也不怕，一者因是意料中，知他必然隨後而來，聽候人屠戶差遣，二來嘛，嘿！她現下豈會怕湘江一判，別說她的劍術已大非昔比，玉羅刹傳授的步法，一旦明白其中秘奧，知道奇妙絕倫，那信心自也倍增了。

一個受慣白眼的窮措大一旦暴富，一個被人踐踏在脚下的弱者，一旦爬上高位，一個武功低能而長在自卑中者一旦練成了立於不敗之地的功夫，少不免渴望炫耀一下，鳳嬌豈僅不怕湘江一判，嘿，妙啊！正可找他試試，她早就要一試龍江釣叟教的劍法了，就可惜一直沒遇到一試的人。那麼，她豈會怕湘江一判。

原來玉羅刹也對人屠戶忌憚幾分，這人屠戶實在太歹毒了，她眼見人屠戶殺人，她也吃過苦頭，而人屠戶還是不要傷害她，師傅教她的步法再神奇，可躲不過劇毒，她得小心。

人屠戶，不，人是她爹，聲音才是人屠戶，只聽他說道：「好在鬼影手已被玉羅刹趕跑了，哈哈，說來你也許不信，玉羅刹只用一隻毒蝎，就把鬼影手趕跑了不說，而且還受了傷，不僅被毒蝎傷了，只怕連手指也斷了，你見到那石柱上剁落了一大塊麼？那黑色就是鬼影手的血，蝎子豈會有那麼多。」

湘江一判瞧了瞧，道：「我明白了，必是鉗着了鬼影手的鬼手，一時沒法摔脫，驚恐之下亂了方寸。」

人屠戶道：「但那鬼影手呢？若僅是被蝎子鉗住手指，沒玉羅刹在面前，他也不會那麼驚惶的，要知玉羅刹若是乘他之危，他可沒命了。」

湘江一判道：「奇怪，這玉羅刹不是要奪血劍麼？怎生對那終兩三惡也只是戲要一番便算，明知鬼影手非終南三惡可比，也是來爭奪血劍的，倒又放過鬼影手，難道那婆娘眞不把大夥兒不放在眼裏？」

人屠戶冷笑兩聲，道：「饒她再了得狡猾，昨晚也上了我的當，吸入了我的毒粉，我在山裏尋了一日，又在山口守候了這麼半天，也不見她出山，可知就算保得性命，一時也無能爲力。」

原來同行了三日的「爹」，眞不是她爹，而是人屠戶扮的，眞該死，她竟連相依爲命的爹也認不得了。現下想來，說穿了其實也不奇，他裝做有屠鳳在她身邊，總是躲得遠遠的，對了面，也從不面對着她，最主要的是：她絕不相信有人會假扮她爹，而一個人喉頭不適，那聲音就會變得沙啞的，她只道受了些寒涼，是了，是了，人屠戶身上的衣衫，是從她爹身上脫下來的，髻髮上撒些粉，自然就化白了。

鳳嬌雖然又氣又惱，但她卻相信屠鳳所說，她爹不會有事的，因爲人屠戶要利用她父女。

果然，那人屠戶問：「那兩個老頭兒呢？」

湘江一判道：「在鎭上，不，我是說在河下的船上。」

人屠戶道：「你可曾照我吩咐，每晚取出兩人髮髻中的迷魂餅來，若是連續昏迷三日，可就再也醒不過來了。」

湘江一判道：「我怎會忘記，咱們還有用那兩個老兒之處，每次取出那迷魂餅來，我都小心守候在傍，不待兩人完全清醒立即又給他們放入。說眞的，我這一生，還沒這樣小心侍候過人，要不是你一再吩咐，哼！惱得我火起，我早一筆……」

人屠戶道：「胡說，別說那老鏢頭了，便是那老苗子，我們也有用他之處。」

湘江一判道：「你放心吧，要殺他們，我早殺了，還等到今時今日，現在怎麼辦？我還沒連夜趕回去。那兩個老兒既然這麼重要，我不能不小心，尤其是那迷魂餅一取一放，得恰到好處，別被他們醒了來。」

人屠戶道：「你說得是，我疑心那丫頭昨晚已對我生疑了，得讓她消除了疑心，我們才上路，你回去吧，把船慢慢駛去洪江等我，有事我會去那裏找你。」

湘江一判道：「好，那我這就走了，說眞的，我聽說鬼影手和玉羅刹在這裏現身了，你人單勢孤，眞替你担心，原來……哈哈……」

人屠戶道：「別大聲打哈哈，小心被那丫頭聽到了，別欺她年紀不大。人倒是十分精靈，休多說，去吧，去吧。」

湘江一判匆忙忙去了，難怪這兩人毫無顧忌，公然坐在亭中說話了，哼，竟以爲玉羅刹也中了毒，要是輕易被人屠戶發現，她也不成其爲玉羅刹了。

鳳嬌也急忙退下土坡，雖然沒尋到老花子，卻知道了人屠戶眞是假扮她爹，立即就記起老化子和玉羅刹的話來，顯然兩人早知那是人屠戶了，並還担心怕她發現眞相，那時……

鳳嬌打了個寒戰，一旦人屠戶知道她再不能被利用了，豈僅她的性命難保，爹和呂苗子在他們手，更是有死無生。

鳳嬌不料才得玉羅刹傳授了步法，也才練得幾個時辰，竟已能倍常輕快，她退下土坡，坡上仍不過是風吹草動。

她迅速溜回屋中，屠鳳仍然睡得香甜，待那心跳得不那麼厲害，躲在門後，也不見人屠戶前來，才爬去屠鳳身邊躺下。

總算她沒認錯人，這屠鳳若是個有心機的姑娘，豈會在這個時侯，這個地方，能坦然入睡的。

她也坦然入睡，便是老花子不在左邊，她師傅玉羅刹也暗中保護着她，何況也沒人要害她。

但分明才入睡不久，卻被屠鳳推醒了，叫道：「妹子，醒來。」

鳳嬌突然驚醒，若不是屠鳳按住了她，已躍起身來了。鳳嬌道：「是我，妹子休驚。」

「啊！」鳳嬌說：「原來是你，看來現在天還沒有亮啊。」

屠鳳並沒悄聲說話，話聲也不急促，那自是無警了。鳳嬌愕然。

屠鳳道：「你爹剛才來知會，要我們趁早上路，天雖沒大亮，但也快亮了。」

「我爹……啊！」鳳嬌心下一跳，可不能露出痕迹來。忙道：「原來我爹來了，在那裏啊？」

屠鳳道：「你爹說，發現了可疑的人在左近現身，是以打前面探道去，過了山，就是芷江，要我們不要等他，到了芷江，他自會前來找我們，並要你放心。」

鳳嬌道：「我怎會不放心，你爹也在暗中保護我們，我還怕誰來，昨晚我已見到他啦。姐姐，說來你也許不信，乍看還以爲是我爹，後來他打出毒彈，我才知不是，連玉羅刹也怕你爹，我們還怕誰。」

屠鳳瞧了瞧她，却迅速轉過頭去了，顯然她因爲帮着她爹隱瞞鳳嬌，心中有愧，是以不敢正眼瞧她，道：「走吧。」

兩人背上小包袱，鳳嬌已把乾糧掉了，那包袱小得很，屠鳳的包袱却大得很，因爲有一大袋乾糧，從那裏過山，脚下快，兩日中亦不見人烟，雪峯山方圓千里，橫越也有兩三百里，又無路徑，山高谷深行來自是倍難。

鳳嬌心下明白，人屠戶來到此間，並非是尋訪血劍的主人，不過是利用她，要暗算梅姥姥，結果枉費心機，現下人家已走了，他們當然要繼續往前走，苗疆，就在前途不遠了。哼！哈，饒他人屠戶奸似鬼，血劍這寶器的主人，已現他面前，他一些兒也不知道，眞個是相見不相識。

鳳嬌樂在心中，也只能在心中暗笑，却是她能脫身好了，她得去尋找梅姥姥和瑛姑，而且得趕快，早早交付了血劍，她已有了爹和呂苗子的下落，早早把人救出，沒人屠戶在，她一定能救出，那時，可就脫出了這血腥的是非圈，天大的干係，也牽纏不到她身上來。

當眞她昨晚怎麼沒想到？越快追趕尋找，那梅姥姥瞎了眼，去也不會遠。

不，現下還來得及，若然假扮她爹的人屠戶來會合了，可就走不脫了，快，趕快，但這屠鳳……

鳳嬌眼珠兒一轉，立即有了主意，捧着肚子，道：「姐姐，你等一等，我去……方便一下……」

雖然已入了山，那天色仍未大明，山中曉烟更迷濛，丈許多就不能見人。

屠鳳道：「這裏四下無人，你不用走遠了，就在這近處，我等你，你……只怕昨兒夜裏喝多了涼水。」

鳳嬌裝出痛苦的樣子，捧着肚子，跑過山坡那面，相去屠鳳有十多丈遠了，忙拔出劍來，在幾株碗口大的樹身上，分別砍了幾劍，這才發出幾聲驚恐之極的尖叫，大力把那幾株樹推倒，慌忙騰身躍到一株大樹，竄上極高最濃密的枝頭。

她尙未穩定身子，那屠鳳已仗劍如飛撲到，叫道：「妹子，你怎麼啦！啊！」

這幾下都快，屠鳳聞聲趕來，也快極，那最後一株樹，也不過剛剛倒下，尙未落定，屠鳳又連叫幾聲妹子，眨眨眼間，已把那方圓七八丈之地，尋了個遍，鳳嬌嚇了一跳，皆因屠鳳也騰身上了她這株大樹，因爲這株樹最大，也最高，待見屠鳳顫巍巍站立在一根橫枝上，不過是爲了上到高處，可以看得遠，才放了心。

曉烟迷濛，高處又豈能看得更遠，只見她一臉惶急，叫道：「妹子，妹子。」又是飄身下樹，鑽入密林中去，瞬即不見了。

鳳嬌還是第一次見到屠鳳的身手，那騰躍飛掠，無不勝她一籌，想來那劍上的功夫，也必在她之上，屠鳳追入林中去了，只有那一面，林木最濃密，不怪她毫不遲疑，向那面追去了！

屠鳳去得無踪無影，那滿面的驚恐惶急，却仍浮現在她眼前，屠鳳顯然眞以爲她被人擄去了，碗口大的樹木斷了那麼多

株，自然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關心她的安危，怎會不驚恐。

她心下雖然有些歉意，却不敢怠慢，忙從樹梢上飛掠，反方向，落下山去，在山脚下的密林中，伏了頓飯工夫，並不見屠鳳前來，這才順着山脚，往南走去，那是屠鳳眼見梅姥姥和瑛姑的去處，鳳嬌早已記在心中。

梅姥姥瞎了眼，那荒園中一木一石，她都清楚，行動自是無碍，離了荒園，豈能快得了，瑛姑便是負着她行走，步下也就不能快！

她一口氣跑出十多里地，這一日夜工夫，兩人必已去遠了，擺脫屠鳳的追尋，才最緊要，她在一個山頭上停下步來喘氣，屠鳳不見她，若折返尋來，步下可比她快，不，她得找個地方躲藏，想到那些斷樹能瞞過屠鳳一時，只怕回頭就會發現那是劍砍斷的，明白是她的詭計，若然想到她曾一再詢問梅姥姥的去向，只怕也會向這面追趕前來，她得躲起來。

那崇山峻嶺中，樹木密茂，要躲藏實也不難，怕的是山中竄行，容易被屠鳳碰到。

她即刻落下山去，找到一個幽谷，崖壁上的藤蔓像珠簾般垂掛下來。

天色是大明了，但谷底仍然陰暗，蔓藤上掛滿了露珠，鳳嬌在山中竄行，那衣衫早已被露水半濕了，初春天氣，山間晨早也倍寒，鳳嬌坐在那潮濕的泥地上，登時打了個寒戰。

那崖下甚是隱秘，便是屠鳳尋到，也發現不出她來，雖鬆了口氣，但想到這一來誤了追尋梅姥姥和瑛姑，心下可又焦急起來。

她既已確知是人屠戶假扮她爹，她那還敢再與他相見，而屠鳳伴着她，再往前走，隨時就會見了，雖然屠鳳沒說，必已約定了地方，不，她絕不能再要那個假扮她爹的人屠戶，若然人屠戶知道她已明白了眞相，可就沒命了，再說瑛姑就在左近，難道她眞要帮助人屠戶，把瑛姑找到不成，那瑛姑雖然冷得令人不願和她親近，但她可是小寶的娘。

那谷底忽然光亮了起來，原來太陽已爬高了，雖還沒照射下谷底來，但陽光已滿了西邊的崖壁，陣風在山谷中發出呼嘯的聲音，屠鳳尋她不着，會不會去尋到人屠戶，一起來尋她？因是心下有疑懼，那陣陣陡然入耳的風聲，總令她心頭也一陣陣緊。

不，還是再走遠些爲是，這裏雖然隱密，但人家尋她，必也向隱秘之處尋找。

不料她才伸出凍得有些僵硬的腿，忽然似有人聲，啊！她立即再又縮退，心下一陣劇跳。

眞是人聲，而且是女人的聲音，正因低沉，因此才聽不眞切，啊！會不會是瑛姑？

她躲的是屠鳳，尋找的是瑛姑，既不是屠鳳，當然首先就想到瑛姑，但她一脚踏出，那身子却沒跟出，皆因那話聲又入耳了，怎麼却像在身後？

身後是石崖，陰冷潮濕的石崖上，長滿了苔蘚，這話聲來自何處？

驀然間，那谷中倒眞有了人聲，是屠鳳，只聽她說：「爹，奇了，分明見她落下谷來的，怎會忽然又不見了人？又沒有見她出山口，難道她又回去了？」

鳳嬌驚呆了，不料人屠戶來得這麼快，而且和屠鳳一道追趕前來，是了，必是這人屠戶在前不遠，聞聲也立即趕回，必是發現了她的去向，招喚屠鳳連袂追來。

適才她在那山頭跳了一陣，也必然把身形暴露，再次被他們發現了。

說着，越來越接近，鳳嬌連大氣也不敢出，聽那脚步聲，兩人在右側崖邊停下來了，是人屠戶冷冷的聲音，說道：「不，一定在這小谷中，哼，想不到這娃娃倒狡猾的很，連我也上了她的當，若是她不急着逃走，只怕已被她騙過了。」

屠鳳的聲音道：「爹，你可別冤枉人，妹子爲甚麼要逃走，分明是遇到甚麼人了，你沒見那幾株大樹麼，可是她劈得斷的。」

人屠戶冷笑道：「那只能瞞得過你這傻丫頭，可瞞不過我，若是劈斷的，那斷裂之處那樣齊整麼？分明是她做的手脚，再說，劈得斷那樣大樹的人，對她還不會手到擒來，劈那樹木做甚麼？」

屠鳳道：「爹，你把鳳嬌妹子看得太低了，我可知道，她一身功夫，還在她爹之上，前日她透露出來，龍江釣叟也指點過她的功夫，也許那要擄刦她的人，手上有兵刃，或許鳳嬌妹子的劍砍不中那人，倒砍在樹上了，再說，她爲何要逃走？」

又有脚步聲了，崖下是斜坡，地上有不少碎石，她聽到了碎石滾落的聲音，人屠戶顯是走去谷中了，那話聲也遠了些，說道：「我在高處，瞧得清清楚楚，你們一入山，我就留心着你們的來路上，何曾見有人來，哼，她要想瞞得過我，那太嫩了些。你這傻丫頭也不想想，怎麼只見她逃，沒見人追趕，再說，她爲何獨自逃走，不去和你會合？」

屠鳳不做聲了，這人屠戶當眞厲害，也是她萬萬想不到，人屠戶不但在近處，而且在高處，那自是瞞他不過的，却是屠鳳不信鳳嬌會騙她，可見那是眞心對她好，要不也不會在她爹面前替她辯理了。

他們會發現她麼？她連心跳的聲音也担心了，她師傅玉羅刹對人屠戶也忌憚幾分，這魔頭不但一身劇毒厲害，功力之高，亦是當今有數人物，從昨晚他連發那一緩一疾兩彈，就可知厲害了，若非內家功力造極登峯，豈能辦到。

會不會聽出她心跳的聲音？那心兒偏是越跳越厲害，她自覺那聲響像打雷似的一般，嚇得連臉也蒼白了。

她聽到人屠戶的步聲走過去，又走過來，每一顆石子滾落，她都一驚。

屠鳳又說了，道：「爹，既然她不在這裏，我們別處去找吧。」怎麼聲音越來越近，啊！她眼前一暗，是屠鳳，站在她面前了，幸是那谷底風不動，藤蔓沒飄拂，她能清楚見到屠鳳的背影，那屠鳳却沒見她！

但鳳嬌驚惶極了，不自覺往傍邊移動，她右脚才滑出，可就窒息了，驚怖得瞪大了眼睛，因爲一隻手伸了進來，啊！差點驚呼出聲來。

屠鳳却仍背對着她，原來非但不是抓

她，而是對她搖手，顯然早知她躲在藤蔓之後，知道她移動，不過是示意她別動。

鳳嬌也才鬆了口氣，也才發覺地下也滿佈石子，滑步也會發出聲響！

屠鳳道：「爹，咱們快走吧，鳳嬌妹子若走遠了，更難尋找了。」

有了屠鳳擋在身前，又護住她，鳳嬌的胆也大了壯了，屠鳳姐姐眞好，她輕輕撥開藤蔓，從屠鳳肩上望出去，只見人屠戶站在兩丈之外的谷中，向兩面崖上凝視，目光在緩緩移動，分明不信她不在谷中了！

那崖壁上的石縫裏，生出叢叢矮樹，核藤虬結纏掛，當眞極易藏住人。

鳳嬌叫了聲慚愧，若不是崖上樹與藤既多且厚密，吸引了人屠戶的注意，只怕早已發現她了，幸是屠鳳先發現了她，擋護住她。

忽見人屠戶拾起了一把石子，抖手向崖上隱秘處打去，那眉頭皺得更緊了，一時間，谷中充滿了石子滾落的回音之聲，若非眼見，必以爲有千百顆石子，即使如此，鳳嬌也心下駭然，若不是屠鳳擋在前面，她親眼見到了，必然駭得跑了出去，可就上了大當。

那人屠戶仍然不走，目光落在崖下了，忽然屠鳳轉過身來，撥開藤蔓，說道：「這裏也沒有人，也藏不住人，爹，再不走，更難找到鳳嬌妹子了，快走吧。」

鳳嬌感激地對她一點頭，屠鳳却迅速轉過身去了，而且離開了崖下，隨聽到快速的脚步聲，出谷去了。

鳳嬌大大的吐了口氣，正要探頭出去望，驀地肩後伸出一隻手來，不但掩住了她的咀，而且兩脚登時離了地，也眼前一黑，感到被人拖離了原地。這一下來得突然駭怪，當眞是魄散魂飛，身後分明是崖壁啊，這是誰？又是到了甚麼地方！

那掩着她咀的手並不放開，那麼强而有力，待要掙扎，忽聽有人咦了一聲，道：「怪！難道我……」同一瞬間，只聽屠鳳的聲音叫道：「爹！你別……」這聲却在遠處，而且在數丈之外，像是連奔帶叫奔來。

原來那面前的聲音是人屠戶，不是走了麼？怎麼又在面前，怎生這麼黑，她不見人屠戶，只聞其聲，那人屠戶自然也看不見她。

鳳嬌的咀雖被掩住，掙扎不得，但手脚却能活動，刹那間，她已明白了，不論這是甚麼人，甚至山精鬼怪，總也是好意，她早被人屠戶擒住了，要不然也發現了她，那是一定的，也會更糟逃得過人屠戶的擒拿，也逃不過人屠戶的劇毒，他彈指就能放毒，遠處也逃不過他的毒彈。

她不掙扎，伸手一摸，咦！怎麼又濕又滑，面前是崖壁，那崖壁把她和人屠戶隔開了，她！啊呀，身子已進入了壁中，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可能！這人又是誰？

不論是誰，她雖然甚麼也看不見，却知是個女子，因爲那掩住她咀的手，雖强而有力，但滑膩細嫩，一點兒也不粗糙。

只聽屠鳳咦了一聲，是已奔到崖下了，顯然也是因爲不見了鳳嬌，也驚訝了，但那一聲咦，驚訝中，有着歡呼慶幸的意味！

人屠戶哼了一聲，但又一聲咦，跟着又一聲啊。是了，必是先前屠鳳擋護住她，已令他生疑，只怕屠鳳故意探頭進那蔓藤之時，雖然只撥開了一點點，仍被她發現了，是了，他不是出谷，而是爲了把屠鳳引開，他才突然返身撲到崖下。

只聽人屠戶喃喃道：「難道……我……看錯了？」

屠鳳道：「爹，你看到甚麼？你這是怎麼啦，原來就沒人嘛，你怎會以爲這裏有人？要有，我已早發現了，你沒見我撥開藤蔓來瞧過麼？」

人屠戶道：「那麼，我疑你，眞是看錯了，好，走吧，快走，這女娃娃眞狡猾，分明又被她騙了。」

脚步聲又快速地遠去了，這番是眞走了，但掩住她咀的人仍然小心，仍不放開手。

但因在暗中久了，鳳嬌倒可看得出一些眼前的景物了，原來眞是在崖壁後面，她只見到面前的崖壁，從人屠戶父女兩人話聲，她才知是在崖壁後面。

那掩住她咀的手放開了，耳邊也有人說了，道：「好了，這次是眞走了，憑你這兩個姑娘，豈能騙得了他老奸巨猾？」

「啊！是你，瑛姑。」鳳嬌一聲歡呼，叫道：「我正是來找你。」

是瑛姑，哈！原來竟是瑛姑，但她太奇怪了，瑛姑可是人，難道會遁地，會穿過崖壁？

她的目光兀自瞪在那崖壁上，瑛姑顯然明白她的驚疑，道：「別傻了，這裏是山豬的岩洞，我不拖你轉過來的，入口在這面。」

果然左面有點亮光，亮光在閃動，原來是洞口的枝葉在拂動，那枝葉濃密極了，幾乎把一個不到三尺高的洞口，嚴密的封閉了，是以透入進來的光亮也極微弱，風動枝搖，也就浮光幌動。

鳳嬌總算明白了，想想先前身後是崖壁，突然伸過一隻手來掩住她的咀，那時她有多驚駭，那瞬間，魄散魂飛得也失去了知覺一般，待得回復，却已在洞裏了。

瑛姑道：「這就是那山豬生小豬的岩洞，你瞧，姥姥在做甚麼？」

暗角裏傳來姥姥的話聲，說：「姑娘，這裏來，你駭壞了吧。」

鳳嬌看見了，就在洞口左角，那姥姥坐在一堆草上，身邊有蠕動的必是那小山豬了，她也看清那洞了，不過才得丈許深的天然岩洞，其實是個大岩縫，上窄下寬，洞口是亂石堆，石堆中又長滿了荊棘，她記得了，先前她在外面岩下，右邊原本是個亂石堆，因爲長滿了荊棘，是以看不見有洞口，何況洞口在低處地面，又這麼小。

那麼，她最初聽到的話聲，是這瑛姑和梅姥姥的話聲了，她眞沒聽錯。

鳳嬌喜極了，叫了聲姥姥，立即跑了過去，洞中陡然一暗，原來是瑛姑鑽出去了，裏面也瞬又乍暗復明，明白瑛姑是監視人屠戶父女去了。

有梅姥姥和瑛姑，她可不怕人屠戶了，只有人屠戶怕這姥姥，姥姥躲到這裏來，可是躲她師傅玉羅刹。

鳳嬌在那洞口一暗的瞬間，想到了師

傳玉羅利，那脚步可就停下來了，這梅姥雖然對她好，又識得她祖母，但却是新拜的師傅玉羅利的仇人，她能和師傅的仇人親熱麼?

梅姥姥道：「你怎不過來?那是瑛姑出去了，在暗處，我這瞎眼婆子可勝過你們們有眼的，人屠戶狡猾得很，眞想對你生了疑，只怕尋不到你，又再溜回來。我雖不怕他，却不願被人知道我在這裏。」

若然人屠戶知道她躲在這裏，那惡魔慣會借刀殺人，不是在餡餅裏下了毒，借她來暗害這姥姥麼，若然知道梅姥姥是玉羅利的仇人，豈會不千方百計把玉羅利引來，掀起一場你爭我奪的大戰，好使他坐收漁人之利嗎?

鳳嬌眞作難了，當眞師傅玉羅利若找來向姥姥尋仇，她幫誰呢?誰也該幫，可又誰也不能幫，師傅親，但姥姥可是她祖母的朋友，又認得她爹，而且對她那麼慈祥，那麼好，何況又瞎了眼睛，多可憐!

梅姥姥兩個深洞一般的眼窩對着她，說：「姑娘，妳怎麼來，過來啊，這裏雖是山豬的窩，却沒一點難聞的氣味，那山豬是前兩天才鑽到這裏生小豬，瑛姑把洞口的石頭搬開，把那山豬引來，要不然，生下來的小豬，很快就會被狼吃掉了。」

當眞這裏雖也有怪味兒，却不濃厚，瑛姑這些年，必已山中每一處隱秘的地方，都熟悉得很，只怕也早知有人會來向梅姥姥尋仇，是以早早找定這麼一個隱密的地方藏身，眞是太巧了，她要不是爲了躲避人屠戶的追踪，只怕一輩子也尋不到她兩人。

洞裏看來更明亮些了，外面的陽光必已投射到谷底，那洞中果然乾乾淨淨，姥姥坐的那角落上，還鋪上了厚厚的草，啊!草上還有獸皮，可見她猜的一定不錯。

鳳嬌走了過去，當眞她不過是猜想了吧，這梅姥姥豈會一定是玉羅利的仇人，她不過只憑玉羅利一句，說找到血劍的主人，就能找到她的仇人，而瑛姑身邊，可就只有這姥姥。

不不，瑛姑是否眞是血劍的主人，她也還不敢肯定，怎麼就肯定梅姥姥是玉羅利的仇人了，有了，鳳嬌登時有了主意。說道：「姥姥，我啊，回去找你們，却已找不到你們了，姥姥，你不怕那人屠戶，可不用他躲啊。」

梅姥姥哼了一聲，說：「我會怕這魔崽子，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人屠戶年紀雖比她小一些，但也四五十歲的人了，她却叫他魔崽子，鳳嬌可沒功夫笑，道：「姥姥，那是爲甚麼?」

梅姥姥的頭垂下去了，洞中暗得看不見她的神態，只怕她在亮處，也看不出來，但姥姥嘆了口氣，忽然又抬起頭來，說道：「姑娘，我正要問你，昨晚把你帶走的那個女人，現在何處?怎麼又放你回來了?」

鳳嬌在心下嘆了口氣，這麼說，她仍是猜對了，道：「姥姥，我也不知她在何處，我中了人屠戶的毒，她把我救了，後來還替我解了毒，就又走了，我也就獨自尋路回了來。」

姥姥冷冷地道：「你知她是誰麼?」

鳳嬌點了點頭，才想起姥姥看不見，說道：「我知道，她是玉羅利，可沒人知道她的眞姓名，她救過我爹，昨兒也救了我。」

她不能告訴這姥姥說她已拜玉羅利爲師，但又怕她對玉羅利口出不敬之言，是以故意先說出玉羅利對她父女有恩!

鳳嬌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姥姥，想看出她面上的神態，但一點也看不出甚麼來。

半晌，那姥姥才又說道：「你知那是爲甚麼?我還以爲，她是要奪你們父女保的暗鏢，聽你這麼說來，她不是像人屠戶一樣，也爲你們保的暗鏢而來的了。」

當眞她先前未曾說出血劍來，這姥姥只知她父女保的是甚麼價值連城的寶物，她不說，是因爲發現姥姥和瑛姑都是武林高手，怕兩人也像當今武林中人一樣，也爭奪那血劍，現下才明白，姥姥和瑛姑這麼多年來隱身在這裏，是從不和武林中人來往的，外邊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自然也不知血劍這回事了，她正要知道瑛姑是否就是小寶的娘，就是這血劍的主人。

鳳嬌道：「姥姥，你猜的一點也不錯，人屠戶和她，那玉羅利，全爲了我們保的暗鏢而來，但却都別有用心，不是要奪取，而是尋出暗鏢的主人來。」

梅姥姥啊了一聲——現下鳳嬌確知她姓梅了。道：「你說，不，姑娘，你要是有顧忌，就別說，前晚我就不追問你，我早已發誓，不過問江湖中事了。」

鳳嬌道：「我說，姥姥你對我這麼好

，又認得我祖母，我可不瞞你，他們要找的，是苗疆那郎岱土司之女，其實，我們也不一定要找她，是託我們保這鏢的人，要想引出那土司的女兒來。因爲她失踪了十年，杳無音訊。」

只見梅姥姥渾身一震，氣促地說道：「誰!那是誰!快說?」

鳳嬌更猜料九分，知道瑛姑就是血劍的主人了，道：「是一個姓季的公子，就是當年坐鎭昆明的季大將軍的公子，原來那土司之女，就是季公子失散了的妻子。」

梅姥姥渾身顫抖起來，鳳嬌眞不明白她爲何會如此，是替瑛姑高興呢?還是怕失去瑛姑，因爲瑛姑必然會離開她了。

那姥姥不言語了，顯然激動也許是震驚得說不出話來，鳳嬌又道：「還有哩，那郎岱土司之女的兒子，名叫小寶，今年已十二歲了，也下苗疆來找他娘，姥姥，那小寶不知有多愛，難爲他小小年紀，就練成了一身功夫，啊……」

洞中突然一暗，不，也許早就暗下來了，不過是她剛才發覺，原來那瑛姑不知何時，已鑽了進來，站在洞口透入來的一半兒光亮。

鳳嬌驀然發現她，不禁啊了一聲，但瑛姑對她直搖手，示意她別出聲，又指了指姥姥。

鳳嬌明白了，瑛姑是不讓姥姥知道她進了洞。

梅姥姥說：「姑娘，你，做甚麼?爲何……」

鳳嬌忙道：「沒甚麼，洞口鑽進一隻兔兒來，那兔兒嚇得又跑了。」

瑛姑輕輕點了點頭，適才姥姥激動震驚，否則她不知瑛姑何時進來的，這姥姥豈會發覺不出。

梅姥姥道：「那孩兒聽說由她那師傅，一個形如老花子的人帶去的，想必也來了。」

鳳嬌瞧了瑛姑一眼，道：「姥姥，原來你也曉得，那小寶隨同季公子，打洞庭湖和我們分了手，從水路來，小寶叫那老花子作爺爺，却一直暗中跟隨着我們，也保護我們。前晚我來見姥姥之前，還見到他。」

鳳嬌其實已面向瑛姑了，道：「姥姥，你是不知道，那小寶啊，眞可愛，眞是誰見了也喜愛，只不過也淘氣，他是偷偷溜跑的，因爲他得知她娘在苗疆從幼和他失散了，他就要下苗疆來找他娘，但他爺爺，就是那老花子說不行，再過幾年，你大些了，武功也練好了，你不說我也要帶你去，那小寶就悄悄溜走了，姥姥，你說他有多淘氣，他啊打北邊兒一轉，不是小轉，是大大一轉，從荷澤又跑去邯鄲，裝做上了京，也引得他爺追上了京師，他却往南邊溜了來，他那麼小，又沒出過門，後來銀子用光了，幸是遇到我爹，姥姥，你信不信，他那麼大點年紀，不但幫我爹打跑了奪劍之人，而且也幫了我，也可說是救了我，他啊，小寶叫我姐姐，你不知道有多甜，多親熱，我眞愛小寶，不，誰也喜愛他。姥姥，你一定知道龍江釣叟吧，小寶時常氣得他吹鬍子，自然不是眞氣，小寶到了他面前，那個鬍子也白了的釣叟，也像小寶一般兒小了。」

柳森巖奇人其事

小雲

近代的武林高手當中，顧汝章是很有名氣的一個，因爲他曾經在廣州西瓜園施展鐵砂掌打死當時俄國馬戲團的一頭名駒，由此飲譽，一般人談到鐵砂掌，就會想起了他，事實上他的兩隻手掌苦練多時，掌肉和骨頭同樣的堅實，而且顏色棕紫，眞的是鐵的一般，想跟他過招，只是看見他的手掌，就已經嚇窒。

儘管如此，仍然有一個人寫信約他比武的，此人就是柳森巖，因爲當時顧汝章已享盛譽，柳森巖還沒有抬頭，顧汝章沒有跟他較量高下，即使如此，一般人對柳森巖都有特殊的看法，認爲他有胆向顧汝章挑戰，當然手上有些斤兩，可以說柳森巖是因此成名的，至於柳森巖本人的武功如何，却很難知道得清楚。

一九三二年中國的湖南省舉行第二屆國術考試，當時顧汝章標明是北少林，代表北派，柳森巖是湖南本地人，代表長沙的拳師，各有擁躉，如果兩人眞的較量高下，便可以分出優劣，可惜當時湖南省主席何芸樵不准兩人在擂台上比武，故此，沒有辦法知道兩人的武功造詣如何，後來顧汝章的鐵砂掌打死俄國的高頭大馬之後，他的大名就蓋過了柳森巖。

關於柳森巖的爲人，照一般武林中人的稱述，他是有些玩世不恭的態度，可以說是帶着道教的氣質，讀書的時候便已經喜歡入山取藥，當時柳氏的父親就住在辰州，不過十多歲，他就到北京倚附叔公，看見別人演武，他沒有人指點，只是在旁摹仿各種動作，可見他喜歡練武，有一般狂熱，後來他投軍，而且建功立業，升到連長階級，但因他本人太過喜歡暢遊天下名勝，而且喜作方外遊，不久，他就辭去連長的職位寧願到處暢遊。

他到峨嵋山遊玩的時候，碰着長眉道人，就此拜師，那時不過二十八歲。

難得他在山中習武有七年之久，然後離去，照他所述，由長眉道人那邊學習得到的拳法，叫做「萬法歸宗」，另創一。

顧汝章當時在湘省做敎導主任科長，負責招待各地武林中奇才異能之士，湘省的主席何健，不斷的振興國技。當時有一名老翁姓趙，由潼關進入中原，自稱精於關外棍法，想教授中原的人練棍，顧汝章不服，跟他先行較量，結果他贏了自己然後聘他做棍棒的教師。老翁靠近七十，氣力漸差，雖然那枝棍的陰陽開合，非常準確，但却給顧汝章一個彈棍把他手中的長棍打落，喪氣而歸，於是顧汝章便兼教後輩練棍，此事傳出，柳森巖住在旅館裏面，聽了甚爲不滿，認爲顧汝章不應欺負老翁，延攬英才，不妨兼收並蓄，寫了一封信約顧汝章定期比武，因爲顧汝章沒有覆他，他還親自呈請何芸樵主席，盼望與顧汝章在擂台上交手，不管用拳脚或者刀槍棍棒，但給何芸樵當面斥責，於是兩人不但沒有眞正交手，以後不願碰頭，免得碰頭就打起來。

柳森巖在湘省國術考試中，出賽多次，都是打贏的，當時最有希望獲得冠軍的一名高手張南英，跟柳森巖在台上交 時，不過三招，柳森巖就把他迫到棄拳，因此柳森巖在拳脚方面確是有些特色的，不過，他本人沒有把萬法歸宗的拳脚傳出來，無法懂得他如何交手而已，至於他偶然當衆表演，他却沒有說出是何種拳法。曾經看過他表演的人，認爲他是湘省辰州那一派的拳脚，碰頭就閃打，有機可乘，立刻進馬用沉拳撲踭之法迫住對方，要對方自動屈服。

有一次，他當衆表演，站定脚步，向後一跳，能够飛躍過一張八仙枱，可見他的縱跳功夫相當厲害。

事隔多年，很難查究柳森巖的拳派了，不過，他確是有些斤兩的，關於這點，不容否認，顧汝章平時十分好勝，老翁自誇棍法，天下無敵，顧汝章立刻出頭把他壓倒，引以爲榮，不惜別人說他欺老，可是，却沒有接受柳森 的挑戰，從這一點看，大概顧汝章對柳森巖始終有些顧忌。

那瑛姑一聲不响，面上竟仍然冷冷地，一些兒也不見激動，只是那咀兒漸漸張得大了。鳳嬌再瞧那梅姥姥，也是一股張着咀，更是成了個活死人。

鳳嬌又道：「姥姥，你瞧，說了半天，我還未說出我們保的鏢是甚麼來，原來是半截血劍，是半截劍上有血，生了銹的劍，據說這是那郎岱土司的權劍，有了這柄劍，才能正土司之位，是以現今的土司，已在位十年了，却仍只能暫代，是以他出到萬兩黃金的重賞，來尋訪這血劍。姥姥，你明白了吧，這事一傳揚開去，江湖人中就羣起爭奪，先後爲這劍而死的，除了終南三惡，還有個大和尚，我和爹保着血劍南來，才離開了開封府，已是連番遇險了。」

鳳嬌說着，那一雙眼睛也不眨一下，注定瑛姑，眞怪，血劍是她所有，她有了血劍，就能回去繼位，作郎岱土司了，但是她一些兒也不見激動，那身子動也不動一下，先前張大了的咀兒，倒反而閉了起來，好像她是與這血劍寶器無關的人一般？

若果這瑛姑一點頭，承認她就是那郎岱土司之女，小寶的娘，鳳嬌必然立即把血劍解下來給她的，那可就放了千斤重担，當眞是萬金的干係，但這瑛姑……這瑛姑像是個毫無關連的人一樣。

鳳嬌一時間倒沒了主意，也不知說甚麼是，却是那梅姥姥顫聲道：「姑娘，我問你，你還沒說出人屠戶和那個……那個玉羅刹，不是爲了尋出這血劍的主人而來的嗎？」

鳳嬌道：「姥姥，那人屠戶也爲了血劍，但別人爲了那血劍的黃金重賞，人屠戶可沒把那萬兩黃金放在眼裏，我曾偷聽他和湘江一判的談話，原來是爲了那已故郎岱土司的寶藏，但要尋到寶藏，就得先尋出那土司的女兒，因爲他們相信，只有她才知道那寶藏所在，便是現今那代土司，雖然他也要血劍，但最主要的目的，亦復如是，因爲他已攝代久了，苗民多已被他收買了，那血劍雖是權劍，既然已大權牢握了，血劍也就成爲次要了。」

鳳嬌的眼珠子在不停的轉動，她要想看出面前這兩人的表情，但那梅姥姥瘦得皮包骨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瑛姑更連激動的神色也不見，自然也不敢出聲。

鳳嬌又出了聲，嘆了口氣，說道：「姥姥，我多希望早早找到那郎岱土司之女，把這一切一切早早告訴她，讓她知道，有多少人在苦苦思念她，小寶那個可愛的小弟弟，如何爲她隻身入江湖，萬里尋親，她的師傅受盡了辛苦，不但把她的孩兒養大了，而且傳授了他一身俊功夫，也想念她得緊，季公子苦練功夫，對她更是一往情深，歷久不渝，好不容易把功夫練成了，等到今日，更要早早告訴她，現今那代土司與人屠戶相勾結，一旦從她尋出那寶藏所在，更不知會用多陰險的毒計毒刑，多殘酷的手段來迫她說出，到頭來，她也就沒命了。」

那瑛姑的眉兒越挑越高，只聽一聲哼，分明是兩聲，但同一瞬間，那梅姥姥的哼聲更响，只見瑛姑退了半步，顯是她哼出聲來，即時驚覺了，却不料梅姥姥也一聲哼，無形中便把她的聲音蓋過了。

梅姥姥厲聲道：「放着我在，必不敎他們稱心如願，姑娘，你放心，那瑛姑已盡傳了我的一身功夫，雖不敢說天下無敵，哼哼，可還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鳳嬌啊了一聲，裝做剛才知道的一樣，說：「姥姥，可是瑛姑便是小寶的娘，那郎岱土司的女。」

梅姥姥像後悔失言了，怔住了，大張着的咀，說不出一句話來。

鳳嬌却盯着瑛姑瞧，那瑛姑對她點了點頭，又搖搖手，悄悄退了出去。

梅姥姥的咀唇也顫抖起來了，那內心激動不寧，可想而知，瑛姑腳下便是發出些微的聲音，也絕不會聽出，鳳嬌却渾身一鬆，心上放下了千斤重担。

那姥姥忽然又開了口，說道：「姑娘，那血劍現在何處？」

鳳嬌道：「便在我背上，本來是我爹帶在身邊的，是一開始就知這血劍必有兇險，是以偷偷換掉了，要不然，早就被人不刦了去，只怕爹的性命也不保了。」

梅姥姥道：「好，姑娘，既然你已知道了，我也不再瞞你，不，我也從沒瞞你，不過只是沒對你說瑛姑是甚麼人吧了，我也絕想不到你會和她有關連。」

鳳嬌又大大吐了一口氣，道：「姥姥，那麼，等我見到了瑛姑，我就把這血劍交到她手上，我們也總算不負季公子之託了。」

不料梅姥姥氣促的說道：「不不，現在還不能。」

鳳嬌一怔道：「那是爲甚麼？」

只聽她長長嘆了口氣，那頭也垂落下來。

鳳嬌鼈不住了，說道：「姥姥，你可是怕她離開你麼？姥姥，你放心，我交付了血劍，待把爹救了出來，我們接你去開封府，我一定當作祖母一樣侍候你。」

梅姥姥搖搖頭，又嘆了口氣，才又說道：「姑娘，你誤會了，我已是一個行將就木的人，今天還能活在世上，不過是兩椿心願來了，一椿就是瑛姑，她侍候了我近十年，不啻我親生骨肉，她有了好歸宿，能回到她應該回去的地方，我只有高興的，但我適才想了想，你此刻若把血劍立即交付給她，瑛姑便立即陷身險地，我……我，唉，我老了，又眼瞎了，前晚我不是幾乎也上了那人屠戶的當麼？」

鳳嬌叫道：「姥姥……」

梅姥姥一擺手，說道：「你別說了，這不能怪你，我明白，這是人屠戶暗中做的手腳，與你無關的，事後想來，實是可怕，那賊子詭計多端，實是令人防不勝防，若然他知道瑛姑是誰，那還了得，我雖功夫未失，但奈何瞎了眼。」

鳳嬌道：「姥姥，你說得是，別說……便是，便是……」

她想說：別說你瞎了眼了，便是我師傅玉羅刹，和小寶的爺爺老花子，也要忌憚他幾分。但若是說了出來，那還了得，師傅可是正在尋找她的仇人。

梅姥姥道：「你明白就好了，我這個年紀，活多一天，又有何可喜的。不，姑娘，暫時你得瞞着瑛姑，你那血劍不交到她手上，就沒人知道她是誰。」（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桑燕誣情敵　九娘宴羣豪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古浪於無意中發現一間石屋，當他走近觀察時，始知童石紅被禁閉在這石屋裏，正想設法把她救出，却發覺有人前來，古浪急忙躲進，原來來人竟是桑燕，她來對童石紅威迫利誘，要童放棄與古的婚事，童不爲所動，她才憤然離去。剛好浦兒來到，古求他救出童，浦兒弄開石室的門，放出童來，於是三人同返南樓，不久桑九娘親臨南樓，童躲在房間，由古迎接，九娘與古相見後，古取出春秋筆呈與九娘，她見到這筆，睹物思人，無限感慨……突然，竟來不速之客，想强奪「春秋筆」，但爲桑九娘所阻……

桑九娘閉目思忖了一會，點點頭，說道：「是了！我記起了，江湖上有個小輩叫琴子南的，大概就是你了！」

琴先生大怒，喝道：「老鬼！你到底是什麼人？」

桑九娘道：「你沒有聽見他們都叫我九娘麼？」

琴子南緊問道：「妳姓什麼？」

桑九娘淡淡道：「我姓桑！」

琴先生思索了一陣，說道：「無名之輩！我琴先生從未聽說過有你這麼一號人物！」

桑九娘却是不怒，微微一笑道：「諒你不知……」

說到這裏，她把衣服略提，露出了身後的三條彩帶，用手指着說道：「你若是孤陋寡聞，也該聽你的師長說過，看見我這三條彩帶，總得有些明白了吧！」

琴先生驚詫的打量着桑九娘的裝束，突然之間，他面色大變，用着發抖的聲音說道：「妳……妳是千尾鳳？」

桑九娘點了點頭，說道：「還算你聰明！」

這時琴先生神態大異，先前的驕狂之氣已然一掃而盡，代替的是一種極度的恐慌！

古浪看在眼中，自忖道：「如此看來，桑九娘以前在江湖中，不知有多麼厲害呢！」

琴先生半晌說不出話來，神情之間，如同大禍臨頭，變得木訥了。

桑九娘冷冷的說道：「十餘年來，我桑家堡就沒有一人敢闖入，你竟然毫不顧忌，已然是犯了死罪，剛才居然想在我面前搶奪『春秋筆』，胆子也眞大了！」

琴先生鐵青着臉，用着微顫的聲音說道：「這……這事與妳無關，我是爲古浪來此，原是阿難子背信，再說我又不知妳住在這裏……」

話未說完，桑九娘已然喝道：「住口！你這大年紀，不好生休養，一再的貪圖珍物，我是不能讓你再活下去了！」

琴先生雖然久聞千尾鳳的威名！但是從來未見過面，這時聽桑九娘如此說，不禁激起了怒火。

他冷笑了一聲，說道：「久聞妳心腸如蛇，今日聽妳講話果然如此，我琴先生出世雖然是比你晚，可也是威震武林，就從來沒人敢留我！桑家堡我來得自然也去得！」

一語甫畢，桑九娘發出了一陣冷笑，說道：「琴子南！你若是不信邪，你就試試看，你若是能離開南樓一步，我桑九娘自絕而死！」

她語聲堅定，豪氣凌人，有一種莫大的權威！

琴先生聽她如此說，心中雖然不服氣，但一時却眞不敢輕舉妄動。

他怔了一下，說道：「在『春秋筆』沒有到手之前，我豈肯離開？」

桑九娘笑道：「大胆孽障，你居然還敢說這種話，待我把你打發了吧！」

說罷身軀欲動，琴先生面色一緊，全意提防。

但是就在桑九娘身軀未動之際，突然一條黑影，巨鳥一般自天而降，帶出了一

大片風聲。

那雙足未落地，巳然叫道：「九娘！這是我的差事！」

接着，那團灰影落在了走廊上，長身而立，原是髮白蒼蒼的金旭光！

望見了金旭光，桑九娘笑道：「金老師，你又管起閒事來了！」

金旭光笑道：「這是我的正事，怎說是閒事？琴子南這個小輩，與我有些過節，今天自動前來，則省了我不少工夫！」

金旭光的突然出現，使琴子南又吃一驚，因爲這個老人起落之間，巳顯出了他傲世奇功！

桑九娘道：「金老師，這件事你一定要伸手麼？」

金旭光望了古浪一眼，笑道：「自然！自然！」

他說罷之後，轉身對琴先生道：「走吧！我們找個地方去聊聊！」

琴先生雙目圓睜，望了金旭光半晌，說道：「你是什麼人？」

金旭光簡單的說道：「金旭光！」

這三個字，又如同是一柄鐵鎚一般，敲在了琴先生的心弦上。

他倒深吸了一口氣，忖道：「怎麼這些數十年罕跡江湖的人都出現了？」

雖然心驚，但是却自恃自己一身奇功，所以點頭道：「好！我先會會你這隻家狗！」

說罷之後，轉身飛出了南樓，金旭光向桑九娘一笑道：「老姐姐，我今天又要殺人了！」

說罷一閃，立時失去了踪跡，眞個是來如龍，去如風。

等他們都走了之後，桑九娘若無其事的對古浪說道：「你坐下來，我還有話問你！」

古浪等依言坐下，桑九娘道：「這一路上有多少人跟着你？」

古浪道：「很多！很多！一路上巳死了好幾個，現在還剩下三人了！其中之一便是琴先生。」

桑九娘道：「他是死定了，不必算，另外兩個是誰？」

古浪道：「一個是況紅居，不知九娘可知道？」

桑九娘似乎很詫異，說道：「啊！況紅居也是這等模樣？大概她不知我住在此，否則她是不敢冒犯我的。」

古浪問道：「九娘認識她麼？」

桑九娘點頭道：「自然認識她！那另外一人是什麼人物？」

古浪想到了哈門陀，皺眉道：「這一個是最厲害的了。」

桑九娘似乎很感興趣，說道：「啊！難道比琴子南還强麼？」

古浪點頭道：「他比琴先生强得多！晚輩初抵『達木寺』時，一時不察，還隨他學過藝。」

桑九娘更感興趣，說道：「這麼說來，還有人够得上會我一會，他叫什麼名字，你可知道？」

古浪才要張口，便聽一聲蒼老的聲音，由頭頂傳了下來，說的是：「阿彌陀佛！正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古浪等同時一驚，就連桑九娘也有些吃驚，顯然此人如此逼近，連他也未曾發覺！

他們都知道此人在房頂之上，桑九娘提高了聲音說道：「聽你如此說，莫非是舊相識？」

那蒼老的聲音又傳了下來道：「不但是舊相識，一度還是生死之交呢！」

桑九娘益發動容，站了起來，說道：「既是好朋友，請下來用茶吧！」

古浪早巳聽出是哈門陀的聲音，心中更是恐慌。

桑九娘說過之後，便聽一聲長笑道：「如此我就下來了！」

語音方歇，一條淡影，淸風也似地掃入了走廊，一個僧衣老人，巳然站在桌前了。

桑九娘一眼望見了他，不禁面色大變，脫口說道：「哈兄弟！是你……」

來人正是哈門陀，他微微一笑道：「九嫂子還認識我，我眞太高興了！」

桑九娘雖然抑制着，但是神情亦不如方才平和，她面上似有一種傷感之色，用着微顫的聲音說道：「哈兄弟！此生還能見着你，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哈門陀輕嘆一聲道：「我原說過，人生何處不相逢！」

桑九娘微微鎭定下來，笑道：「坐下再談吧！」

哈門陀也不客氣，坐下之後，說道：「十七年前，我被九哥逐出府門，原想一生不作秦，桑二家之客，却不料誤打誤撞的，又作了妳的客人！」

桑九娘被他勾起了往事，顯得很傷感，嘆了一口氣，說道：「當初你九哥也是性子火爆，我爲此事一直感到不安，今見到你，實在太高興！」

哈門陀吁了一口氣，說道：「唔——往事不提也罷！」

古浪等都有些莫名奇妙！不知他們以前是什麼交情，但聽他們的談話，必是極親近的朋友。

桑九娘望了他一眼，問道：「哈兄弟，你還沒忘『春秋筆』麼？」

哈門陀很悽凉的笑了兩聲，說道：「哈哈！應該早就忘了……」

說到這裏，望了古浪一眼，接道：「我此來一是因爲阿難子師弟，選在『達木寺』開壇，似是故意激我……」

說着目光停在古浪身上，接道：「二則這個孩子背信忘義，我不得不追下來弄個清楚！」

說着目射寒光，古浪不禁凛然一驚！

桑九娘的目光，也射在了古浪的身上，說道：「啊！我明白了，原來古浪曾作過你的再傳弟子。」

哈門陀臉上湧上了一層怒色，說道：「我生平未收徒，見他之後，也是一時愛才心切，才把本門的功夫傳了他，不料他暗隨阿難子學藝，我與阿難子同一師承，所以只是驚於古浪的進展神速，才發覺他是兩師之徒！」

古浪雖然理曲，但由於處在那種環境之下，也是身不由主，這時有口難言，因爲無論如何，對於哈門陀來說，總算有叛師之罪。

桑九娘望了古浪一眼，說道：「這件事我也不好說話，你自己有何打算？」

這兩個老人的目光，同時盯在古浪身上，使他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却又不能不說話。

哈門陀見他不言，喝道：「說呀！且看你怎麼說！」

古浪正色答道：「我現受阿難子恩師之托，來此辦理『春秋筆』之事，既然哈老師認爲我有叛師之罪，等『春秋筆』告一段落之時，靜候發落！」

哈門陀冷笑道：「哼！照你說的這麼容易！」

古浪無可奈何，說道：「那麼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好了！」

哈門陀立時被他這句話所激怒，變色道：「我却知道怎麼辦！」

說着便要站起來，却被桑九娘一攔道：「哈兄弟，天大的事我都不管，不過我在這塊小地方，還請你暫時緩緩手。」

哈門陀又坐了下來，說道：「若不是因爲你的關係，在琴子南之前，我早就宰了他了！」

桑九娘笑了笑，半眞半假的說道：「恕我說句無禮的話，若不是你，換了任何人，我也不容他攀登『南樓』呢！」

桑九娘的話，使得哈門陀沉默下來，半晌，才說道：「九嫂子，我不願爲這個孽障而傷了感情，但願你不要過份出頭才好！」

哈門陀語調雖然很客氣，但是巳表明了態度。

桑九娘略爲沉吟，說道：「春秋筆雖然巳隔了兩輩傳人，可是這一次情形特殊，古浪甚至連筆法還不全會，我當初與阿難子曾有口約，不知你是否能等我把此事完結之後，再與古浪了斷，那時就與我不相干了！」

哈門陀搖搖頭說道：「我不能任他如此這般如意！」

桑九娘面色很是難看，說道：「啊——是了！你的老脾氣還是未變？」

哈門陀望着桑九娘笑了笑，說道：「我看你的脾氣也還是老樣子啊！」

桑九娘勉强的笑了笑，說道：「這就難了！我們二人脾氣都未改，只怕談不出什麼結果來。」

古浪在一旁看着，見他們談話巳快鬧僵了，很想插嘴，但又不知桑九娘的心意到底如何，只得忍着。

哈門陀還未說話，桑九娘又接着說道：「這件事我們暫時不談，明天晚上我爲你在『青山廳』設宴，私誼敍畢，再談公事如何？」

哈門陀思索了一下，點頭道：「也好！那麼我先告辭，明日再談！」

說着站了起來，桑九娘也跟着站了起來，問道：「你可知道『青山廳』在何處嗎？」

哈門陀笑着道：「可是在『梅莊』之東？」

桑九娘忙笑道：「我這桑家堡想你巳走遍了，好吧，明日再談！」

哈門陀向桑九娘略一拱手，又望了古浪一眼，身軀幌時，御風而去。

哈門陀走了很久，桑九娘還站在那裏沉吟，古浪也只好跟隨站着。

桑九娘轉過了身，對古浪笑道：「你竟惹上了這個魔頭，且看你怎麼辦吧！」

古浪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辦，由他好了！」

這時桑魯歌在旁插口道：「這個哈門陀到底是什麼人物？」

桑九娘緩緩說道：「此人武功蓋世，生性怪異，他是上一屆春秋筆阿難子的師兄！」

她說着坐下來，桑魯歌聞言嚇了一跳，咋舌道：「乖乖！那誰能打得過他！」

桑九娘皺着眉頭，說道：「即使是金老師，或者是我，也不能牽制他！」

桑魯歌在旁接口道：「那麼現在沒有人能降伏他麼？」

桑九娘道：「哈門陀最得意的一套功夫是『彌陀掌』，自習此掌之後，他便自稱『門陀和尚』。」

古浪這才恍然，忖道：「原來是這個緣故！」

桑九娘又接着說道：「這套『彌陀掌』法，乃是空門奇人大雲禪師所創，招式精奇，獨步江湖。」

古浪聞言道：「那麼江湖沒有人能敵得過他這套掌法麼？」

桑九娘道：「太少了，據我所知，只有兩個人可以完全制服他！」

古浪不禁抽了一口冷氣，桑魯歌接問道：「難道會連你也勝不過他麼？」

桑九娘搖搖頭，古浪接道：「那兩個人是誰呢？」

桑九娘道：「一個就是他的師弟阿難子！」

古浪啊了一聲，忖道：「怪不得哈門陀如此恨阿難子！」

他想着，緊接着問道：「另外一個人是誰？」

古浪問了這句話，桑九娘的面色突然凝重起來，臉上的神情很是怪異。

桑魯歌及古浪都很詫異，怔怔的望着桑九娘。

桑九娘沉默了半晌，低聲說道：「還有一個人，此人絕少在江湖走動，他是不會再出現的了！」

古浪心中一動，立時想到丁訝，正要詢問，桑九娘又接着說道：「不妨事的，我雖然未必能勝過哈門陀，他也不能不顧忌我，既在桑家堡中，便是我桑九娘的事，你們不必操心了！」

說到這裏，一陣脚步之聲，走廊的一端，桑燕姍姍而來。

她穿着一件淺黃色的衣服，面上微有怒容。

古浪望見了她，立時把目光避開，忖道：「恐怕她又要爲我帶些糾紛來。」

桑九娘問道：「燕兒，妳到那裏去了呢？」

桑燕狠狠瞪了古浪一眼，說道：「我到梅林去了！」

桑九娘點點頭，桑燕又接道：「囚犯巳經不見了！」

桑九娘啊了一聲，雙目射在桑燕的臉上，靜聽下文。

古浪知道她是說童石紅巳然出險，聽她稱童石紅爲「囚犯」，心中好生不悅。

桑燕氣沖沖的說道：「房子早就空了，我不相信憑她自己能夠逃得出來！」

桑魯歌似乎也不太清楚怎麼回事，問道：「怎麼回事，誰逃走了？」

桑燕道：「沒你的事！」

桑九娘說道：「或許是妳進進出出，被她看出破綻來了。」

桑燕連連的搖頭道：「絕不可能！一定有人在外面搞鬼！」

她的目光一直射在古浪的臉上，古浪自忖道：「只要她不明說，我就與她裝糊塗！」

桑九娘早知道桑燕的心意，但是她不說出，故作詫異的問道：「那麼你看什麼人敢在我桑家堡如此妄爲？」

這件事整個說來，桑燕自己理曲，當着古浪的面，更是不好出口。

她生了半天悶氣，冷笑一聲，說道：「哼，這還用我說出來麼？」

她的目光，狠狠的盯着古浪。

他不禁氣從中來，冷冷道：「桑姑娘，什麼事？」

桑燕冷笑道：「你自己心裏明白！」

古浪面色一沉，說道：「姑娘不說明，我一點也不明白！」

桑燕張紅了臉道：「是不是你把童石紅救了出來？」

古浪怒道：「是我如何？」

桑燕氣得叫道：「姑婆！妳看果然是他，這種人我們還帮他的忙作什麼？」

桑九娘却是一言不發，古浪怒道：「姑娘，妳錯了，我此來只是爲了完成阿難子恩師的遺囑，並非來此避禍躲災，我古浪一向是生死由命，從不怨天尤人的！」

古浪這一段話，把桑燕說得羞憤交集，粉臉漲得通紅，罵道：「不要臉，你把她藏到那裏去了？」

古浪怒道：「她非賊非盜，又何用藏躲？」

古浪憤怒之下，回過了頭叫道：「石紅！妳出來見見桑家堡的主人！」

童石紅果然推門而出，桑九娘等大出意外，桑燕更是怒不可遏，破口罵道：「好不要臉，你們兩個……」

才說到這裏，古浪已然喝道：「住口！妳血口噴人不怕失去身份麼？」

桑燕欲待還罵，桑九娘已然怒道：「你們都住口！」

桑九娘喝叱之下，桑燕及古浪都不說話，但是彼此都是怒目相視。

桑九娘打量了童石紅半晌，說道：「妳過來！」

童石紅略爲遲疑，但是仍然走到桑九娘面前。

桑九娘像看一幅畫似的上下把童石紅看了半天，點了點頭，自語道：「果然出落得可人，莫怪古浪對妳情有獨鍾了！」

童石紅被她說得玉面緋紅默然不語。

桑九娘面色一整，語氣也變得嚴峻起來，冷冷的問道：「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童石紅點了點頭，緩緩說道：「我知道——」

桑九娘又道：「妳不登門求見，反而夜半私入，可知犯了我桑家大忌？」

童石紅默然不語，古浪見狀道：「九娘，此事與她無關，只是我——」

桑九娘喝止了他道：「沒有問你！」

古浪好不生氣，暗道：「就是拚着翻臉，我也不能讓石紅受辱！」

桑九娘咄咄逼人，追問着童石紅，童石紅不知怎麼回答好，她一直沉默着，但態度仍很鎮定，並未顯出絲毫驚惑不安。

桑九娘提高了聲音道：「妳倒要說話呀！」

童石紅仍然默默不語，桑九娘怒道：「妳若是不說話，我可要按我們桑家堡的規矩來治妳了！」

古浪這時再也忍耐不住，霍然站了起來，把童石紅拉向一旁，昂然說道：「九娘！什麼事情請問我，不必難爲她一個女孩子！」

古浪語氣激憤，桑九娘不禁生了氣，喝道：「你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竟敢這麼大攬大包？」

古浪怒道：「我雖不是什麼人物，可是事情由我而起，我絕不退縮！」

桑燕在旁叫道：「姑婆！他竟敢頂撞您——」

沉默了良久的桑魯歌，這時却怒喝道：「住口！都是妳一個人惹的事，還在這裏火上加油！」

桑燕頗出意外，叫道：「唷——你也向着他，你到底姓什麼——」

桑魯歌一步跨前，大喝道：「妳再胡說，我不收拾你！」

他這裏一發怒，桑燕却不敢說話，她眼圈一紅，退到了桑九娘的身後。

桑九娘道：「小魯，你是怎麼了？」

桑魯歌似是過於激怒，大聲道：「行走江湖的人，要講究俠義忠孝，女孩子要端莊穩重，像燕丫頭所作所爲，我早就看不慣了，現在竟然爲古浪的事，遷怒到童姑娘身上！」

桑九娘雙眉一揚，說道：「啊——你倒教訓起我們來了！」

桑魯歌却是不顧，說道：「我話還沒說完——婚姻之事，原是天定，絲毫也勉强不得，妳們用這種方法，就是三歲孩童，也不會就範，江湖上傳聞出去，我們桑家堡成了强盜窩了！」

他的話大大的激怒了桑九娘，拍桌道：「大胆畜生！你在向誰說話？」

桑魯歌仍然不顧，竟道：「若是他們二人有絲毫的損傷，我桑魯歌老死不入桑家堡！」

說罷之後，急速的由走廊後面轉去。

桑九娘被他氣得臉色發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古浪及童石紅大感意外，也不知說些什麼好，但是他們心中都很感激桑魯歌的俠義執言。

桑燕顯然料想不到，桑魯歌突然的發了一場脾氣，弄得非常難堪。

那白髮老婆婆，靜坐在椅子上，雙目半垂，似在深思，但從她臉上的表情看來，憤怒之中，又滲有無限的傷感。

桑燕嘟着嘴說道：「哥哥也太不像話了——」

才說到這裏，桑九娘搖手道：「好了，都是妳惹的事，別說了！」

桑燕滿面通紅，一言不發。

桑九娘又靜思了一陣，對古浪說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你既然來到桑家堡內，我絕對不能容外人傷害你，且等哈門陀的事情弄清楚之後，我們再慢慢談吧！」

她說到這裏，站了起來，對桑燕道：「燕兒，我們走吧！」

桑燕雖然有些不樂意，也只好答應一聲，狠狠的瞪了古浪一眼，扶着桑九娘走了。

這時只剩下古浪及童石紅二人，他心頭煩惱異常，想到桑九娘的跋扈，和桑燕的嬌狂，心中很是憤怒。

童石紅也很不是味，道：「都是因爲我的關係……」

古浪打斷了她的話，說搖頭道：「不關妳的事，我倒要鬪鬪這一家子，難道她們還能把我活埋不成？」

童石紅見古浪盛怒之下，劍眉飛揚，目射奇光，看來甚是怕人，也不敢再說什麼。

古浪雙手扶着欄杆，向遠處瞭望，不一會功夫，桑九娘那乘大轎又抬了出來，飛快的在山徑上行走着。

童石紅也湊了過來，二人站在一起，見桑燕的那騎駿馬，緊跟在大轎子旁。

這時桑燕正好仰頭看來，當她看到古浪及童石紅併肩而立時，不禁怔了一下。

兩下相隔雖遙，但是古浪和童石紅，似乎可以看見她滿含怨憤的目光。

她一直怔怔的望了半天，然後才縱馬而去。

童石紅不禁輕嘆了一聲，說道：「桑燕在深深的愛着你……」

古浪斷然道：「我不愛她！」

聽古浪這話，童石紅很是安慰，她默默的望着這個英俊健壯的少年奇人，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

古浪沉思了良久，轉過身來對童石紅道：「最近幾天來，你一直沒有見過況紅居麼？」

童石紅搖頭道：「我在石室中住了兩天就到這裏來了，一直沒有見過婆婆！」

古浪劍眉微皺，說道：「妳婆婆到底要怎麼樣？」

童石紅面有難色，沉吟了一下，說道：「她不准我與你在一起，爲這件事，我與她吵了很久。」

古浪怒道：「這些老婆婆眞是奇怪，專門愛管這種閒事！」

童石紅用着試探的口吻問道：「春秋筆的事情解決之後，你準備作什麼？」

古浪眉頭略舒，說道：「阿難子恩師還交下了很重要的任務，我要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

說到這裏，望了童石紅一眼，笑道：「當然，我們先成親，然後再雙雙行俠江湖。」

古浪的話，說得童石紅一陣嬌羞，但是面上却綻開了歡樂的笑容。

她秀美的眼睛移向別處，長長的睫毛閃動着，抑制着內心的興奮。

古浪心中一盪，拉住了她的手，說道：「那時海闊天空，我們行俠天下，作一對江湖傳頌的俠侶……」

童石紅的臉上，又添了一層紅暈，她用力的推着古浪。

但是古浪緊緊的不放，反而用力把童石紅拉向懷中，一雙有力的臂膀，緊緊的把她擁住。

童石紅羞喜交集，她用力的掙扎着，低聲道：「快快手，有人來！」

在這種情形下，古浪那裏會放手，他兩隻手臂，就如同是鐵環一般，把童石紅緊緊的箍着。

童石紅整個的身子，被擁在古浪的懷中，她接觸到一個銅鑄般的火熱的身子，極度的羞喜，使得她血脈沸騰，癱瘓在古浪的懷中。

古浪擁着她溫暖的嬌軀，鼻端聞得陣陣溫香，有一種夢寐般的快樂。

他一陣衝動，低頭向童石紅吻來。

四片嘴唇，剛接觸到一起時，突然一陣大笑，一個嘹亮的聲音說道：「哈哈！好親熱！」

古浪及童石紅嚇了一大跳，慌忙分了開來，原來是浦兒。

童石紅立時面紅耳赤，飛快的躲進了房中，惹得浦兒又是一陣拍掌大笑。

古浪也是羞愧異常，一句話也話不出來。

浦兒笑道：「這若是讓桑姑娘看見，那還得了。」

古浪笑道：「不要胡說了，你方才到那裏去了？」

浦兒笑道：「我在準備點心，不料九娘這麼快就走了，這樣看來，你們談得不太愉快吧？」

古浪搖了搖頭，苦笑道：「遭透了……我眞不了解，九娘的意思到底如何？難道她一定要我娶桑姑娘？」

浦兒點頭道：「大概不錯吧？這是她自己定的規矩，要把桑姑娘嫁給『春秋筆』的得主。」

古浪氣道：「就是我不要『春秋筆』，我也絕不娶她！」

浦兒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好，有志氣。」

古浪瞪了他一眼，浦兒又道：「桑姑娘雖然嬌慣了些，可是人却是不錯的！」

古浪搖頭道：「算了吧，這種女人我寧死不要。」

他的話說得浦兒笑了起來，接道：「她本來是很文靜的，就是最近才變得粗俗起來，實際上她人品，武功，姿色無一不是上乘。」

古浪道：「既然這麼好娶她算了？」

一句話說得浦兒一瞪眼，閉口不語。

古浪笑着拍拍他肩膀道：「好了，不要提她了，這兩天你可見了丁老沒有？」

浦兒搖頭道：「沒有。」

古浪這時渴望能見着丁訝，因爲他已經與桑九娘見過面，並且處於僵境，弄得不知所從，很希望丁訝能給他拿個主意。

這時浦兒好似突然想起一事，說道：「對了，這兩天我老看見一個白髮婆子，在樹林中探頭探腦的。」

古浪聞言一驚，追問道：「可是年約七十多歲，生相很是怪異的。」

浦兒道：「是呀，原來你認識，難怪她老在附近窺探。」

這時童石紅也推門出來，說道：「我知道她一定會尋來的！

古浪略爲沉吟，說道：「不必管她，等她出面時再應付吧。」

才說到這裏，便聽一個尖銳的聲音，老遠的傳來，叫道：「丫頭，妳快給我過來。」

三人同時一驚，轉向後廊望去，只見數十丈後的樹林中，站着一個白髮婆婆，正是況紅居。

古浪劍眉一皺，說道：「倒是巧得很，一個個都來了?」

況紅居又叫道「丫頭，聽見沒有?」

古浪道：「妳別動，待我去會她!」

童石紅道：「不，還是我去，她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古浪却是執意不肯，況紅居尖銳的嗓子，不住的叫着，甚是刺耳。

童石紅道：「還是我去，不會有什麼事。」

古浪很不放心，浦兒一旁道：「不要緊，我陪童姑娘去，兩個人總好一些。」

古浪本來不答應，可是童石紅堅持不要古浪出面，古浪只好讓浦兒同去。

他們二人沿索而下，飛快的奔向樹林之中。

立時，況紅居大聲的叱罵聲，陣陣的傳了過來，使得古浪很是躭心。

他再也捺不住，飛身而下。

他沿着繩索，飛快的落下了小樓，向那片樹林飛奔而去。

這時他耳中聽得陣陣喝叱之聲，不禁越發心急，循聲飛快奔去，忖道：「莫非他們已經動起手來了?」

古浪焦急之下，縱躍如飛，閃電似的在林中穿越着，不多就時來到近前。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童石紅並未動手，倒是浦兒況紅居打在一起。

況紅居好似怒極，一眼看見了古浪，立時發出了一聲長笑，騰身飛開。

她怪笑着說道：「哈哈，你果然跑來了……」

不料說到這裏，浦兒竟追了過來，喝道：「想逃麼?」

他雙掌迅似沉雷，向沈紅居的背後擊了過來。

別看他年紀青青，這雙掌之力，竟也有龍虎之威，直逼況紅居背心。

況紅居大怒，閃身讓開，喝道：「你找死麼?小鬼。」

古浪見狀連忙喝道：「浦兒，你且退下!」

浦兒好似不太樂意，古浪又喝道：「浦兒，我有話要與況紅居婆婆談，你先停手。」

浦兒這才不再進招，但是他仍然沒有退下，雙手插着腰，緊緊的盯着況紅居。

況紅居氣得臉色發白，罵道：「討厭的東西!」

浦兒也不生氣，只是全神貫注在她身上，彷彿只要她一動手，立時便要接上似的!

況紅居對古浪道：「古浪，你有什麼話對我說?」

古浪含笑道：「況婆婆，我與童姑娘的事，想你已然知道了?」

況紅居聞言面色一變，叫道：「什麼事，我怎麼會知道?」

古浪仍然含笑自如，說道：「我與童姑娘已經訂了終身……」

話未說完，況紅居大叫道：「啊，眞有這等事?」

古浪正色道：「我絕不騙妳，妳可以問童姑娘。」

況紅居一步跨到童石紅面前，尖聲問道：「石紅，眞有這麼回事?」

童石紅點頭不語，況紅居大怒，罵道：「好個不知廉恥的丫頭……」

才罵到這裏，古浪已經喝道：「況婆婆，婚姻乃是正事，何恥之有?」

況紅居被他說得面上一紅，怪叫道：「唷……你還敢教訓我?」

說着衣袖一擺，已然到了古浪身前，其實她並不準備動手，只不過走近了些，一旁的浦兒却會錯了意，他叫道：「老鬼，這邊還沒完!」

掌隨風出，右掌以萬鈞之力，拍向況紅居的肩膊。

沈紅居大怒，喝道：「這孩子眞是找死了!」

她身子一幌，已然躲過，大袖一拂，一股莫大的勁力，向浦兒當胸湧了過來。

浦兒似乎也知道厲害，怪叫道：「唷!功力倒不錯!」

隨着這聲怪叫，他已然飛出了一丈以外。

況紅居欲待追上，古浪已攔上來說道：「況婆婆何必與他一個小孩子生氣!」

況紅居也感覺到，自己這把年紀，與浦兒動手實在也不像話，只得強自忍住，怒道：「這孩子胆子甚大，竟敢對我如此無禮!」

這時浦兒轉了回來，竟還要動手，古浪把他攔住，作色道：「浦兒，你這是怎麼了?」

浦兒閃動着一雙大眼睛，說道：「你們住在南樓，我就有保護你們的責任!」

古浪聞言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好兄弟，謝謝你，不過這位老婆婆乃是自己人，沒有事的。」

浦兒這才退回一旁，說道：「如果她敢動手，我可不准人再攔我了。」

況紅居見平空冒出這麼個黑孩子，莫名其妙的纏着自己，氣得連連搖頭道：「這孩子，這孩子……」

古浪正色道：「況婆婆妳在江湖上俠名昭著，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希望你能明白阿難子前輩的心意，不要與我爲難?」

古浪的話說得況紅居一怔，她沉默不語了。

古浪接着說道：「我與童石紅姑娘彼此互愛，患難之中，承蒙她委身相許，此情實在可感，尙請況婆婆能够成全我們才好。」

況紅居望了童石紅一眼，問道：「你們已成了親麼?」

她語氣雖然略軟，但是面色未霽，看來仍是令人莫測喜怒。

童石紅搖了搖頭，低聲答道：「還沒有……」

況紅居的面色這才稍好，哼了一聲道：「哼，一個女孩子，竟這麼不知自重自愛，我苦苦的追着管你，還不是爲了要妳好嗎?」

古浪聽她口氣已軟，心中甚喜，接口道：「況婆婆，我與石紅雖然訂了親，可是彼此極爲敬重，絕不敢有絲毫苟且的行爲，請妳放心!」

事到如今，況紅居有火也發不出來了，她發了一陣怔，突然問道：「還有那個姓桑的女孩，跟你死纏活纏的!」

古浪連忙接道：「桑姑娘雖然逼婚，我已全力拒絕了!」

這時浦兒在一旁接口道：「這話可是不假，我知道得最清楚!」

況紅居回頭瞪了他一眼，理也未理，浦兒氣得直翻眼睛。

況紅居又問道：「這個桑燕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古浪奇道：「這宅子的主人桑九娘，難道你不知道麼?」

況紅居道：「桑九娘——我不曾聽過她呀?」

古浪很是詫異，說道：「方才九娘說與妳是舊相識呢!」

況紅居仍是搖頭，說道：「不可能的，我並不認識什麼桑九娘?」

這時古浪突然想起，很多的老人都不知道桑九娘，但是提起她的別號來，却是無人不曉。

古浪想着便道：「她早年行俠江湖，有個別號叫『千尾鳳』。」

這三個字出口，況紅居也像那些老人一般，大爲震驚。

她啊了一聲，說道：「啊，是她，原來她還在人世!」

童石紅在一旁問道：「婆婆，你認識她麼?」

況紅居連連的點着頭，一言不發，神情很是怪異。

古浪又道：「她就是桑燕的姑婆，所以燕桑才這麼有恃無恐。」

況紅居點了點頭，說道：「天下竟有這麼巧的事，幸虧我與她有舊，不然我闖入此地，就有一場麻煩呢!」

才說到這裏，突聽那浦兒喝道：「是誰?」

衆人一同循聲望去，只見林隙之間，走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

他笑着招呼道：「浦兒，是我!」

浦兒笑着迎了上去，說道：「呀……好久不見你了?」

那少年說道：「我有公事，少時再聊天!」

他說着，走到了況紅居的面前，施了一禮道：「這位想就是況老師吧?」

況紅居點點頭，說道：「不錯，你是什麼人?」

那少年道：「在下名叫石泉，跟着九娘作事的，這兒有請柬一封，是九娘派我送來的!」

況紅居慌忙接了過來打開看了看，笑道：「多謝九娘，你回去代覆，我明日準到?」

石泉施禮而退，拉着浦兒聊天去了。

況紅居道：「九娘明天設宴呢!」

古浪道：「況婆婆，關於我與石紅的事……」

況紅居道：「一切先等你本身的事情了結後再談，我明日宴後，自會來訪你一談了?」

說罷越林而去。

第二天平靜無擾的過去了，古浪和童石紅，在中午時分，也接到了桑九娘的請帖。

二人就此事討論起來，童石紅道：「桑九娘設宴，怎麼會連我們也請?」

古浪思索了一陣，說道：「她一定是要把問題當面解決，這樣也好，省得我閒居在此!」

童石紅手托着腮，担心的說道：「不知道她會把我們怎麼樣?」

古浪笑道：「放心，她是成名人物，當着況婆婆和哈門陀，絕不會作出悖理之事?」

童石紅道：「我担心桑姑娘不會如此罷休的。」

古浪氣道：「她能怎麼樣?她若是再鬧下去，可就是太沒有廉耻了!」

二人正談說間，浦兒匆匆跑來，說道：「準備好沒有，咱們該走啦!」

古浪笑道：「現在就走麼?」

浦兒道：「現在還早麼?你們兩個只要一談，彷彿什麼都忘了似的，眞怪!」

古浪及童石紅被他說得面上一紅，古浪笑道：「好吧，我們走吧!」

這時古浪已換好了一身玄青色長衫，顯得英俊挺秀，采奕奕。

童石紅則穿了一身淡綠色的裙衫，翠袖飄搖，婀娜多姿。

當他們二人同時站立時，浦兒目不轉睛的望着他們，一直點頭，古浪見狀叱道：「你作什麼怪?還不快走!」

浦兒笑着轉過了身子，自語道：「眞個是郎才女貌……」

古浪等氣笑不得，跟在浦兒身後，走下了這座風光綺麗的「南樓」。

古浪問道：「青山莊可是山下那家酒店?」

浦兒搖頭道：「那叫青山樓，青山莊是在堡內……九娘似乎特別喜歡『青山』兩個字，很多地方都被她取名叫『青山』呢?」

傍晚時分，寒風陣陣，出奇的寒冷，浦兒縮着頸子，說道：「看來還要有場雪下呢!」

古浪算了算，離開「青海」已經好幾個月了，事情還未弄出頭緒，心中很是焦急，忖道：「管他是好是壞，但願今天能够有個結果!」

他們站在白石舖成的小路上，緩緩向前走着，古浪見這麼大一塊地方，都被桑家堡修葺過，心中很是佩服。

他們高明的地方，是善於利用地勢，保持着天然景色，雖然有很多巧妙的安排，但是不着絲毫匠斧之痕。

等走完了這一條白石舖成的小道之後，右邊有一條很寬的道路，通向後山。

浦兒道：「往這邊走!」

他們順着一條大路走去，山坡之下，有不少的房舍，住着很多人，都在舉炊煮飯。

古浪很是詫異，問道：「這些人都是作什麼的?」

浦兒笑道：「他們原是山中的土著，由於九娘買山之後，不願把他們驅走，便

把他們集中起來，建興房舍，要他們整理這片山林。」

古浪點頭道：「這倒是好辦法！」

越過了這一片房舍之後，景色更是清幽，那條大路靜盪盪的躺在兩排寒林之間，有一種獨特，而又無法形容的風光。

童石紅感嘆道：「若是有這麼一塊勝地居住着，還有誰願意再到江湖中去走動呢？」

他們一路讚賞着，突然面前一片清綠，舉目望去，青山碧碧，林木茂密。

古浪不禁大爲驚奇，說道：「這分明是一片春山圖，那裏還尋得出冬天的味道來？」

浦兒接道：「只有這一片山，是特別經過藥物培植的，所以是終年長青，也是九娘最喜歡的地方！」

古浪道：「這個老婆婆眞是享盡人間清福了！」

這時遠遠已經望見一排清綠色的房舍，不少下人正在忙進忙出。

古浪見狀問道：「那就是『青山莊』麼？」

浦兒點頭道：「對啦！我們來得正是時候，趕上用茶，你們可以嚐嚐桑家堡的『青山茶』！」

二人聽他這麼一說，越發神往不已，立時加快了速度！

不一會來到了近前，這片房舍極大，除了不少的單間外，中間有一間大廳，想必就是所謂的「青山廳」了。

浦兒與門口一個忙碌的小童交換了幾句話，轉來對古浪道：「請你們先到側廳休息用茶！」

古浪及童石紅便隨在浦兒身後，轉向一間小房而去，才到門口，便見桑魯歌推門迎出，笑道：「爲何不早些來？我已等了多時了！」

古浪連忙稱謝，隨着桑魯歌進了這間雅房。

進房之後，古浪及童石紅不禁頗爲驚訝，原來這間房間很小，開着大窗戶，光綫十分充足。

房中的佈置，擺設得眞個是「青一色」，除了青色以外，再也找不出別的顏色來。

桌上切着幾盆水果，也全是青皮青肉，讓人叫不上名字來。

三人坐下之後，古浪立時稱謝道：「多謝桑兄昨日仗義執言，但願不要爲此影響了賢兄妹的感情才好。」

桑魯歌一笑道：「不會的，到底我還是堡中唯一的男主人！」

這時浦兒親自送來了菜，所用菜盤，菜碗，都是碧色，那盃中之茶更是碧綠清澈，芳香入鼻。

桑魯歌笑道：「這茶是姑婆自己栽培的，二位不妨嚐嚐！」

古浪及童石紅端起了盃子，略一呷試，果是芳香滿口，沁人心脾，不禁讚道：「這眞是仙人之飲了！」

他們閒談着，桑魯歌却是絕口不提宴會之事。

古浪雖然很想探聽一下宴會的虛實，但是又不便開口，只有耐心的等待着。

桑魯歌只是親切的接待他們，談話之間，總是迴避着很多問題，弄得古浪滿腹狐疑。

大約一盞茶的時間過去，浦兒又推門進來，在桑魯歌耳旁低語幾句。

桑魯歌笑了笑，說道：「好了！我們到大廳去吧！」

古浪等隨着他出了這間小房，沿着走廊折入了那碧綠色的大廳。

這間大廳是十餘丈見方，佈置得美侖美奐，也是全一色的綠色。

在一扇大竹屏風之後，擺着一張大圓桌，也是漆成了青色。

桑魯歌笑道：「我桑姑婆特別喜歡自己的姓，所以這裏全是青綠色。」

他們在竹椅上坐下，幾盞巨大的吊燈，發出了淺青色的光芒，把室內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古浪看看這情景，心中好不驚訝，忖道：「這種安排要用多少人力物力啊！」

除了忙着工作的小童外，只有古浪等三人，其他的人一個也未出現。

古浪正要詢問，却見金旭光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

他穿着一件黃色的大袍子，精神很是旺盛，老遠就笑道：「哈哈！你們比我還餓！」

古浪等連忙站起招呼，金旭光坐下之後，左右看了看，說道：「他們還沒有來麼？」

桑魯歌道：「就要來了，金老，你這一天到那去了？」

金旭光道：「有個死約會，忙了一天，總算弄完了！」

古浪心中一動，問道：「金老可是爲琴先生的事……」

金旭光搶着說道：「可不是！這老兒功夫進步得驚人，眞是出我意料之外！」

古浪問道：「不知結果如何？」

金旭光正要說話，桑九娘等一羣人已進入了大廳！

爲首的是桑九娘，身着玄色裙衫，身後的三條彩帶，襯着淡青色的光芒，上綴的金珠珍寶，閃閃發光，雙目堅定，不怒而威，身側站着桑燕，穿的是淺紅色的衣服，雙目不時的瞧在古浪身上，又從身後轉出許多人，其中一個五十多歲老婦，手捧一玉盒，盒上光彩四射，面色凝重。

桑九娘含笑跟在塲的每一位點頭，隨後坐落在一張大竹椅之上，不徐不急的道：「今天承各位好友來參加這個宴會，我非常感謝諸位，謹以此宴來歡迎各位朋友，也好了却許多事。」

桑九娘說着，便命下面的人即刻上菜，霎時，本來很寧靜的「青山廳」變得熱鬧起來，每一道菜都是山珍海味，加以種類繁多，式樣怪異，味道奇佳，衆人無不交口稱讚。

古浪看了一眼狼吞虎嚥的金旭光，說道：「金老，琴子南可是被你解決了？」

金旭光抬了一下眼，吐出嘴裏的骨頭，說道：「解決倒談不上，這老鬼的工夫非常怪異，若非我工夫一日沒擱下，還眞不容易打發呢？」

金旭光又呷了一口菜接道：「這老鬼求勝甚急，一掌敗於我，此時恐已在百里之外了。」

（未完）